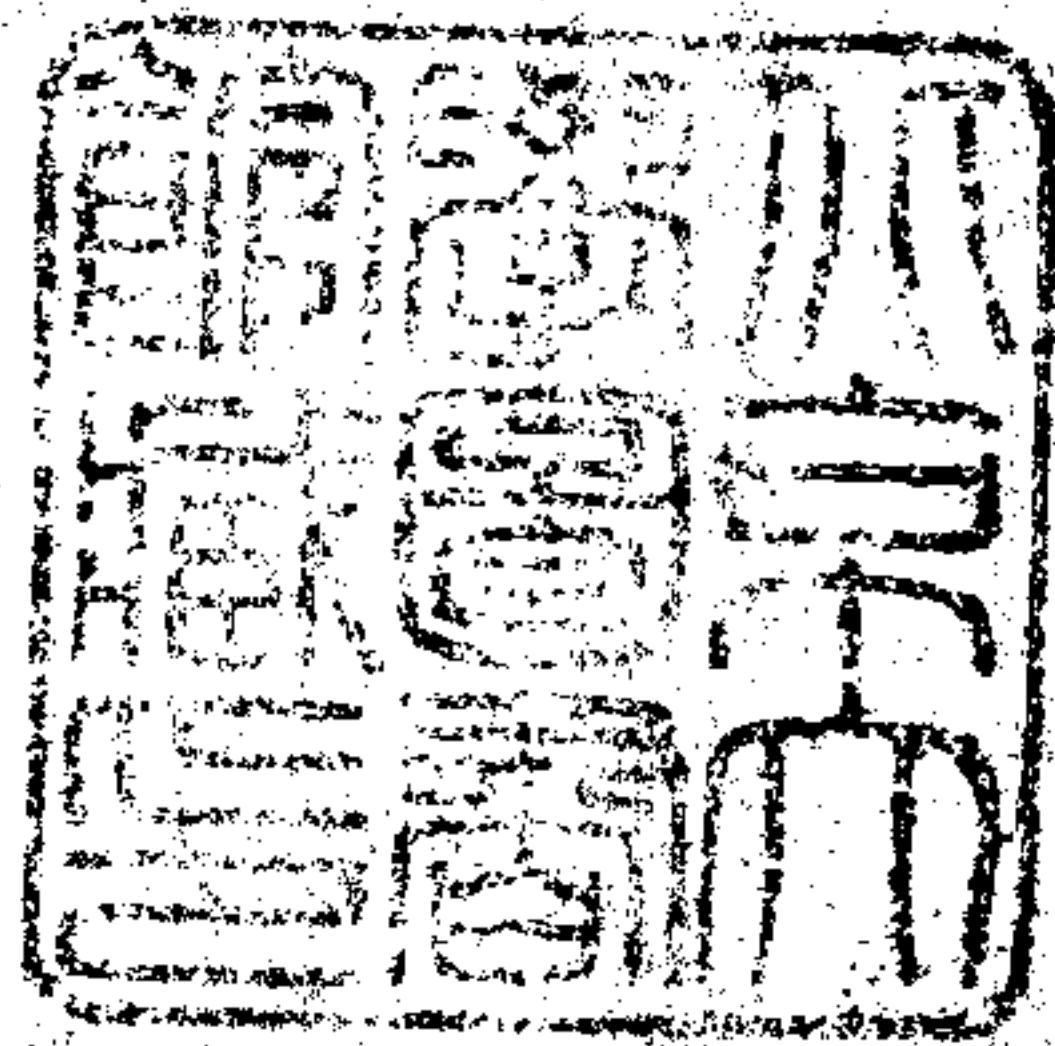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〇・子部・儒家類

薛子庸語十二卷

〔明〕薛應旂撰

〔明〕向

程音釋

.....一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八卷首一卷

〔明〕王世貞撰

.....八七

紹聞編八卷

〔明〕王

樵撰

.....二二二

庸語序

薛子庸語十二卷凡二十四篇吾師方山先生語也先生平生未嘗妄出一語遇有感觸則發言極論無少遜避然必命左右記之尋自默覽以稽其當否蓋惟恐失口於人因以爲放言之戒也久之成帙自題曰薛子庸語云謂皆平常之言而無高奇之論也程受而讀之乃知其所謂平常之語者有至理存焉內切於身心外切於民物近而家庭州里遠而邦國天下前乎百世之既往後乎百世之將來無論細大幽顯罔不切焉允矣六經論語之懿範而非世儒淺學所可擬議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乃若斯語則類多前人所未發無蹈襲模倣之辭必非不必有德者所能有也先生自少勵志聖學

法先王壯而筮仕所至輒行已志宏於民人而格於當路以是未究其志而歸程每見先生於晉陵之野草樹中蕭然一室淨几焚香終日危坐兢惕自修至老彌篤邇數年來雖舊游門人亦多謝去曰吾將獨處數年洗心滌慮以還吾造化也是其一念懇切惟欲盡性至命而無一毫爲人爲名之意是以先生雖名滿天下而天下之

序

知先生者蓋鮮就有知者亦不過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而先生之志必期於聖賢德必合於天地心必質於鬼神誰則知之夫知不知於先生無預而斯語則寔淵源於洙泗有益於吾人可以世爲天下訓者也余故表而出之管楊子作法言司馬君實以爲真大儒文中子作中說程伯淳以爲極有格言試以斯語較諸二子之書其

純疵粹類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余豈敢阿其所好也哉隆慶己巳冬十二月朔湖廣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序

卷一

薛子庸語卷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古之第一

薛子曰古之教者以德服人今之教者以力服人古之學者服人之德今之學者服人之力

薛子曰君子自成故成物小人自欺故欺人

庸語卷一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孔子弗為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孔子為之可見道在邇不在遠唯務實不務名也

薛子曰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道猶弗學也人不問不明道問不明道猶弗問也

薛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今之所謂大人君子有是心乎哉
薛子曰君子之憂樂在天下小人之憂樂在
一身樂音洛

薛子曰好名者多立異務實者多安常好去聲
或問繼善成性之說薛子曰繼善者天方命
於人而末有所屬也純乎理者也成性者人
已受於天而具之於心也兼乎氣者也
薛子曰仲尼不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中行

中庸卷一

二

而思狂狷不見善人而思有恒卒之有恒者
亦不得見焉何其難也孟子道性善謂人皆
可以為堯舜及觀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
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僅一出焉自孔子後
寥寥千載不復有孔子者出矣豈可為而不
為邪有志於作聖者可以動深長思矣
或問禮樂薛子曰禮樂生於人心者也無體
之禮三千三百之本也無聲之樂五聲八音

之本也必欲習熟容止妙解音律之人而不
求諸本心抑亦末矣解去聲

薛子曰不務存養而務問學是基址不築而
立宮室也鮮不傾矣雖善支持亦何益乎不
務問學而務任用是舟楫不備而濟江河也
鮮不溺矣雖善游泳亦何益乎鮮上聲
薛子曰敬也者不可須臾忘也忘則惰慢之
心生焉禮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則惰慢之

中庸卷一

三

行成焉是故敬者禮之幹也禮者敬之與也
敬以行禮禮以持敬斯處已無失而與人無
忤矣離去聲行去聲處上聲
薛子曰盈虛消息聚散離合循環而不已者
也達于此者斯無得而無喪矣喪去聲
薛子曰甚矣流俗之移人也可畏哉知人之
是而違焉知人之非而從焉大都皆然亂無
日矣

薛子曰墨子兼愛近于狂楊子為我近于狷故孟子曰歸斯受之若夫鄉愿之賊穿窬之盜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已扶夫音

薛子曰君子易疎而難親也不唯小人畏之

雖君子亦或遠之也小人易親而難疎也不

唯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也比去聲

薛子曰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佞言似忠奸言

似信偽行似誠矯行似正非察其所安者惡

唐書卷一 四

得而知之惡平聲

薛子曰一以貫之孔子之學也好古敏求孔

子之所以能一貫也先立乎其大孟子之學

也集義養氣孟子之所以能立大也好去聲

薛子曰富貴不能淫者往往淫於貧賤貧賤

不能移者往往移於富貴是皆意外輒內而

學未得力也弱亦甚矣若不變寒者至死不

變者則不知有富貴貧賤而處之一矣故仲

尼以不變者為強也塞入聲 處上聲

薛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然動亦未嘗無靜也

靜亦未嘗無動也知者樂仁者壽然樂亦夫

嘗不壽也壽亦未嘗不樂也故曰仁知合一

存乎聖知去聲 樂入聲

薛子曰一念之善而位育之本立矣一念之

惡而喪亡之端肇矣君子可不慎諸喪去聲

薛子曰學者為人而天下無實學矣仕者為

唐書卷一 五

已而天下無善政矣為去聲

薛子曰君子慎獨以自適小人黨同以自欺

薛子曰十三經之注疏駁而不醇二十一史

之紀載文而不理故讀經者不在參衆說在

會乎道原作史者不在有三長在端其心術

薛子曰人言仲尼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

後世吾則謂後世亦未之行也誦其詩讀其

書入耳出口焉爾矣拳拳服膺措之踐履

幾人哉

或問三才之道薛子曰天繫日月星辰地載山川草木人具四支百骸人皆知之其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仁義成德而一元默運以為三才之蘊者非窮理盡性至命莫能窺也或問周子剛柔善惡之說如何薛子曰剛屬陽陽則明柔屬陰陰則暗剛則不惟其善者可法雖其惡者亦明白而易見也柔則不惟

庸語卷一

六

其惡者可戒雖其善者亦隱暗而難測也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友善柔損矣自修者可不審於剛柔之間以變化氣質哉易去聲薛子曰專論神化性命而不及於制度品節者禪寂之學也專論制度品節而不及於神化性命者祝史之事也

薛子曰朱元晦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靜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會而通之其究一

也熹字元晦九淵字子靜宋人

薛子曰心一也純于理者謂之道心雜于氣者謂之人心人心雖未即人欲而人欲由之萌動故曰危道心雖純是天理而天理則無聲臭故曰微此精一執中所以無間可息也薛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自其發於道心者可以謂之良知而發于人心者其知未必良也致知在格物學者可不猛省哉

庸語卷一

七

薛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差由其所見之偏也非作偽也孟子且謂之率獸食人矣今之談孔孟而行盜賊者其害可勝言哉勝平聲或問孟子之學亦有致知格物之功乎薛子曰有之曰何以言之曰博學而詳說集義以養氣此固致知格物之功也

薛子曰夫人之生也無一息不戴天履地無一息不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

間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其有離焉者是固

夫音扶處上聲
離去聲鮮上聲

之生也幸而免者鮮矣

薛子曰夫人於日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莫

非易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豈專在著策之

夫音扶

間而已哉

或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薛子曰程伯淳謂極

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也然則尊德性而道

唐語卷一

八

問學又豈二事乎哉彼左朱而右陸者直淺

鄙之見抑亦可以無辯矣

薛子曰養心者寡欲務實者避名

薛子曰學而好名則議論多而不近天理不

可以繼往而開來也仕而好名則法令滋而

不近人情不可以任重而經遠也是故君子

貴於務實務實則德可久而業可大矣

好去聲

薛子曰學者寧有郊野之俗不可有市井之

習

或問孟子言求放心而子曰心要能放何

謂也薛子曰人心虛靈一身之主而廓之配

天地者也放而不知則不誠無物矣求而

不能放則物而不化一子之言夫各有攸

當也矧曰能放豈漫然之謂哉

夫音扶
當去聲

為學第二

薛子曰為學者不務實而務名則失已矣為

學者不務實而務名則失已矣

唐語卷一

九

薛子曰古之學者知為行事即是學今之

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薛子曰一念不致自欺斯可謂之修一語不

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

之廉

薛子曰牛楛于室可也于廂木植于茅可棟

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薛子曰氣者所以運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

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薛子曰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薛子曰聖人制命時有安焉不肖者逆焉

薛子曰君子積行而窮守道而招毀命也

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心則責成於已行去聲

薛子曰心易實而氣虛易揚而難抑能虛

庸語卷一

十一

而抑其於道也易矣終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無檢故也怠行之

言易而罔不試故也行

薛子曰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

言而議道故煩而一

薛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

幾者聖知幾者神幾

薛子曰不知幾不行不足

與有用也幾

薛子曰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

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好去聲

薛子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

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鳶魚

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

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離去聲

薛子曰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多能辦

庸語卷一

十二

事不可遽謂之才也

薛子曰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

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

虛與實其究一也

薛子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

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

存而身有主矣

薛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

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薛子曰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薛子曰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薛子曰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

庸語卷一

三

之四端其一貫矣

薛子曰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薛子曰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薛子曰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薛子曰學者不患知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

薛子曰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薛子曰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聞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為得也幾平聲

庸語卷一

三

薛子曰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薛子曰信貴能勿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塞聲

薛子曰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薛子曰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薛子曰明養于靜而喪于耀勇昌于平而

于懷

薛子曰炫才則狀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異以正其庶矣乎

薛子曰正學之不平于天下者偽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薛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則不擾於事忍持則不折於勢忍窮

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薛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樂音洛

薛子曰直木先伐金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薛子曰畫者象也圓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白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庸語

十四

薛子曰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

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薛子曰古之為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

今之為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

餌利不亦惑乎

或問大學衍義如何薛子曰吾人之心以一

理而應萬事者也苟明明德於一心則舉而

措之天下不能違也真希元作大學衍義丘

庸語卷一

十五

仲深又從而補之恐未免以聞見梏其心矣

雖然亦猶醫者之集方書也參互以用之而

勿滯焉可也德秀字希元宋人濟字仲深

薛子曰聖人以一心應萬物譬如鑑中之形

水中之影形影有去來而水鑑實無去來也

彼逐於物者以鑑就形以水就影其不為物

所引者鮮矣鮮上聲

薛子曰不識不知人之本心也有識有知緣

物而生也以心應物而不累於物則心常虛矣

薛子曰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為也

薛子曰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是以本心言也固有之心也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可以周事是以彼心言也已壞之心也度人聲勿以我心揆彼三句關尹子之言

廣語卷一

六

薛子曰耳無聲目無色口無味鼻無臭心無物然而有聲色臭味物者皆外感也不累於外感斯得其本體矣

薛子曰人唯無我則萬物皆我矣人唯有我則一身皆物矣無知無為非無我也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也

薛子曰夫道也者可以兼善天下可以獨善其身非時勢之所能拘也非方所之所能限

也彼拘且限者其於道也遠矣夫音扶

薛子曰是非恒混德怨屢遷人情反覆不可測也是以君子居常慮變

薛子曰唯天下之至愚者為能智唯天下之至訥者為能辯唯天下之至怯者為能勇

薛子曰性者氣之生理氣者性之成形

薛子曰聖人有不知故能無不知有不為故能無不為

廣語卷一

七

薛子曰人於朋友之交也有以道者有以事者道交者合則就不合則去事交者雖合亦離矣

薛子曰學者勿以詞章為文勿以拙陋為質勿以傲慢為高勿以汗漫為廣庶可與入道矣

薛子曰世有養交鼓譽是已而非人尊已而卑人者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可以

人而不可以欺天下也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薛子曰聞聖人之言而不能會通腹心之疾也行先王之政而不能達變民物之憂也

世一第三

薛子曰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為定則矣乎

薛子曰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

庸語卷一

六

尤者也好去聲

薛子曰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積德而惟馨者乎况積惡而暴殄者乎

邵文莊公謂薛子曰人當為真士夫不當為

假道學對曰真士夫則真道學也假道學則

假士夫也何有於二哉曰爾之言是也但今

之為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出於士夫之上

而其實非也吾故因其名而反之耳曰公但

即真勿畏道學之名也曰爾言又是也實證文莊

薛子曰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為無妄之災也已

薛子曰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庸語卷一

九

薛子曰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薛子曰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薛子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薛子曰非然也以

四方人之耳目為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
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
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是以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薛子曰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
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
實也

唐書卷一

二十

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
法者常棄經以為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為
俗其亦勿思甚矣
或問於薛子曰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
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
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薛子曰博施者施之博也濟眾者眾得其濟
也故曰博施非難濟眾為難

薛子曰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佞列政而彰義
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
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
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
則神鬼格斯其為詩也唯君子為能舉之也
薛子曰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
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唐書卷一

二十一

無時而泯沒也
薛子曰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為巧言
所入或為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
是與非矣
徐體乾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
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
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後世無益之文不作
可也

南金字
體乾

薛子曰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喪去聲

薛子曰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庸語卷一

三

薛子曰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薛子曰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薛子曰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薛子曰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

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薛子曰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已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薛子曰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

庸語卷一

三

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鮮上聲

薛子曰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薛子曰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幾平聲

薛子曰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薛子曰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

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

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

同其失中一也

辟音避 樂音洛

薛子曰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

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薛子曰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

庸語卷一

二五

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

不亦難乎

薛子曰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

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

信

薛子曰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

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

行去聲

薛子庸語卷一

薛子庸語卷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問文第四

或問文本諸行乎達諸政乎薛子曰然吾聞

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

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薛子曰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

庸語卷二

一

勝敵又次之

薛子曰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

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

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薛子曰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

莫如正俗

薛子曰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

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

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為政矣

薛子曰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僻之聲也

薛子曰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庸語卷二

二

薛子曰古之君子其仕也為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為己故民失其依焉薛子曰君子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案實以馭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入者儆

而政行矣

薛子曰古之為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為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庸語卷二

三

薛子曰周公為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為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為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相去聲薛子曰為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行去聲

薛子曰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斯得之矣

薛子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

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薛子曰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

者消息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惡去

聲辟音避

薛子曰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過浮言

薛子曰為人臣者莫難於納汗尤莫難於任

怨不納汗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

廉語卷二

四

决滯汗平聲幾平聲

薛子曰為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

昌矣為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

矣故曰義以生利

薛子曰孔子謂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

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

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

固不若宗黨戚屬哉以鄉人則有難與言者

在也蓋天下之鄙陋者多出於鄉人故孟子

憂已之未免為鄉人也好去聲惡去聲朝音潮便平聲

薛子曰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

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

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

微矣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

廉語卷二

五

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

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薛子曰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

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薛子曰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

而艱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

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

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處上聲光字君

實蔡確蘇軾皆宋人

薛子曰古有之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庶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庸語卷二

六

薛子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散財為先散財以節用為急

蕭文奎為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己之莊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己之謙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己之仁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己之義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己之信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

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己將何觀乎曰然而今

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祥曜字文奎

薛子曰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觀其貌於夢寐之間其氣類之相感乎

說音悅

薛子曰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乎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

庸語卷二

七

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况於人乎

召音邵

薛子曰大臣之道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比去聲

君子第五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

幾音平聲

薛子曰周道微而霸臣變論繁而霸儒筑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為也

薛子曰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

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

乎通字仲淹

薛子曰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

帝秦正矣哉

燕平聲樂毅燕人魯仲連齊人

脣語卷二

八

或問於薛子曰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薛子曰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

也張功則直之囿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

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

殿丁練反

薛子曰詞說靡則理蔽訓詰繁則經散是故

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薛子曰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薛子曰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

聖人不彊行也

彊上聲

薛子曰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

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

顏之樂其幾矣

幾平聲靖節名潛康節名雍

薛子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

康語卷二

九

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薛子曰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

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出人乎由天乎薛

子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

子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

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薛子曰賈誼董仲舒僅相干國漢之所以繼

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

也朝音潮誼漢文帝時人仲舒武帝時人陸贄唐德宗時人韓愈憲宗時人

薛子曰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庸語卷三

十

薛子曰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薛子曰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薛子曰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

舍是無往焉衡守平仲

子曰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

薛子曰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

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偽得

之此所謂信史也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西漢書

薛子曰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

庸語卷二

十一

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或問春王正月之書法如何薛子曰言貴乎

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先哲論之詳矣不必紛紛致辨也

薛子曰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畧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誼漢人仲淹宋人

薛子曰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薛子曰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薛子曰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乞如游者亦有矣曾

有其樂乎 樂音洛 處上聲

庸語卷二

十一

薛子曰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 有師道焉教之謂也口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幾平聲

薛子曰杆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薛子曰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薛子曰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舍音捨

或問曰人有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何也薛

子曰昔樂邵之後淪於輿阜而房杜子孫至

有操瓢而乞者可恃乎不可畏乎 樂書邵芮 皆音公族

大夫房玄齡杜 如晦皆唐宰相

或問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人嘗欲火其

庸語卷三

十三

書矣其言何以至今不廢也薛子曰吾儒之言範圍天地而曲成萬物者也佛老之言蟬

辨天地而與物俱化者也是或一道也

或問堯薛子曰大哉堯也與天合德蕩蕩乎

無能名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為天下得舜也

問舜曰君哉舜也與堯合德後有作者誠不

可及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為天下得禹臯陶也問禹曰平水土而萬世允賴禹之功大矣

德衰之言夫亦有以致之後世篡竊分爭貽
民生之憂者寔傳子爲之端也問湯曰南巢
之放爲生民立命厥功大矣使其遂傳於伊
尹則來世亦何口實之有哉問文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誠至德矣而演
易以闡伏羲之秘厥功亦不細也問武曰牧
野之陣于湯有光矣使其遂授之於微箕則
其德豈出堯舜下哉夫音扶

庸語卷二 十四

或問於薛子曰巨跡生稷玄鳥生契此猶以
胎生也至徐偃王則以卵生有諸薛子曰於
志有之諸凡此類或出附會不必深究此仲
尼所以不語怪也徐偃王周穆王時人博物志曰徐君官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啣以歸母覆煖之遂生偃官人取回長襲徐君
薛子曰人知利害而不知理義是利害亦未
知也

薛子曰古人之文以明道也後世則涉於藝

矣雖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亦何爲哉若雕鏤
絺繪又藝之下者也至有諸譎滑稽之文直
併優耳

薛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其煩也所以
坊人心之壞而斯道之廢也禮不能坊而刑
斯制矣五刑之屬三千先王豈得已哉坊音防
薛子曰六經者吾心之散見也不求諸吾心
而專事於六經者罔也專求諸吾心而不事

庸語卷二 十五

於六經者殆也
薛子曰人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之焚溺人
也人知避之富貴之活人也緩於水火而其
焚溺人也則甚於水火相率趨焉而多方以
圖之死而不悟哀哉
或問朱陸之同異如何薛子曰夫言豈一端
而已哉夫各有攸當也皆欲人爲君子而不
欲人爲小人也又問薛子曰自誠明謂之性

陸子之學也自明誠謂之教朱子之學也誠

則明明則誠其究一也扶夫音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之邪正也故

欲治天下者莫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者莫

先于明學術學術所繫豈微乎哉

薛子曰人嘗有言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

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誠哉是言乎

或問狄仁傑徐敬業如何薛子曰徐敬業守

唐書卷三

十六

經而敗者也狄仁傑行權而成者也成敗之

間幸與不幸存焉也仁傑敬業皆唐人仁傑

后仁傑反周為唐

薛子屢蹶於仕或規之曰古諺有之曲如鉤

封公侯直如絃死道邊子獨不聞乎薛子曰

吾之所聞者異於是人知龍逢比干之亡其

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人知伍子

胥之錮鏤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

也子之所聞其亦異於吾所聞乎達音龍

達音龍千車紂皆以忠諫死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惡

來飛廉子也父子以才力事紂助為不道武

王族誅之伍子胥忠於吳謂越必伐吳吳王

不聽賜之錮鏤以死錮鏤劍名無極楚之護

人平王用之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

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後乃為子常

或問范希文居江湖而懷廊廟之憂無乃戾

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乎薛子曰是非

謀其政也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已也

不然晉東郭祖朝魯漆室邑之女縱不憂國

將不憂及其身乎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

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曰願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祖

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朝曰肉食者無慮藿食者寧能免乎魯漆室

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邑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曰魯國有

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逃

薛子曰道無精麤精義入神灑掃應對一也

事無巨細謀王斷國出作入息一也

薛子曰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可也

薛子庸語卷二

唐書卷二

十七

薛子庸語卷三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時化第六

或問元結時化世化之說薛子曰斯言也恫

切而有餘悲者也無亦有所自矣若君子所

過者化豈有是哉元結唐人謂時之化也道

亂禮樂化為後靡政教化為苛酷忠信化為

姦謀公正化為邪佞世之化也天地化為祭

鐘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風雨化為

邱舍呻吟化為常聲糞泥化為梁肉

薛子曰願為君子而不願為小人者人之良

心無不同也心一喪焉斯甘為小人而自棄

於君子矣喪去聲

薛子游于終南謁老氏之宮拜焉後有入者

不拜亦不揖曰此異端也吾何禮焉薛子曰

道之同異未暇論也但不知孔子適周問禮

誠有之否有之當何以相見也其人勃然不

悅

薛子曰湯繫夏臺文王囚姜里小白奔莒重

耳奔翟雖由此以致王霸不異也故曰殷憂

啓聖多難與邦彼自貽伊戚患難存臻而不

知省晤者吾末如之何也已桀殺關龍逢湯

之夏臺紂醢九侯文王歎息紂囚之姜里齊

桓公名小白因襄公無道遂奔莒晉文公名

重耳因獻公

欲殺遂奔翟

薛子曰禰衡之放嵇康之傲皆足以殺其軀

者也人之小有才者可不戒哉衡漢末人為

魏人為鍾

會構害

薛子曰君子進則天下治小人進則天下亂

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此

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所以常多也易去聲

薛子曰中行之士自古難得踰垣而辟猶愈

於鑽穴而窺也井上之李猶愈於墻間之食

也薛音

薛子曰古者立史官以紀言動蓋欲警當時以訓後世也自今觀之其得失治亂則既與其人俱往矣後之人不知監焉史奚用哉

薛子曰誠者以誠待人謂人亦誠也而偽者得以售其欺矣偽者以偽待人謂人亦偽也而誠者因以被其給矣誠者少而偽者衆此天下所以日多事也

薛子曰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趨一也陋

庸語卷三

三

巷窶儒與周室名臣其道同也彼乏實用而

負虛名緣捷徑以鶩榮途若虛藏用種放之

為者可耻孰甚焉虛藏用唐人種放宋人初皆隱於終南負有高名後

皆陰結權貴以薦達

薛子曰實勝而名未著君子信之衆人疑焉

名勝而實不稱衆人和之君子否焉衆人多

而君子不恒見于天下此賢者所以多晦而

虛名者接迹於世也稱夫聲

薛子曰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但其出於已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誠哉是言也子澄名清之介甫名安石皆宋人

薛子曰昔人有言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然哉幾平聲

薛子曰東漢之節義南宋之理學皆天地之

庸語卷三

四

正氣也當時為世大禁者由希名附和之徒

維乎其間也和去聲東漢若荀爽之喜御李膺皇甫規之耻不預黨人南宋

若葉夢得宇文虛中每以正心修身為言而朱子謂其鬼念大悲呪

或問易與道德經如何薛子曰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道德經其庶幾乎幾平聲

或問詩與文薛子曰詩以言志先王采之以

觀變文以載道先王存之以示訓六經語孟

尚矣後有作者營營馳騁乎末流雖或彼善

於此亦藝焉而已

薛子曰人有恒言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也治法唯守其常也

薛子曰庸人貴耳而賤目貴遠而賤近君子則否宰我謂孔子賢于堯舜公孫丑疑孟子不如管晏識見不同而人品可知矣

薛子曰世無仲尼則少正卯終為聞人矣世無子輿則陳仲子終為廉士矣雖然仲子之

偏猶愈於正卯之偽也

庸語卷三

五

薛子曰南倭北之嚮導流民為之也流民之甘為寇役有司之虐政驅之也是故備寇不如撫民擇將不如擇吏

薛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傳說築于傳巖已望鈞于渭水弗能逃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歷聘列國孟子傳食諸侯弗能用也

與平聲
傳去聲

薛子領慈谿之命南歸道經濟寧遇麻城劉

養和養和曰人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吾家四世為令矣請為子一試藥焉曰願聞教曰

以嚴律已以義事上以禮待士以恩撫民以慎處僚以法御吏祭祀不爽祈禱不瀆催科不擾獄訟不苛聽言則審誣罔則刑使令則

減差役則省供應則蠲奢淫則禁如此而為令也其庶矣乎薛子受其言在慈一年而邑

庸語卷三

六

大治寧波守妄取諸民而惡令之妨已也多方以難之薛子曰程子所謂不容而後去此其時矣疏改九江教授逾年遷南考功養和謂余思孝曰無論薛子之升沉可謂不負濟上之言矣

為去聲使令之令平聲惡去聲天和字養和亂緒字思孝

薛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堯舜之朱均孔氏之出妻此下愚之不移而聖人未如之何者也自修者當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

寐豈可以是而自委哉

或問王介甫何如人薛子曰介甫之心本欲
揀民而適以害民本欲平天下而適以擾天
下以其學術差而見理不徹也

或問孔孟未嘗以道學名至宋而其名始立
何也薛子曰孔孟不以道學名而其所學則
道也正道不明而勢窮則變漢之名節魏晉
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勢之相激以成風也

唐語卷三

七

宋人懲其弊而道學之名立矣然其實為孔
孟之學者不多見也名實之間可不審所從
哉

薛子曰久矣好勝之為患也韓退之好已之
道勝則既非矣况有所好者非其道乎好去聲

字退之唐人

春秋第七

或問春秋人才如何薛子曰齊之鮑叔管仲

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
文蔦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
數人者若遇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孰謂非
王佐之才乎衰音崔鮑叔以下諸人皆見春秋左氏傳

薛子曰先王設學校以教人德成而後官之
故天下蒙其福後世設科目以取人而學校
雖設已非先王之教一旦舉而用之宜乎鮮
得其人而生民多受其病也鮮上聲

唐語卷三

八

或問元杜本有言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
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仿五帝三王之盛矣
斯言如何薛子曰其知禮樂之本乎孰謂不
無人哉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不仕

薛子攝白鹿洞教諸生從游於五老峰下或
誦陸子靜講章而問辨志之說薛子曰子靜
亦有所受之也孔子因顏淵季路侍而曰盍

各言爾志因季路曾皙公西華冉有侍而曰亦各言其志無非欲知其志而辨其趨也當時諸子志雖不同然皆欲為君子而不為小人爾諸生志一立焉而必欲為君子則日喻於義而義以生利矣志不立焉而甘於小人則日喻於利而利以生害矣曰何至以利害言之曰修吉悖凶此固君子小人之究竟也吾恐爾諸生日悠悠於口耳之間而不着已

庸語卷三

九

切身故以究竟言之欲爾志之早辨也衆改容曰是豈以淺薄待諸生哉誠懇切至到之言也

或問大臣之道薛子曰吾何知哉雖然竊嘗聞之秦誓所謂無技有容者斯其人矣漢唐以來號稱賢相者且不免於媚疾而其不賢者何足論哉宋韓魏公以歐陽學士為已之文章充是心也其庶矣乎

絳灌為相而請買誼於長沙衛直為

相而黜董仲舒於江都杜佑為相而取韓愈於山陽漢唐大率如此宋韓魏公曰琦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薛子曰先哲有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至哉言乎

薛子曰荀卿喜為異論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子瞻之言其為世慮切矣此豈文人之文

焉已哉

荀卿名況趙人嘗學于孔子門人駢臂子弓適楚為蘭陵令其所著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歷詆子思孟軻李斯秦人相秦而焚書坑儒蘇子瞻曰荀卿明王道述

庸語卷三

十

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或問周公孔子如何薛子曰周公為相而經制大備仲尼為師而述作大明周公行道於一時仲尼明道於萬世其所遇然也久近非

所論也

相去聲薛子曰無文王而不興者豪傑也待文王而興

者凡民也遇文王而不興者民斯下矣

薛子曰成已成物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

世之太平者君子之心也時不能用勢不能
行而人不我與亦卷而懷之耳彼得時與勢
而汨沒以終其身者與賤丈夫無異也猶以
軒冕驕人可耻孰甚焉

薛子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謂國人無以
耄而棄我作抑戒以自警朱文公亦自言年
六十一而始悟道前此猶涉疑似然則四十
而見惡五十而無聞者蓋亦不可以自棄也

麻語卷三

十一

惡去聲

薛子曰盈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矣陽盛則
治陰盛則亂

是故君子莫

大乎以理而御氣扶陽而抑陰

薛子喟然歎曰昔人言清談盛而晉衰謂非
老莊之罪不可今虛談盛而道衰誰寔尸之
或曰始於金谿而成於餘姚也曰豈其然哉

空... 勝... 歎... 亦... 流... 之... 也... 陸... 言... 語...

薛子曰

吾觀方技之書有太陽之人有太陰
之人有少陽之人有少陰之人而陰陽冲和
之益鮮焉此其言不誣而小道所以有可觀
也然則論性者惡可以遺氣而作聖者惡可
以任性哉此見於甲乙經
薛子曰跬步不休駑馬千里矣畫地自限騏

麻語卷三

十二

驥伏櫪矣夫道豈若登天而聖賢終不可企
及哉為與不為而已矣夫音扶

薛子曰三遊不生而四民各修其業則風俗
定而大化成矣三遊生而四民不由其業則

風俗流而大亂作矣苟悅之言其信然哉三遊

遊... 遊... 遊... 行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苟悅漢

業... 遊... 民也

處俗第八

薛子曰和以處俗斯無忤矣或失則流介以持身斯無污矣或失則厲和不流介而不厲其庶矣乎

處上聲

薛子曰自古用人者惟求德勝之士不求才勝之士惟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

薛子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雖得其真小人也哉

薛子曰為政者必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

廉語卷三

三

王之意斯澤及於民矣苟恃已長逞已見而

矯情違俗雖有赫赫之聲吾見其厲民也已

或問老子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其言如何薛

子曰豈唯老子哉人有恒言貪濁笑廉諛佞

笑直軟熟笑剛競進笑恬退侈靡笑儉約傲

誕笑謙默推類而觀可以喻老子之指矣

薛子喟然歎曰人固有達而未舍者矣未有

舍而不達者也

舍音捨伊川滿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獨神

色泰然既及岸同舟有問之者曰公是達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欲語之其人肥去不可追矣

薛子曰國有吐握好賢之臣則有抱道自高之士國有暴虐慢賢之臣則有見惡辟咎之

士非士之有異也所遇之時然也

好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已治天下所以無為而治也後世以一已治天下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廉語卷三

四

薛子曰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也愚人之言

未必可盡棄也賢人或有為而言之愚人或

千慮而一得

薛子曰聾者不聞瞽者不見瘖者不言然其

心之虛靈則其所聞所見所言者皆真實也

彼多聞多見多言者或不免於妄矣

薛君米以約言及所注老子因汝士廉以問

於薛子薛子覽之既乃復之曰約言模擬而

涉於影響老子窺測而淆于陳言且未可出以示人也容面商之士廉曰子之言無乃過直乎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吾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也蕙字君采清字汝廉薛子曰甚矣真偽之難辨也人知真之為真矣而不知真之中有偽者焉人知是之為是矣而不知是之中有非者焉非至公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唐語卷三

十五

薛子曰德成者相合藝成者相忌是以君子上德而下藝

薛子曰政平則賞足以勸刑足以禁治之道也政偏則賞不能勸刑不能禁亂之道也

薛子曰君天下者以文章取士則浮藝至矣以德行取士則矯偽至矣然則將何以哉故

曰取人以身行去聲

薛子曰政事促迫則下不能遵矣刑罰煩苛

則人無所措矣衰世之象亂亡之道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人皆樂生而苦死天下

無道則人皆偷生而甘死樂音洛

或問於薛子曰何為則民富曰上下辨民志

定斯富矣何為則民貧曰上下無章民志不

定斯貧矣

薛子曰作法者貴於易避而難犯救敝者貴

於省事而一令易去聲

唐語卷三

十六

薛子曰古之賢與才一今之賢與才二賢而短于才者一時雖若遲緩而終可用也才而未必賢者一時雖能應辦而終不可用也

薛子曰為國家者求賢而賢者未必至也不

肖者則不求而自至也且有夤緣以進麾之

而不去者矣以是之故并其賢者而慢焉則

賢者日益遠而不肖者日集矣

薛子曰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

險側而君子者也

薛子曰有外簡而內煩者有外閒而內躁者有外潔而內汚者有外靜而內動者甚矣觀人之難也

薛子曰甚矣讒譖之可畏也父子兄弟夫婦一家之內猶或未免焉而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人倫之變多由于此風有采苓雅有巷伯君子所當三復也

庸語卷三

七

崔子鍾入南都薛子訪焉論及中州人物崔子曰何粹夫不易得也若王子衡者吾嘗屬望之矣昨過儀封而闔邑之人怨焉以其建坊之病民也曰然則其平生所務者何事曰虛氣爾曰不務實學而以客氣用事雖飾情修名而必敗也崔子曰然銑字子鍾延相字子衡薛子曰薛德温之篤實陳公甫之曠達賢哉薛子庸語卷三

薛子庸語卷四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賞罰第九

薛子曰賞當其功則驥駑有同奮之心矣罰當其罪則涇渭知分流之耻矣當去聲

薛子曰君子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壽夭一以視之矣

庸語卷四

一

薛子曰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古之王天下者不借才於異代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夏商不用也嗚呼安得以人事君者而使野無遺賢乎王去聲

薛子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謂之竊位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而不能薦之於衛其所謂使者抑亦虛文也乎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君心之邪正也

心之邪正係於相道之賢不肖也君子相則君心正而天下治小人相則君心不正而天下亂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此之謂也

薛子與吳定甫陸幼靈登盧龍觀之巔臨江而坐幼靈歎曰長江如虹萬象森列斯誠天下之偉觀也芝獨以青衿而亦廁於斯游能無感乎定甫曰遇有遲速子姑待之薛子曰不然遇與不遇何容心焉浴沂風雩若將終

唐詩卷四

二

身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幼靈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此芝又長一格矣觀去聲長上聲性字定甫芝字幼靈黃才伯問於薛子曰今之世孰可以當理學之儒乎薛子曰請誦所聞而吾子擇焉請聞之曰河津有薛德溫新會有陳公南蘭谿有章德懋餘姚有王伯安高陵有呂仲木之數人者何如曰德溫公甫德懋仲木庶幾哉理學之儒矣若伯安者五竊有疑焉薛子曰直

指本原刪蕪剔穢伯安於學者亦不可謂無功也特其自任有教無類而門多市井至使以游辭惑世則其慮之所未及也佐字才伯瑄字德溫

憲章字公甫懋字德懋守仁字伯安楠字仲木

才伯謂薛子曰近代理學之儒則既聞命矣人才在成治以來者可得聞乎曰人才難得亦難知姑就以所聞者質之若羅葵正莊孔賜賀克恭鄒汝愚楊方震韓貫道王應韶傳

唐詩卷四

三

邦瑞王濟之吳原博士懋學邵國賢何粹夫胡永清毛憲清崔子鍾舒國裳之數人者何如曰此皆一代之聞人也典刑具在而邇來士人若罔聞焉何哉曰此可見世道升降之幾也幾平聲倫字葵正果字孔賜欽字克恭智字汝思廉字方震文字貫道雲鳳字應韶理字邦瑞整字濟之寬字原博鴻儒字懋學寶字國賢諸字粹夫世寧字永清澄字憲清銑字子鍾芬字國裳薛子曰聖人以仁義履至尊故高而不危以

才賢任衆務故動而益固

薛子曰虞舜無爲而治曆象日月星辰封山

濬川命九官十二牧非無爲也以事處事而

非有所作爲也故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矣後世銜石程書衛士傳餐者何

益於治哉祇以釀亂而已秦始皇銜石程書
隋文帝衛士傳餐

薛子曰仲尼歷聘列國而其君有問則答不

可與言者勿言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而

唐語卷四

四

王仲淹猶獻策焉是不善學仲尼者也

薛子曰爲國者莫不以足食足兵爲事秦收

六國散亡之卒以聚咸陽兵非不足也陳勝

吳廣杖挺一呼而潼關三輔皆破裂矣隋漕

關東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食非不足也翟讓

李密奮劔一擊而黎陽洛口皆耗散矣故曰

民無信不立

或問友薛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苟

合也求親則反踈加敬則取慢君子唯淡然

以道自處而已矣彼屈已以養交聚衆以市

譽者小人也處上聲

薛子曰虞舜烈風雷雨周公雷電以風其所

感於天者不同也孔子絕糧于陳孟子傳食

諸侯其所遇於人者不同也然而聖賢之自

處則一也處上聲

薛子曰君子言不苟容行不苟合雖困窮以

唐語卷四

五

沒齒固丈夫也小人言必求容行必求合雖

榮顯以終身亦妾婦也行去聲

或問於薛子曰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陸

賈之言其信然哉薛子曰仲尼道配天地固

不因權而立也德冠古今固不因勢而行也

陸賈之言
見新語

薛子曰伊尹造商呂望興周其功大矣而其

道固猶夫耕釣也顏回陋巷曾子緼袍其身

窮矣而其道固達諸天地也

薛子曰閨門之內萬化之權輿也一念之微百行之根柢也君子慎之小人忽焉

薛子曰器有毀而不治形而下者或有時而滯也道無廢而不興形而上者則無間可息也

薛子曰榱桷豫章天下之良材也產於窮山絕壑而舟車不通工匠不至陵谷變遷而什

庸語卷四

六

且腐焉猶可委也道德才藝天下之良士也仕於通都大邑而遠近忌之左右擠之日暮途窮而老且死焉是誰之過與與平聲

薛子曰懷二心者不可與事君無定見者不可與慮事

薛子曰溢於財而無義者不能長守富也尊於位而無德者不能長守貴也

薛子曰日食星殞六鷁鸛鵒秋蟻冬麀

不殺李梅冬實凡若此類春秋必書謹變異也讖緯之說圖曆之占雖或幸中君子不道也

薛子曰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達則道行窮則道明故雖欲生人而不求售雖欲濟世而不屈身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而已矣

薛子曰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故其精神可以為聖亦可以為狂性一也而有理義氣質

庸語卷四

七

故其發見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彼謂即心即聖任性即善而無專於存心養性者皆妄也

易簡第十

薛子曰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支離而易簡之理明故楊子曰支離所以為易簡也易去聲

薛子曰太史察寒暑災祥以天占人也聖人觀高卑俯仰以人占天也

薛子曰忠質文三代之異尚也理勢循環自有不容已者也

熊元直問爲文之法薛子曰文以載道也六經論孟之外如孫吳遷固可以爲文而不可以爲道也夫子所謂辭達而已者此千古爲文之法也辭何以達哉理精義熟而得心應手自然成章也元直唯唯而退

鼎臣字元直

黃才伯歎邇來人才之日壞薛子曰何爲其

席語卷四

八

然也曰弘治以來李賓之以詩文爲倡而人皆趨之風斯流矣迨正德初又有李獻吉者出焉以詩文自負欲跨賓之而上之時人爭相倣倣競習詞華未幾而王伯安之學興似若差勝於前者然其聚徒成黨而作僞日甚爲害又不止於詩文矣五十年來人才所以日壞也曰賓之之在當時人謂其不矯矯以自明而有默旋弘濟之功罷相而家無餘貲

寓京而門無雜客獻吉始上疏而論書室繼

代草以劾逆瑾氣節凜然一時莫及伯安始剴切以論時政繼極言以抹戴銑尋又縛宸濠以靖江右降土夷以平思田其氣節功業又近時所推讓者也特倣之者不於三公踐履行事之實而於其語言文字之間固士風之日趨耳於三公乎何尤日子之言固然吾則本其風之自也

東陽字賓之夢陽字獻吉壽寧侯張延齡

席語卷四

九

薛子曰國之所以不進君子者左右毀之也國之所以每進小人者左右譽之也故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左右皆曰不賢未可也薛子曰昔越王句踐敗吳人於檣李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晉文公敗楚人於城濮退而有憂色謂羣臣曰自非聖人未有戰勝而不危者也此二君之所以成霸業也彼得意而驕者鮮不及矣

薛子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禮太嚴則情不洽而漸至於離禮太寬則情不聯而漸至於踈是故家禮貴於寬嚴之得中

薛子曰父子兄弟之間不責善然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有過則幾諫有禍則相戒此

善於責善者也幾乎聲小宛之詩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作

薛子曰人臣之事君也與其以數辱為戒而

不言不若以勿欺為訓而直言人子之事親

唐語卷四

十一

也與其以色莊為戒而勃然不若以色難為

訓而婉然數入聲

薛子曰朝廷之禮以嚴為王然而都俞吁咈

之相承則又未嘗不和也君臣之分以敬為

主然而手足腹心之相待則又未嘗不愛也

裴子憲為常州司理問政薛子曰峻法以治

有罪而民之蠢愚者或誤而入焉恤刑以釋

無辜而民之奸黠者戒幸而出焉此司理之

所以難也必也鑑空衡平而不主於先入之言不惑於左右之說其庶矣乎子憲曰然在

字子憲

薛子將之浙唐應德謂山陰王汝中可特訪

之及之江西羅達夫又問汝中議論起居薛

子將謂汝中必伯安高第弟子也既而汝中

為南兵部武選大不為公論所容薛子為考

功黜之二子始駭而疑久之論定各貽之書

唐語卷四

十一

以寓謝絕之意或謂薛子薛子曰吾黜汝中

乃受命于朝而盡君臣之義不謂其朋友之

間情不掩義亦至於是也朝音潮順之字應德繼字汝中洪先

薛子曰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也

敗國亡家莫不由於子孫之奢惰也故易曰

子克家詩曰繩其祖武

薛子曰巫醫有恒農圃有老此小道所以有

可觀也會而通之斯不泥矣

薛子曰尚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法典固所

當輕而重典亦所當用也自賊吏之誅不行

於天下而士多不顧廉耻矣自羣飲之殺不

行於天下而民多不畏法度矣宋初嚴賊吏之誅周時羣

飲者殺

薛子考察南官嚴嵩為相囑其私人諸傑寓

書欲逐言官王韜孟薛子不從而黜傑嵩恨

庸語卷四

十一

之嗾御史桂榮誣論將寘薛子於重典冢宰

熊說之力揀乃免尋申說之以他事遣官校

押歸薛子曰應旂累公矣說之曰各盡其職

何累之有華字韜孟

薛子謫建昌道經吳門朱懋忠訪于舟中曰

吾嘗從事南部蓋知虎者也南部無權僅有

考察一事畢則人侮之矣但人臣以人事

不但進賢尤當退不肖也子其安焉曰前

事如當雖重罰亦所甘心也何不安之有曰

子之言是也希周字懋忠

薛子曰物雖金玉必砥礪琢磨斯成器也人

雖上知必省察克治斯成聖也知音

薛子曰晉平公年七十而欲學師曠謂其炳

爛之明猶愈於昧行也然觀衛武公年踰九

十而猶使國人箴儆焉則學也者其必斃而

後已者乎

庸語卷四

十三

薛子曰尚書五福以壽富為先然壤蹠非壽

也愷崇非富也必也以久道為壽以積善為

富者乎故以攸好德考終命終之原壤盜蹠

薛子曰倉吾繞非讓也尾生孝已非信也荆

軻聶政非勇也倉吾繞娶妻而美讓於其兄

女子不來水至抱橋柱而死荆軻為燕太子

丹刺秦王不克而死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

薛子庸語卷四

薛子庸語卷五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設官第十一

薛子曰國家設官以為民也然官多則民擾官省則民逸苟得其人則一官可以兼數事不得其人則數官不能治一事官何貴於多設哉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此之謂也

庸語卷五

薛子曰刑賞大政也刑濫則多冤刑失則易犯賞僭則不勸賞吝則生怨

薛子曰真者必不偽偽者必假真真偽之間君子所當深辨也

或問君子何所好乎曰好學好賢好德好問小人何所好乎曰好貨好色好動好變夫好學則慧好賢則益好德則修好問則裕此好之得其正者也好貨則貪好色則淫好動則

擾好變則亂此好之不得其正者也如去聲夫音扶

薛子曰程太中蘇明允皆父子自為知己雖

其所為知者微有不同天性之至樂則一也

堯舜聖人也堯無子而舜無父程蘇之樂豈

易得乎樂音洛珣為太中大夫類願之父洵字明允軾轍之父

薛子曰天之所愛者民也君之所敬者天也

勤民則敬天矣民心悅則天意得矣禱祠醮

祭豈事天之道哉

庸語卷五

薛子曰禮不豐不儉唯其稱也今婚喪之家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以一朝之費

而破終身之業馴至饑寒切身而不顧廉耻

矣習俗之日趨豈亦教化之不行乎稱去聲

薛子曰治世之民安分故訟簡衰世之民犯

分故訟煩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分去聲

薛子曰郡縣盈庭之訟日不下數十百人以

天下之郡縣計之日不下數百萬人以數百萬
萬人而妨農廢業民生何由而遂太平何由
而致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

薛子曰人嘗有言赦者君子之不幸而小人
之幸也吾則謂贖刑亦有然者矣書雖有金
作贖刑亦唯過誤者耳若刑故無小則豈得
從贖典哉

唐書卷五

三

薛子居京師與王允寧為鄰允寧朝暮見輒
談文藝曰李獻吉文之師表也薛子曰獻吉
氣節之士也烏知文哉秦漢以上人言語蓋
未嘗一究心也所謂如人無頭尚可與言文
邪曰然則子固勝之邪曰亦安得以文較勝
負哉允寧輾然而笑曰有是哉維禎字允寧
孫志高每過薛子輒稱允寧之文以為難及
薛子曰而鄉有王伯安顧舍之不學而學允

寧邪曰子尚伯安之學是一大蔽也伯安發
玄虛之論為庸常之文安足學哉曰伯安之
論非玄虛而其文亦不庸常也子殆不究心
耳曰子是之言其終為伯安所蔽矣曰伯安
豈能蔽余哉因其偏而取其長伯安亦吾黨
之先覺也志高默然舍音捨陞字志高
薛子曰世治則民樂生而畏死故可勸以善
而懼以罪也世亂則民輕生而不畏死故教
不從而刑不服也

唐書卷五

四

薛子曰人君南面而執珪者正心以蒞下也
人臣北面而執笏者一心以事上也
薛子曰君子樂得其位者謂可以施德澤於
萬民也小人樂得其位者謂可以享富貴於
一身也樂音洛
薛子曰君道之要有三一曰敬天二曰勤民
三曰知人相道之要亦有三一曰正君二曰

薦賢三曰稽衆相去聲

薛子曰天下之治忽係於人才人才之邪正係於學校祭酒提學可不慎擇其人乎濫以授之而欲人才之成也難矣

薛子曰科場之有司人才之衡鑑也鑑空衡平而人才之輕重妍醜得矣今不衡不鑑安望其平且空乎此謬種流傳宋人所以虞之也繆種流傳見宋史選舉志

唐語卷五

五

薛子曰今邊境無遼夏金元之君長而封豕長蛇游食上國歲甚一歲此有形之患也郡縣無龔黃卓魯之守令而十羊九牧民窮盜起日甚一日此無形之患也有形之患人知虞之而無形之患則莫之慮焉此有識者所謂擇將當先擇吏防邊當先防民也君長之長上聲薛子曰人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非晷刻之有盈虛也人心之憂樂不同

若見其有長短也樂音洛

薛子曰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存乎君也韓張不易君而治李楊不易君而亂存乎臣也韓休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唐明皇之相

張文隱公語薛子曰輔弼之任誠不易也爾何以助我乎對曰大臣之道古人論之詳矣旂敢復有言乎但游俠佞徒不當接見入則拾閭巷之語以惑聽出則假密勿之論以眩

唐語卷五

六

俗此最所當謝絕者也曰子是之言宋人嘗言之矣吾輩不當玩視而留意斯可也易去聲

謚文隱

薛子曰諺有之古之祿厚故多廉吏今之祿薄故多貪吏夫廉貪豈在祿之厚薄哉君子雖祿薄而廉小人雖祿厚而貪

箴瓢第十二

薛子曰顏回箴瓢陋巷而孔子稱之非稱其

貧也以能不改其樂也。曾參糟糠不厭，原憲藜藿不充。孔子非不知其貧也，以其所樂者猶或不及回也。樂音洛

薛子曰：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也。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也。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矣。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處人矣。處上聲

薛子曰：王子比干、伯夷、叔齊，非惡生而好死也。不能求生以害仁也。顏回、曾參、原憲，非惡

庸語卷五

七

富貴而好貧賤也。不能違道以干時也。惡奸去聲

士有貧而宰縣者，未及期而以貪敗。既歸而

復貧，或問於薛子曰：彼以貧故貪，今乃復貧

何也？曰：子不聞乎？昔有鮪魚於鄭相者，鄭相

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曰：吾以

嗜魚，故不受魚。捨魚得祿，終身食魚，受魚失

祿，終身無魚。貪者之貧，又何疑乎？然鄭相之

君子猶病其功謀利也。况彼貪者又何

足論乎。則音基

薛子曰：程子謂人君之心，唯在所養。豈唯人君哉？凡人莫不皆然也。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長上聲

薛子曰：董仲舒豈直漢儒而已哉？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固先難後獲之指也。又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非深造自得者，其孰能知之

薛子曰：楊子雲一代之偉人也。太玄法言豈

庸語卷三

八

淺之乎？為學者可擬議哉？特其泥於聖人不

死之言，求生於王莽之時，殆不善避名而見

幾之不早也。老子曰：聖人不死

薛子曰：一中說也。程子以為極有格言，而朱

子歷詆其模稜竄竊之妄，何其與程子之言

不類也。

薛子曰：孔子作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

以其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故也。前此則未

之及焉蓋嫌於南面之權也說者謂綱目繼
獲麟而作而漢唐七制三宗之時亦為之褒
貶焉無亦任之太過與七制漢高文武宣光
明章三宗唐玄宗肅憲
王告若與薛子論學于靈濟道院既而問所
以壽其母者薛子曰吾聞子之志於理學皆
母教也母以教而成子之賢子以賢而成母
之志悅懌而康有弗壽哉昔尹和靖之母知
有善養不知有祿養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

廣語卷五

九

和靖為程氏之學將非子之所優為者乎曰
吾當自勉思所以壽其親矣樂音洛之
誥字告若

薛子曰韓退之蓋有得於道者也原道一篇
豈文人之文焉已哉惜其以文而掩道也

或問吳澄許衡不當仕元薛子曰此二子之
所以不可及也二子豈為功名富貴者哉特
以天地晦蝕不忍生民之糜爛也仕元而損
名固其所甘心矣此二子之所以不可及也

薛子曰楚莊王以虞丘子為賢而相之舉國
政而授之而虞丘子未嘗進一賢樊姬謂莊
王曰妾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王之寵也
恐傷王之義而進與妾同者數人虞丘子為
相數十年其所進者誰也莊王以其言告虞
丘子虞丘子辭位薦孫叔敖以代叔敖相楚
遂霸時以為樊姬之力吾則謂使虞丘子固
位而不進叔敖莊王亦未必遽逐虞丘子也

廣語卷五

十一

甚則若呂夷簡之計傾郭后亦未可知矣是
楚之霸虞丘子亦預有力也夷簡事見宋史
仁宗明道二年

或問施報之道薛子曰施德者貴不德易曰
勞而不怨有功而不伐厚之至也受德者貴

報德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孔子曰以德
報德二者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王政化霸政威強政脅何謂也薛子曰
王者以德行仁故化霸者以力假仁故威強

者以力棄仁故脅脅者人亦將脅之威者人亦將威之化者則如化工之造物舉一世而甄陶之咸相忘於丕冒之中也王政化三句劉向新序語薛子曰仁人之於民也見其饑寒則思衣食之見其勞苦則思休息之見其無知犯法則思矜恤之不仁者之於民也重之以賦稅困之以力役苛之以刑罰豈其人有爾殊哉良心之存與不存焉爾矣

庸語卷五

十一

薛子視學紹興謁陽明書院季明德錢德洪王汝中具饌於院中聚焉明德曰吾輩今日只須論學毋論往事也薛子曰疑有可質當極論之奚必限今昔哉汝中揖而前曰往年承教吾知過矣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薛子莞爾而笑曰果若子言則吾為晏嬰不知仲尼矣如其不然則子為正卯吾其仲尼矣於是明德德洪咸作而言曰然

哉然哉可謂善譖也本字明德寬字德洪

鍾季烈將宰吳江見薛子以初政未知為慮薛子曰昔人有言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光定則自明矣不當詢諸左右以啓其窺伺之計也崇武字季烈

薛子曰賢師良友在前詩書禮樂在御而為不善者鮮矣儉人狎客在側狗馬博奕在御而為善者鮮矣鮮上聲

庸語卷五

十一

薛子曰大人者天人合者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自有道者視之藐乎其小矣曷足以為大哉

薛子曰人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妨生無以驕奢敗俗無以暴虐戕人無以富貴自矜無以貧賤自輕

薛子庸語卷五

薛子庸語卷六

門人 註釋

孫 三校

伊尹第十三

薛子曰伊尹呂望用而天下知湯文之將興
莘莘惡來用而天下知桀紂之將亡有國家
者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熊有孚為固始宰問政薛子曰宓子賤宰單

庸語卷六

十一

父坐而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遑而單父亦治
或逸或勞唯量力而為之也有孚 昭字

薛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氣之相感也賢
者立於朝則天下之賢者相率而從之不肖
者立於朝則天下之不肖者相率而趨之故
人君立相不務多務得賢者而已朝音朝 相去聲

薛子曰周禮荒政安富賑窮二者並行而不

倍未有不安富而能賑窮者也未有賑窮而
不由於安富者也

薛子曰天下無常安之國亦無常治之民得
人者安失人者危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或謂薛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偽
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
慎也敢問何者為先薛子曰吾之所慎者一
也慎其一而五者不能違矣一者何也慎其

庸語卷六

二

獨也公生明六句 劉向新序語

鍾季烈宰吳江逾年見薛子於浙之學臺曰
小民易治也中有一二為梗者奈何薛子曰
昔西門豹治鄴魏文侯語之曰無邑不有賢
豪辨博者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賢豪者親之辨博者師之揚惡蔽善者察
之則可以徐為之所矣季烈唯唯已而吳江
遂無有梗者好去聲

薛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而天地亦有始終
變通莫大乎四時而四時亦有舛錯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而日月亦有晦食唯一元之
理則貫乎天地四時日月循環而不已也

薛子視學兩浙君子好之衆人惡之或曰何
不令衆人亦好也薛子曰吾知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人之好惡吾何知哉
薛子過海寧石廉伯見焉廉伯論時之巡浙

庸語卷六

三

者厲色驕人曰昔人謂心爲形役乃獸乃
禽若人則形爲官役無物比倫矣薛子曰此
下學之過也學則潤身而晬面蓋背官不足
里輕矣豈至形爲所役哉廉伯顧謂諸生
曰爾輩識之學也者誠安身立命之先務也

識音志簡
字伯廉

薛子曰司馬法有之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是好戰不可也忘戰亦不可

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斯上之上者
也然非舞干苗格之聖人其孰能之好夫
薛子曰天下之亂生于民之情而奢也情則
不即田工而喜末作奢則不節用度而逐侈
靡由是畎畝荒蕪衣食不給而亂心滋矣故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則禮義生而至
治可幾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爲人上者可以深長思矣

庸語卷六

四

薛子曰爲人上者重農驅末尚儉禁奢辨上
下之分而等威不紊則民志定而風俗可淳
民生可厚也舍此不務而必曰勞富以逸貧
抑貴而扶賤祇以長競啓爭而日紛紛矣吾
見其擾也未見其治也

薛子曰奢惰之民堯舜不能使之富也勤儉
之民桀紂不能使之貧也
薛子曰人之生也各一其性性與氣元不相

離也孟子道性善特以其不雜於氣者而推本言之耳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揚雄謂性善惡混劉向謂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亦各從其見也學者反惡歸善以復其本然之性斯可矣謂性本善而縱其所如鮮不為氣所使也鄭室甫謂薛子曰張秉用革鎮守清莊田攬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為之斂束可謂才相

唐書卷六

五

也已曰是惡足論哉議禮議獄大作威福以遏吾堯舜之初心厥罪大矣瑣瑣之功其何能贖哉曰子之言至此秉用無所逃矣許廷美比之殷夢賚傳周獄生申誠過也已胡去聲

字室甫聰字秉用更名平敬讚字廷美

鄭室甫問席文同霍渭先何如薛子曰二人初政咸有可觀附和以膺顯擢難乎免於濫子之議矣當時言官之論豈盡非也哉曰

之言是也和去聲書字文同籍字渭先

蔡子為新河宰問政薛子曰今之為州縣者不曰城門刺史則曰破家縣令未聞出於何典而動輒言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自幼所誦習者則若罔聞知也子審於二者之間而慎以行之於新河之治也何有蔡名懋昭豈音愷弟音悌蔡子宰新河患盜問於薛子薛子曰昔人有言盜有源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衣食不足盜

唐書卷六

六

之源也能止其源何盜之有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豐世無盜者足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欲止水而不塞源也胡可得哉蔡子治新河逾年而盜息

薛子曰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當慎也

闕疑第十四

薛子曰知而闕疑則不鑿矣仁而決斷則

懦矣勇而自反則不暴矣知去聲

薛子曰知而私者不若愚而公也巧而偽者

不若拙而誠也知去聲

薛子曰君子以知能淑人以學術訓世小人

以知能欺人以學術惑世知去聲

薛子曰無所不言者鮮有行也無所不為者

鮮有成也是故君子言動必慎鮮上聲

庸語卷六

韓汝化之喪十有五年而貧不克葬薛子在

浙謀之同年曹伯貞李先之各捐俸以助之

而韓氏之孤寡猶不克焉是時王懋復為巡

浙御史凡鄉宦之顯者則饋以坊價薛子以

汝化之喪告之而有難色且顧左右而言他

薛子待其言畢徐謂之曰汝化以狀元官翰

林假令尚在先生不為之建一坊乎於是稍

降辭色曰且圖之既而給焉如坊之數汝化

遂克葬如禮石廉伯聞之曰薛子可謂善論

矣雖若人亦為之感動也應龍字汝化亨字伯貞文進字先之

應鍾字懋復

馬伯循問於薛子曰宋景濂嘗論宋人諸家

之學矣當否如何曰吾亦聞其論矣若金陵

東嘉永康金谿橫浦金華廣漢武夷之論大

都得之矣其論眉山無乃誅絕之甚乎曰然

此其先入於朱元晦之言也金陵王安石東嘉陳傳良永康

庸語卷六

陳亮金谿陸九淵橫浦張九成金華呂祖謙廣漢張栻武夷胡安國眉山蘇軾皆宋人濂

字景濂其言見龍門子理字伯循

薛子自白翟將之長安遇馬伯循于三原伯

循曰昔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所在橫

議謂聖可立至書不當讀而猖狂自恣攘竊

矯誣蓋又甚於楊墨矣寔自王伯安倡之也

子其謂何薛子曰此末流之弊也豈伯安之

罪哉

薛子將之固原趙景仁候于蕭關聚焉有客
在座曰趙子之不仕為宰相之索賂也景仁
曰吾豈為是哉古之人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為之況汚其身以成君之事乎今則以賄汚
人而又不容人之有為吾是以甘心缺缺而
不悔也薛子曰趙子其真卓犖之士哉彼硜
硜者固難與並論也為宰之為去聲
時春字景仁

廣雅卷六

九

薛子曰是河華之所鍾也於是景叔盛稱司
馬遷之文為古今之冠薛子曰吾恐河華之
鍾者不在此也曰云何曰不有張子厚其人
乎景叔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誠溺於俗而安
於習矣世寧字
景叔

薛子曰人性皆善而不能戒懼慎獨斯惡矣
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不能戒懼慎獨斯桀紂
矣彼謂合下便是聖人者真狂言也

薛子曰堯舜禹文周公孔子皆性之之聖也
然兢兢業業祇德小心待且發憤其作聖之
功曷嘗少有間斷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

薛子曰昔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氣衰身
病將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意
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
王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祝宗

廣雅卷六

十一

用事而不敢有所求也今君政反乎民而行
悖乎神乃欲使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
人非夫子安得聞此言請革心易行于是晏
子出而不言乃令祝宗具牲玉將有事于上
帝景公促止之仲尼聞之歎曰人臣之道善
則歸君過則歸己晏子有之夫晏子孟子之
所不為也事一國之君而且能是宋史彌遠
曲學阿世而為天子宰相顧籠絡士夫而過

則歸君不惟宗室之罪人抑亦晏子之罪人矣

或問於薛子曰昔晏子謂晉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可得聞乎薛子曰聞諸晏子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齊嗇者君子之道也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庸語卷六

十一

薛子曰諺有之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斯言非無自也富而後教仲尼嘗適衛而歎也

薛子曰君子之立家也子孫之賢不肖皆天也未可必也祖宗之統緒則在我也不可以不紹述也

薛子曰富在知足貴在知止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薛子曰已雕已琢之玉不可返於璞也

已漓之俗猶可還於淳也此道器之別也

薛子曰人嘗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知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用不用之間也

知音

薛子曰善譽者謂飛廉有比干之忠善毀者謂伯夷有盜跖之行明者自不為其所入也薛子曰人嘗有言窮鄉多曲學小辯亂大知

庸語卷六

十一

巧言混正論小惠妨大義不有明達之君子其為害也不淺矣

知音

陳宗孟問詩與文之法薛子曰子方以邊才受薦雖百人敵猶不足學而暇毛錐之事乎叱朱弄墨壯夫所不為也曰吾將以遣興耳聞子之言誠不足為也

其學字宗孟

薛子庸語卷六

薛子庸語卷七



曾孫 耳校

克念第十五

薛子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判大矣而係於一念之間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薛子曰君子以卑為尊以屈為伸非含忍也蓋有得於謙之道也

或問中庸君子之道四但言子臣弟友而不及君父兄何也薛子曰君止于仁父止于慈兄念鞠子哀何嘗不有道也聖人欲子臣弟友之自責自修故偏言之耳

薛子曰家人雖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凡有家者女教不修婦言是聽鮮不敗矣必也有嚴君焉剛明以蒞之其庶矣乎故易曰嗃嗃終吉嘻嘻終吝

薛子曰君子尚義非為名也義立而名成焉小人尚利唯為身也貨殖而身亡焉

薛子曰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也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也

薛子曰勿謂小善無益勿謂小惡無損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薛子曰君子衣取蔽體故不飾紺緞食取充腹故不厭精細古厭字即厭

庸語卷七

二

薛子曰君子遠不忘而近不狎親不比而踈不怨唯於有德者則恒近而不遠恒親而不踈也故曠世而相感不見而相孚

薛子曰甚哉處士橫議之為害也秦之坑儒漢之黨錮唐之濁流宋之學禁皆原於此也

薛子曰高談之驚世不若庸言之中倫也怪行之駭俗不若庸行之中慮也

薛子曰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知音之難也惠

卒而莊子不語知言之難也一藝一偏之
且然而况於為聖賢之學者乎

薛子視師於鄜延見撫臺王子庸於榆林子
庸設燕於學宮饗焉薛子曰不敢當此殊禮
也曰邊方子弟不瞻師範久矣特屈以示觀
法耳遂舉觴以獻勸酬既洽復行投壺之禮
曰此雖文儀亦有射法存焉禮畢薛子因講
論語子行三軍一章孫子始計一篇各為推

庸語卷七

三

行其說子庸謂諸生曰皆汝輩前所未聞也

小子識之識音誌輪
字子庸

薛子曰福者禍之門也治者亂之先也成者
敗之原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薛子曰春者冬之始也朝者夕之漸也少者
老之基也故禹惜寸陰文王日昃不暇周公
坐以待旦仲尼終夜不寢聖人且然而况於
學者乎

薛子曰知而後行斯行可以合知矣冥行者
不能行也博而後約斯約可以盡博矣徑約
者不能約也

薛子曰萬物紛錯懸諸天天有定命也衆言
淆亂折諸聖聖有定論也

薛子曰孟子謂仁宅也義路也楊子謂禮服
也智燭也信符也以用明體合內外之道也

庸語卷七

四

或問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水雖曲而
通諸海則由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斯
言如何薛子曰曲而通不若直而達故仲尼
曰人之生也直

薛子曰君人者用人者也臣人者用於人者
也善用人者人皆可用也不善用人者人不
為用也是故百里奚亡虞而霸秦裴矩佞隋
而忠唐

薛子憇於偃師有童子進而問曰詩三百願

聞其大指曰二南十五國皆風也觀其風其國可知也大雅其周之盛乎小雅其周之衰乎商周有頌宜也魯亦有之其頌之變乎薛子曰比干死不能改紂之行子胥死不能採吳之亡自盡其心而已矣

薛子曰後者人先之下者人高之謙受益也先者人後之高者人下之滿招損也

薛子曰仲尼亡而異學興秦火熄而偽書出

薛語卷七

五

學者罔知所宗然天命人心之理則固一定而不易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中去聲

薛子曰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權任之權也

不可以執一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採字希仁修字永叔詠字復之宋人

薛子曰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起居注以記日用動靜之節內史以記內事苟非

大無道者常日兢兢焉如師保之臨之矣

或問占忌薛子曰天時地理非占凶之所生也吉凶不僭在人故甲子同日商滅周與咸陽同地秦亡漢興

袁懋中為文淵閣學士鄭室甫謂薛子曰子

之門人入相矣曰不知也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子顧曰不知何謂也曰

有樂正子則可喜矣焯字懋中

薛語卷七

六

或問形相薛子曰君子晬面盎背故吉小人

輕舉妄動故凶相去聲

或問長生有術乎曰無之老彭之言是或一道也非吾之所知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與大地合其德者或庶幾焉故曰仁者壽

自知第十六

或問自知知人孰難曰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揜然是小人亦自知也孔子聽言信

一第440 明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行而失之宰予知人不亦難哉

薛子曰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傳說築

於傅巖呂望釣於渭水窮居不損也舜為天

子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呂望相武王大行

不加也

薛子曰君子好合人小人好離人好去聲

或問星宿薛子曰此太史之事也庖人雖不

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治之吾何知哉雖然

廣語卷下

七

嘗聞其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變

動莫著於五星所謂五星者一曰歲二曰熒

惑三曰鎮四曰太白五曰辰欖槍彗孛旬始

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其諸

二十八宿則列於四方各有分野而飛流凌

歷伏見皆以五行占之大都王者有道則皆

順軌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也苟能敬慎大

戒則休徵而五福應否則咎徵而六極應矣亦何必屑屑於占驗之間哉

薛子過涇州與呂道夫同游回中值雪初霽

四山廻合玉峯峩峩道夫笑而言曰昔漢武

屢至此中曾遇此景乎曰漢武窮兵海內虛

耗縱遇此景其心未寧吾與子幸值邊陲宴

然誠所謂百日之慮一日之樂也諸生李發

侍請問所以樂者曰子如會而通之則此景

廣語卷七

八

雖寒且冽與春風沂水固無異也

時中字道夫

或問山東亦可以植江南之秔稻乎薛子曰

豈唯山東河南關中皆可植也通濟沁泗沂

諸水鑿汝蔡洹息諸渠會涇渭漆沮諸流則

西北之田皆秔稻矣若以為地寒不生五穀

則葭爾米脂逼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

耶奈何時無百年之治世無百年之人而西

門剽鄭國亦不常有也誰與經畫而疆理之

哉

或問人嘗有言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
方物絕而子必欲抑末作何也薛子曰先王
之世商以通鬱滯工以備器械無用之物非
所事也故錦文珠玉不鬻而雕文刻鏤有禁
無非重耕桑以開衣食之原俾斯民不饑而
不寒也民不饑寒則禮義生而天下治矣又
何乖絕之慮哉

廣語卷七

九

或問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而孔子謂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豈其為康子言之與何
弭盜之畧不一及之也薛子曰是豈特為康
子言哉此固探本之論也傳有之諸侯好利
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弭
盜之本孰有大於不欲哉

薛子曰跖跖者陋規行之土豪俠者斤拘執
之儒一時雖若不足與謀而歷久無虞者則

在此而不在彼也

或言為相之道莫善於有容莫不善於媚疾
薛子曰居今之時就使有容而日以薦賢舉
能為事吾恐天下之賢能銷鑠盡矣媚疾更
何施焉

或問邊境之患自古有之莫不有制御之長
策否薛子曰人言御戎無上策周得中策漢
得下策秦無策焉而况於長策乎吾嘗在邊

廣語卷七

十一

博詢故老皆云虜之入寇邊民之貧者為之
向導也邊民豈欲為虜用哉困於征徭迫於
誅求妻子離散以為等死耳不若姑為是以
偷且夕之生也若捐其征徭立為保伍仍以
將帥統之耕牧之暇令其自相講武則彼將
樂生而有全軀保妻子之念且素習於戰鬪
而俯視虜人者也豈不能各當一隊哉久之
而邊患可息矣歷代以來未聞有建此策者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此之謂也

薛子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為教曰吾何知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挹春風於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得焉今兩程雖往而其教固在也如追思而儀刑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他求哉諸生咸作而謝曰命之矣

庸語卷七

十一

或問於薛子曰人有具體用之學而不能致卿相以大行其志者何也曰孔孟且終身不遇矣是奚足論哉曰聖賢道大莫能容其次焉者亦若是邪曰譬諸工技公輸子能構崇宮層臺而不能自建一廬歐冶子能鑄洪爐大鐘而不能自造一鼎若號於人曰吾良工也吾良工也反為人所賤矣况具體用之學者乎

薛子庸語 卷七

薛子曰居原行吟澤畔賈誼謫道長沙豈不君之過哉相其君者

之也薛子曰居家理非豐也

也以能齊其家也事親孝非備養也以能順其親也

薛子曰徒步入相而建中興之業者傳說是也徒步入相而啓覆亡之禍者商鞅是也

薛子曰張子厚之正蒙理勝而詞未達也胡仁仲之知言詞近而理未瑩也

庸語卷七

十二

薛子曰韓退之非因文悟道也道悟而文益工也邵堯夫非因數明理也理明而數愈徹也薛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如仰天見日而萬物畢照也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執鬼縛魅而莫知所從也

薛子庸語卷七

五五

薛子庸語卷八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親師第十七

薛子曰古之親師取友者成已而成物也今之聚徒成黨者自欺而欺人也

薛子曰陳同父辛幼安皆豪傑之才也不屑於同時諸子之學亦其所見然耳遂於孔子

庸語卷八

之學亦不一究心焉可惜也

同父名亮幼安名棄疾宋人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善者獲福而惡者蒙禍天下無道則善者未必福而惡者未必禍

薛子曰楊袁沈舒親炙陸子何王金許私淑朱子其所傳者皆二子蚤歲未定之見也惜其不能原始要終會而通之也

薛子曰吳幼清象山之學也許平仲考亭之學也生非其時而皆出為世用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也豈得已哉

薛子曰孟子謂人性皆善而人皆可以為堯舜其立言之勇直與天對而以善進人之意豈不緊且切哉及觀其當時乞墦登壠水一眾人且不可得而况為堯為舜者乎此其意蓋將俟諸百世而一見也何今之作偽者藉口附和自相誇許曰吾性本善合下即堯矣合下即舜矣豈不重為孟子一大恨哉

庸語卷八

向宗洛宰閩問政薛子曰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彼違道以干譽矯情以戾俗非可久可大者也

程字宗洛

薛子曰伯安說理明白痛快雖不免矯枉過直而寔子靜之鼓吹也乃又立致良知之說以為欄柄豈聖賢教人入德之方尚少此邪薛子曰太極一圖開羣蒙也但太極二字本易取象之語如尚書皇極周禮民極之類謂

爲極至準則而無以加也若以其動靜陰陽交互化生統體各具又別爲之圖則是象外立象矣是雖喫緊爲人而狗象喪心者恐未免於自繁而之鐘也此語上之所以難也薛子曰訂頑以乾坤爲父母以明人之合德於天地可謂罕譬而諭矣然必推兩儀之所以生斯得其一本之義也

薛子曰陳同父謂當時舉國忘君父之大體

庸語卷八

三

而講正心誠意必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後可斯其言豈不痛且切哉

胡汝茂爲吏書使使於薛子以位不至公卿爲言薛子曰此漢人惜賈誼之說也誼未聞道而以天死吾年垂六十所得蓋已多矣斯言何以至於我哉汝茂聞之筦然曰松之過也

薛子曰道者路也人所共由而不得不由也

宋人建圖著書窮高極微以探斯道之蘊奧而師友終身之所問答者惟在於神會而心悟不在於身體而躬行一涉於日用常行之際則目之爲伎倆詆其爲鄙俗而不屑矣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遂成一代之氣習而國祚亦因之以促也是豈所以爲道哉

薛子曰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而已報復假借將無所不至矣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寔人君之大防也

庸語卷八

四

或問於薛子曰人謂天地之間唯人爲貴何以見之曰荀子有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今乃自暴

自棄而為賤丈夫焉斯不足貴矣

薛子曰關土地而充府庫者孟子之所謂民賊也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者荀子之所謂國賊也

薛子曰易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君臣之位等於天地是故人臣雖有不世之勲再造之績皆得君而後能成也必當歸之君也不可自矜其能也不觀諸天地之間乎地出雲為

庸語卷八

五

雨起氣為風而風雨一歸之於天其實天施而地承也故曰地道也臣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

薛子曰士人之於當路與其枉道而親不若直道而疏也與其獻諛而進不若遭讒而退也

薛子曰古者罪疑惟輕故有過者得改也功疑惟重故有功者益勸也

或問善則慶惡則殃有造物者以主宰之乎薛子曰造物何容心也水流濕火就燥氣類之相應也慶就善殃就惡亦氣類之相應也一自然而然者也

薛子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武以周王赧以周亡三代以後何莫不然皆起於微而成於著也慎微之道其可忽諸

庸語卷八

六

薛子曰周公為相而下白屋之士今膺一命者其視學校且有驕色矣况望其為相而下白屋乎

或問古今禮樂同異如何薛子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此禮樂之文也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禮樂之情也其文殊其情一也究而言之豈有同異也哉

典謨第十八

薛子曰讀二典三謨則知帝降而王矣讀洪誓泰誓則知放優於伐矣五子歌而夏衰盤庚作而殷衰呂刑訓而周衰此固世道升降之幾也

幾平聲

薛子曰人身至眇也而參天地唯此心耳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次之以盡心孟子得傳心之要法矣

薛子曰中庸言慎思學者也易言何思何慮

中庸卷八

七

聖人也始於思而終於無思也公明儀言有為者亦若是學者也孔子言夫何為哉聖人也始於為而終於無為也

薛子曰靜以制動虛以含實未有不靜而能動者也未有不虛而能實者也

薛子曰人心之放非一端而求之為甚難也怠心難奮忿心難制驕心難降怒心難平忘心難抑惑心難開疑心難解偏心難正成心

難忘褊心難寬非操之有要者其孰能求之薛子曰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是故君子以義處命以理合天

薛子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趙閱道為王介甫言之也是何足以服介甫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唐虞時尚未散逸可謂盡無書乎謂古無書仲尼博學於文而商羊萍實之類何自而得之邪故謂介甫不善讀書可也

庸語卷八

八

謂古人無書可讀則未必然也

為去聲朴字閱道宋人

薛子曰人有恒言君相所以造命也然文帝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侯李廣竇嬰不能保其身霍光不能庇其族可見命非人之所能造也

通文帝幸臣賜銅山鑄錢景帝沒入其單于失道自剄竇嬰相武帝以論救灌夫而殺霍光至宣帝時族滅

薛子曰江海之險人皆知之而坦易之途風波作焉則不知也鋒鏑之害人皆知之而笑

談之頃戈戟生焉則不知也居今之世可不畏哉

薛子曰掩離婁之目則岱華不能見矣塞師曠之聰則雷霆不能聞矣雖極天下之聰明將安所施乎此古之聖王所以必明四目而達四聰也

薛子曰醯醢之器蠅蚋聚焉權倖之門奸佞集焉勢之所必至也時相之遠君子而親小人又何怪哉

庸語卷八 九
相去聲

薛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游方之外者也莊列玩世者也楊墨惑世者也申韓嫉世者也蘇張擾世者也有憂世經世之心者其唯吾黨乎

薛子曰速目前之效者必取敗於久遠垂後世之譽者多見毀於當時

或問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今禮記立之學官

而儀禮置之何也薛子曰是蓋一說也吾嘗求其故矣儀禮說者以為周公作也周之法制具在禮之經也禮記雜出於漢儒而以小戴為宗禮之傳也當時棄經而任傳者豈其以儀禮乃禮之器數禮記乃禮之義理故遂取義理而畧器數與不知器數義理原不相離者也舍器數而言義理是忘形而逐影也恐一時之見而終非定論也

庸語卷八 十

薛子曰仲尼刪詩刪其不可為訓者也釋詩者廢其序說而直斥國風之淫奔者凡二十四篇誠若是焉而猶存之不知仲尼所刪者者何詩也

薛子曰王介甫三經義皆頒之學官既而誅絕之甚遂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薛子曰王介甫嘗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

之此亦可見其不專於自用也

薛子曰天有節次命有分數人不可得而強也所謂與之角者去其齒附之翼者兩其足斯言誠可驗矣是故君子樂天知命

薛子曰君子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修身以順受焉小人亦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營私以趨避焉

或問老子畏首畏尾而或者以為得易之體何也薛子曰老子之學亦未易言也其曰守

靜致柔無亦有得於乾坤之二用乎用九用六

或問飲食男女之欲何以除之薛子曰此根於形生神發之初除之亦未易也唯以理制之耳顛頤虎視易之為訓不亦切乎未易之易去聲

或問楊用修何如人薛子曰以講禮而謫戍其人亦不隨也但惡理學而不講好文學而不習鈔錄以度日鉅釘而成書將謂世無識

者乎

趙子晦自浙江總制入為司馬過毘陵而見薛子薛子曰子當用兵之後加意節省民德之矣使當前日倭夷入寇之時亦能若此乎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豈能若此哉曰胡汝欽在浙如何曰其功大矣費何足論今浙中十民亦德其功而不怨其費也曰當事者不能忘情何也曰此必有說焉吾蓋不得而知也

也曰宋寶祐景定間行打算法於諸路必置

余玠向士壁於死地遂致人心解體而宋事不能支矣曰言及於此可畏哉今可行則行

不可行吾亦將歸矣炳然字子晦宗憲字汝欽

薛子曰衆力合併則萬鈞舉矣羣賢畢用則庶績康矣

薛子庸語卷八

薛子庸語卷九

明人... 性釋

曰... 耳夜

論性第十九

或問孔孟之論性如... 性也孟子之論性如...

薛子曰信哉知人難於知人... 冬而溫涼... 秋

厚貌深情不可測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蓋得之子思子思曰率

性之謂道然必戒懼慎獨而性斯至命也故

孟子亦曰養其性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彼任性者豈得謂之率性哉

薛子曰達磨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子靜謂

六經註我即心即聖人謂陸學為禪亦有自

也然子靜晚年謂讀書窮理須要項項分明

也然子靜晚年謂讀書窮理須要項項分明

學問思辨不當一事放過則固合內外而一

之矣豈得謂之禪學也哉達磨西來釋氏

王明輔問於薛子曰宋朝人物孰為最優曰

范希文乎當慶曆初以中庸授張子厚以學

職任胡翼之孫明復是開理學之端而不曉

曉以倡徒黨致生浮偽之習誠振古之君子

而宋室之冠冕也彼細人魏泰之厚誣當時

蓋曉然矣是何傷於日月哉朝音潮瑗字翼之復字明復宋

薛子曰晉侯以邾雍視盜而殃及其身用隨

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由是觀之則用人者當

知所務矣邾雍察盜之貌百無一遺為盜所殺士會德立刑行晉之盜奔秦

或問安上治民何謂莫善於禮移風易俗何

謂莫善於樂薛子曰禮以節民性也有七畧

焉冠笄慎男女之始婚姻嘉夫婦之合喪祭

重人道之終鄉飲明齒德之尚相見嚴朋友

之交習射興揖讓之節是皆有體之禮也安

上治民曾有善於此者乎樂以和民情也有五聲焉聞宮聲則溫良而寬大聞商聲則方廉而好義聞角聲則惻隱而愛人聞徵聲則樂養而好施聞羽聲則恭敬而好禮是皆有聲之樂也移風易俗曾有善於此者乎

鄭室甫問於薛子曰嘉靖間之元輔如何曰新都定策石首隨龍紀元一詔人樂更生舟徒餘姚鉛山倏起尋歸不遑經理永嘉剛愎

庸語卷九

三

任丘具臣貴溪浪子猶可言也分宜家貲千二百萬華亭莊田千八百頃此則前代所未有也室甫頷之

或問水旱薛子曰水陰也窮陰則水旱陽也亢陽則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窮陰亢陽亦天之變也堯湯水旱而不能爲災者修人事以回天變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尚樸耻華民之所由

也天下無道則尚華耻樸民之所由貧也或問民俗之淳漓何以致之薛子曰政省一則民質實俗斯淳矣政煩苛則民姦僞俗斯漓矣

薛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書寢夫子且嘆而悔之矧今溫和豈弟而謂可與共學者乃爲令不踰年遂以賄敗而今而後不敢復論天下士矣

夫音扶豈音愷弟音悌

庸語卷九

四

薛子曰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矣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矣

薛子曰古之仕者爲國立政今之仕者爲身立名

薛子曰甚矣流言之可畏也以周公之聖成上之賢猶間疑焉若非誠能動天而雷風不作金滕不啓則雖託鴟鴞以鳴其衷恐亦未

能相信也三至之言而曾母投杼亦何怪哉
薛子曰人無學術則無以通古今而周物理
施於有政能無一偏之害哉周公曰讀百篇
仲尼韋編三絕雖曰至聖亦未嘗不學也
薛子曰君子鑒真偽於厚貌審毀譽於巧言
斯不為人所惑矣

薛子曰古今之言性情言理言氣言志言
意者若是其爾殊也而不知其皆原於一心

庸語卷九

五

也苟能存養而盡其心焉則一以貫之而各
循其則矣

趙子晦問於薛子曰有人於此以黨惡之首
而窮治其黨何也曰彼蓋飾其非黨也要之
以婚姻附之以鄉里將誰欺哉與其巧飾於
後孰若重慎於始乎

薛子曰君子之心正大光明樂易而可親也
小人之心邪僻幽暗崖岸而難近也

薛子曰氣一也有元氣有血氣有營氣元氣
者一身之主宰也血氣者一身之榮衛也營
氣者血氣所感觸而有者也元氣者浩然之
氣也能養元氣則血氣自平矣營氣惡得而
有哉惡平聲

薛子曰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至清
者莫能污至明者莫能障

庸語卷九

六

薛子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心之存也心
存故能長慮而却顧心不存則乘其治安而
縱欲侈肆危亂立至矣

薛子曰楊文貞公嘗言有道德之儒有經濟
之儒專意詞章者君子謂之俗儒以予觀之
道德必能經濟經濟必本道德體用之儒不
當以偏長目也彼詞章者惡得謂之儒哉惡平聲

學士奇
文貞

立言第二十

薛子曰古之立言者明道以淑人也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其辭切實而當今之立言者好名以欺世也得已而不已也故其辭玄虛而支

薛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義相孚以真實相與故淡而能久小人之交也以勢利相結以褻狎相歡故甘而易踈

或問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如何薛子曰以日

庸語卷九

七

月之運行觀之天之氣循環旋轉地之上下皆天也天寔包乎地者也故曰唯天爲大薛子曰管子之言雖非性命之學而切實可行者蓋多也使其游於聖人之門將不爲體用之儒乎今之學者其所言直超神化而汗漫無歸遂自附於魯西以斥管仲其亦弗思甚矣

薛子曰古今人所乘所遇之不同有幸而得

名者有不幸而失名者君子當究其實焉不可羣稱而共和也

薛子曰入議之法先王之緣情也一切之法後世之任情也

薛子曰福爲禍所伏禍爲福所倚人知福之爲福而不慮禍禍斯至矣人知禍之爲禍而不求福福斯至矣

庸語卷九

八

於此心也能存此心則天人不能違矣故曰不窺牖可以知天道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薛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然而二子皆弗克

協于中者以其理性之功在物不在心也

西門

薛子曰治天下者道與法而已矣道行則人服法行則人畏服則無不畏也畏則未必服

也是故與其純任法也不若純任道也

薛子曰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

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

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

而天下亂矣

樂音洛

薛子曰甚矣常人之情易惑而難解也富貴

者驕人貧賤者怨人固已惑矣富貴者未必

益已而必親之貧賤者未必損已而必踈之

庸語卷九

九

此尤其所大惑也

或問人常有言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何以能

之薛子曰不以目視而以心視則視於無形

矣不以耳聽而以心聽則聽於無聲矣

薛子曰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死

壽貳其心者不知命者也以貧賤易其操者

不順天者也

薛子曰為人上者政苛則民擾令煩則民

故君子貴於居敬而行簡也

薛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繫易之

辭也蓋以伏羲畫卦禹衍疇有取於龍馬神

龜之象耳正如倉頡制字而觀鳥跡之類也

世儒遂真以為馬負圖而出于河龜戴書而

出于洛誠如是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薛子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恐太剛則折

也易曰威如吉恐太柔則廢也剛柔之際君

庸語卷九

十

子當有以審其幾矣

或問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二圖如何薛子曰

非義文之為之也邵堯夫因伏羲八卦作圓

圖以象天因文王八卦作方圖以象地雖點

畫形象陰陽剛柔順逆生成各有取義以予

觀之八卦有定理而無定位有定體而無定

用恐亦未可以方所拘也且義文之易均之

為開物成務者也其義豈容有二乎哉曰先

天後天又何所取義也曰天豈可以先後言哉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後天之說蓋昉於此而世儒遂執之以爲談柄別生意義其說紛如矣不知冲漠無朕之理與萬象森列者固無爾殊也堯夫以未有畫時爲先天卦爻旣成爲後天豈明睿者乃亦若是乎

薛子曰治世之禮簡亂世之禮煩治世之樂

和亂世之樂淫

庸語卷九

十一

或問富國強兵之道薛子曰富國在於節財國家冗費之出於不經者無限知所以節其流則莫非財也不此之務而加賦焉民將日窮矣國何以富乎強兵在於得民緣邊壯士之熟於武藝者無限知所以得其心則莫非兵也不此之圖而練兵焉民將日擾矣兵何以強乎

薛子曰自古國家之亂起於人之罔利也罔利者一操國柄則凡可以得利者無不爲而召亂無所不至矣不知利者害之本而亂者治之先也未幾復治則罔利者皆服上刑而追悔靡及如是者凡幾變而後人猶不知鑒戒焉可謂至愚也已

薛子曰君子樂人之爲善而不樂人之爲惡也樂人之獲福而不樂人之獲禍也小人反是

庸語卷九

十一

薛子曰仲尼魯人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以魯紀年豈得已哉後世叙周與列國之事者其紀年乃不以周而仍以魯非善述仲尼者矣

薛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疑而不專也一心可以得百人誠而不貳也

薛子庸語卷九

薛子庸語卷十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大象第二十一

薛子曰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此卦之所以畫也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此辭之所以繫也義文周孔豈得已哉

薛子庸語卷十

薛子曰人臣能自致其身於無過然後可以責君之有過也能致其君於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君之有為也

薛子與陳羽伯許仲貽登於雨花臺上羽伯曰金陵自昔多才難以悉數邇來若顧華玉陳魯南王欽佩其亦一時之勝乎薛子曰是蓋慕六朝之餘習而才華不逮絕類吳下士也曰斯亦可矣子欲如何曰是有說焉曰何說也曰是邦龍蟠虎踞自古稱雄而混一之

盛肇於我 祖其存心省躬之訓士人若罔聞焉而競為毛錐末技浮靡日甚吾蓋不知其所終矣仲貽曰薛子之言是也流光日邁歲不我與將若之何薛子曰願相與勉之雖為一日愈於已之三人者不必論也羽伯引觴滿酌而起

薛子庸語卷十

薛子曰人心道心傳於虞敬怠義欲發於周及觀周公唯事制作孔子罕言性命二聖豈珍秘虞周之學而不以示人哉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迨子思孟軻則屢言心性至宋儒而其說長矣民到于今唯事空談罔知實學然後知周公孔子之慮天下也蓋亦遠哉

薛子曰古以希聖賢通古今者為士士有異於民也今以入學校登科第者為士士無異於民也

薛子曰天下莫病於好勝尤莫病於好奇

奇好勝皆好名者之為之也人不好名則風

淳而俗美矣彼謂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者

真孟浪也好去聲

薛子曰河間王德淮南王安同一好書者也

河間樂善而令聞長世淮南稔惡而自殺國

除所好同而所存異也好開去聲樂音洛德漢景帝子安厲王子

或問文亦可以觀人乎薛子曰君子之文垂

庸語卷十

三

世以立教者也小人之文炫世而愚俗者也

季烈問大舜隱惡而春秋誅意何也薛子曰

未彰之惡中冓之言皆涉疑似所當隱也亂

臣賊子之心跡可不書之以為世戒哉曰微

生高之乞醯陳仲子之食李亦不少假借何

也曰此亦足以惑世也聖賢憂世教而立人

紀蓋無分於巨細矣

或問羅達夫何如人薛子曰猶者也

泊篤信伯安之學而未及會通以死可惜也

已洪先字達夫

或問唐應德何如人薛子曰平生猶介人皆

信之晚年出處人皆疑之蓋其心欲有為不

自知其蹈遜尾之厲也柳子厚因佞文以行

道楊中立藉蔡京以匡時難乎免於悔矣

薛子曰華世卿今之黃叔度也學之不止駸

駸乎程伯淳矣不幸短命而死世無述焉可

庸語卷十

四

哀也哉曹字世卿

或問王道思之文章薛子曰道思之文章可

能也而其經濟之才不可及也且明於知人

長於料事未及一施而竟遭讒以沮受侮以

死何才之難容也慎中字道思

薛子曰能行而不能言躬行之君子也能言

而不能行口給之小人也

薛子曰人以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自滿足

非所以自修也人以其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信其餘非所以觀人也行去聲

薛子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豈聖人授天以鼓人哉天之道本如是也遲速或不同而感應則不爽矣吾人可不畏哉嚴嵩居京師以日鑿名堂將謂天不之鑿而可欺也既而果日鑿矣

薛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教之君子也善者

庸語卷十

五

忌之不善者幸之小人也好去聲

或謂薛子曰楊仲芳刑於西市嚴嵩父子獨無人心乎曰是何可以人心望之也獨當時同事大臣噤無一言其心安乎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繼盛字仲芳

薛子曰天下將治則大臣有容有容則賢者進不肖者退而凡可以致治者次第而舉矣天下將亂則大臣多忌多忌則賢者退不肖

者進而凡可以致亂者一朝而集矣

薛子曰孔孟終身不遇而立言以垂訓者其憂世亂而悲人窮之心有不能以自已也彼妄有著作而多言以惑世者果何為哉

薛子曰人雖極天下之富貴縱一家之嗜欲亦不過屬厭而已其餘皆剩物也顧乃逐於此而身名俱敗貽禍後人其亦弗思甚矣與厭同

庸語卷十

六

薛子曰古今天下之士凡經達官之所許可名士之所稱揚則人皆附和之而不究其實矣高見深識者不恒有於天下此虛名之士所以接迹於世也

薛子曰道本無名強名曰道若又以太極名道則更贅矣強上聲

神農第二十二

薛子曰神農之法謂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

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此籍田親蠶之禮所由起也

薛子曰知者可示以誠不可欺以詐仁者可諭以施不可誘以利勇者可使以守不可懼

以危

知音智施去聲

薛子曰視以天下之目則無不見聽以天下之耳則無不聞慮以天下之心則無不周此

庸語卷十

七

明君所以廣於用人而天下治也

薛子曰君子信在言前故言而民莫不信也誠在令外故令而民莫不化也

薛子曰君子但能爲善而不能必其獲福禍亦自獲矣但能不爲惡而不能必其免禍禍亦自免矣

薛子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晝貞明莫如日月且弗能兼而况於人乎此君子所以不求備

於一人也

薛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齡也安分則貴矣

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分去聲

薛子曰有人於此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違衆亦以徼一時之名矣卒乃溺於勢位而搖尾乞憐以取羞焉豈亦造物之忌名邪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庸語卷十

八

薛子曰古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繁文縟節非所尚也古者制樂足以合歡宣情而已新聲別調非所尚也

調去聲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以義衛身天下無道則以身衛義

薛子曰世多貴耳而賤目故魯人以孔子爲東家丘也世多貴古而賤今故齊人以孟子爲不能爲管晏也

或問郡大夫之賢者誰與薛子曰吾不能悉記也若陳秀卿之守吾常雖無赫赫之政漸成俾俾之俗是儒者之作用也惜其中道而殂也其次若王誕敷之豈弟清修郭季文之質朴狷介皆賢大夫也強力有為巨細畢舉則應子材其人乎實字秀卿教字誕敷廷見字季文續字子材或問相公一言而人皆服之何其善於言也薛子曰如其善而人皆服之不亦善乎若巧

唐語卷十

九

言亂德辨言亂政逞已之術而取辦於口以行其曾臆吾不知其所終也相去聲或問人生於世何以免於禍害薛子曰嘗聞之福為禍先利為害本唯不求福斯無禍矣唯不求利斯無害矣薛子曰君子稱人之善非譽也折人之過非毀也欲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之於人也則反是善則忌之過則揚之

王道端問太極自濂溪畫圖以來皆認為道而夫子獨謂假借形容之詞何也薛子曰極者標準也古人立臬以辨方正位者是也尚言建其有極周禮以為民極皆假之以以準則之謂也極而謂之太則又至極而無以加之詞也易繫假之以形容大道蓋立象以示人也是太極者道之象也不謂道即太極也不謂太極即道也周子作圖以明一理二氣

唐語卷十

十

五形之變化其有功於學者不淺似以太極名圖則是象外立象而直臬又為圓困矣此狗象喪心者所以離道而單言太極也曰審如是則其所謂無極者何也曰是又從太極以立言而推天道無聲無臭之妙也聲臭俱無則極又不必言矣道端曰五百年來人心各繫於一困至是其釋然矣去聲薛子曰古人之學皆務實而為已也所以為

聖為賢而天下信之後世仰之今人之學以賈譽而媒利也所以為鬼為蜮而近者惡之遠者賤之惡去聲

或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何以驗之薛子曰月借日以為光日亢月而反食火有涼燄水有溫泉可見二氣之不相離也聖人作易一順其自然而已矣

庸語卷十

十一

薛子曰國家用才相不若用賢相才相任術而人疑賢相推誠而人服然而定難於呼吸之間則非才不能用也勇將不若用知將勇將好戰而生事知將好謀而濟事然而遇敵於倉卒之際則非勇不能用也難去聲相去聲知去聲好去聲薛子曰人言之難信也久矣吾嘗見稱人之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善也亦嘗見稱人之不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不善也豈唯人言之難信哉雖嘗自以為善不

善者亦多未可必也此知人之所以難也

薛子曰孟子所謂夜氣亦是中人以上方有之若私欲蔽固而汨沒於聲色勢利者雖夢寐中亦不啻日晝之所為也又惡有平且清明之氣哉惡平聲

薛子曰天地大矣誠則能生物聖人至矣誠則能動物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庸語卷十

十二

以為士農可以為工賈積習使之然也賈音古薛子曰有能言而行不逮者有能行而言不出者有貌惡而心善者有貌善而心惡者是故不可以言貌論人也薛子曰造父無車馬則無以見其能羿無弓矢則無以見其巧臯夔稷契不在其位則何以贊唐虞之治哉

薛子庸語卷十

薛子康語卷十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世治第二十三

薛子曰世之治也雖小人變為君子不能以
利誘也世之亂也雖君子變為小人不能以
法禁也

薛子曰一物失所仁人之所不忍也一事失

廉語卷十一

十一

宜義士之所不安也人臣居可為之位操得

致之權而害物債事曾謂其有仁義之良心者乎

薛子曰天下有常道無常法法者因時者也

道之所變通也君子有恒心無恒跡跡者隨

事者也心之所運用也

薛子曰聖人作法而眾人制焉制法者不可

與語情也聖人立禮而眾人拘焉拘禮者不

可使應變也

薛子曰殷受夏周受殷春秋受周其所因者
歷百世不能改也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
其所革者歷百世不能同也

薛子曰人之嗜欲其所繫者豈小哉有節者
常享安全之樂無厭者每罹危亡之憂樂音洛
或問治亂之由薛子曰治由於君子亂由於
小人君子進則治矣小人進則亂矣

廉語卷十一

二

聰明日漸消鑠間有一二警悟者則又好奇
獵異而不實加問學之功其用智自私者則
又游辭悖語而漫無忌憚匪直離道日遠而
其為害也不淺矣好離並去聲

薛子曰荀子有言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
不能禍誠哉是言也

薛子曰君子啜菽飲水而其心常有餘也小

人食前方丈而其心常不足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而日食星變未爲災也天下無道而甘露醴泉未爲祥也

謝近甫問近日講學者動曰本體工夫此言何謂也薛子曰彼謂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此皆玄虛之談也固有之謂本體日新之謂工夫彼惡知之又問已發未發如何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李愿山之所

庸學正

三

以教朱元晦者也前人論之詳矣要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發未發之旨一言以蔽之矣何以多言爲哉不務實踐而惟務空談此近日學者之大病也

薛子曰日月之明無不照也然必啓其戶牖斯取照矣雨露之澤無不潤也然必治其畝畝斯受潤矣是故天將福之而自作孽焉天亦無如之何也

薛子曰量米而泔數薪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洗爵而飲列鼎而食可以養老而不可以餉軍此大小衆寡之別也

別音畢

薛子曰心常無欲則形常無事矣自足於內則無藉於外矣是故安而忘賤樂而忘貧或問於薛子曰治天下何如斯可以偃兵矣曰兵也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將以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黃帝戰于涿鹿

庸學正

四

堯戰于丹水舜伐有苗啓攻有扈是五帝之時雖甚盛德弗能偃也况衰世乎但慎重以用之而無失先王不得已之意斯可矣

薛子曰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得生也或問萬殊一本之義薛子曰欲知萬殊一本盍觀萬派一原乎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其派雖殊而皆原

於天一生水也及其同歸於海則又無二矣
萬殊一本此不可以例觀乎

薛子曰人有貧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
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薛子曰楊子泣路以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墨
子悲絲以其可以青可以赤也聖人正蒙以
其可以聖可以狂也

謝近甫問道學俗學之別薛子曰學一也古

唐書卷五

五

有為已為人之分至宋而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而為已雖政事文章皆道也學而為人雖
神化性命皆俗也今之以游辭惑世者見人
之志於踐履則輒以為義襲作用而鄙之為
伎倆指之為俗學迂迴於應答之際遷就於
唇吻之間倚藉名流而多方以誑之必欲迷
其向往以遂其乞墦受蹴之私斯已矣此誠
後學之魔祟也安得也尼為司寇以正兩觀

之誅乎近甫作而言曰遠雖不敏人當不為
若人所惑矣

薛子曰先王因民有男女之欲故有大婚之
禮有飲食之欲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情

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情故有衰麻
哭踊之節皆為民節欲而宣情也

樂音洛 哀音崔

或問太極先天後天三圖如何薛子曰是圖
也自羲文周孔以及於漢唐諸儒皆未之前

唐書卷六

六

聞也有之自宋始至百年來不惟儒者尊而
信之雖佛老陰陽技藝之徒莫不執之以為
談柄矣說者謂宋初五星聚奎是為貞元之
會而再闡圖書之秘也豈誠然與然亦贅而
支矣

蔡夢羲以所刻證道篇問於薛子薛子徧覽
之曰吳書數篇說理精詳可以占所養矣乃
與若人論辨則是聽言於鸚鵡而與狸狐談

仁義也何其不自信也

國熙字
夢義

徐士彰問夢義何如人薛子曰觀蘇州之政

亦可謂志於躬行者也觀竹塘會語則聞於

知人而所見猶未定也

常吉字
上彰

薛子曰文清公忠信篤敬之儒也步趨宋儒

而無異同之見皆其謹畏之心也然自謂習

於見聞之久則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豈其

心亦有所未安者與

與平聲薛
瑄謚文清

庸語卷五

七

薛子曰荀子言唯聖盡倫唯王盡制究而言

之倫制一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要之善者

其常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之言蓋

有所取爾也

薛子曰天之立君君之立相以為民也非故

崇高富貴而尊大之也是故相承君君承天

斯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相去
聲

薛子曰先秦文章每推左國兩漢文章必右

西京然於六經之指則槩乎其未之有得也

不知世之所以推而右之者果何在也豈亦

專在於詞藝之間乎

薛子曰虞舜許由俱見於堯太公伯夷並歸

於文然而窮達不同者亦各從其志也

薛子曰孔子誰毀誰譽而必作春秋以誅亂

賊孟子惡言人之不善而於王驩盆成括則

庸語卷五

八

不少假借非毀之也非言其不善也將以垂

戒於世也

譽平聲
惡去聲

薛子曰循性行以任人之毀謗者君子也造

毀謗以汚人之性行者小人也久之論定而

君子小人自昭乎其不可掩也

行去
聲

薛子曰未發已發子思言之未發已發之幾

茂叔言之愿中求中於未發蓋涉於幾矣

薛子庸語卷十一

薛子庸語卷十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操行第二十四

薛子曰人之操行不同而所遇有幸不幸君子有不幸而無幸也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或問紂為孩時微子已睹其性惡而長大為亂食我初生而叔姬聞聲知其必滅羊舌然

庸語卷十一

庸語卷三

二

則人性皆善何以有是乎薛子曰孟子之論

性自其天之所命者言之也子是之問以其

人之所稟者言之也蓋微有不同而理氣存

焉此世之所以論性者紛如也食我初生叔姬登堂聞其

啼聲曰此子必滅羊舌氏

鄒雲卿訪薛子於毘陵之野有在座者問及

上疏之事雲卿曰前日不得不言者噬臍之

害也今日不當復言者帷蓋之義也薛子曰

厚哉鄒子大臣之度也應龍字雲卿

吳峻伯視學山東問政薛子曰山東孔孟之

鄉六經之所自出也取之不竭而用之無窮

矣尚何問焉曰齊魯之俗久不之變而千百

年來俗尚日趨將何以振起之曰而不聞乎

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汝其以身先之以

誠率之明先聖賢之道以道之而不徒事於

條教課試之末則其本心之理固在也有不

庸語卷三

二

興起者乎曰嶽領斯語庶知所以為教矣維嶽

字峻伯

薛子生辰諸生聚而祝焉徐士彰曰子蓋濂

洛之正傳也朱陸之辨垂幾百年子但一言

決之非身體力行者能言之真切若此乎子

名滿天下而天下之知子者寔鮮不過曰歐

陽子今之韓愈也子闇然自修深於道而沉

於名沉則畜畜則久久則著著則明道脉將

於子乎屬矣有不壽哉薛子問之曰古也之言吾豈敢當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使國人箴傲此吾之所當自勉也鮮上

薛子曰繫驂駟之足則千里不能達矣剪鷓

鴟之翼則萬里不能搏矣遜伊傅庸召於荒

野則惡能建商周之相業哉惡平聲相去聲

薛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

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荀子之言不易之

論也

廣雅卷三

三一

薛子曰吾觀荀楊之言多有可取不當以其言性惡巧避禍而遂盡廢之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子正謂薛子曰仲尼春秋成於反魯之日子如守一官豈得若是之著述哉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子言紀綱重地正可大有作為而非空言無施

比矣尚其懋哉廷字

薛子曰君子進則行道以濟時退則明道以

覺世是進退皆有益也小人進則攬權以誤

國退則藉勢以營家是進退皆有害也

薛子曰陸子靜謂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

蓋以人品望人也今之人惟欲官品之高而

不顧人品之卑何其所見之陋哉

薛子曰棟宇雖廣不過容膝文繡雖華不過

廣雅卷三

四

蔽體肥甘雖美不過充腹達人寧居茅茨衣

緇袍食麤糲而所欲不在此也

薛子曰至音不諧衆聽伯牙所以絕絃也至

寶不同衆好卞和所以被刑也至聖不合衆

見孔子所以不遇也好去聲

薛子曰在上者以誠信待人則人亦以誠信

待之雖有詐偽者將不攻而自破也以詐偽

待人則人亦以詐偽待之雖有誠信者將不

逐而日遠也

或問一法立則一弊生何如可以保其無弊
邪薛子曰昔人謂有治人無治法有亂人無
亂法法雖善不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善
也法雖不善苟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不
善也是故周公之法治法也宇文泰蘇綽行
之則亂嬴秦之法亂法也蕭何曹參行之則
治惟其法而不惟其人必不能保其無弊也

唐書卷三十一

五

薛子曰先王重農為治之本也今資末業者
什於農夫務游手者什於末業習俗奢侈淫
蕩日縱室家無雞鳴昧旦之警市井有桑間
濮上之風吾茲有望於大車之大夫矣

周季大夫

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
淫奔者畏之而作大車之詩

薛子曰不愧不怍而不恤人之毀譽者君子
之有定力也自欺欺人而不恤人之毀譽者
小人而無忌憚也

薛子曰君子戰戰兢兢猶恐失之故大德不
累細行必矜此其為善所以惟日不足也小
人貿貿施施嗜欲無厭故大患不顧肆行無
忌此其為惡所以亦惟日不足也

薛子曰納忠讜廣視聽左右近習不得蔽踈
遠之人治之象也多忌諱偏信任是非可否
每決於帷幄之中亂之萌也

薛子曰范景仁謂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

唐書卷三十一

六

備靈夏莫若寬秦隴之民備西南莫若寬越
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雖若為宋
事而發然與予所聞近日沿邊父老之論亦
畧相當也

鎮字景仁宋人

薛子曰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天下之
言賢君者必歸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而天下之言賢相者必歸之何也圖事於無
跡而弭患於未形也

相去聲

薛子曰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
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此漢治之所以近古也
薛子曰法無古今便民者良法也論無高卑
可久者確論也

薛子曰人君之患莫大乎用人而不知人臣
之罪莫大乎知人而不言

薛子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然必朝有善政
斯野有善俗矣

庸語卷三

七

薛子曰博學則反約以萬理本於一心也四
端則擴充以一心達於天下也內外遠近一
以貫之者也

薛子曰吾身固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也天地
萬物亦吾身中之一物也不誠乎身則眇乎
其小而不能範圍天地由成萬物矣

薛子曰人之好惡不可以不公亦不可以不
嚴也大學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詩

人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不惟遏惡揚善
亦以去惡從善也反是則菑必逮夫身矣好惡

皆去聲惡惡下惡字
好好下好字皆如字

或問宋之學禁幾於秦抗漢錮矣何以致之
薛子曰前者後之鑒也今有人焉講學則逞
其利口而強辯於毫釐之間營利則恣其貪
心而鑽乞於錐刀之末吾黨猶不痛絕之俾
得以影射而媮利以是而思宋之學禁豈特

庸語卷三

八

夫人之罪哉亦吾黨有以致之也夫音扶

薛子曰舜舉十六相堯非不知也以其善未
著也舜誅四凶堯非不知也以其惡未著也
天命天討聖人何容心哉和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已治
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已治天下
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薛子曰仁則不忤義則不求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而往往伎且求焉何哉喪其良心故也
薛子曰子靜謂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
至之終之則是其知行並進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矣伯安爲子靜之學乃倡致良知之說
而罔及於行未免墮於一偏而啓學者之紛
紛也

薛子曰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一貫克復之訓
已涉於語上然皆人心實理易知易行子思

孟子卷三

九

孟子雖屢言性命而條貫燦然皆實學也後
之人以聖賢之言人所共聞不足以駭時動
衆遂竊取緒餘別開戶牖而議論一新於是
希名嗜利之徒從而附和之既以爲簡易直
截又目爲窮高極微而影響於毫釐之間馳
逐於不可致詰之地號召徒黨彼此問答動
致千言無益身心枉費日力汨沒老死而不
悟也噫和去聲 易去聲

薛子曰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此亦子靜之言也今之倡爲游言者見人之
有用不指爲義襲則指爲伎倆不知彼之所
言者欲何用也

薛子曰子靜言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
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人自是之域
便輕視古人由是觀之子靜何曾教人不讀
書也六經皆我注脚特論其理如此耳若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六經誠吾人之注脚
也

孟子卷三

十一

薛子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
謂之八風不爲八風所動斯亦卓然自立矣
薛子曰尚書皇極之君錫民以福福何能錫
哉肅又哲謀聖以致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
福應矣此之謂錫福也
薛子曰學也者所以爲天下國家也無益於

天下國家者非學也顧侈然談性命神化而不可推之於行果將誰欺也哉

薛子曰子靜常言忠信誠慤言不出口者其所喜也談論風生者其所惡也孰謂子靜非吾儒之實學哉惡去聲

薛子曰人言唐無理學而子靜獨有取於啖趙春秋謂有不可以厚誣者此亦可見其取人之公與人之恕也啖助趙匡第春秋纂例

唐書卷十二

十一

薛子曰人能修省言辭勿致支誕是立誠也若只修飾言辭務為文章是作偽也

薛子曰良知良能自孟子發之而程伯淳謂其皆出於天不繫於人至王伯安獨言致良知而不及良能者以為知可以兼能也學者多矮人觀場尊信而不敢致詰恐非當仁不讓之義也

薛子曰伯淳謂惡亦不可性文謂善

惡皆天理非深造自得者不能為是言也彼依傍而學人言語者內不足也

薛子曰不擇細流不讓土壤斯成海嶽克勤小物必矜細行斯成聖賢彼貪詐敗露身集百詬而以獨立不懼之君子藉口焉何其無忌憚之甚也

唐書卷十二

十三

或問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斯言如何薛子曰孟子專言養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究而言之養心固所以養氣也不藉於養氣以助養心也

薛子曰人於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穿總之無益而乃必為此者何也蔽於欲而移於習也豈徒無益將惡由是積而百殃之所由降矣顧恬然不畏而日復日焉可哀也哉

薛子曰志於義理而不安樂者助長者也逐

於利欲而不憂虞者喪心者也喪去聲

薛子曰道者蹈也蹈之斯為道也德者得也

得之斯為德也身不能蹈心無所得而徒逞

其辭說者自誑而誑人也

薛子曰聖人之心與天一故先天而天不違

也後天而奉天時也衆人之心與天二故人

衆則能勝天也天定則能勝人也

薛子曰矜持太過者未可謂之敬然勝於放

唐虞王三

肆者多矣枯寂太過者未可謂之靜然勝於

勞擾者多矣

薛子曰道外無事也事外無道也道外無物

也物外無道也人於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

息所應接者無非事與物也此道之所以不

可須臾離也

薛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仁者則

一膜之外皆胡越也

薛子曰君子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小人口將

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趨趨

薛子曰郝子常豪傑之才聖賢之學使其在

經字

宋當不在諸儒之下也

薛子曰君子固不以天下萬物撓已亦不置

天下萬物於度外

唐虞王三

薛子曰凡有氣莫非天而天亦未嘗無形也

凡有形莫非地而地亦未嘗無氣也

薛子曰天之賦於人人之受於天者古今一

也今人自以為不及古人而甘心退托者是

自棄也弱也自以為過於古人而設心擠排

者是自欺也妄也

薛子曰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

心是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亦唯聽之者

何如耳

薛子曰君子和而不流聖人與天地同流唯其與天地同流所以和而不流也

薛子曰聖人於樂中未嘗無憂也憂中未嘗不樂也

薛子曰富貴驕人者不足論也學問驕人者是亦未嘗學問也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聖人所不爲也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聖人所不悔也彼

如名而務於知且述者何足與議哉

薛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伯安之徒以良知即爲本體者非也

薛子曰伯安文錄傳習錄皆其所自言也其中多可取也其後所謂則言者則伯安旣歿而其徒以意攙入者多也

薛子庸語卷十二



據重慶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
潭邑詹霖字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一〇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新刊鳳洲先生簽題
性理精纂約義

〔明〕王世貞撰

先儒姓氏

宋儒

周子濂溪 程子明道 伯淳 明道
 邵子康節 張子子厚 子厚 子厚
 司馬涑水 蘇子瞻 子瞻 子瞻
 黃山谷 呂崇陽 希哲 希哲
 王氏 劉元城 安世 安世
 謝上蔡 李氏 端伯 端伯
 呂藍田 劉氏 大鈞 大鈞

蕪氏 季明 范氏 箕子
 侯河東 師聖 張壽安 思叔
 范華陽 祖禹 劉河間 安禮
 朱河南 光庭 馬東平 仲中
 邢河間 恕 胡武夷 安國 康侯 文定 胡致堂 明仲
 胡五峰 宏仲 陳氏 叔易 陳氏 淵
 馬氏 忠恕 呂氏 本中 章氏 憲
 張氏 慎 呂氏 精中 歐陽氏 棗
 李延平 中 朱韋 喬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義約義

先儒姓氏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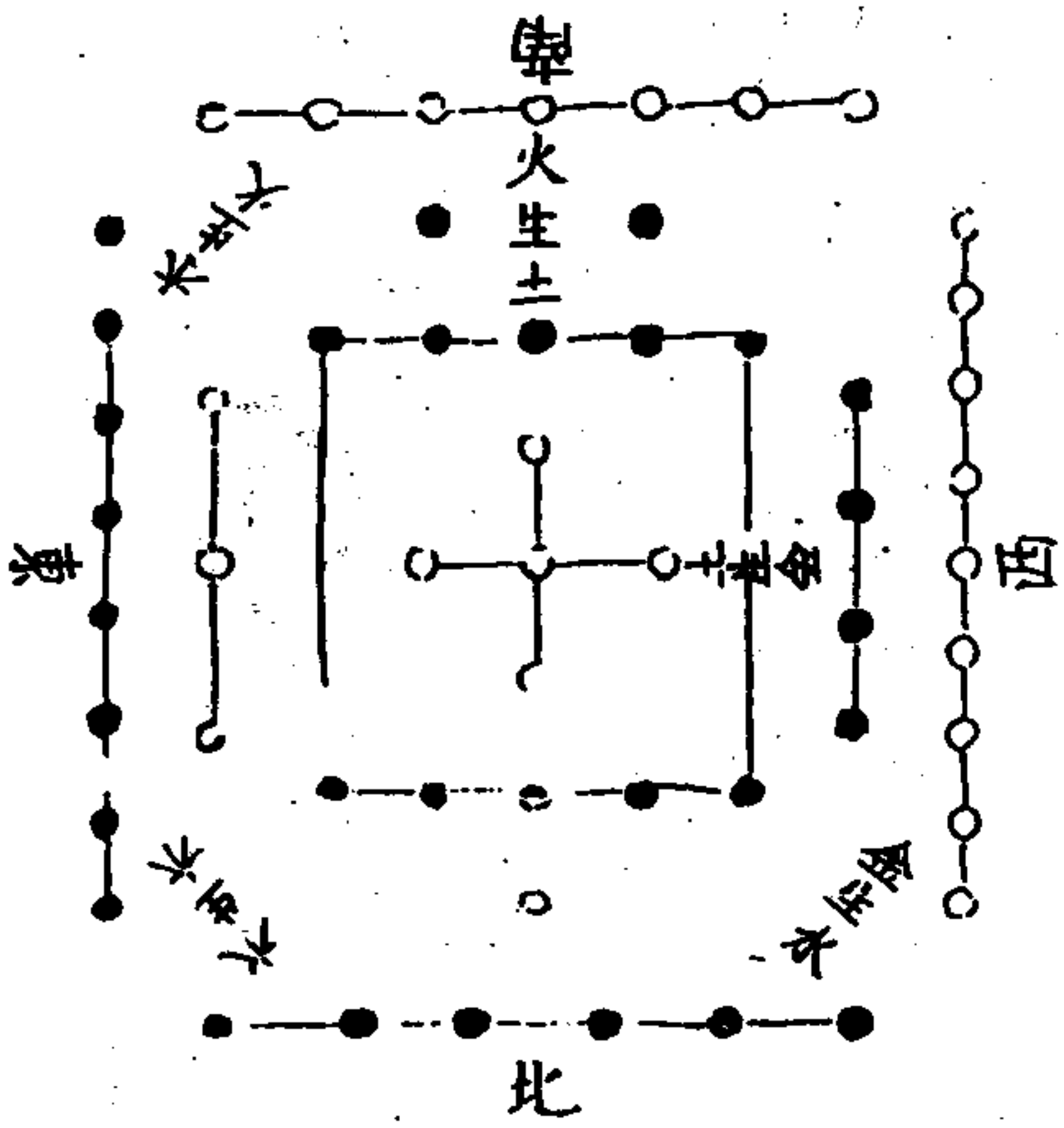
性理約義首編

吳龍

精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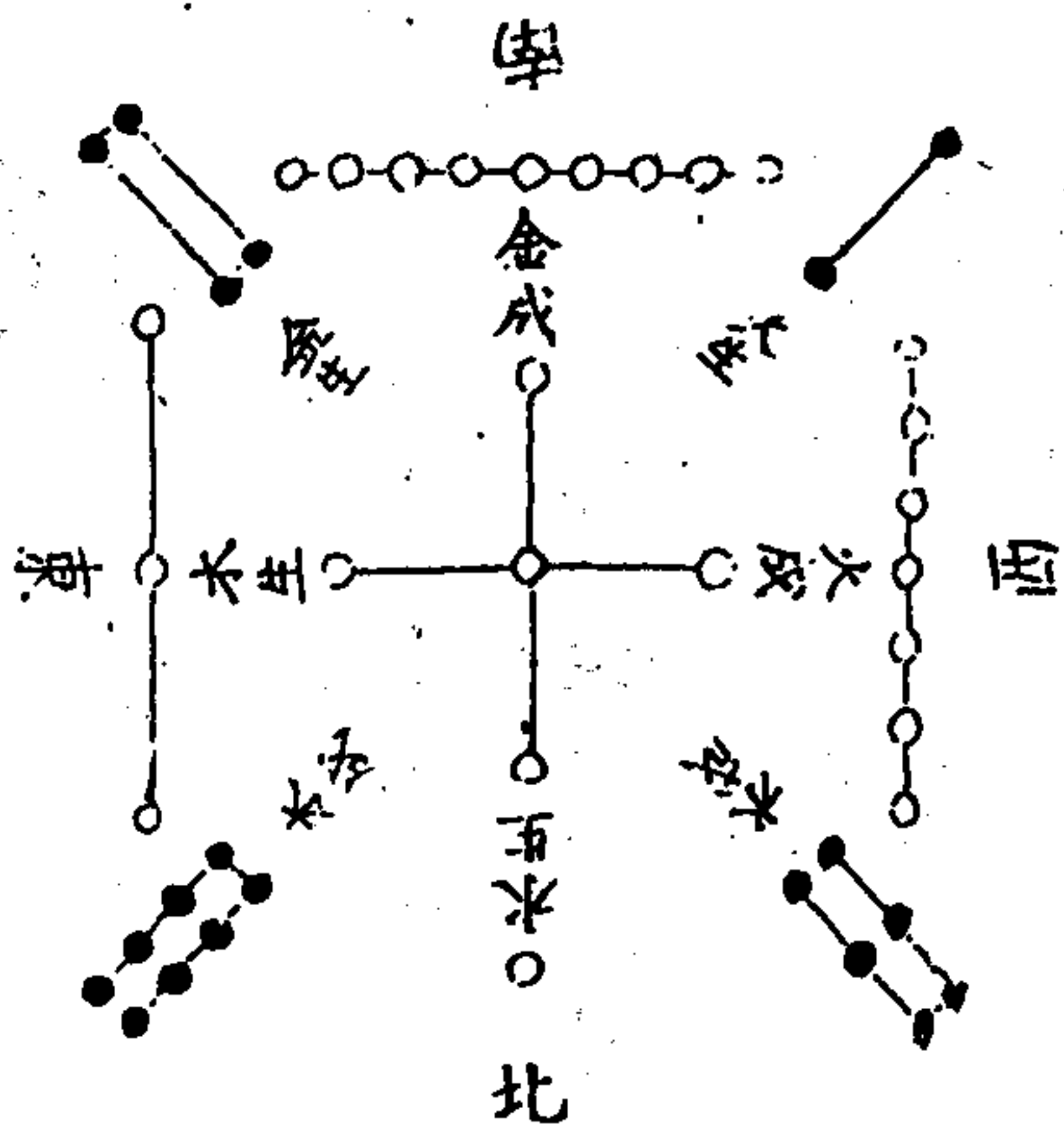
圖河圖其肇自圖書平義文得之而列卦大禹得之而序
 文天地間至理秘數洩矣周子之六齋邵子之皇極宗乎
 卦者也楊氏之太玄蔡氏之皇極宗乎疇者也天文有圖
 地理有圖禮樂事物各有圖雖據事衍義摠之不離乎卦
 範之數也理非數不顯數非圖不明用是采輯恭訂列之
 編首以侯夫因數明理者得焉

河圖



孔安國曰河圖
 者伏羲氏王天
 下龍馬負圖出
 河遂則其文以
 書八卦
 河圖以相生為
 序故左行自北
 而東而南而中
 而西復始於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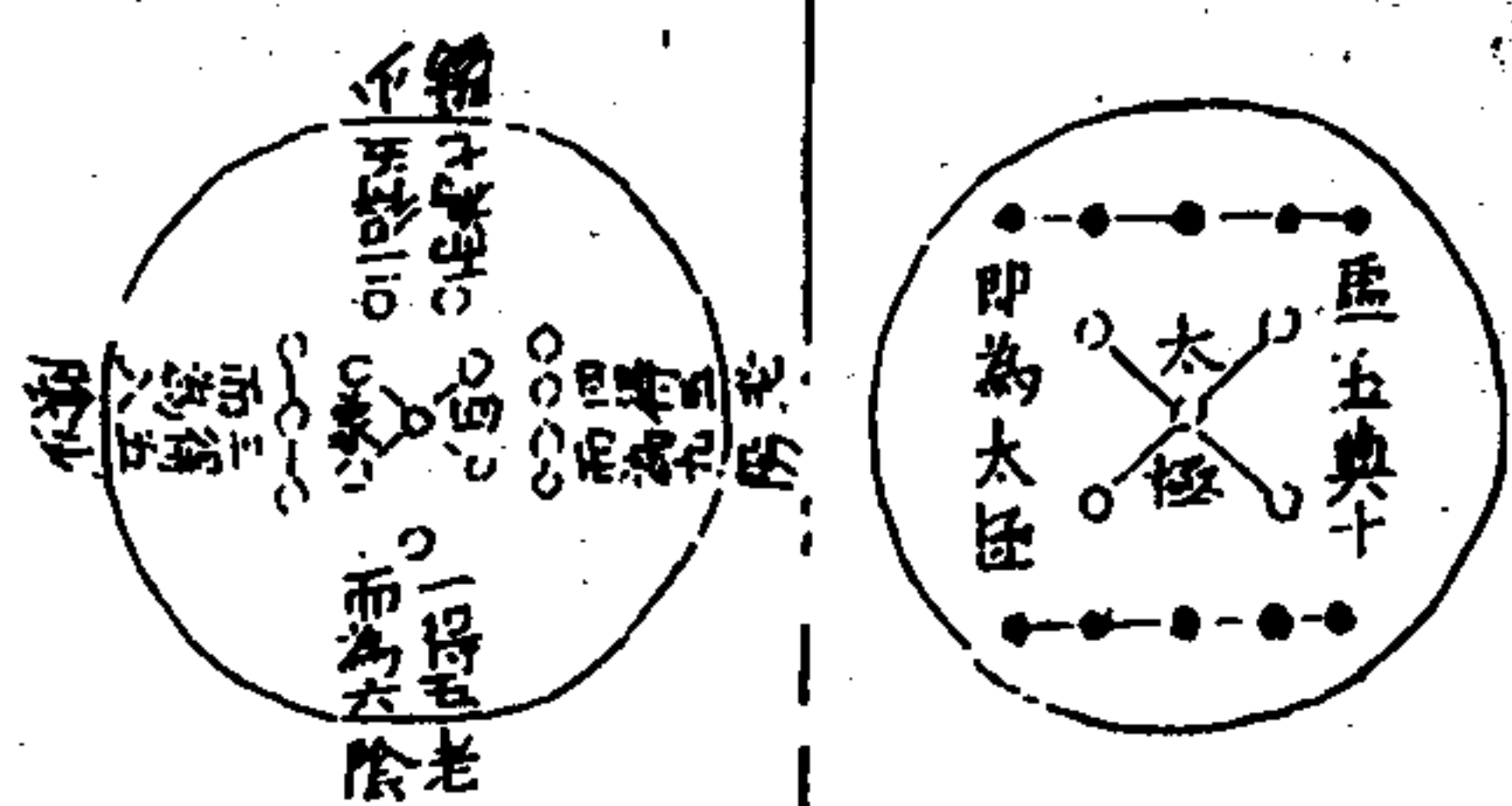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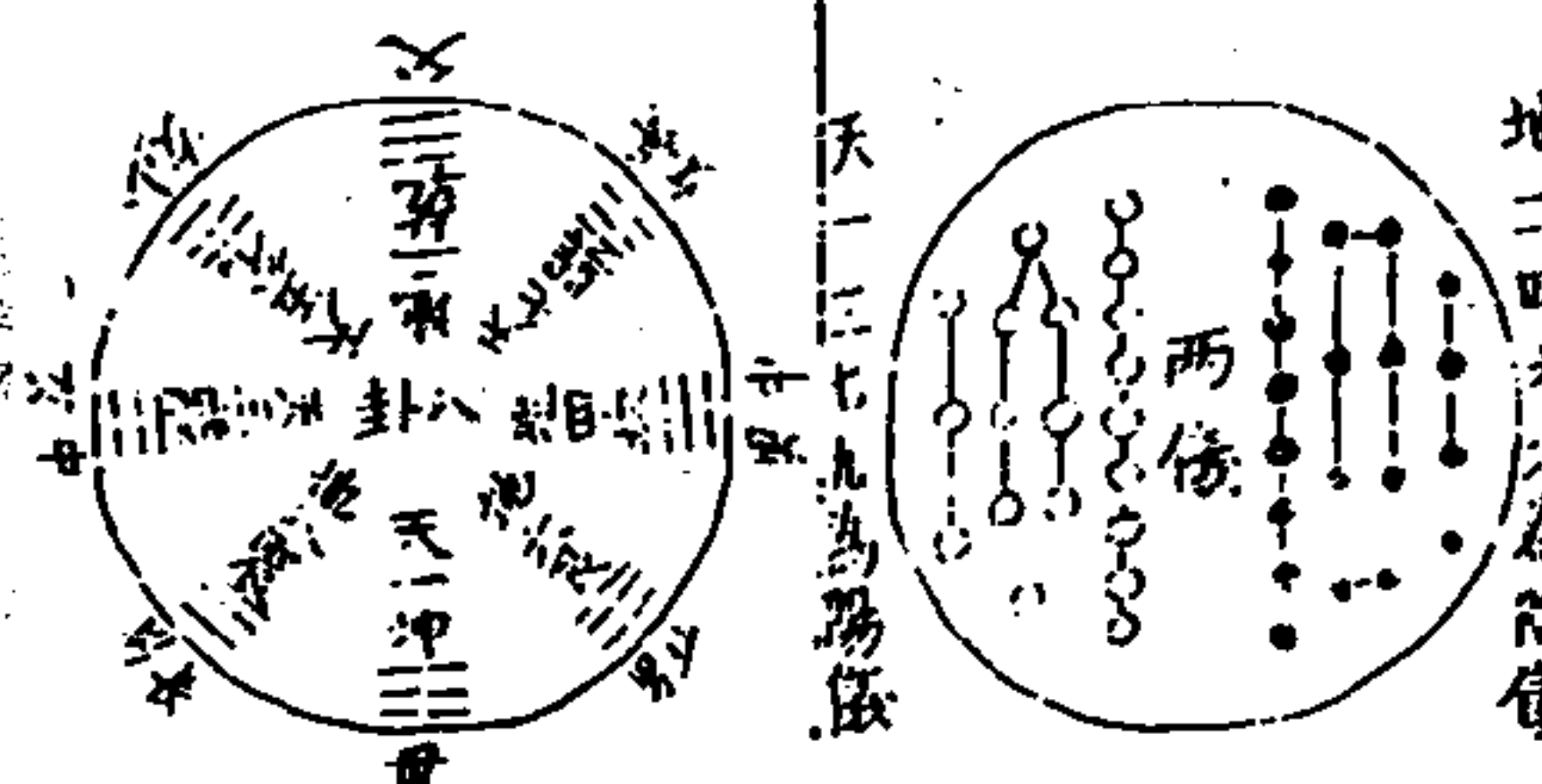
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洛書以相克為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伏羲則圖作易

易有太極兩儀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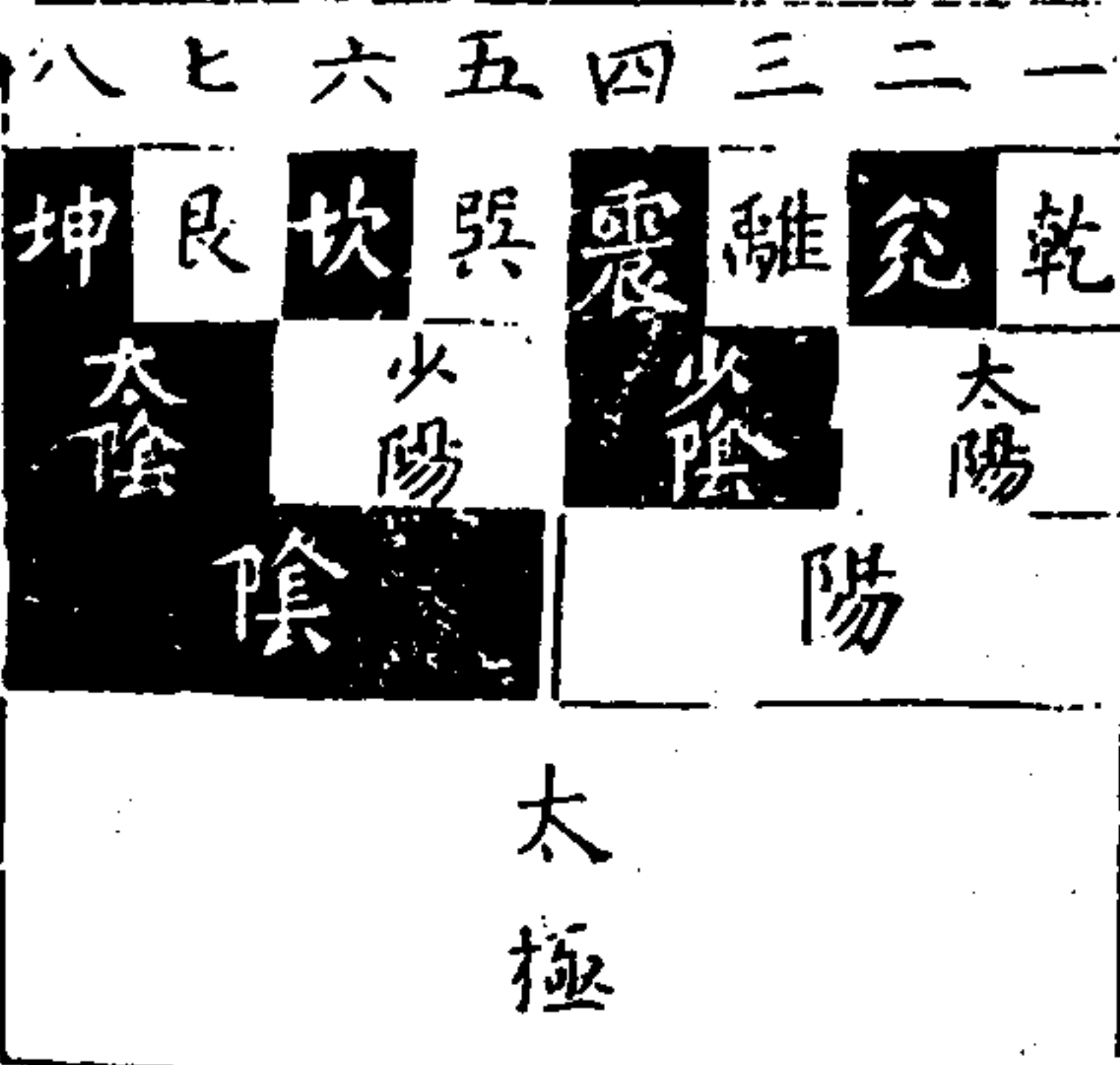


是生兩儀四象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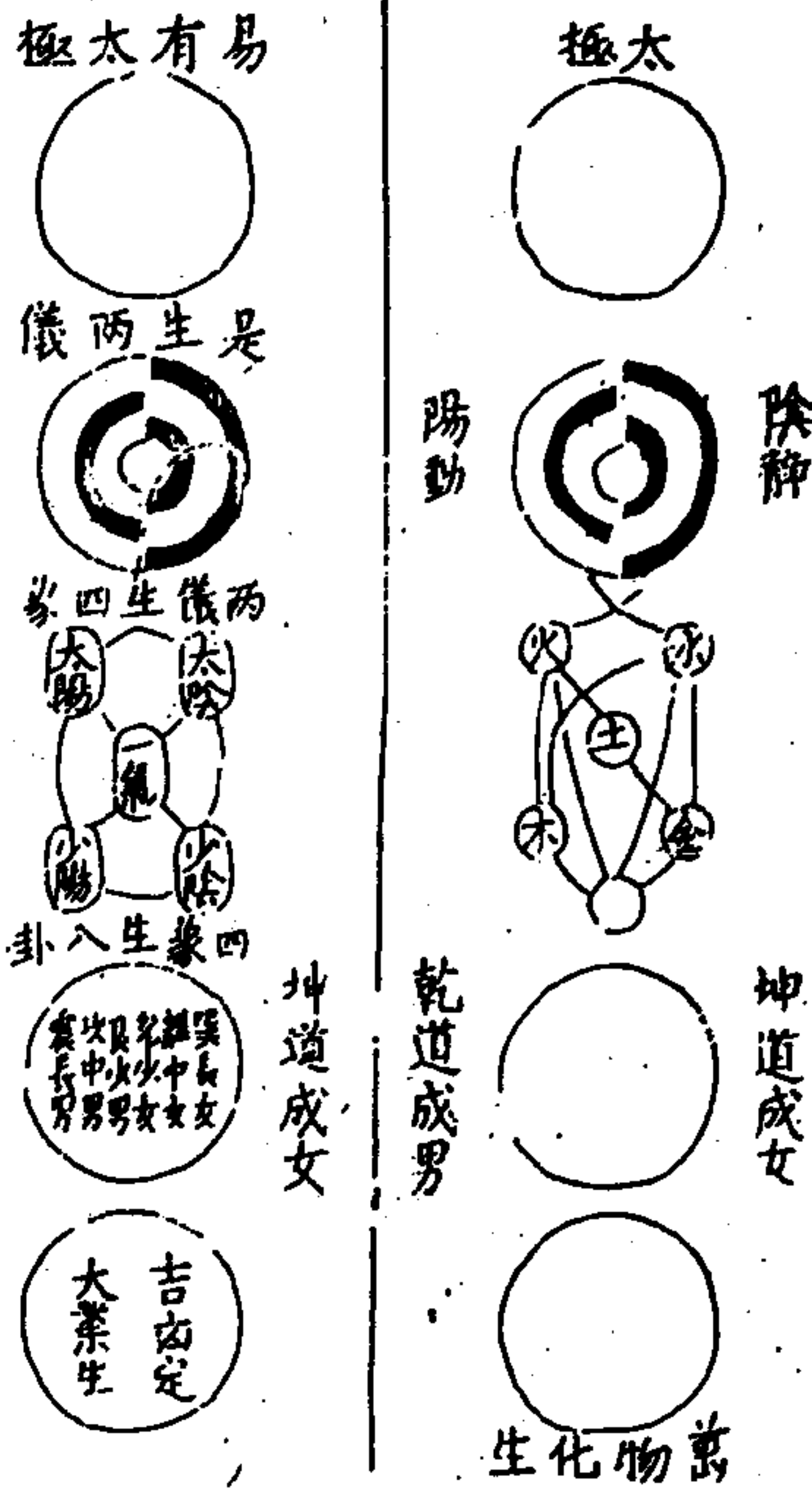


周子太極圖合易繫太極圖 伏羲八卦橫圖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是為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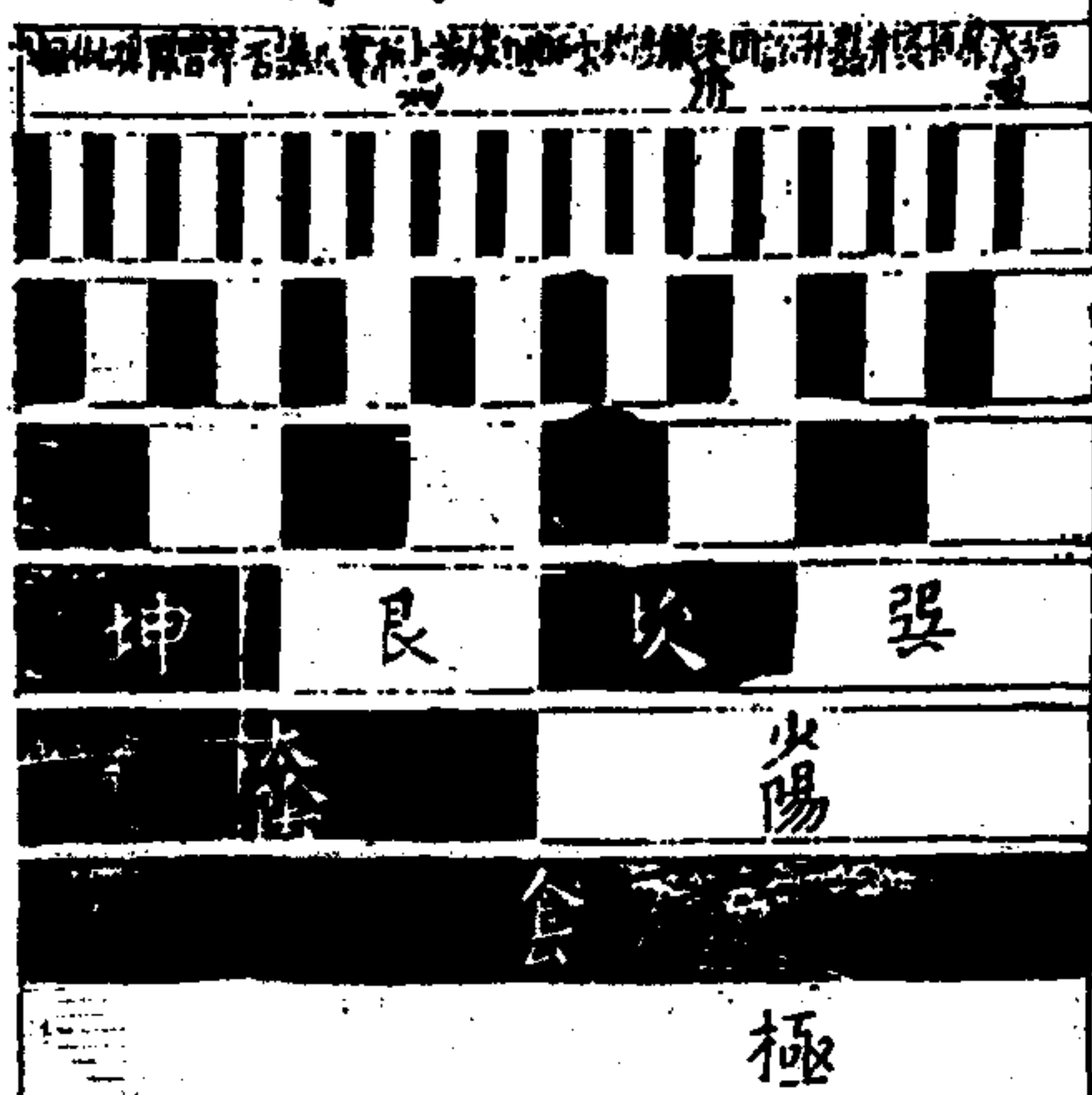


周子太極圖合易繫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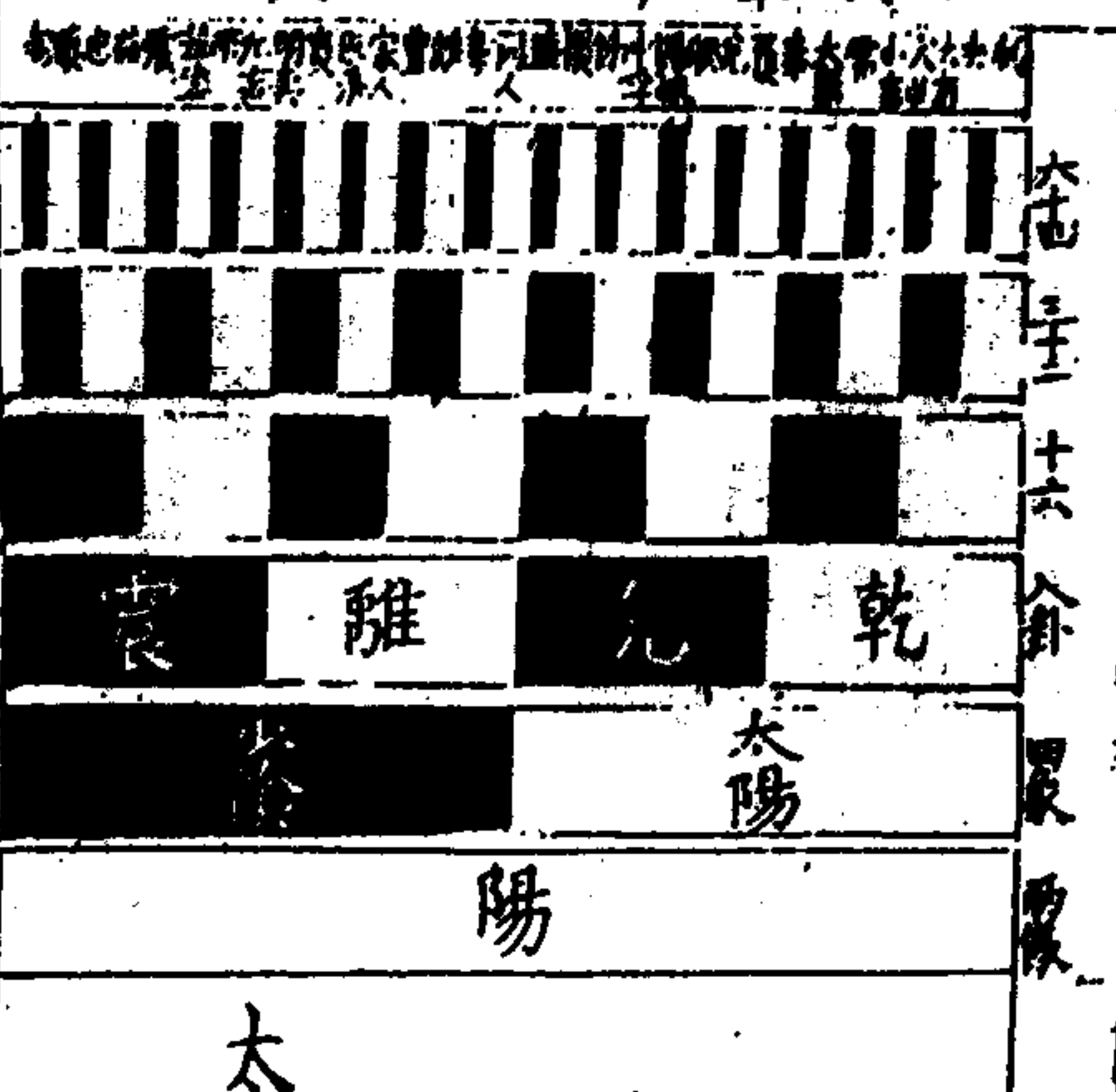
四卦橫圖

亦各衍而為八也
邵子曰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是為六十四卦



伏義十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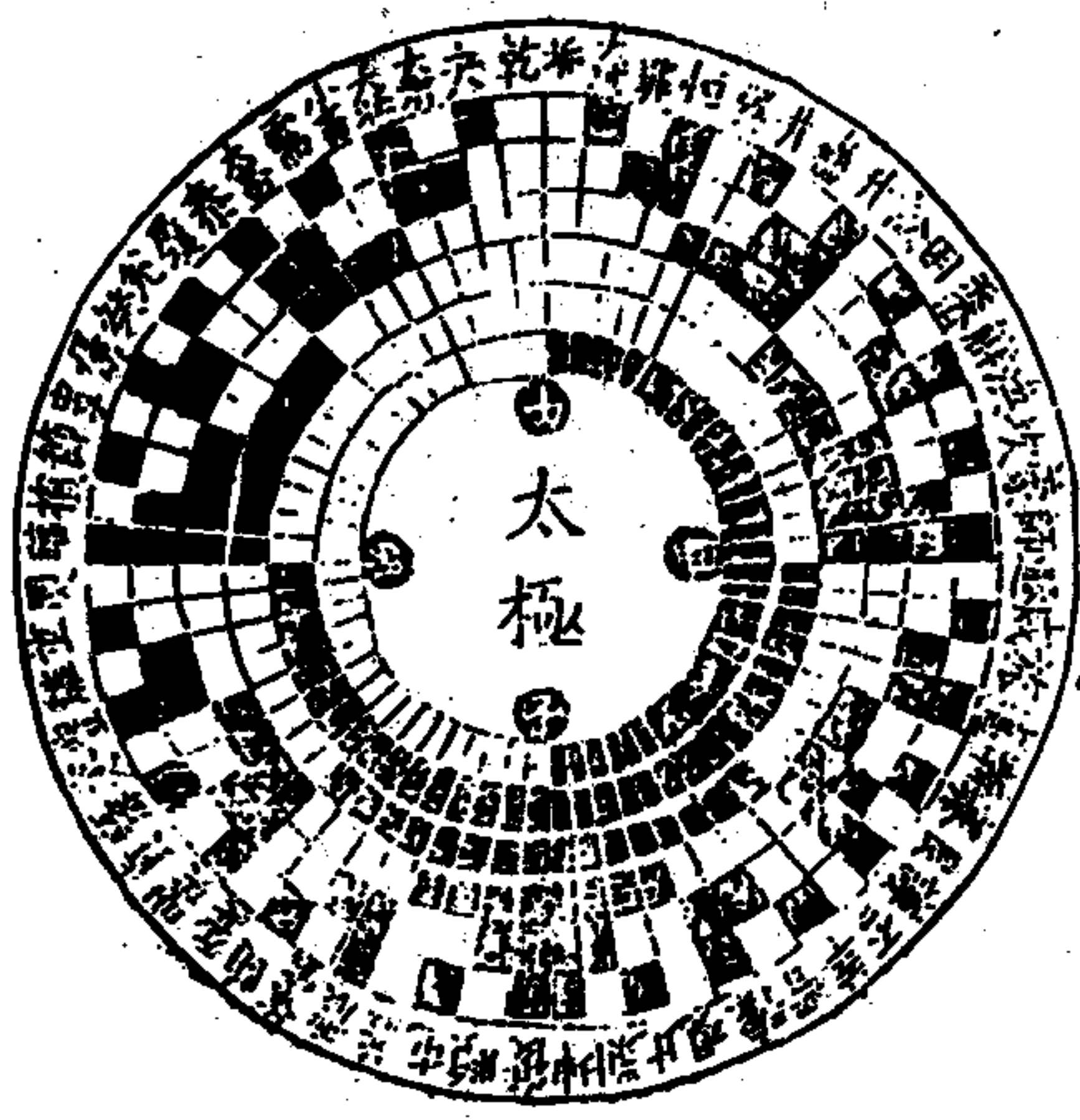
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重中矣因重中之爻在其中矣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



新刊鳳洲先生策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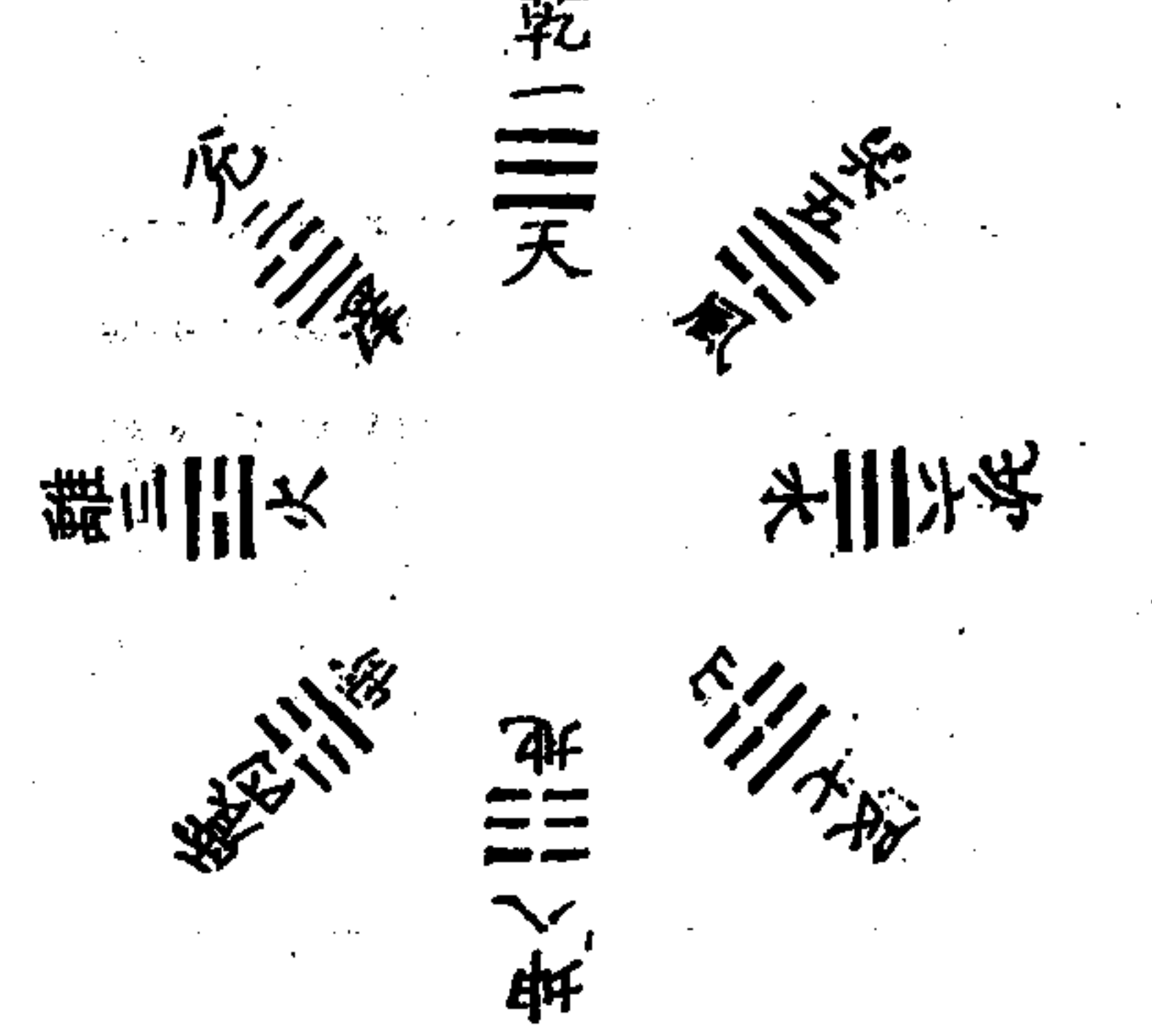
伏義十六卦員圖

圓布者陰陽運行之數天之象也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子中極於子中一消一息流而不窮



伏義八卦員圖

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致推者周知者皆是故易迷數也
朱子曰補闕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序
負圖左方自震而進而乾乾一三天皆陽之浸也皆進而湯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進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右方自巽而坎而艮而坤皆陰之浸也皆進而湯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



伏義六十四卦方圖 二十月卦氣圖

方布者陰陽對待之體地之象也乾始干西北坤盡于東南一高一下定而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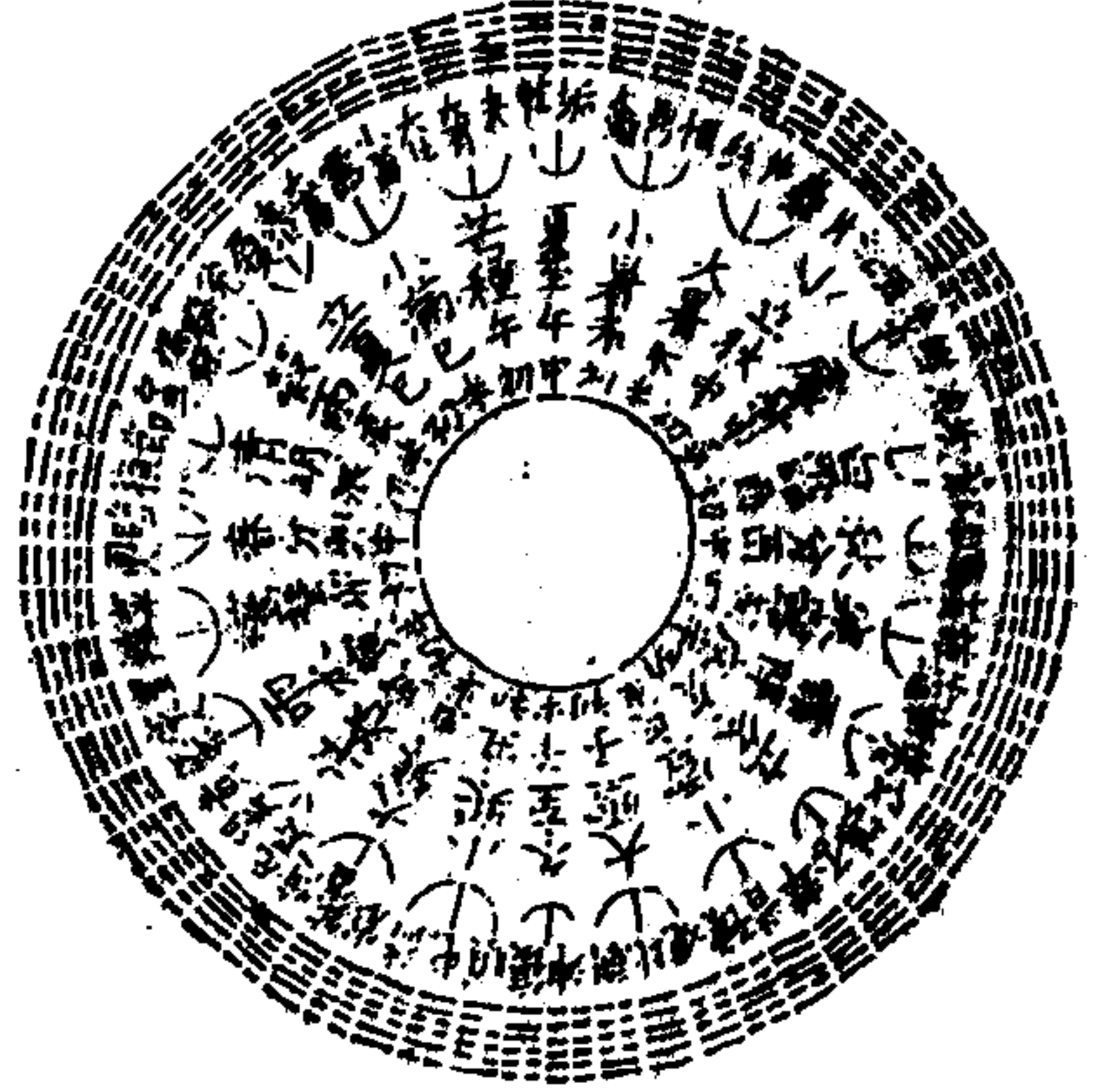


此圖縱而數之陽與陰皆自一而六橫而數之陰陽各六其六合之各為三十六又見得陽一而陰二三十六陽貫乎三十六陰之中天地間無非一陽氣之運而已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坤	剝	觀	否	遯	垢	乾	夬	姤	泰	臨	復
子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閉物							人生		地開		天開

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圖 文王八卦次序

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可兩卦共十六卦十六氣每氣計三卦共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 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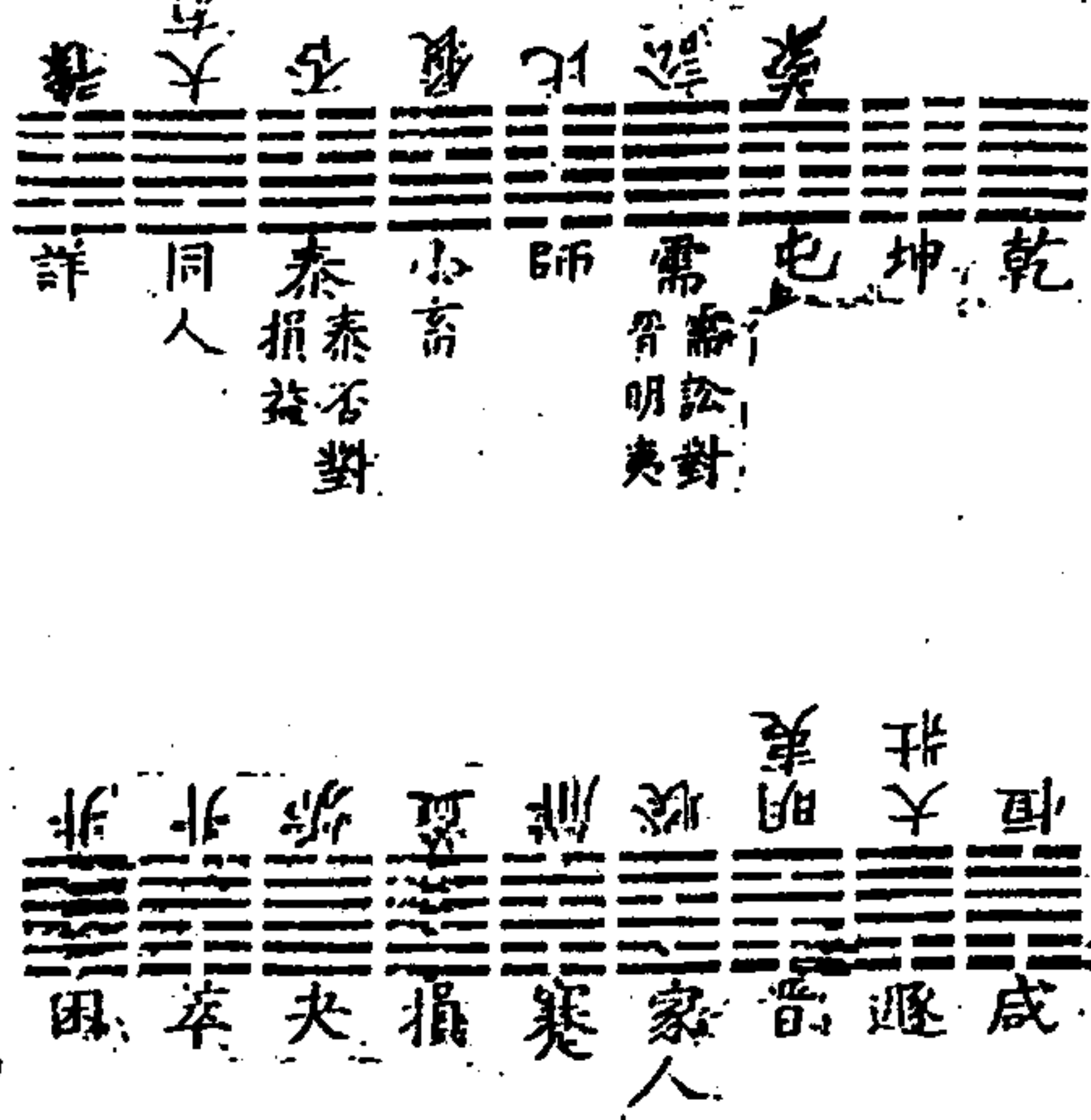


坤母	乾父	長坎震
兌 離 巽	艮 坎 震	震長男
兌少女	艮少男	坎中男
得坤初爻	得乾初爻	得乾初爻
得坤中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中爻
得坤上爻	得乾上爻	得乾上爻

十六王文

文王八卦方位

易說卦傳曰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說言乎兌
戰乎乾勞乎坎成言
乎艮
邵子曰文王八卦置
乾於西北退坤於西
南長子用事而長女
代母坎離得位兌艮
為輔乃入用之位後
天之享也



邵子天地四象之圖

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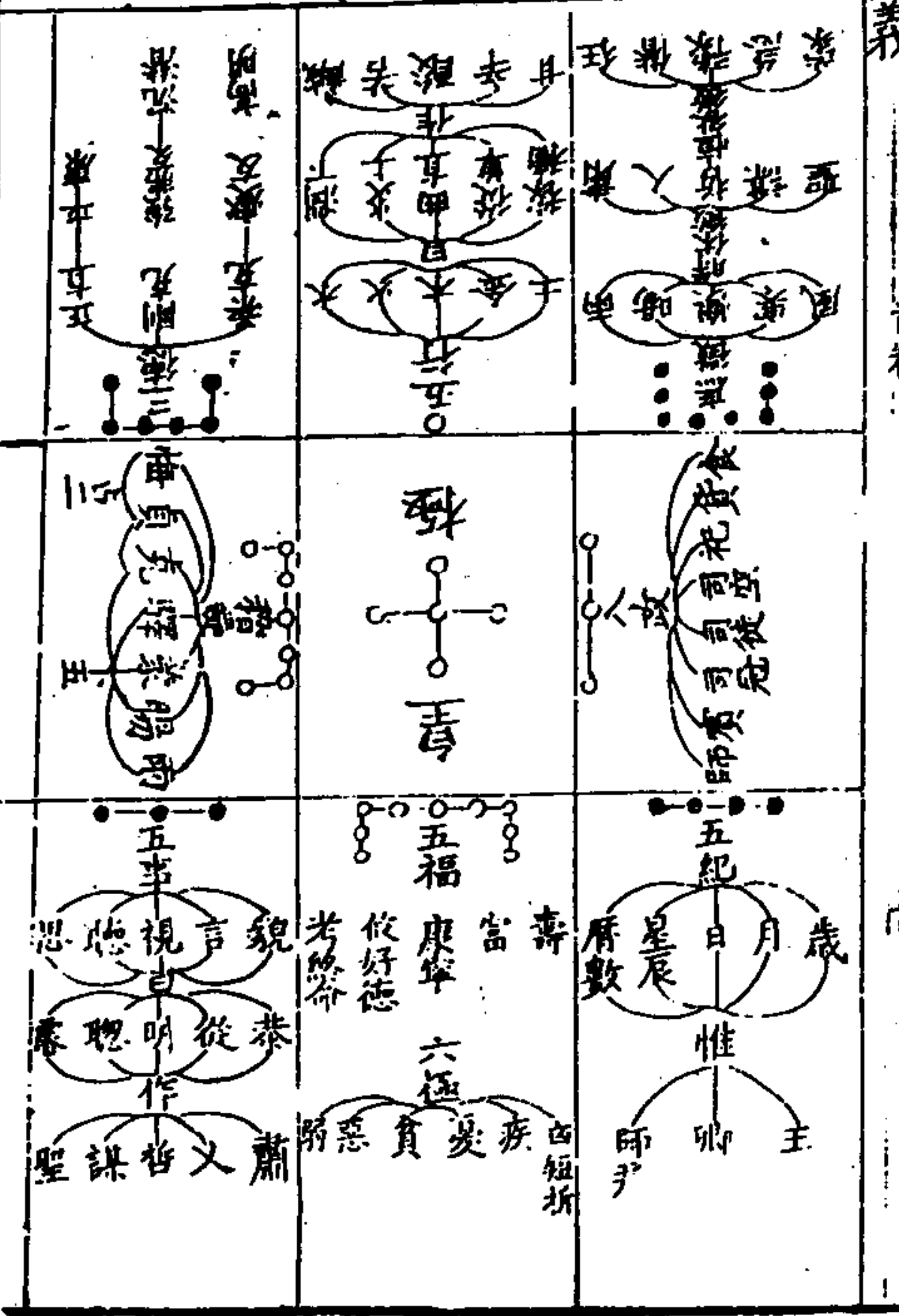
右四卦自
陰像中來
為地四象

左四卦自
陽像中來
為天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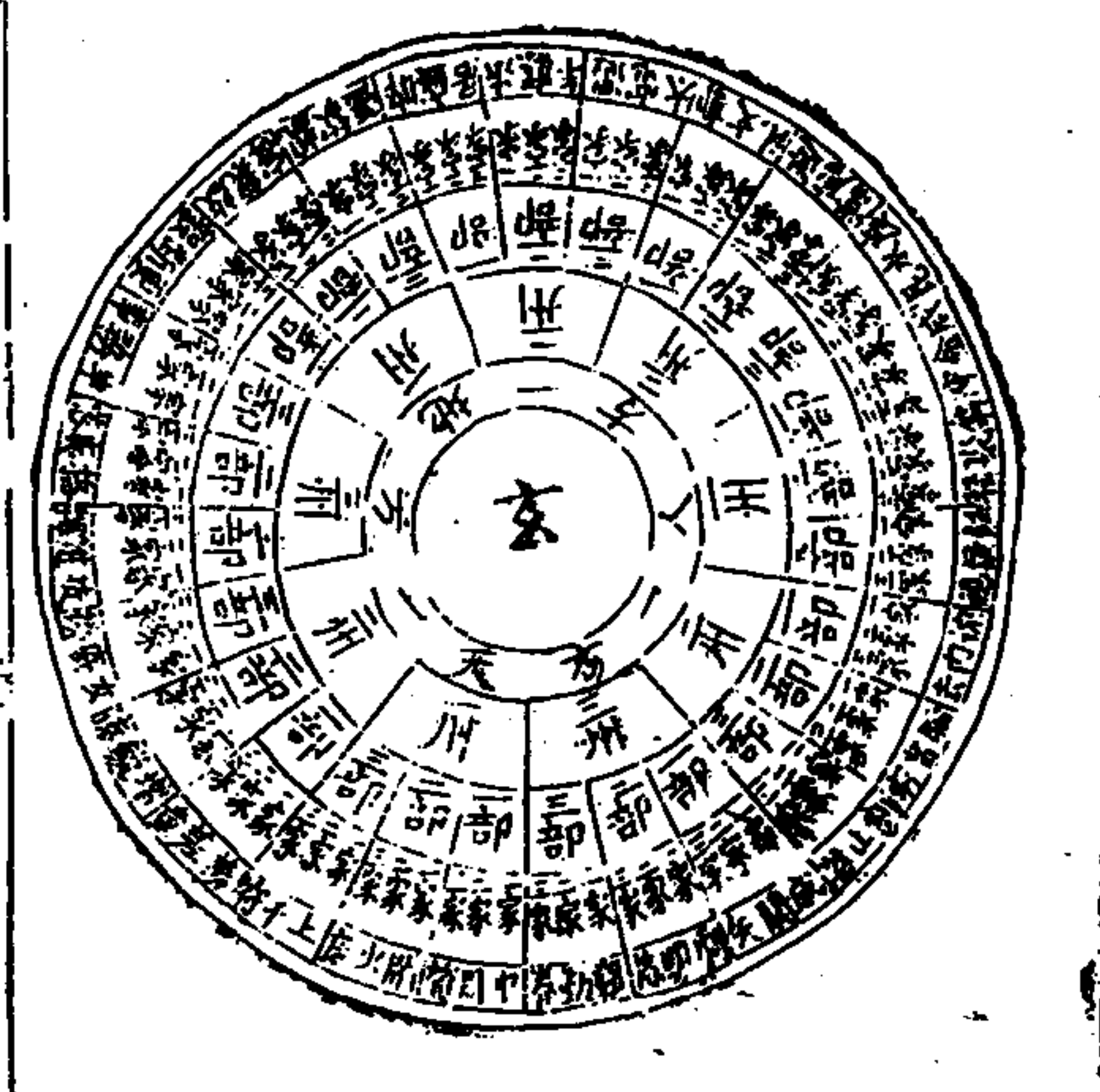
圖之長消元一

日	甲子	子	一	星	三十辰	三百年	一萬	復
月	丑	二	星	六十辰	二百年	二萬	臨	
月	寅	三	星	九十辰	一十年	三萬	泰	開物星之七
月	卯	四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四萬	夬	開物星之六
月	辰	五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五萬	乾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巳	六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六萬	坤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午	七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七萬	艮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未	八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八萬	巽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申	九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九萬	坎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酉	十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十萬	離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戌	十一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十一萬	震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月	亥	十二	星	一百辰	一十年	十二萬	兌	唐堯始基之辰二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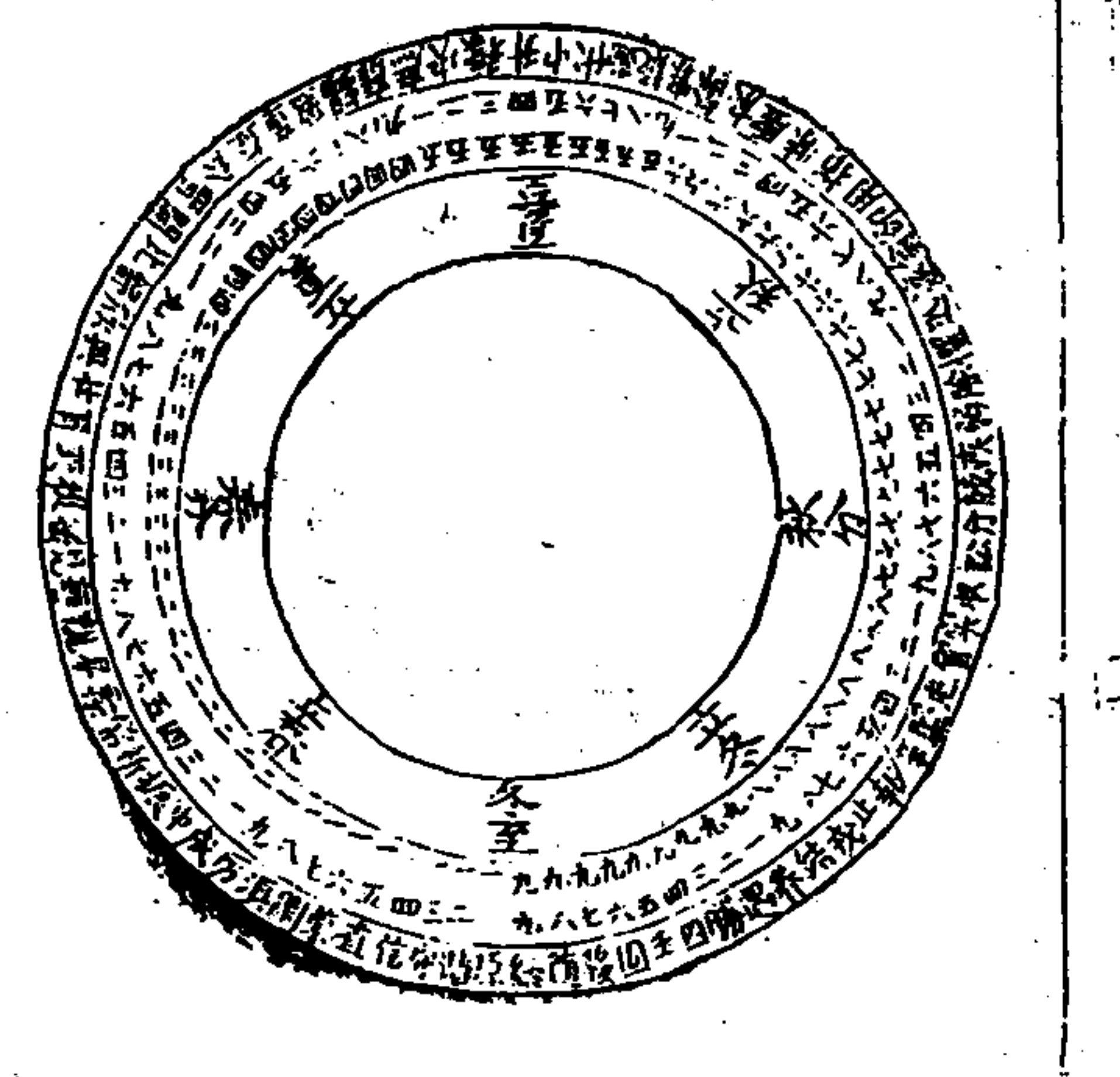
圖之易擬玄太子楊

玄圖曰一玄都
 覆三方方同九
 州枝載廢部
 分
 正羣家
 亥始三方方有
 三州州有三部
 部有三家皆一
 生三故有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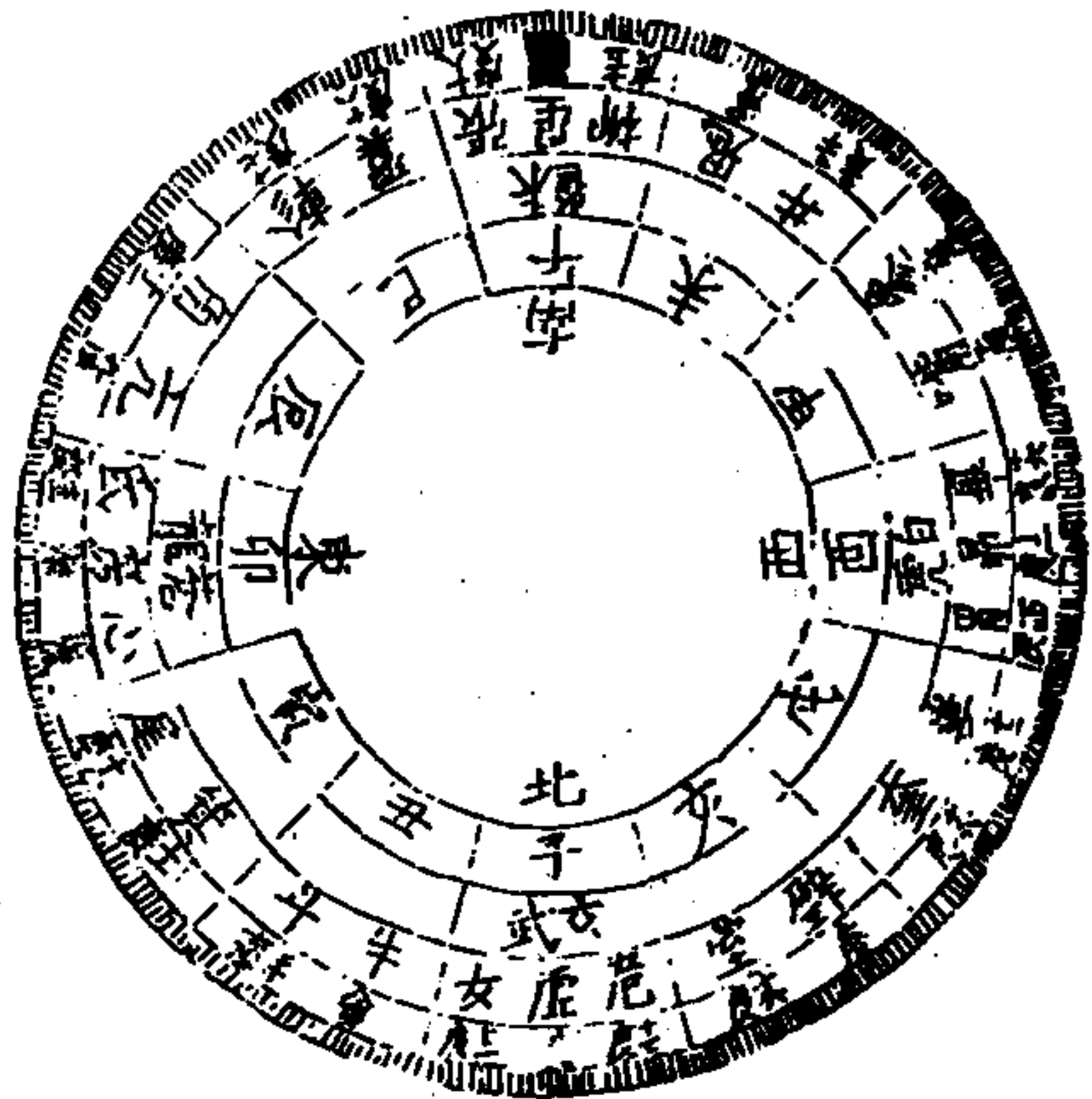
圖之壺皇範洪氏蔡

黃瑞節曰易更
 四聖而象已著
 範錫神禹而數
 不傳九峰蔡氏
 撰範數圖八十
 一章六千五百
 六十一慶西山
 真氏曰蔡氏範
 數與三聖之易
 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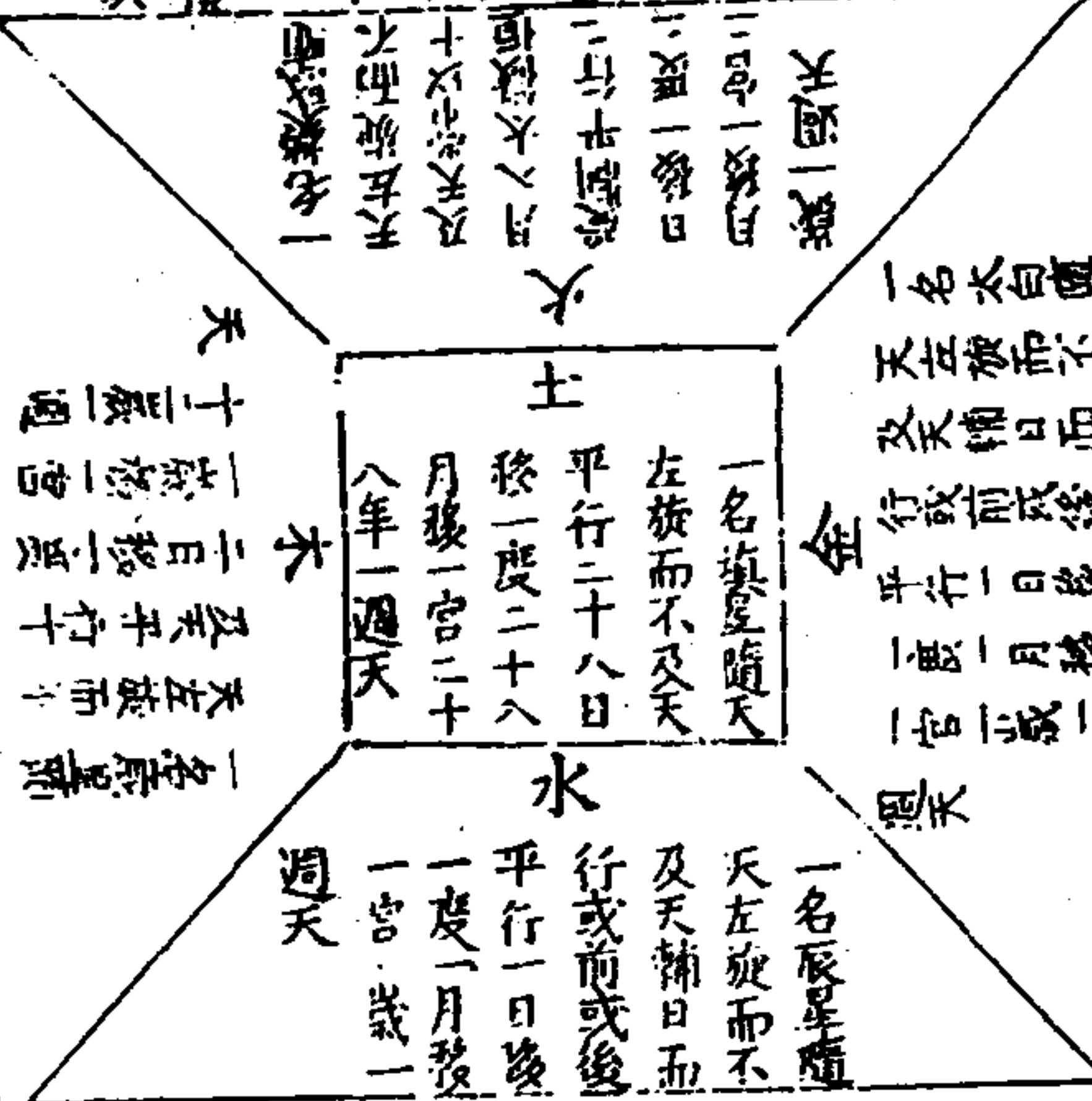


天文經星之圖 天文緯星之圖

二十八宿分布
周天無體以
二十八宿為體
謂之經星分之
有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



太陽之精順天左旋
天行一日常過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仍過一度日亦一
週而比天不及度一
積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而與天會
太陰之精亦順天左
旋一日常不及天十
三度有奇不及日十
二度有奇積二十七
日有奇而與天會積
二十九日有奇而與
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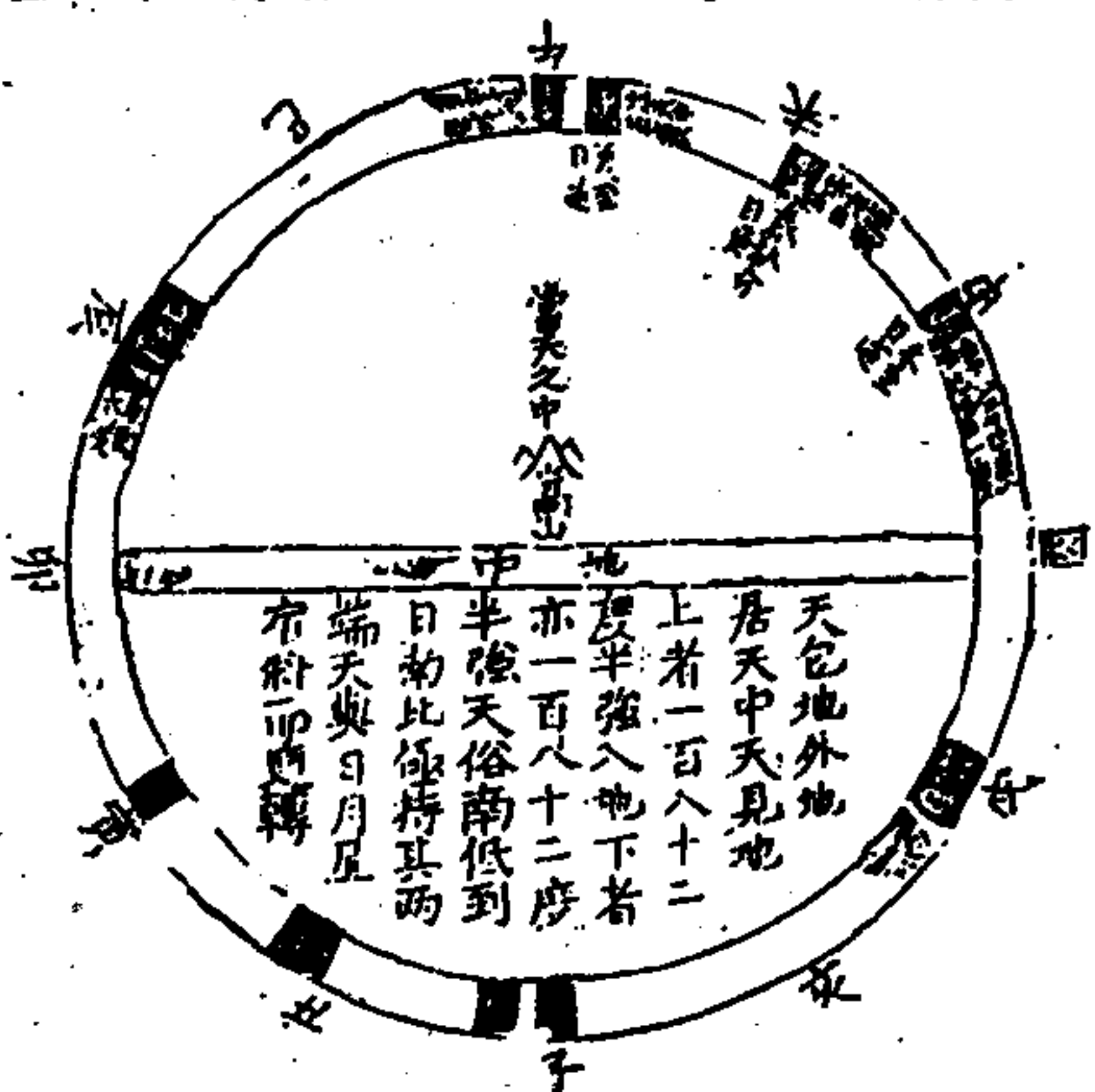
性理約義

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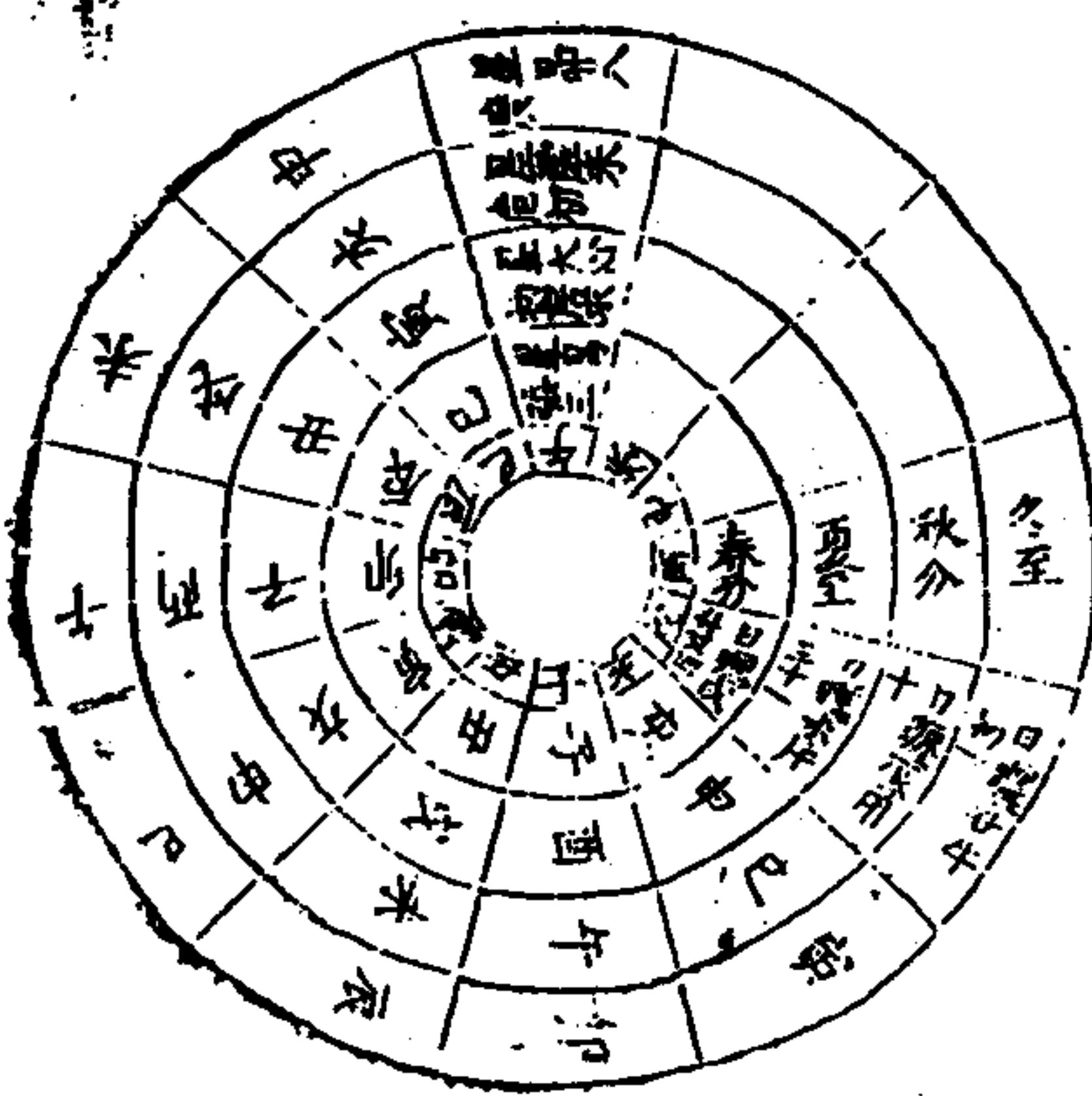
新刊鳳洲先生簽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首

太陽中道之圖 四仲星中星之圖

中陸者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半
御極分日行中陸自春分而夏
至漸行至北陸為夏至之日道
自夏至而秋分由北陸而轉中
陸為秋分之日道自秋分而冬
至漸行至南陸為冬至之日道
自冬至而春分由南陸而轉中
陸為春分之日道
日有未知由地有升降春秋分
時地與當天之中其日出卯入
白且行中陸故長短均由春分
而夏至陽日升地日降而下其
日出寅入戌且行比陸故亦由
秋分而冬至陽日降地日升而
上其日出辰入申且行較陸短



星馬三庚午中春
分之初昏見于午星
火房心之間卯中夏
至之初昏見于午星
厓星危之間子中秋
分之初昏見于午星
昂入度酉中冬至之
初昏見于午以二分
二至日晷加成候之
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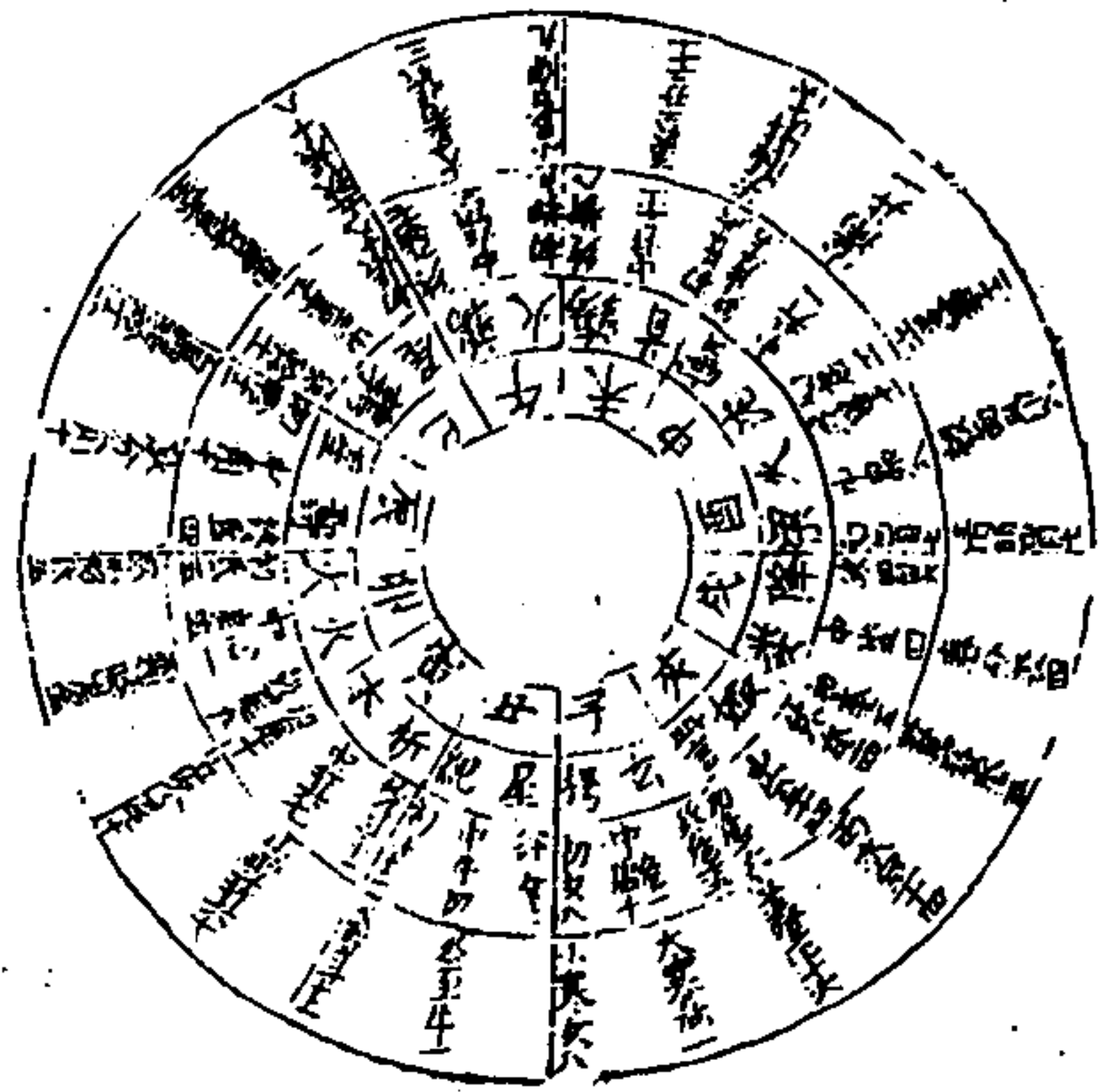


性理約義

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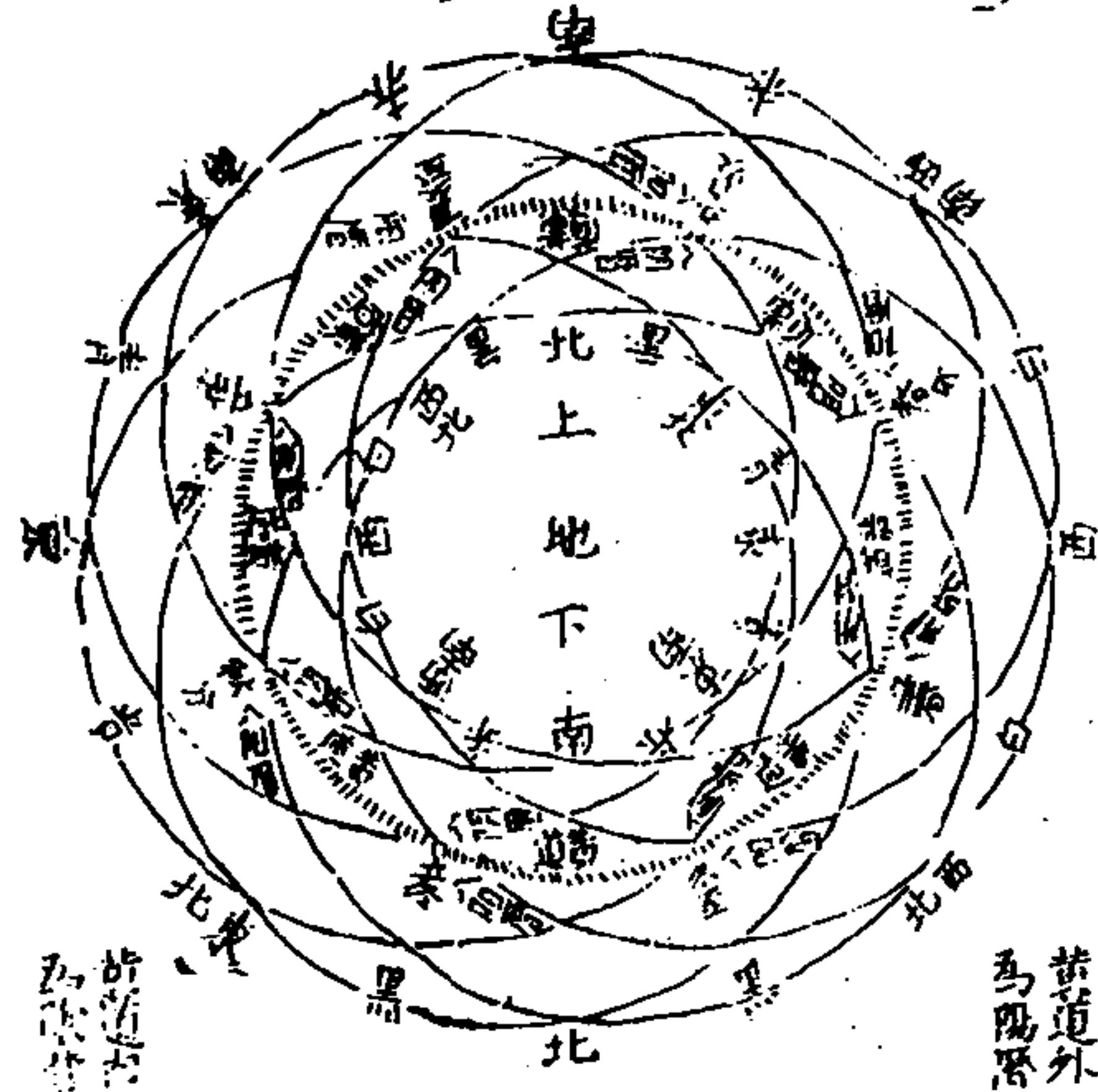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分經定局之圖

天度平運而常舒日道
內轉而常縮歲氣所積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
千四百三十六分日曜
所積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二千五百六十四分
以歲氣較日曜歲差一
百二十八分充時冬至
日在虛冬至日在箕
以此 度法萬分為度



太陰九道之圖

四序推為八節八節各五
九限每限五日凡月行合
朔所交與舊道相會以外
為陽曆八內為陰曆是名
九道
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
赤道在陽曆春在陰曆
月行赤道春在陽曆秋在
陰曆月行赤道春在陰曆
秋在陽曆月行赤道



性理約義

首卷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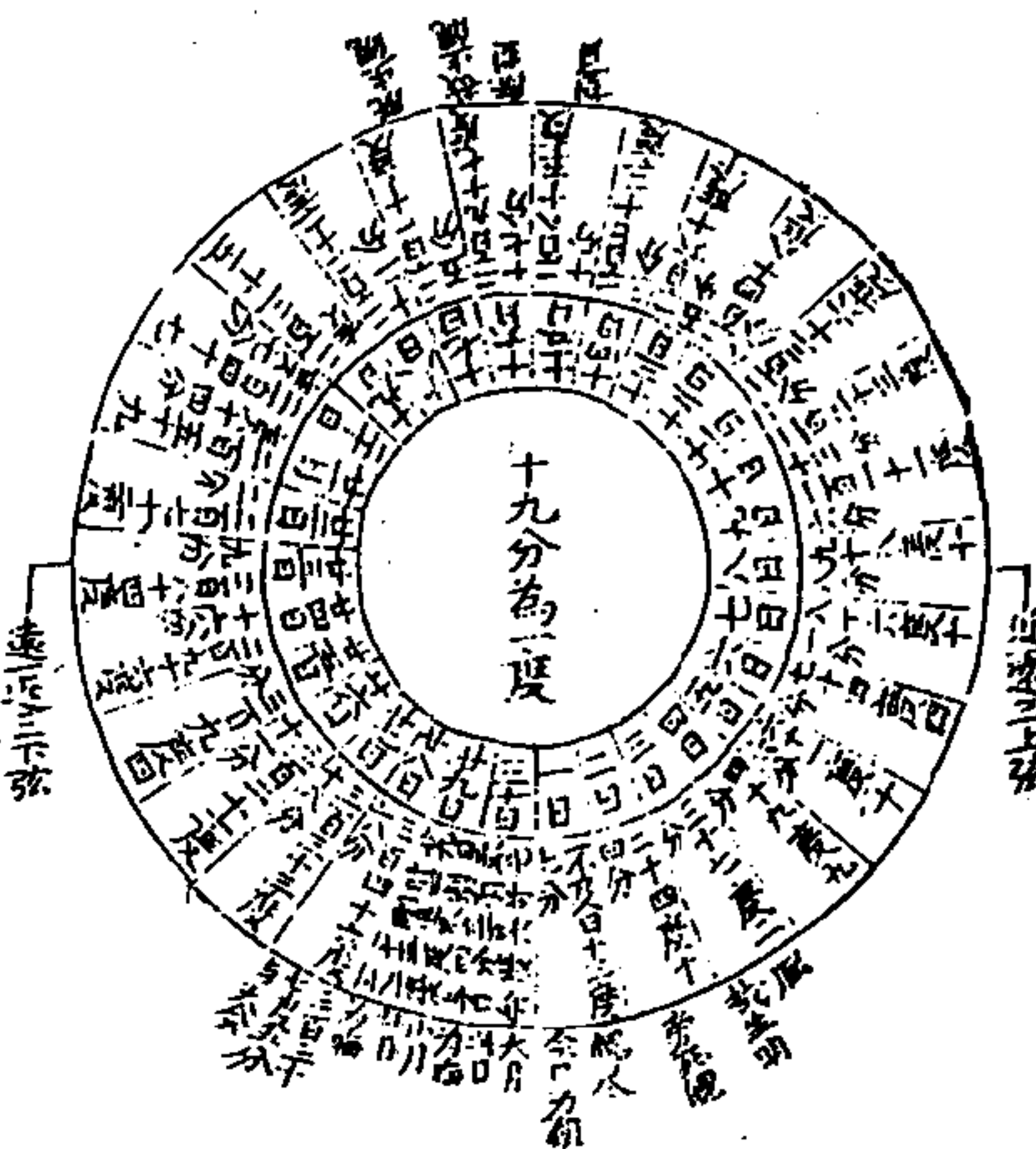
性理約義

首卷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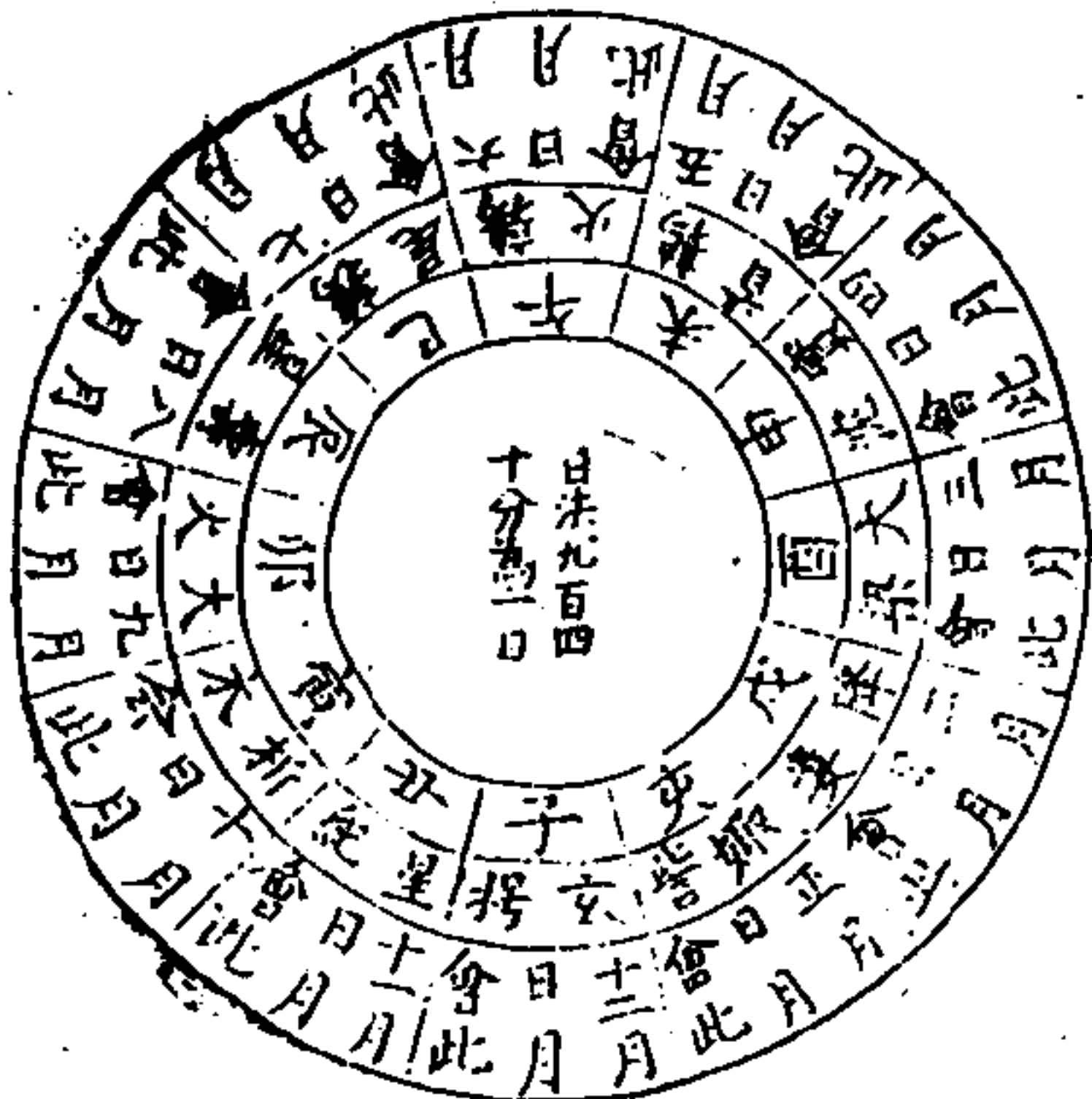
明魄晦朔弦望之圖

日月相會必在初一日
日月相望或在十五十
六十七日如在初一日
卯時以前相會則十五
日為望酉時以後相會
則十七日為望卯時以
後酉時以前相會則十
六日為望知望日之或
先或後則月之大小與
上下弦之或先或後亦
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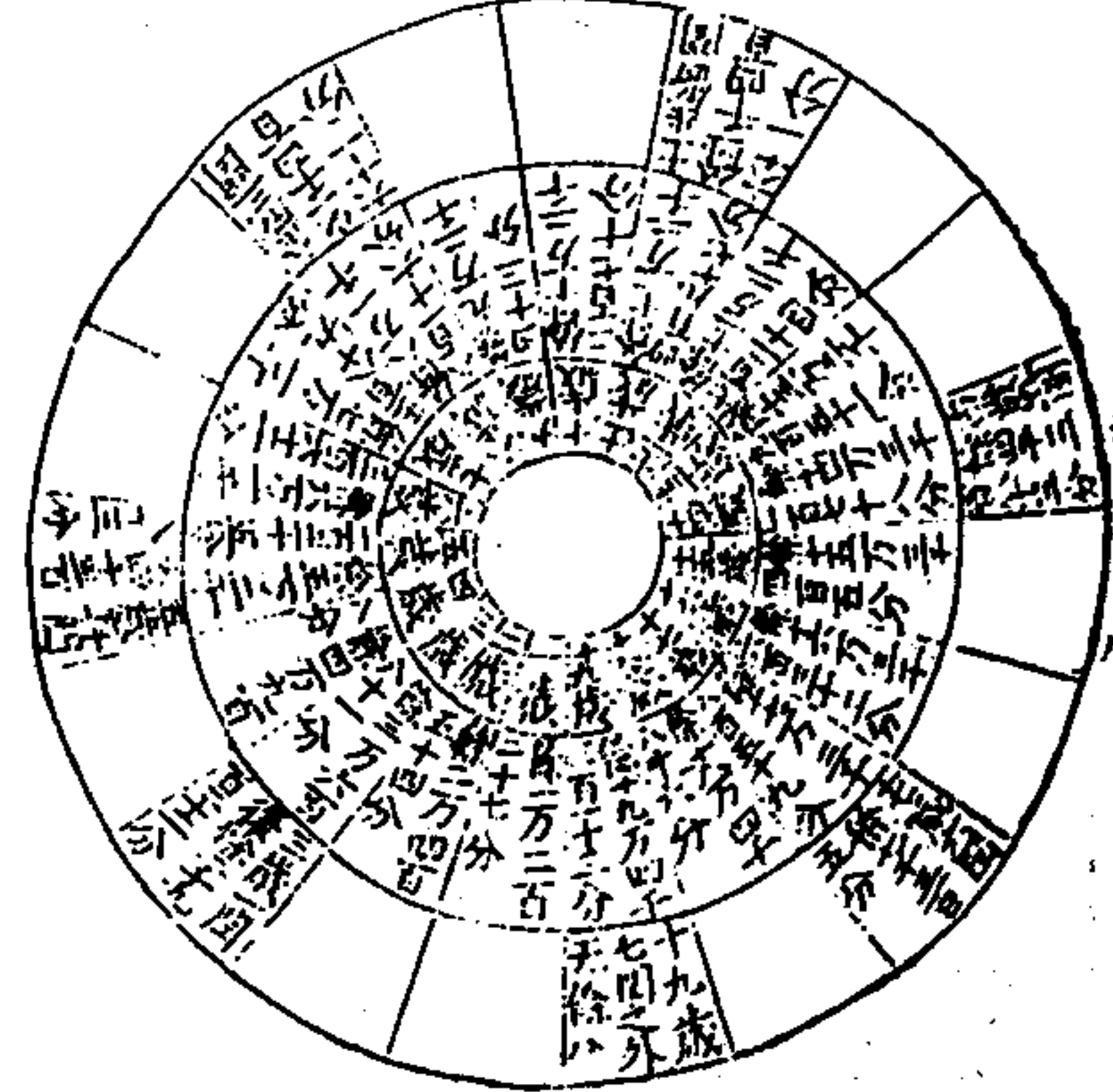
日月會辰之圖

天行最速一日地地一週仍
過一度漸進而東惟天漸進
而東故日月相會所躔之度
漸退而西耳其實日未嘗退
也一月三十日一歲十二
月三百六十日常數也但月
與日會率三十日而不足月
有大小所以躔其不足之數
日與天會率三百六十日而
有餘歲有閏月所以躔其有
餘之數令有餘不足皆謂之
馬其法皆在月上為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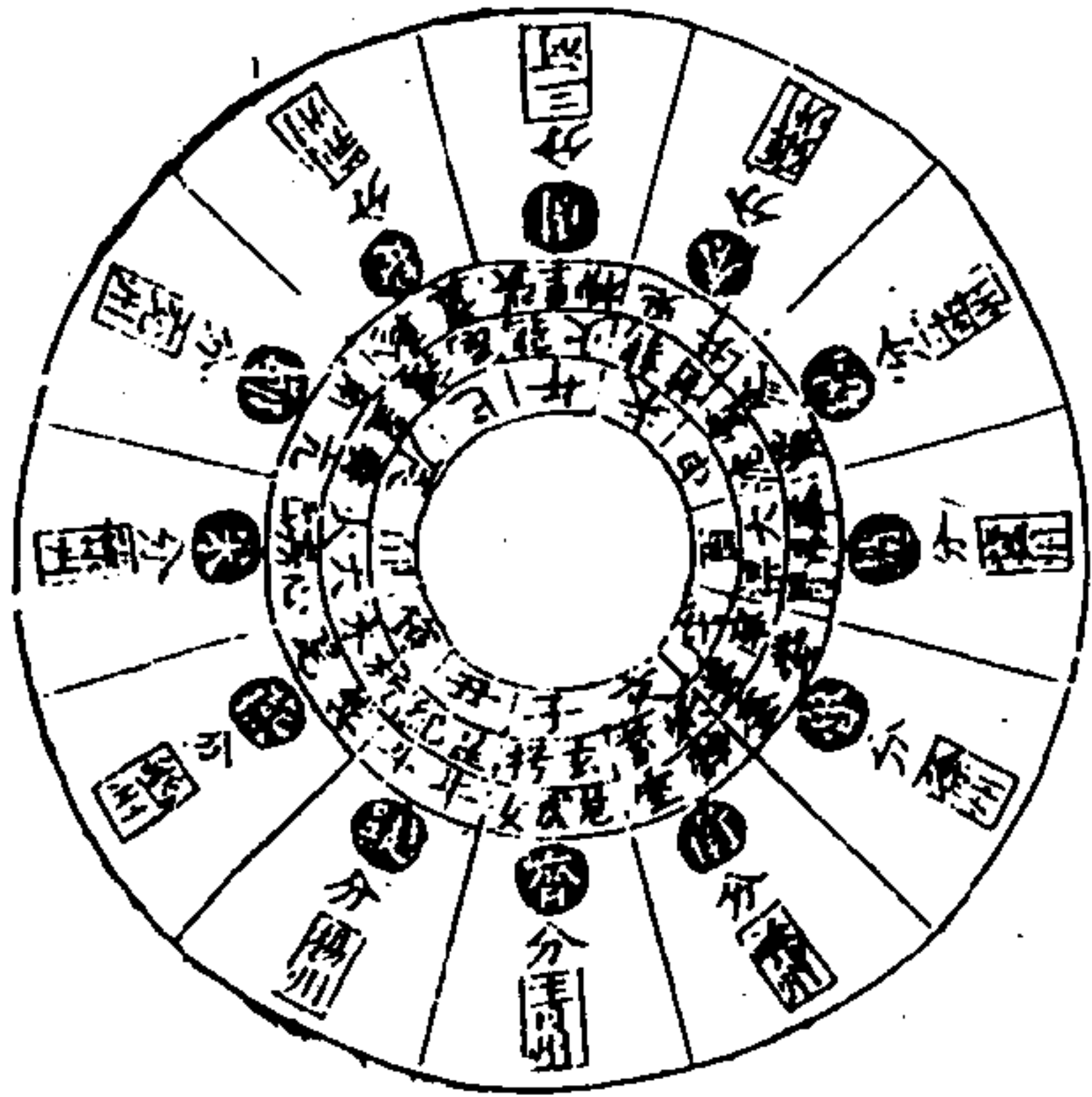


閏月定時成歲之圖 天文分野之圖

古曆法以章紀元為宗
十有九歲為一章至朔同
日四章為部至朔同在甲
子日二十節為紀至朔同
在甲子時三紀為元至朔
年月日時皆值甲子謂之
時元日月知合辟五星如
貫珠 太玄曆法以章會
統元為宗十有九歲為一
章閏分及二十七章為會
月食及三會為統朔分及
三統為元六甲盡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妖
祥讀者謂周在中土而
星之應在南春在東而
星之應在西春在東而
星之應在北似無可考
然隋傳記所載十二國
文釋之應皆有章而
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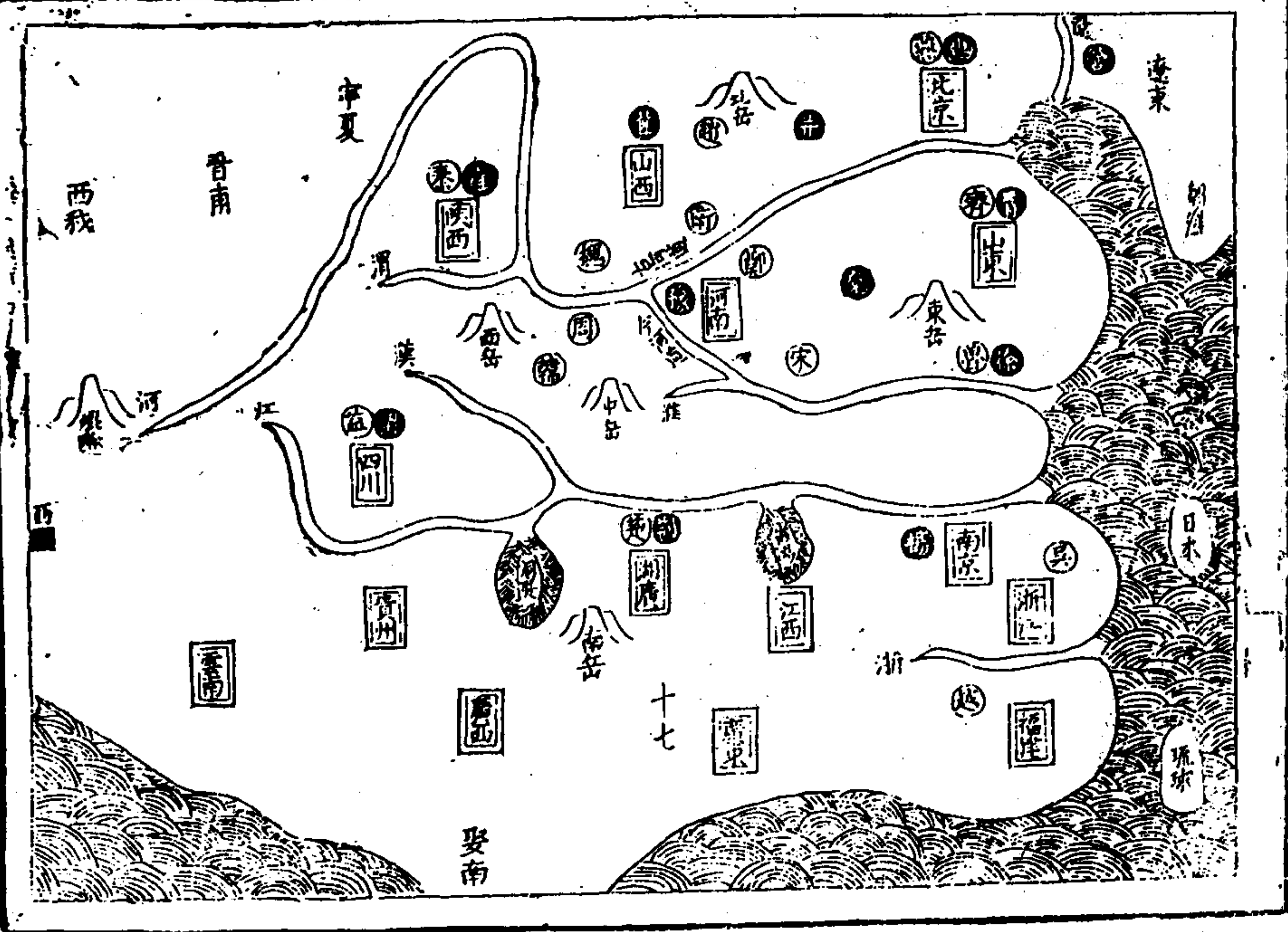
性理約義

增卷

十六

新刊鳳洲先生簽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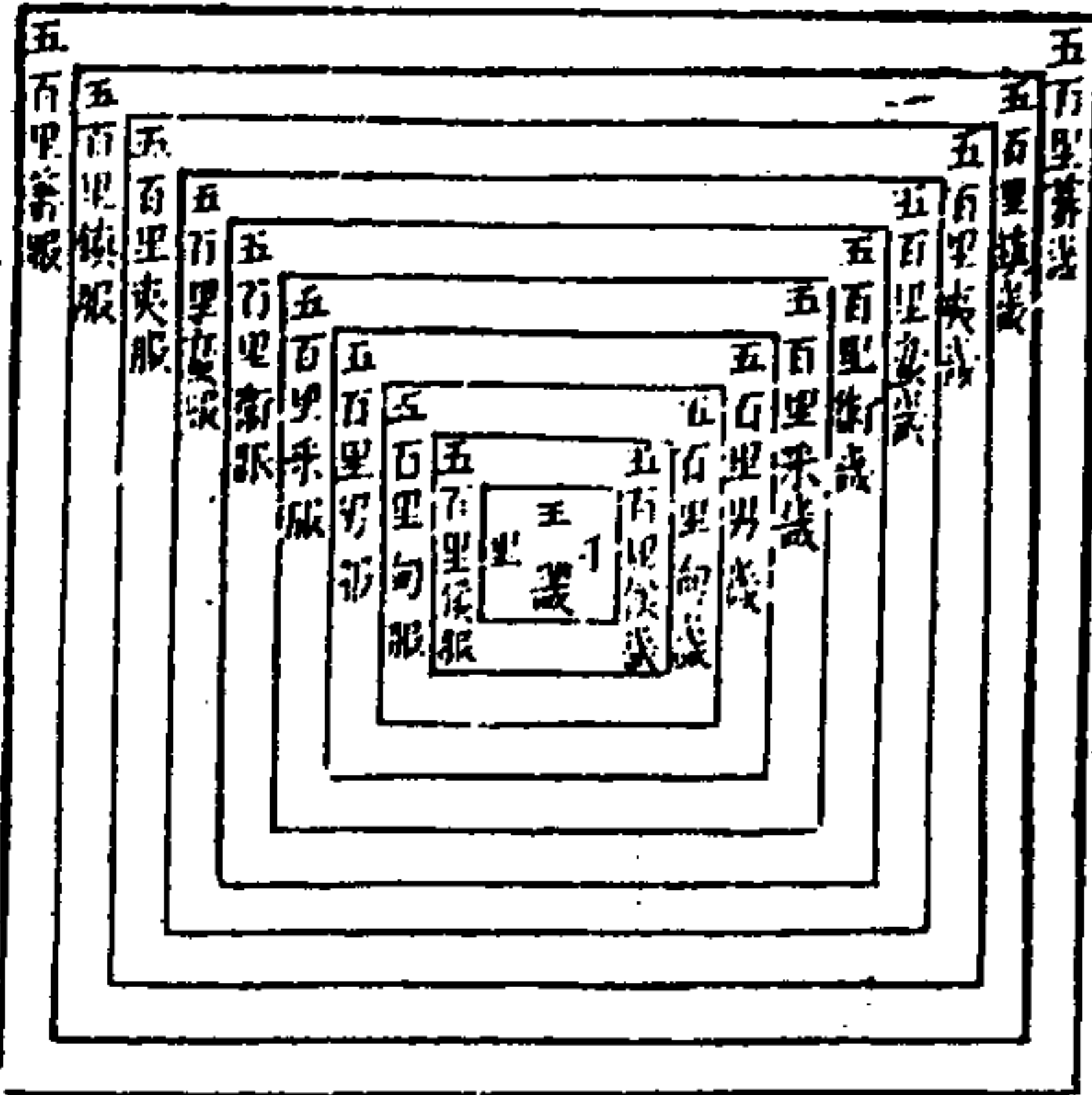
古今州域輿圖



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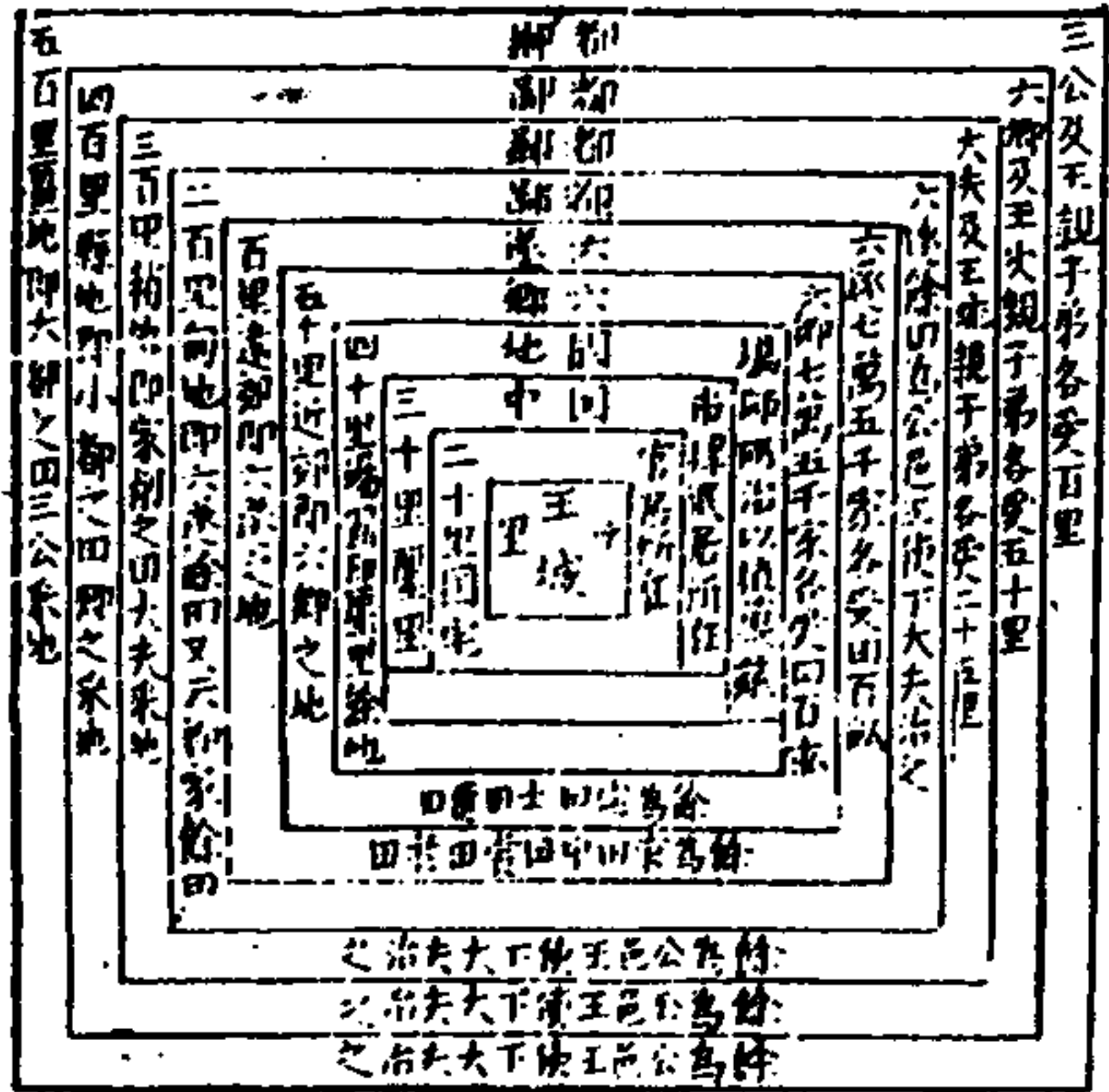
九服萬里之圖

天子之國方千里曰王畿
自畿之外曰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言
之每邊四千五百里四面
相距一萬里大司馬稱爲
九畿戎方氏稱爲九服謂
之畿者以供王稅貢爲賦
謂之服者以服事天子爲
職畿之與服名異制同



王畿千里之圖

王畿之地東西南北相距
千里方百里者百其中
山陵林麓川澤游瀆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以
一易再易之曰通之三
折一易方百里者三十三
爲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每
夫家各受田百畝約之可
受三百萬夫自國中以至
大都之田實於此矣



性理約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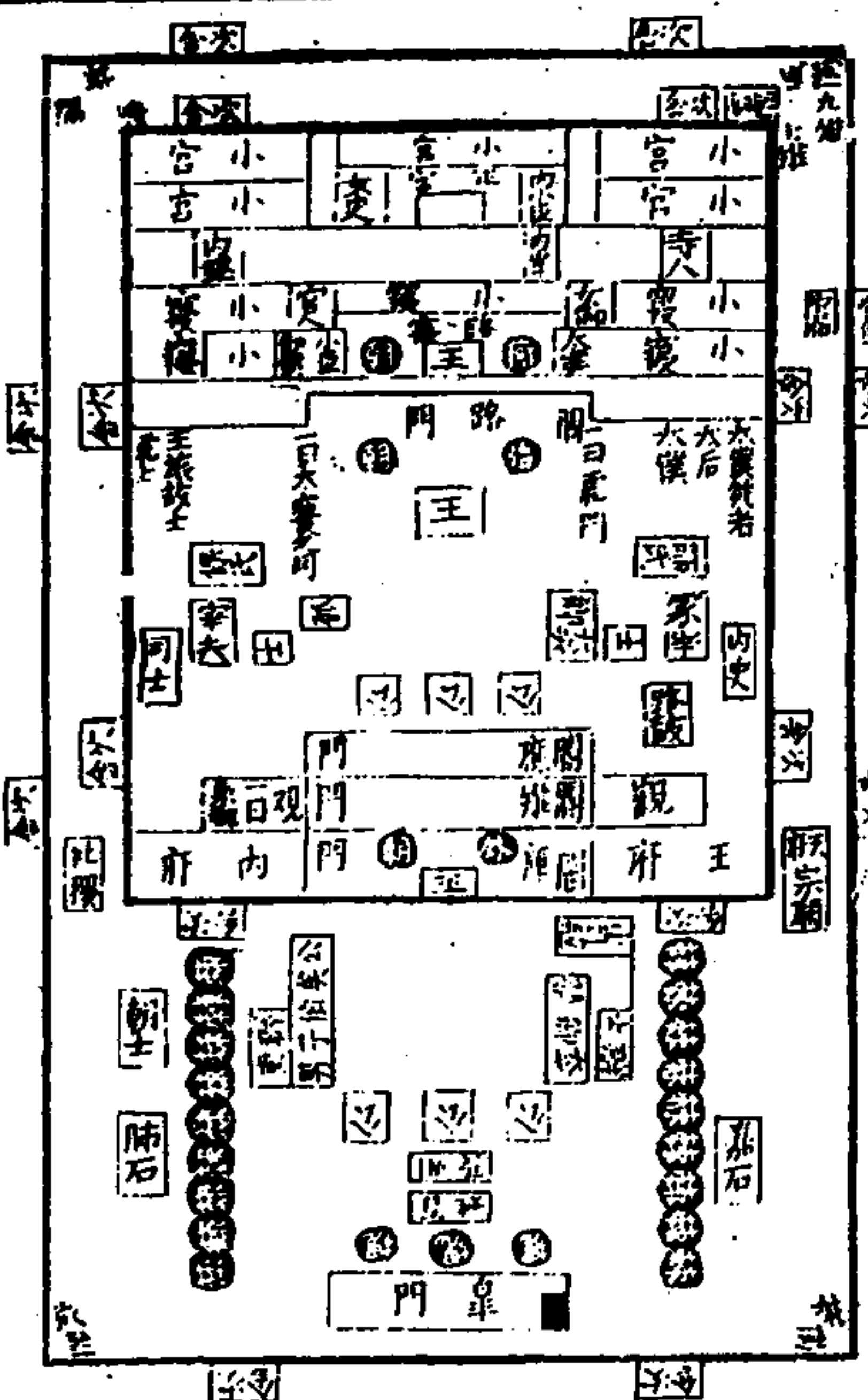
前卷

十九

周官九命之圖

			王	
伯 一 方 牧 之 長		公 三 采	侯 三 甸	九命 作伯 八命 作牧 七命 賜國 六命 賜官 五命 賜則 四命 受器 三命 受位 二命 受服 一命 受職 不命
			孤 中 大夫	
		卿 三 大夫	士 中 士	
		大夫 士	士 下 士	
	卿 大夫 士			
	大夫 士			
	大夫 士			

周禮三朝之圖



性理約義

前卷

十九

之圖

射耦	六耦	四耦	三耦	二耦	一耦
廟	七廟	五廟	三廟	二廟	一廟
祀	七祀	五祀	三祀	二祀	一祀
耕藉	千畝三推	百畝五推	圭田五推	圭田五推	
軍	六軍	大軍	三月	陰月	
筮	七筮	五月	四筮	三筮	
八筮	六筮	六筮	四筮	三筮	

律呂八相生之圖

律呂八相生之圖，其法以和之。由是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

商羽角
長短清濁相同成音乃人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

律呂八相生之圖

律呂八相生之圖，其法以和之。由是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

商羽角
長短清濁相同成音乃人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

三分損益之圖

<p>商其數七十二</p> <p>三分之每分</p> <p>三十四</p> <p>內損一分</p> <p>併二分共得</p> <p>四十八為羽</p>	<p>宮其數八十一</p> <p>三分之每分</p> <p>二十七</p> <p>內損一分</p> <p>併二分共得</p> <p>五十四為商</p>	<p>徵其數五十四</p> <p>三分之每分</p> <p>十八</p> <p>併四分共得</p> <p>七十二為角</p>
<p>角其數六十四</p> <p>三分之每分</p> <p>二十一</p> <p>有奇則則不</p> <p>和則則不</p> <p>生於清止于</p> <p>五</p>	<p>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五音五音和矣然音</p> <p>止于五猶不足以其變由是故於十二</p> <p>律為十二律以應十二月而亦以三分損</p> <p>益之法正之焉</p>	<p>羽其數四十八</p> <p>三分之每分</p> <p>十六</p> <p>併四分共得</p> <p>六十四為宮</p>

律呂八相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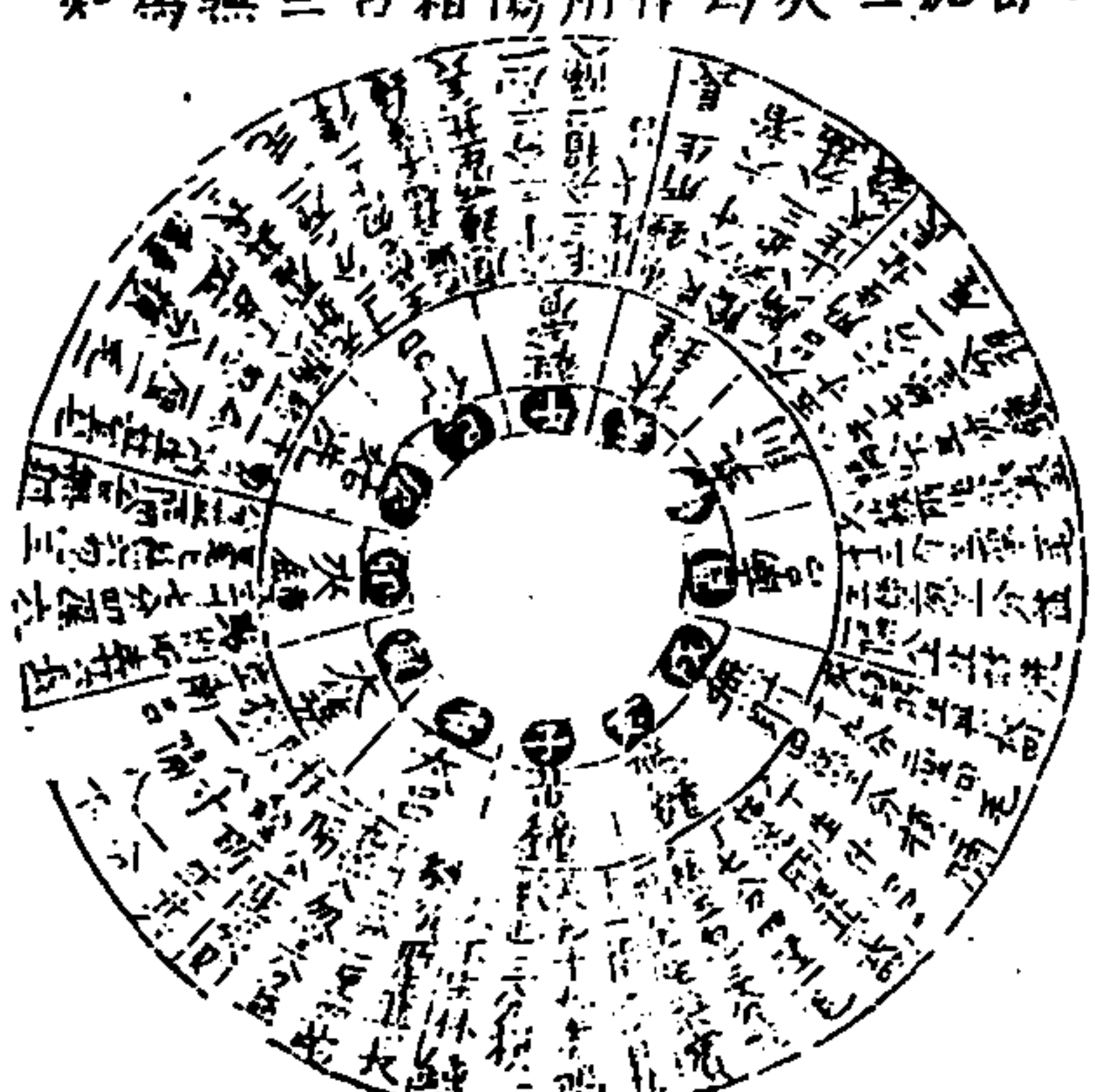
律呂八相生之圖，其法以和之。由是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

商羽角
長短清濁相同成音乃人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

律呂八相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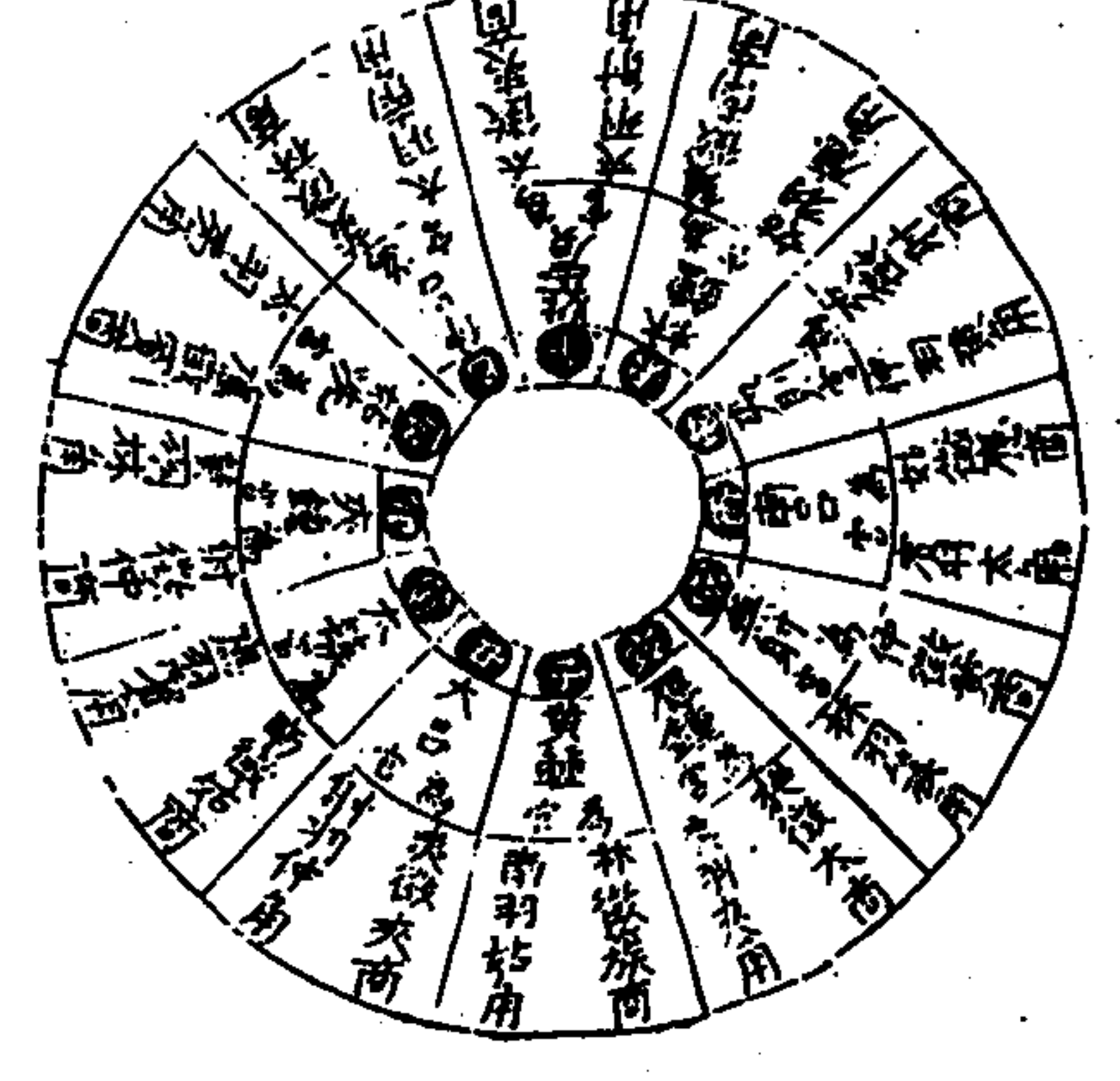
律呂八相生之圖，其法以和之。由是制三分損益之定法以和之。

商羽角
長短清濁相同成音乃人聲之自然本無不和為其中有不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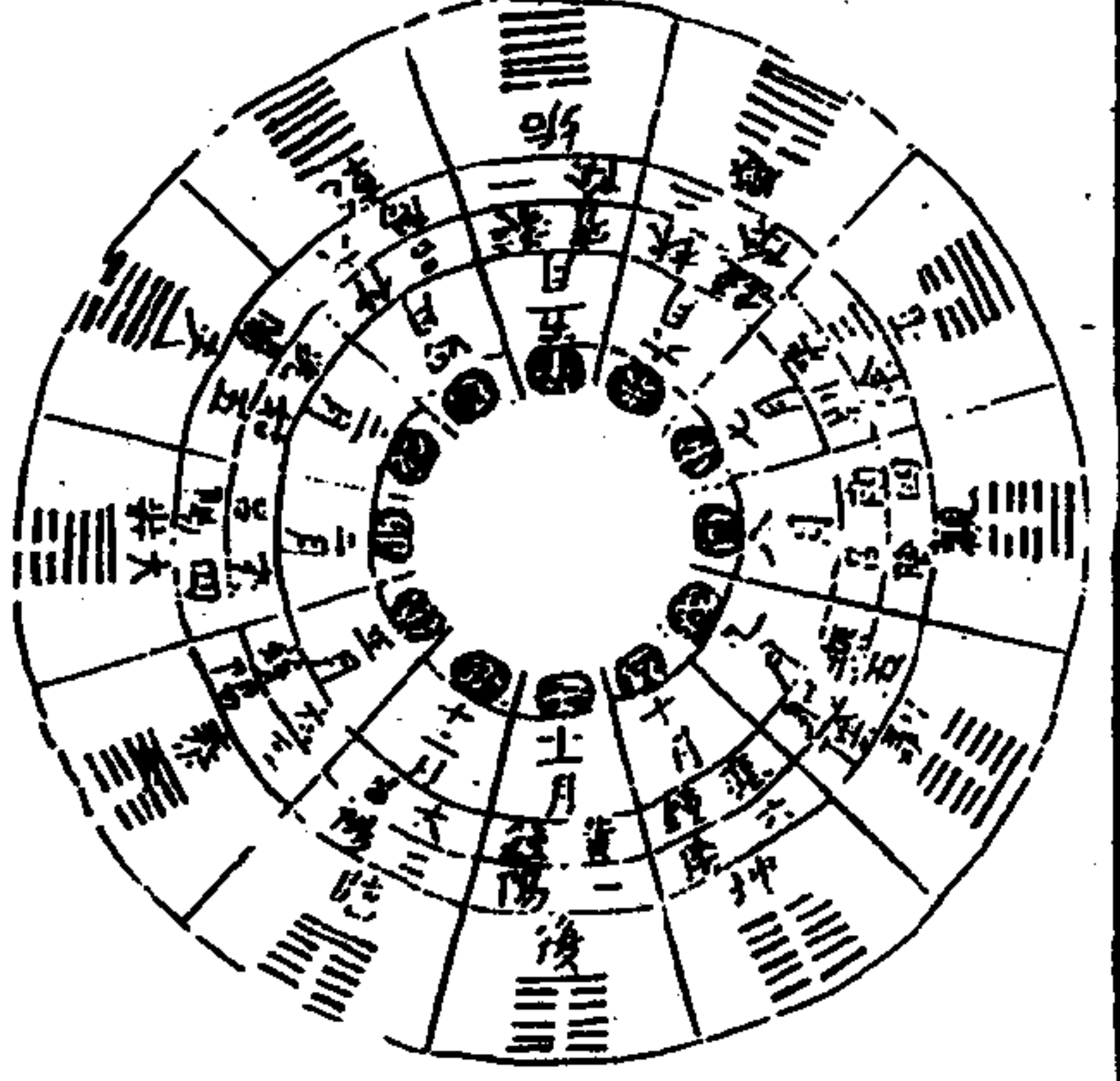


二十律旋相為宮圖 律呂配卦圖

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謂如黃鐘為宮初隔八生林鍾為徵再隔八生大簇為商三隔八生南呂為羽四隔八生姑洗為角餘律依此進退焉京房董五音之外復有夾宮夾徵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調三百六十音以為一歲之日先儒謂考于經而無據施于樂而不和附會之說也今皆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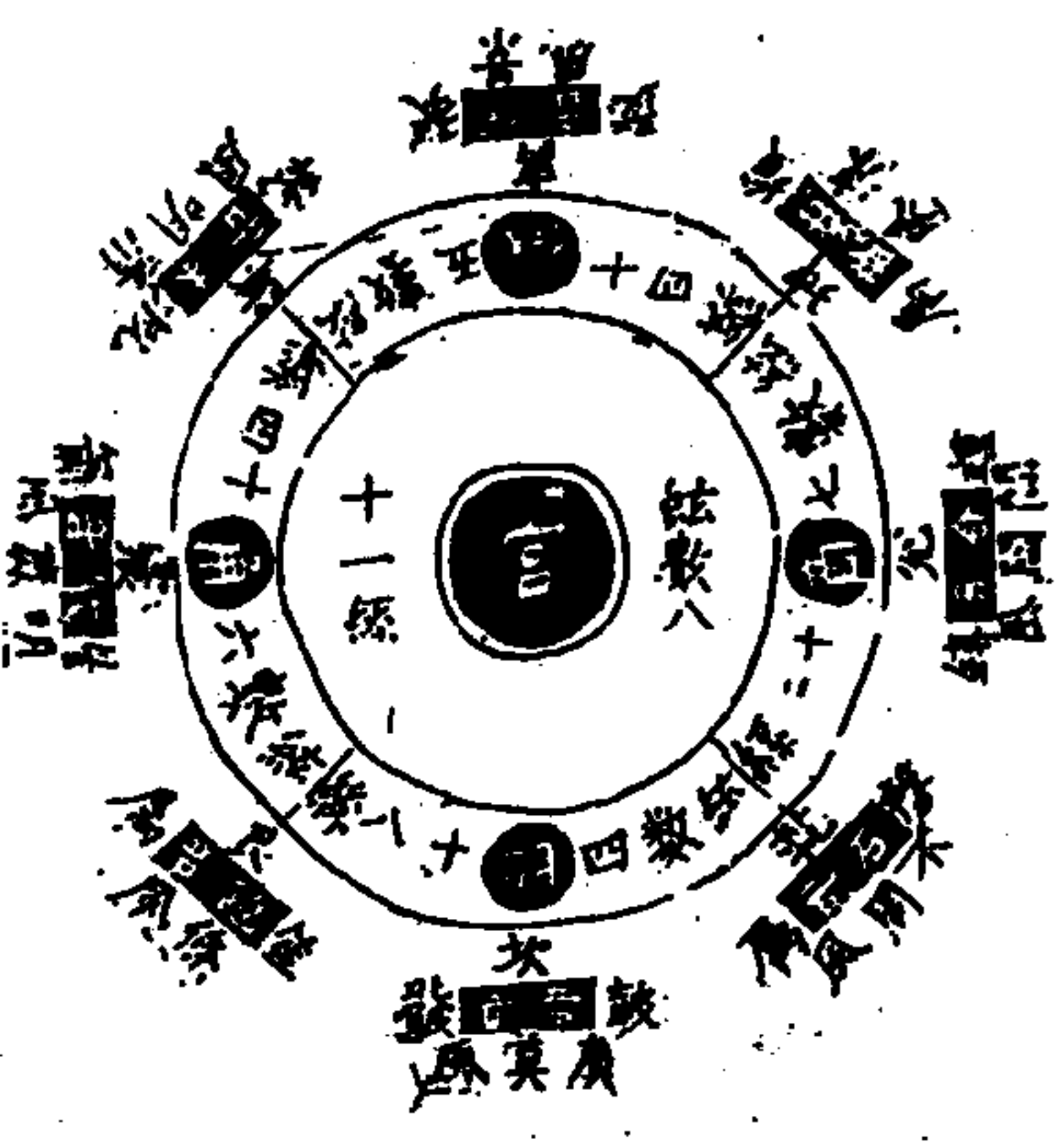
自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黃鍾氣應積陽至四月而六陽已極其卦為乾壯應仲呂自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繼實氣應積陰至十月而陰已極其卦為坤律應鍾一律一呂逾月分配周而復始一義成焉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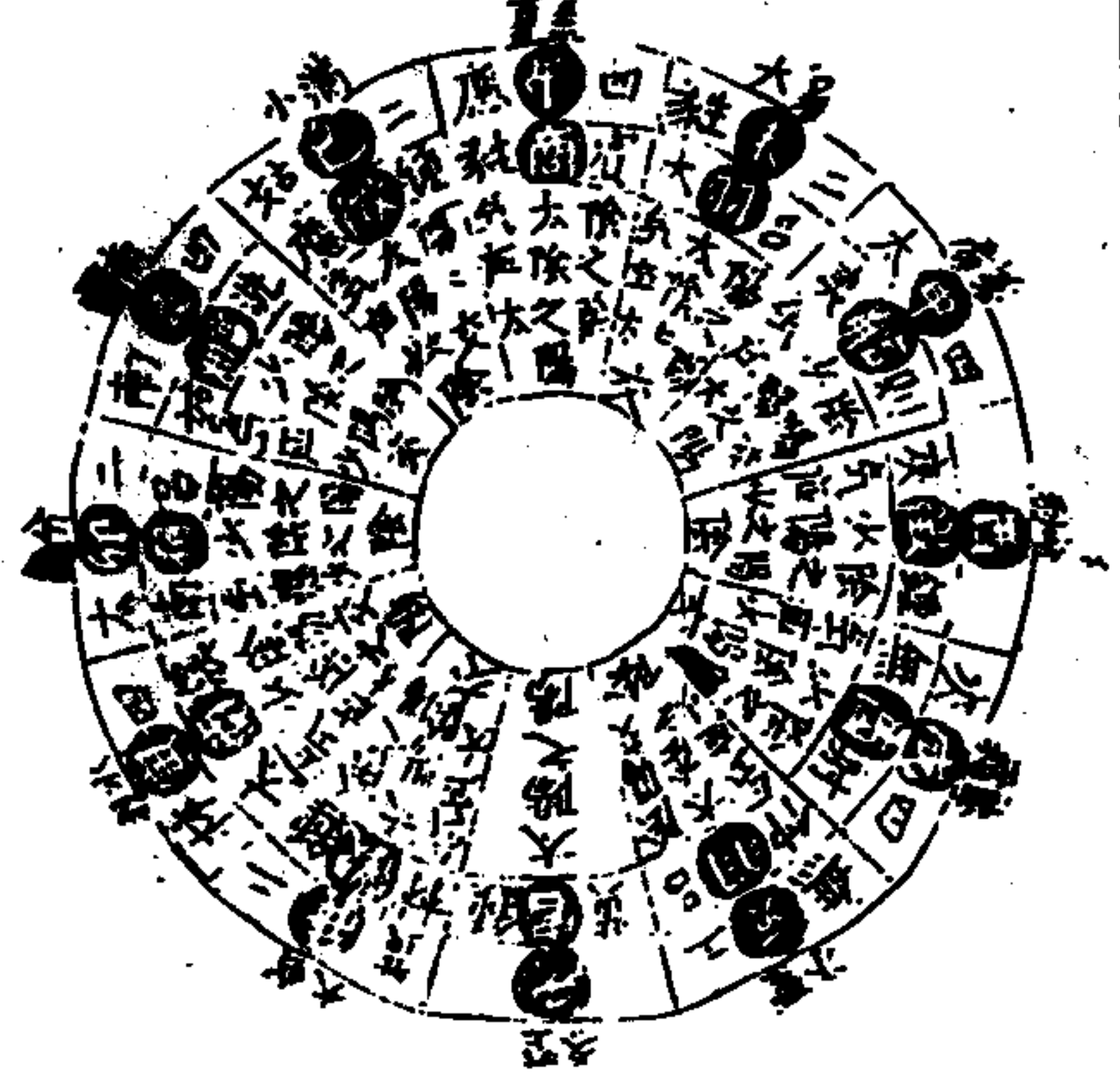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天地之間聲大者如雷運小者如蟻蟻皆不得其和惟十二律定而後聲之大者不過宮小者不過羽聲始和矣以此振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矣聖人一天地贊化育之道莫善于此



十二律相生應心統義圖

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人也非黃鍾而他律雖世異月自官者則其和應之律有至精極微而不得其正此若鍾至尊先與並也 前律相生圖以隔八為次則取其相生方止而次之六陽律當位自得六陰呂反序其術如黃鍾隔八生林鍾林鍾在末今反而居五馬餘五呂依此正見同心一統之義不為臣妾之志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以無
 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
 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開化者
 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
 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
 之象也以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
 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
 體用者也是以二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
 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
 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
 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
 乎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也陽也剛也仁
 所以恃此而凶也○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
 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一

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
 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曰氣之根抵也
 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
 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
 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
 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
 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
 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
 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
 矣然則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

○動靜元

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五氣順布四時行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火陽也金水

陰也天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

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

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

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大極至於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

性理約義

○陰陽一

○太極本

○五行之

○造化發

○性

○太極之

○本太

○性理約義

○渾然太

也然則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妙合而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

○天下無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以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

○性理約義

形為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開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各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

○萬物統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一物各

○人得其

○秀而最

○形生神

○知

○善惡分萬事出矣

○性

○性理約義

○性

○性理約義

○易斯其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以圖畫之其旨豈不深哉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以五字系成一字不得

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是伊川

吳臨川曰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

陳北溪曰太極者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行乎天地萬物

如銀盞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花影人清多油火

為二程不薄○李果高曰人生而性之本體湛然元

○聖人修己治人之

○其依義

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簡其意大抵以

朱子曰以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

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

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

及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窺而

誠者聖人之本太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誠者聖人之本

為虛妄

誠下

○至誠而

○五常之

○本

○至易而

○行唯

○誠無為

○凡善惡

○世為安

○之謂不

○發微元

○周之謂神

○性理約義

○滿水火

○誠精故

○明

○誠神凡

○曰聖人

○君子慎

○動

○守道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有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

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和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

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性為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

可旁之謂神

平如救溺水自己不得好

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和

也和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耶之配天地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守道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聊耳

師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中而

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嚴為幹固惡為

而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

和俊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

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可教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

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

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

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易曰君子見几而你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志幸

新刊鳳洲先生策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一

○生仁成

聖希天資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
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遠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忠人以養策決科
事故曰李類子之所學

○天正行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
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

○天下之

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

○心純則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
違之謂純心純則資才輔資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

○純心用

弟弟有夫婦媿媿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君子進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學業不息務實勝
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
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君子日

人有善不及則孝焉有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几有
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故君
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君子悉

性理約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混關無

混方關方其無旁方
樂

○古人制

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
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
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
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

○天下化

○平心宣
 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亦新聲妖淫愁怨道
 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賦君矣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聖人功
 朱子云欲心平故平中舜心舜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
 化之盛如此
 ○聖人作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
 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
 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風移俗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聲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
 聲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有聖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
 也無欲則靜虛動有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明通公溥庶幾乎
 ○公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明不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一

○厥彰厥微
 厥彰厥微匪雷弗瑩言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言性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一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也
 ○一實萬分
 朝朝何以下分字朱子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
 萬川相照
 ○月映萬川
 顏子不
 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見
 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
 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則能化而齊故顏子垂簞
 師友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
 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
 友則不可得也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
 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
 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名無冤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

已昏年滅其身而無悟也傷痛矣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

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

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文辭者文之末也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

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

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

資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

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謂之聖者乃足以統之

聖人之蘊微類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類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

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謂之精者乃足以統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眩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眩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

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怠於誠然又懲分當至愆遷善改過而后至乾

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

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嗃復無妄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

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

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

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鳩汭舜可禪

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美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深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酒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誠則動動則化故曰操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道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

偽微暖其變于秋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嗚呼

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孔子曰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聖人之至公

○天地至公

○孔子

春殊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一

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勞王祀

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玩乃是卻說一字不可易

既誠矣心安用辨耶

明道曰自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

無缺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

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充有善心乃如果

未也又曰周茂叔察前草不除云与自家意一徹

黃庭堅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萬世王祀

○夫子

○道德高厚

○教化無窮

○實與天地參

○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通書太極

○之旨更宜

○虛心玩乃

○是卻說一

○字不可易

○既誠矣心

○安用辨耶

○明道曰自

○吾年十六

○七時好田

○獵既見茂

○叔則自謂

○已無缺好

○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

○日萌動復

○如初矣後

○十二年復

○見獵者不

○充有善心

○乃如果未

○也又曰周

○茂叔察前

○草不除云

○与自家意

○一徹黃庭

○堅曰茂叔

○人品甚高

○胸中洒落

○如光風霽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理精義約義卷之二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論讀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所以幼其幼睦其睦德實其秀也九天下疲瘵殘疾憊獨

且不要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

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及其同

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

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蕪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

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牴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明事天之道蓋無遠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

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與西銘之妙旨〇儒者

之通又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〇聖人

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〇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

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而必〇楊

性理約義

〇西銘大

〇西銘妙

〇儒者功

〇聖人知

〇化之道

〇聖人通

〇神明之

〇一句皆

〇楊時也

〇所見不

〇未釋然

〇存而義

〇神明之

〇一句皆

〇楊時也

〇所見不

〇未釋然

方卷之

大虛之類

天德之類

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者

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以道不明正由情者略知體虛

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

有不盡則誣世訥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獵寺

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通

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固於恍

惚靈幻佛則定以有生於無老為劣高極微之論入德之

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

性理約義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以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處謂之無故聖

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

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

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冰知太虛即氣則無無諸

子有有無之分非旁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及清為濁則礙

九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

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一理但由天而性心四者本是一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

應之日九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天道不旁寒暑已衆動不旁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

性理約義

而已矣

而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而體者虛實

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如野日相推似四邊只管散出天地

之氣運轉去只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休一陰一

○天德天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得為而
上天之載有感又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神而明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帝天之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

○神而明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得為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凶矣

○神化之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之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化之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神化之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惟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神化之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旁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

○神化之
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

○神化之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捨人心隱微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之不懈

○神化之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旁神知化易謂旁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效非智力能強也

○神化之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茂
 旁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
 精義入神事務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盡利吾外致
 養吾內也旁神知化乃希靈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
 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
 至德順化化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
 必知神之為也
 知神而後能知變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
 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
 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有失為狗物而喪已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物為去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
 之化而不過過則弱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
 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無方
 動物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
 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
 反而將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止海不得
 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
 地者滯於方以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鳥是為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
 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太

人動則氣於外則閉而志交諸外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 寐形閉而志交諸內也... 新於耳目所以綠獲於心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 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焉耳

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誠明 誠明所不知乃夫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性理約義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言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仁知合一存乎至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在乎靜動靜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

○天所命者通極於道 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

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方理而不可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性理約義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太末喪本焉耳

盡其性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不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性

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及不善及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

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以之

○命於人無不正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以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性者君子之性也。性者天之賦也。君子之性。天之賦也。故曰性者天之賦也。君子之性。天之賦也。故曰性者天之賦也。君子之性。天之賦也。故曰性者天之賦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備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備。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勞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然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又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又歸焉不歸焉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維而後天子之命。而後天子之命。而後天子之命。而後天子之命。

世之君也
世之君也。世之君也。世之君也。世之君也。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及由學乎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及由學乎。

大心
大心。大心。大心。大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二

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悟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蓋于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悟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蓋于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又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其耳目見聞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又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夫道能物身故太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貌乎其卑矣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夫道能物身故太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貌乎其卑矣。

成心忘然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成心忘然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道大

於道大於戒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碩影問區於
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太以末緣本
其不能旁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太以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
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中正實不偏不倚之謂也
○君子大居正
○君子成身成性以
○擇其夫而居之可

○中正實不偏不倚之謂也
○君子大居正
○君子成身成性以
○擇其夫而居之可

○中正實不偏不倚之謂也
○君子大居正
○君子成身成性以
○擇其夫而居之可

安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
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也
將旁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
知其智也
○君子達善達不善
○善以天

○善以天
○君子達善達不善
○善以天

○善以天
○君子達善達不善
○善以天

○善以天
○君子達善達不善
○善以天

<p>○知德知 ○大人以 ○天下為 ○子化厚 性理約義</p>	<p>教人者必知至學之維易知人之美惡知至學之維易知 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仲尼所以開同而各異以以此 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睡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大人以 ○天下為 ○度故孟子教人雖皆色之欲親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子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	--	---

新刊鳳洲先生策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二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p>○至仁元 ○和乎天 ○下莫感 ○感人心 ○至仁元</p>
---	---	---

一一九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惡以安民為難故不輕去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免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德辨感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

○困內用

乎疾疾以必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業難正志聖德日磨必有人所

○幾維正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顏子龍德而悅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九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貧者共做顏子樂進故頭無

○聖人合

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顏子九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

○君子不

失親於可 有德

○德主天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善原天

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又

主德故王言太 君子於民尊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愚者之通款

○君子不

大望於愚者

○克已行

至有差焉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避地者不

○樂已可

懷君以害仁遜色者遠耻於將刑辟言者遠害於禍辱此

○士及怨

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

○報者天

不惑而多能壁身之豺狼不可近

○君子公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

○大易不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如爾不

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

○見者尾

之道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仁統天
○下之善
○聖人用
○中之極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之天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太大人皆之
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后稷
○化育之端
○周公愛
○人之至
○周公不
○其其至
○周公感
○人心於和
○平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諱蓋以尊統止卑統下
乾稱

性理約義

九可狀皆有也九有可象也九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以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勞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有得也
有無一內外合備聖以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勞實而不固則一
而散動而不勞則往且來

○性通極
○性無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會同於性遇乃適然為人一

○行同極

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
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
要歸必謂死生淪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
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場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其俗使天下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
可不修而臻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求其途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上無禮以防其偽

性理約義

下無學以稽其繁自古設活和道之詞翕然與一出於
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
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
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雁聲以世界為陰淪遂厭而不有
適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
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
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

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
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
混然人不見其殊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
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
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
甚焉

性理約義三卷終

論

性理精義約義卷之三

皇極經世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
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
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歷年圖以見天下治
亂离合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
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五代書傳所載興
廢治亂得失和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
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旁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

○蓋天地
萬物之理
明大中至
正之道

之數旁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
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旁日月星辰走飛動
植之所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
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
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蔡西山曰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楊氏之大玄八十一首闕氏之洞極二十七象
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康節之學
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故其書以日月

○春運以未一人

○天之所以

○萬物所以感於天

性理約義

○地之所

○人與天

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
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
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
詩書春秋盡賡賚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動者為天有陰陽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
太陰少陽少陰以為日月星辰是為天之四象有日月
星辰而後有暑寒晝夜四者天之所以變也暑寒晝夜
變乎物之性情形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
為地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

少剛少柔以為水火土石是為地之四象有水火土石
而後有雨風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風露雷化乎
物之走飛草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寒晝夜
變乎走飛草木之性情形體雨風露雷化乎性情形體
之走飛草木天地化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蓋天地
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
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
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
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為道

○四象相

○十六而

○人及大

○造化在

性理約義

○天地之

○應運者

○善現道

○道之全

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
為十六皇帝旺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各相因而為
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
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
道畢矣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大極觀天地
則天地為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
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
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
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
器非數之能及也○伯溫曰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
即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
至矣之謂世大中至正應爻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
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
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
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
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
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五天之道

也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交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交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成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生六十四六

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為萬旁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道化之原也日為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為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為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者爻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一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

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均分毫厘絲忽渺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長盈虛在人則為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也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矣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發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

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自取之爾脩天地萬物之類而合德於太極者其佳乎平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善救而不奕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哲飛類得之則為鳥鳳走類得之

○於世
人衆

○聖人自
昭明德

○聖人極
深研几

○聖人
不違

○聖人
不違

性理約義

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

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

類而有得鳥是故至治之世則貧人衆多龜龍游於沼

鳳鳥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無

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以逆氣之應也逆順之應

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

不生禍亂不依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

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

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

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飛行而鳥會

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達之則害逆之

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進而不違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

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

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惟不能

違物故天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

有是時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

有是時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

○唐虞
天而
聖人

○聖人
之法

性理約義

者其唯人乎故消長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

之事也有消息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

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

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與先之者則未之或至於

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

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

故聖人懼之以一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

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

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凶之者禽獸也興之

則為治廢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今之

則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秋乎當時之諸

侯去霸也遠矣隣於秋也不愈近乎微賤人之生春秋

之你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

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有地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

而過之也物之質性皆生可謂其全不自以爲人故其大成其大也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太豈不謂之至偉者與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

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

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

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即日溫註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

太剛少剛太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

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爲水火土石入者具倫太后天

地之體倫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亦盡

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

化盡之矣

暑爰物之性寒爰物之情暑爰物之形夜爰物之體性情

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兩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

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者寒晝夜無不交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

無不感之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

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久道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

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靈於萬物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交

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始

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也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

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

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

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之人之人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

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

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

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

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

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

亦可以理知之也

○三五同 我無欲而民自利其斯之謂與
 ○三五同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
 ○三五同 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必
 ○三五同 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
 ○三五同 人而不為輕若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無有
 ○三五同 之也若無無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
 ○三五同 率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
 ○三五同 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
 ○三五同 以德教天下者天下必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
 ○三五同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
 ○三五同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
 ○三五同 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及以功以功勸民者民必
 ○三五同 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
 ○三五同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為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為能利民
 ○三五同 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三五同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除賊安有弒君耶是故知王者正
 ○三五同 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必以功歸焉所以聖人
 ○三五同 有言曰天地卑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

斯之謂與
 ○三五同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
 ○三五同 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必
 ○三五同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也取以力不以義
 ○三五同 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
 ○三五同 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
 ○三五同 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
 ○三五同 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及爭之也五霸
 ○三五同 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又
 ○三五同 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
 ○三五同 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
 ○三五同 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殘夷狄不敢屠害中原
 ○三五同 者仇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必
 ○三五同 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取能視跛能履上虎尾啞人
 ○三五同 文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與
 ○三五同 道德功力者存乎德也教化勸率者存乎用者也德用
 ○三五同 之間有存焉焉者聖人之業也夫爰也者具天生萬物之
 ○三五同 謂也推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

○三王尚親
以德行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
五霸尚親以力○道遠則力率天正以而親之則扶乘此皇

○仲尼以
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
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

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難報以成之庸君暴虐以
壞之果未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
之灾祿之妄蓋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
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有
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禹湯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
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
雖時不同其成敗一也

○東遷無功
以復王業振王西走與虐以喪王室威令

○三王成
○武以功有

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於五霸而已以又奚足道哉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
秋始於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幸
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
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
晉之衰也秦由是敢城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王者往也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
于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借王也不
不陋乎

夫以力勝人者人必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其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
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
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
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所以謂之中國
義理之師也

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於西夷於岐山

○中興
○義理之師也

徒於咸陽兵燹半肉血流天下存併四海更革古今古者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求得非用法大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泰誓一事其言不名遠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以仁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孔子存王者之禮樂作春秋以明王法
大戎無中國晉文侯獨去棊戎狄而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必未同于夷狄其功之可尚矣故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秦穆公去改過自新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而與之必也狂狷聖人之化取之而不嫌是亦不稱中行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自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舜舜以德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帝也然而德下

昔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主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不齊聖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及善蓋有深意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和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和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誰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誰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

人之成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繫乎天者也貧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廢天下皆知其貧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示較森於外又安知有廉潔之聖而傳說之貧哉河濱非神位之所廢下非求相之友昔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以

云於道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維危與

谷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

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

家宰屈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立曰不忠乎則天下

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伊尹若委寄

於匪人三年之閒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心去矣又安

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辟疑

乃凶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

處謗者也周公居櫛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戚親之名豈

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

萃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閒其如嗣君何則天下

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二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

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

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

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

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

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

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

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

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

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伯諸侯一匡

天下則高於狄也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公則

漢劉季匹夫也克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收匹夫相去有

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也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

武王

漢劉季

匹夫

匹夫

匹夫

匹夫

匹夫

匹夫

匹夫

匹夫

○君子貴
天地之中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也

○君得臣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

○君子貴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爻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隨而陽順語

○君子貴
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天地之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且乎指掌美可不貴之哉

○君子用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天地交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而物乃生也

○公孫
則言者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筮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筮兔而謂必由筮蹄可也舍筮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

○王道之
為治之道又通其交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

○道為大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木神不
神不二也以實生生之理也

○性理約義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

○性則神神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諸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以君子所以慎獨也

○聖人出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生在辰類天地成功別生分
 萬民以成天地之運也
 ○君子虛心不動也
 聖人成能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矣君子所以虛心而
 不動也

○六經渾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
 存焉
 ○孟子善於其中矣
 夫聖人之善於其中矣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三者不學不際天不足謂之學
 三者不學不際天不足謂之學

○天下良醫能醫人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
 下之良醫也
 能醫人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
 下之良醫也

○得天理者潤心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資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且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且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

○楊雄知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
 洛下閔也能推步者其公石公也洛下閔但知曆法楊雄
 洛下閔也能推步者其公石公也洛下閔但知曆法楊雄

○楊雄見天地之心
 知曆法又知曆理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
 外入者也

○數千年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知牯四顧孔
 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心為身
 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去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
 為天下本心能運身奇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至誠與天地同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奇術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刀
 物末則刺之若恃力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
 君子處敵敵則行敵敵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
 入不自得

○至人行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歛天下之智為智歛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
 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
 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

○春秋王
 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
 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

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子固有強弱然一子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子弱也

力者以為子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為子弱

無力者不以已之力不足而以為子強何不思之甚也一

子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

二人大餓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

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以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

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

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復次利明治生於亂乎治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

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夫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

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人能周易是為知易

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為太古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五伯者功之首非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

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后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

可不恕也

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

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

之楚莊強太又次之宋襄公雖曰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

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

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

有過者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錄

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

以為功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知因初獻六羽則知魯

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

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才者天之良質學者所以成其才

也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人而無學則

不能燧理不能燧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入之才必以

剛克中則剛足以立事業也

事無巨細蓋有天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

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若人也得之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義約義 卷三

一三七

與否天也得失一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

也廷天理者患禍又生
○經論天地之謂才法又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舜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禹世治

亂之迄無以必矣
○海潮應一日之內自子后卯升之時即開其封於子而退於卯之謂息也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孔子既蕪夷齊心與湯武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

可非湯武是篡也
○孔子既蕪夷齊心與湯武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變從時而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

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豈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

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文中子曰易樂者又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奈義者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矣不亦君子乎若以之類濫言之言也心志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又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

利奈義者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矣不亦君子

乎若以之類濫言之言也心志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

之言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又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奈義者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矣不亦君子乎若以之類濫言之言也心志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曰危人雖不治危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以君子思

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天地大德曰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

始也太初 事之物也其成功則一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秦穆公伐鄭困敗而悔時自誓於王道

季札兄弟四人札幼而貧父欲立之札避逃去劉向曰

夫不以國私身伯千乘而不恨矣尊位而無念可以庶

幾矣○秦穆公伐鄭困敗而悔時自誓於王道

漁樵問答 陽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談為問答以論陰

樵者問於漁者曰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

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答曰彼之利狹矣之利也彼

之害亦猶此之害也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

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

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

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

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

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

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

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

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

者之言也

者曰必吾新濟子之魚吾知有用乎子矣曰子知子之薪

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樵者曰願

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

水火用草木體也水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

隱乎性一性一情聒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

為腐草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

曰火之功大於薪矣敢問善灼何必待薪而後傳曰薪火

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

然後為用是故九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休乎曰

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

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

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

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體也

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

用之何如耳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

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教取者

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

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

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

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

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

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太

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樵吾知遊夫天地萬

物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樵者曰敢問無心致

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

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

我徇物也以物徇我則物徇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

明天地亦萬物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

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

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

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地地附氣其形也有

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

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

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各體有無之謂性惟神與性

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

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
 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
 又以利貪夫則以身殉姦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
 身殉名故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惟恐其不
 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與贓一物也而兩名
 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
 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言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
 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羣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
 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迂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

性理約義

有即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諒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
 則害生名與則實喪利至名與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
 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
 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釣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
 得然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
 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
 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

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
 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
 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
 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
 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
 與害何相去之遠也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不以義
 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
 一日而交袂於中途者哉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反乎非眩人無以盡之變然

性理約義

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
 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眩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矣由
 知愛之所為乎眩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矣由知權之所
 為乎運消長者反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反聖人
 之一道耳
 漁者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
 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
 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眩人
 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

〇六物具而得魚

〇長髮全人之正

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仁也此言才之難也譬猶藥之療疾毒藥必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此言藥之不可不備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後人矣此言藥之不可不戒也平藥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其所能治也此言藥之不可不擇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此言藥之不可不精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乎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言人之不可不學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何也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也此言人之不可不教也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

性理約義
自來者矣。○樵者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觀其面

無名公傳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聲則可號可號斯可名此言名之不可不實也然則斯人無体乎曰有体有体而無名也斯人無用乎此言名之不可不虛也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術也夫有德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此言名之不可不德也無心無德者雖鬼神不可得而知也此言名之不可不德也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

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美九餘暇閒往開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灾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順福若待求天可此言人之不可不修也量又曰中乎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灾未易樣性善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逐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如有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蒸飽後氣吐胸中方塞宇宙其與人

性理約義
交雖賤必洽終身無其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答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率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已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簡囊家食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寒未嘗寒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

其詩曰寒未嘗寒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

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

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

故其詩曰不俊裨伯不諛方士不出力庭直時天地家素

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

妄思足無妄妄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

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

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惟喜酒百年升平

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以其無名公之行乎

張氏崐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旁意言象數之蘊

皇帝王霸之道者書十餘萬言研精去思三十年觀天

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

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

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實以人事具厥治亂靡所不

載其辭約其義廣其著書其旨隱嗚呼至矣

朱子曰皇極經世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

三十日一日統十二時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故季

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志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

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

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陰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晝

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蓋左右逢原略

無毫髮凝滯倚箸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使

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哲獨見稱

於聖人也歟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以氣象也

程子曰先生得之李氏之李氏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得之

性理精義約義卷之四

易學啓蒙

劉欽云河圖洛書相為緯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正而河圖又為二奇二偶之數...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 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義約義 卷四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乃易字到領開卷第一象... 惟此一義先儒未嘗言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

家禮 朱子云家禮一書大抵謹名分崇敬以為之本... 伊川云作主用果法方四寸象歲之四高又二十象...

一四三

○可求之理

○古人制

○人終天

○同心

○黃鐘

○古人三

○不以存法

性理精義

兩節間次之所謂黃鐘之宮氣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
 二律定者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入曰吹
 以考夫制以候氣也漢志曰人若繼天順地序氣成物
 是古人制之理也漢志曰人若繼天順地序氣成物
 統入終天地之功曰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
 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他律也當其月有宮者則
 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也當其月有宮者則
 其和應之律有至積忽微而不得其正以黃鐘至尊無
 與並也
 按一黍之廣為分故九九十黍為黃鐘長積千二百黍
 為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

洪範九疇
 察九峰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
 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易更四旺而象已著
 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
 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
 內篇上 十四頁

太極未分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兩儀既判動靜無端後則
 先氣根於道道著器象一實萬分乃復一氣混乎開乎
 其無旁象是故數者計乎以者也疇者等乎以者也行者
 運乎以者也微而顯貴而幽神應而不則所以妙乎以者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也乎昭乎其大

○無根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後孰離孰合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為虛釋氏為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

○異端曲學為乎不逾

○有理斯有氣氣者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者而氣隱人知

○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口理

○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

○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出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

○來死知所去易曰旁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

○性理約義

○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

○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

○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心

○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即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

○繩繩井井而形色具俱合之而知其異折之而知其同微

○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旁者其庶矣哉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

○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升之實而體

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語下而不泥於形

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

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

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

所以神

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

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

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己者焉

性理約義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

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

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非非無不明也少

則昏矣久則忘矣又久則矣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人之心一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倚倚

也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

外無內不可分也無外不可窮也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

育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而生其入

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

之復火之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起嗣續老耄得之

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

言教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堯唐之說也非禮

性理約義

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能孤運者不能旁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焉化之類其妙矣乎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數由人與念由人時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必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

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

新刊鳳洲先生策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四

內篇下 一首

溟溟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

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

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教之

教也分天為九埜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

九賦欽財賄九式節制用九府立園法九服辨邦國九命

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

行之者一也皆數也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於西而終於北故陽當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當右而以表揚終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鏡也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口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終如鉤日漸遠則斜照如光對視之則正圓也○朱子曰粉塗其半則視之則粉塗如鉤或以月中微黑處乃天地之形影非真有物也斯言有理尼破千古之疑○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上下既則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陳潛室曰日缺月缺於人事必有欠缺故聖人長之則身修行無可碍也○朱子曰帝座常居其所如輪之轉如輪之轉如欲動而不可得○胡致堂曰陰氣

性理約義
○近上卷
○三
○天側
○身修行
○精
○不入後
○起不夫易
○天地間
○天地句
○然之數
○天下句
○此理果
○陰陽升
○各有一
○五者皆
○造化皆
○之果

吳臨川曰揚子是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

地理附潮次

東萊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

新刊鳳洲先生策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四

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陳潛室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一自河南入為間道一自蜀入為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馬古州曰朝生為朝夕至為落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大陰也合於日以起期陰陽消長海期弦切三潮汐應焉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

性理約義
○風水極
○南北明
○三國文
○支重
○其原

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朱子曰光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岳諸山相向右河志遠直太山濼海第一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山諸山第二重有五指至明越三國為三水自此經流至南海○荆襄為南地極明越三國為三水之池乃成馬之場非帝都也○吳臨川曰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源也

鬼神附祭祀

張子曰天地之雷震莫不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以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不越數端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學者

誠能致之以劣其理則不為衆說所怵克已以去其私則

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

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情意可得而求德

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

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

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知事

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

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

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

不昭昭乎

○聖人有
○精切
○李若道
○別是二
○有生理
○元氣
○子產得
○古人極
○有深意

遠之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說專用功於人倫所宜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以語示人極為親切矣

性命

程子曰天之賦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

謂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

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

造化之謂也

吳臨川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天之賦於

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

齊而其善則一也

性附人物氣質之性命才

○孟子道
性善蓋原
於此
○一字有
二義
○聖人因
事以制名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開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九以教者皆一也聖人
因事以制名耳
李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世皆對而言之也欲求靜於未
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
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性者天
賦於人
○性者天
賦於人
○性者天
賦於人

○稱者得
○道心如
○一片空
○萬世心
○無欲故靜
程子云有主則虛
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
實萬世心幸細要

心性情附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忠慮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
不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胡五峯曰探視聽言動無有心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
性理約義 十九

不自心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者孰知其為以心
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
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異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
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
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
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處語定哉夫天地之
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性三天
○情效天
○心妙性
○德之德

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
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
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
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
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
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 尚何應物之為

性理約義 四
異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
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在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
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也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
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孝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

○君子之
○孝以求定

○聖人喜
○怒不繫於心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五

道統

論題

黃勉齋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
太極者天地萬物之始也
 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
性之靈也
 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以
道之出於天者然也
 道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最秀而最靈於是繼
天立極
 天立極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致
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
 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
中中即太極也
 中中即太極也堯之得於天者而舜之得統於堯也舜

性理約義

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
 因克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也此又舜之得統於堯
禹之得統於舜者也
 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
 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此又湯之
得統於禹者也
 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念臨無射亦保即以
禮制心也不聞弑式不諫亦入即以義制事也
 禮制心也不聞弑式不諫亦入即以義制事也此又王之
得統於湯者也
 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
義勝欲者從
 義勝欲者從周公八轡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即文王之所以制心也
 即文王之所以制心也義即文王之所以制事也以武周

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齊家治國平天下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

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
言曾子得之大學之教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
 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
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孟
 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孟
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先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子
 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先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子
思得統於顏曾而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若夫以誠為
 思得統於顏曾而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若夫以誠為
本以欲為戒以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曰溥然
 本以欲為戒以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曰溥然

性理約義

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
 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
 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
序外有以極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此又先師
 序外有以極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此又先師
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
 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
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常撮其要旨而明之
 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常撮其要旨而明之
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
 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
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于聖萬善所以傳道而教人者
 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于聖萬善所以傳道而教人者
不越乎此矣

性理約義

不越乎此矣

韓公依種詔器似指說道理言○三先生有功於世

朱子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韓公依種詔器似指說道理言○三先生有功於世
指周子二程言○萬世道德宗主指夫子定六經言○
主張斯文為已任指宋儒言○聖經維作前後相承言
以不擊

聖賢

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

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賢之處世莫

不有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

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為

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法事

自然則無之也○張子云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

胡五峰曰聖人之應事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可

止可行而不行者也○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二者氣

心則有感而後見○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

去春生秋藏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卒者須識此象

孔子

程子云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御黨所載者自誠而明

也○朱子云聖人無有不為之事只恐枉屈不入于

沐浴請討時是養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呂

東萊云高稷思天下亂弱由已亂弱孔子歷聘諸國以

至諸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

此

此

顏子

程子云顏子所以大過於人者只是得一善奉養聖人

與去後空耳顏子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者為者為者

足矣有若無時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以有孔子在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張子云漢去中道方謂極善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

至顏子之雅意直是在後夫子高遠矣又要求精約心

遠後於湯武以南軒云顏子所至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至聖人○顏子不

襟怀洒落有仙風道氣无有知其李者○廬山之麓行
漁溪馬崇清耕寒先生器縱而樂之因寫漁溪之號○
孔經甫嘗以文曰公年壯盛五色金方從容和藹一
府皆傾○百世開風吳楚指周子言○周子二程嗣性
聖開來每歎天地正人心使孔孟絕李德盛於宋朝而
趨出乎百代

程明道

伊川序曰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
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
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
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
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旁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惑泰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
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旁理蓋性循循有序其接物
辨而不聞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歛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
服觀德者心醉

呂藍田曰先生有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
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冰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
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
聖人復起而不能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法見於聲容然
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張則非
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
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
有所不屑

朱光庭曰先生得全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

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照
識古今而不自以為得
朱子贊曰賜休山享玉色全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
祥雲和風其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龜山云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如伯淳將做天下一人
者○上蔡云明道坐如泥塑人接人則輝是一團私氣
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起召申公司
馬温公温公不超明道作詩寄公又詩寄温公却分朋不
放過一步○張范陽曰明道意前草茂粟物或功之
莫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小魚數尾時時
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万物自得意○陳忠肅公常作
龍沈文曰沈諸梁當世賢者曾仲尼而不知宜乎子

路之不對也。范淳夫論類子不迂，忽不貳，過維伯。予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程伊川

○味忠清 作書疏文
○聖代之有儒
司馬光曰：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必動。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脩，李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朱光庭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才，則博通古今而無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贊曰：規圓矩方，絕直準平，允矣君子之展也。大成布帛之文，救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龜山云：伊川論類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饑死，非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這樣話。張氏云：伊川深識至氣，象如孔子元氣，景星慶雲之類是也。

二程摠論

胡武夷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

張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兄則孝弟顯於家，廷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胡五峰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開楊墨。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太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規，而伊川作行狀，乃獨不載其衷。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杖計較如此，以可謂不同矣。然明道

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以亦何害其為同哉？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方，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工。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志完云：伊川對鮮于侁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所以樂，知伊川見處極高。○朱子云：明德可比類于○又云：某幼時讀程張書至久，之但查其指義深遠，信乎孟氏以表一人而已。

張棟渠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咏之味洽博淵之學苦心力索

之功深

贊曰早悅孫吳晚因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以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

不欲以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

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惟理約義

程子云某接人受矣不繼者三人張子厚仰老夫司馬君實曰呂祖叔言於朝曰張載李有本原而方之學者

以功名自許上書謂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志初成

之乃貴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其窮神知化一天

尹和靖云橫渠先生講學談周易及見二程詢易次日撤

去居處曰吾平日說者亂道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邵康節

程子曰先生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車為

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

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

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吟正而不諛

不污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

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朱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覽無際手探

月窟足躡大根關中今古醉東乾坤

程子云吾從克夫先生特听其以論極古之豪傑也借

其元所用於世周旋明曰折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

詩雪月風花未品類他把握中樞事便與此派一

流夫詩云梧桐月向杯中照揚柳風來而上吹真風流

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作舍其幸而

李馬○朱子言亦節時可為則為難矣難使其身退乃

二程門人

廣平游定夫

藍田呂進伯

壽安張思叔

永嘉劉元承

劉質夫

楊應之

王信伯

郭冲晦

上蔡謝顯道

京兆呂與叔

和靖張考明

河南朱光庭

李端伯

蕪李明

侯師聖

龜山楊中立

呂和叔

華陽范焯夫

東平馬時中

范瑩之

和明叔

周恭叔

也虛而靜其然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勞
 其守之也歷久履險而不易卒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
 終初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於持者純熟成厲者和
 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
 是草履贊曰義理玄微養系牛毛心胸開廓海闊天高蒙
 傑之才聖賢之學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生自題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
 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緒奉前列之遺
 矩惟聞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性理約義
 ○百世宗師
 ○六書飲
 ○史家矩
 ○文字高
 ○博約兩
 ○極其至
 ○朱子功
 ○不在孟子
 ○下
 ○三世一
 ○徹
 ○孔孟正
 朱子紹道統立人極為百世宗師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李庸論孟小李近思錄以六書者孝者之飲食也
 準絕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端日儀服大義稟乎烈
 日秋霜而後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繩文公文章宗
 禮高絕一世○博文約札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也○
 朱子功不在孟子下指顯明至孝言
 朱子門人
 勉齋黃直卿
 西山蔡季通
 廖子晦
 陳才卿
 徐子融
 九峯蔡仲默
 方賓王
 余正叔
 黃瑞節云蔡氏祖子○三世一徹朱子云神與所以敬
 其子者不干利祿而○至負之孝其志誠高遠非
 人所及○元定之○祇語錄即氏經世孫正
 義元定曰以孔之

於理者能識之吾此季通言而不厭也又曰季通言
 志孝行之餘尤遠厝討論定者遂成一家使千古
 誤噴然一新而避其感源亦存成法○季通嘗語三子
 曰淵汝宜紹吾易矣曰沉汝宜演吾易矣曰春汝則以
 易知方鳥○季士英言休默年僅三十即屏去季子業
 一以聖賢為師其於易記書關張洵真不擇父師
 之語哉○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春典談
 曰吾道之託在汝無憾矣
 張栻

朱子曰先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
 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
 亦可據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南軒
 ○香道之
 ○在在
 ○李與光
 ○利之力
 ○南軒
 ○香道之
 ○在在
 ○李與光
 ○利之力

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
 以析秋毫養孝乎其致王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化
 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
 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姿既
 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現於以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
 其也耶
 ○一見知
 ○大冠
 ○不問辨
 ○千載一
 朱子云胡仁仲一見南軒知其為大冠○南軒問孔孟
 論仁觀切之指退而思之若有符也○以善質鳥仁仲振
 仲舒武侯二程發明之而季者莫之信張忠獻公偶明
 大程以斷國論胡文公論道經以開至道與五
 萬程氏之億千載一線者猶夫則忠獻公之詞于

○見外如
只中問少裝折

○正意見
不可无
○吾儒方
惟理約義

○見外如
只中問少裝折
○正意見
不可无
○吾儒方
惟理約義

○見外如
只中問少裝折
○正意見
不可无
○吾儒方
惟理約義

○見外如
只中問少裝折
○正意見
不可无
○吾儒方
惟理約義

○見外如
只中問少裝折
○正意見
不可无
○吾儒方
惟理約義

真德秀

李真卿曰朱子沉潜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
傳汪洋乎翰墨沉潜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

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
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

也
虞邵菴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賡賚之學以明帝王
之治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
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魏華父

虞邵菴曰魏氏之學即物以明理友身以求仁審夫小學
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

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履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
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
者矣

歐陽圭齋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
義精仁熟躬脩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

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
變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

而知愛遠之而知慕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
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

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旁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故

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
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

吳澄

性理約義五卷終

○曠古一先生嘗曰孟子頌學孔子曠古一人豪傑之士也孟子啟
千有餘年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
又百年來朱子集教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
○師表百
揭氏侯斯云吳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綱明目張如
禹之治水魚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
豈一才一藝所能辨哉

論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六

總論為學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
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
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
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名教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
而不以為始也。○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
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學不

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
胡五峰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
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
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學必習習，習則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
反求諸己為正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
得吾心之悅也。易動必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
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陳潛室曰：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宏。

胡五峰曰自反則裕貴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

真西山曰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以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必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必之雖利反以為害○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胡五峰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呂藍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開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

○二者又命有正合之理

放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必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胡五峰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昏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慶貧賤與天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

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勞也若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以義利之分也

程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以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子孟之肩為也○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稷生為醴酒而去克於胥靡之辱姜

肱為土室之隱免於當錮之患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

室之活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知足退而保身者有量其度分安於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屑世故者雖有得失大小之殊

○二者又命有正合之理

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靡而怠心生。諄諄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乎人倫者也可不重與。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因義，家人之道也。人之居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守義，惟獨立之人則能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范華陽曰：與貧於己者怨，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怨，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才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以此與。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私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而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非以博文也，所以由性情而明物理也。

六經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非以博文也，所以由性情而明物理也。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象數之表，某所自為。

讀書法

朱子曰：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沈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今之譚經者有四病：本早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繁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以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世之文
○世之文
○世之文

香不介南高才遠繼起者得法然也
○世之文
○世之文
○世之文

論又

性理約義

○世之文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
○世之文

○世之文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世之文

○世之文

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燦越
○世之文

性理約義

○世之文

蔡之辨列聖在周首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世之文

○世之文

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
○世之文

師友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克裂道與文為兩物而於其間
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克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
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
於一云者則自首揚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是
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
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自是
○前復文
○道不到
○歐公第
一守器
○如樂詩
○申韓
○天德
○天德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殊矣申韓蘇張皆其
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
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並遠矣是以無傳焉其謂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請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
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以其為能弘道也

類人情道禮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

師友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克裂道與文為兩物而於其間
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克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
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
於一云者則自首揚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是
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
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
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廢萬物為實其為治
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
每每如紫若曰旁日月狹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交者是
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今世人
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則非矣○康節嘗言
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
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特欲取之必固與之以老子之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
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廢萬物為實其為治
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
每每如紫若曰旁日月狹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交者是
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今世人
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則非矣○康節嘗言
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
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特欲取之必固與之以老子之

禮用也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以孟子之體用也
朱子曰老子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谷所謂谷只是底下空處人在高處他只
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人爭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
列子

朱子曰老子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谷所謂谷只是底下空處人在高處他只
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人爭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
列子

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固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而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容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漸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嗜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蓮哉

○漢儒以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俟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劉秦羨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楊子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俟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劉秦羨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文中子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必不可謂無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

得夫至善者而止之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怪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輿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比較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奈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或曰然則仲淹之學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即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耆老而其耆老之意蓋亦姑托其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蕩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指諸事業者恐亦

性理約義

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也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韓子

真西山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其篇皆具行閱深奧孟軻楊雄相表裏又曰昔孟軻距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首揚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咒言咒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

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批棟天倫為麗著韓子憂之於此

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

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

正理所有斗斛權衡以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

韓子之功也

程子言韓愈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去時許大見識尋求者幾見少人而已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氏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

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為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

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

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

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韓子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七

歷代

唐虞三代

論唐虞 程子曰泰山雖高美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論湯文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聖人之清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為任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論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仕資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謂

性理精纂約義

論聖王 聖王所至天下歸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說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檢和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

宣王能優文武之業以致中與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論伊尹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傳說之築於濬天下之事非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於我者而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詢善之盡則公而與資不易之項也然資人難得而爭奪與焉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論公之至 公之至也

論資人 資人難得而爭奪與焉

論與子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論與子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論與子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論與子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論與子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克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得罪於舜故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放商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為相則誅之舜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太則以事為大而外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

朱均湯武過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君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也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

胡五峰曰欲撥亂與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後魯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維

仲尼之德不能聽曾衛之政矣

論仲

○大人禮

○繫本有

○世之矣

論意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亦大

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禮

論趙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古人推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物

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立賦
刑書見訖當世有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
未之聞焉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兩所謂鬼使之道
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矣

摠論

許庸論曰春秋人材固難指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
端實之行正太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如齊之鮑叔官
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
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以十數董者皆以尊主而

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者是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
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
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
以至夏商餘皆保全境內而已蓋春秋之時光岳分裂天
網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喪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
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時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
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也

戰國

陳清室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濟

身決起者名楚趙苟非見矣於今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
國游士所以乘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

論括

願往性皆因所激而能致之燕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
張儀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也
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填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恭養之
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
敵國之人久知之獨其君不知耳人多謂以名用人失

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
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趙括虛張踈諛
之實已久聞於鄰國其主不知之耳
長平之敗不惟一趙括為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
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
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趙欲嫁秦兵於趙以蓋
馮亭但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黍食於韓今上
党有垂得之術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強大不能得
之弱小而弱小頗能得之強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

深憂也非望之禍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秦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患則長平之敗是豈獨趙括為之哉

論廉頗 曾仲連亦戰國東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廉頗高飛於雲漢虎豹長肅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恭養於朝

園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繫不甘人之恭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為天下士而人固可以天下

士奇之矣

楊龜山曰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擄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一掉三寸舌入睡毗不測之秦秦能以完壁歸足壯哉然當其捧璧視狂示以必死蓋名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

傷勇為難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壁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机亦不在夫壁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壁存可也亡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燈忽之威抗臂秦秦當車轍之勢當是時使秦知趙壁

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壁為之崇也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恫罵而欲以頸血賤之豈所謂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歟

論平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必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

三人猶必有師者况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已知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秦 秦始皇用王剪將兵伐楚請田宅其眾曰不然則王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以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敝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剪不防

論始皇 秦始皇用王剪將兵伐楚請田宅其眾曰不然則王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以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敝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剪不防

論煮

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陳潛室曰秦并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後來諸忠

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

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折秦之主也

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

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

危亡之期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

間將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

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漢行險弱翁稚子可寒裳而濟彼

性理約義

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后来者愈出而

愈奇也雖然久矣矣逆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

奪之食若果焦者不幸矣

論陳

陳潛室曰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零盡

陳涉乃其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

○秦皇漢 伍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

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西漢書臣

劉元城之與馬永卿論國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連但高棋

○名者

識先後者耳漢高帝方奕布以勞未歸故洗足不超以換

其鏡布欲自後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以

識先後者也梁武帝方侯景以勞未歸處裂地而王之其

後景凡有所謂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以又後者為

先者也圍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韓大怒

設屬良平細足以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

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奈何益哉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與

亦有合乎以定三章之約而民感之者深仁也從三老之

說而人從之者秦義也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

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以名正義立故也

陳潛室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

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以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

在楚曹無繇果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

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

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

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

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懷王為能右已也而

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一作書曰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

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與本假於公楚之遺孽項氏之與本假於公楚之遺孽

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豕子而王之蓋公謂其易制無

他而豈料其負能若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

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

羽此心之鬱音後悔恨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

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

執此以為辭也故有三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

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曹不足重

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

而祇以為漢也嗚呼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

者天也豈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

亦天也

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何異陳潛

室曰為義帝發喪固人之短而執之無君之罪在項羽挾

天子以令天下負之之有而挾之無君之罪在曹操雖說

之為名但一則家傑劫事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

暗昧

問高祖規懷之說○沛公之初人開也手奉父老約法三

章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而三章之法不廢如山遠為

楊龜山曰文帝以實廣國有貸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

不用用申屠加以乃文帝以私意自熾而不以公處已

也廣國果貸即雖親不可廢果不貸即雖疎不可用吾何

容心哉

張南軒曰文帝制事周家為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

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

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

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

感人心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

間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陀之強次高帝猶難服

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陀即自去帝制下令國

中稱漢皇帝貸天子惶恐報書不敢慢乎嘗詳味帝所與

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陀報書首句曰老夫

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陀敢以越吏

為德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豈不信哉以文帝天

資之表初政小心畏已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越

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經緯申屠加之

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

卒亦不見庸也故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后世

如淮南薄昭之事不免陷於刑名之家至於即位歲久急

肆心明新坦平之和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

故即悟也嗚呼嗚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

或問何則唐重夏商周皆因之而不準漢文輩之何耶

陳潛室曰秦法古法凡古人教民赤民之數掃地不存

庶民成康後世不夫易也○問漢文薄昭李德裕

以對後之不當溫公以為發之當未知孰是潛室曰

未免少思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

德於仁厚中有神武耳○問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

唐之陵漢潘鎮選節廷者何異潛室曰文帝是純任德

教權綱任上伸縮由已唐一句姑息權綱倒持於下予

著室云文帝實東施梓若更英李問徹底理會更易

胡五峰曰漢景以抑都察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

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德之人

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

憂其犯法耶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勞費之專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

不至於亂也者有四筆焉高帝寬太文景惠恭其得民也

深流澤遠未幾能遠度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壞民

獨迫於威而強服耳以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矣夫豈

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

未至湯然蓋矣各教如秦之為以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

曉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

心自後不復明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

不之悟者蓋甚有間以三也悔過之後後欲之機息而清

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

之事以培植根本於是與利之源室而惠澤復流有以祈

天未命矣矣四也以四者相須維持是以能保其祚

陳潛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

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

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干門萬戶則不怠其聚斂也不告繕

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

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

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

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而不獲如

論蕭何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蓋欲順適帝意以就大事不欲令親其秘也故假辭云爾以何之深意也史氏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龜山云班固謂蕭何為一代宗臣非虛語何東國鈞蓋筆秦法與民更始其法令終漢世莫之能損益也南軒云高帝得伐多在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

先杜故也以其相業之大若又何為相之初在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以此得為相用人之休楊龜山曰韓信以機變之才用奇無窮所向風靡漢與各將也至其軍脩武也漢王自稱漢使張敖入壁即臥內李

其印符璽召諸將易置之而其信未之知也以其禁防濶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蕭春秋復仇之義其祖擊秦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逐焉則心慊矣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繫其心之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以其出處大致也至於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

○子房非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

○子房非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

○子房非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

已而動無不得以室獨可知計名哉

陳潛室曰沛公有三傑故能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燕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遷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肝肺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通道以示項羽無東意以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

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取為三降將即以此三秦遷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韓信乘鏘漏之餘而後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略同故慶楚之效同也

程子言張良去用高祖如右未立太子事去使高祖又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龜山言張良始終始為韓方良始從沛公為韓報秦也韓王成立辭漢歸韓因說沛公燒絕通道豈復有事於之定於是與引韓為韓報仇之心至是方已其

○三傑

○三子

○三子

○三子

○黃真

論漢

燒後道之時必似有意使以粹王成若在以長輔天下未可知
其治固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事其質即矣

張南軒曰呂氏欲王諸呂獨問王陵周勃陳平三人若蓋亦有所憚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固足以折其奸心矣使二子者對復知陵吾知呂氏將悚焉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友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雖有李安社稷之言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卿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類之謀行則亦殆哉人臣之立朝狗義而巴利

害所不當顧也使人臣當安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何賴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唐王為事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投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朱子曰叔孫通為絳灌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此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使大不同蓋只是素

○人臣立

○金注

論楚

楊龜山曰高帝港於趙王而卒用趙王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忍之質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其心為久矣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不以祗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迫夫夫嬖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人疑之禍而已哉

論漢

楊龜山曰季布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資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資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以說豈非以帝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論漢

胡五峰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論漢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重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

論漢

○知道者

○天地相似

○知道者

○天地相似

○知道者

○天地相似

論世

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恭慕之氣天人之別
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焉讀其
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
是矣

三表五

龜山云誼之三表五節其術味矣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為大德也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助已死
一生彼將一至以三表也賜之車服車服以壞其日賜
之美食亦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相以索其心而千食之以壞其心與五節也

揚龜山

揚龜山曰存文恭儉慈仁而賈山借秦為喻宜若過矣然
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論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發之深中其病
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
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左六級文
吏即以法繩之是以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馮唐

龜山云武帝時淮南王欲謀反欲殺之節義况公
孫弘輩如疥癩耳夫以一汲黯足以救淮南之罪况
不為黜者乎○賈山為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直已以
去不撓其責其節必有足稱者

論式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下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
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盜賊而式猶欲助公家之費

小式

凡式之所崇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
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九而式之
獲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封禪而式獨以不
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二事

常與下奉日以濟室公誠善論式矣但式以家財謀弟
用元城云公孫弘家亦人也亦有長然謀謀西南夷不
或稱張陽矯偽刻薄而後嗣顯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
殃近虛語即司馬涑水曰所謂積善者世世相因之謂也傳
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養三族世濟其凶以非積善與

性理約義

惡之謂即亦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歷雖創悔猶得保其
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逐凶然則履步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
盈之所以凶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難免禍
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
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行則有餘殃被
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孽雖大惡舜禹
無所虧其罪若張湯者雖險諛人也其子安世保輔漢室
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
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論魏相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魏相許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思則可見

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以說遇獲禽之心居

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輒奏言之以

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爰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

者而相獨知憂之亦際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准之不能

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

風或鮮矣

性理約義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在於勇而不詳也

充國聞西羌之患則不敢以處而曰兵難選度願馳至金

城圖上方略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

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

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

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使百姓安寧圍疆而西

戎坐消焉以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

班也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司馬凍水曰為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聞死傷橫道不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論吉

見牛喘而問之以為陰陽不調以乃宰相之職也

之屬焉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足

所設施而陰陽自調蓋以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

洋溢薄於宇宙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諒然後寒暑時至

萬物阜安耳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

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以不慮而慮於牛

喘以求陰陽不之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

孰甚於此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察當責何人非執政者

之過而又誰敢苛士命為政晉國之盜賊奔於秦子產為

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

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

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

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可乎愚以為丙吉自

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餘智譎問以拊其逆抑其自欺而

已矣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

而外有史高摠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千石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矣之時美要當艱深共慮正固

○用命
公天下之

守誠懇則以廣上心人才燕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
有差密其机或露庶几有可為者而二子知之蓋其味矣

况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不惟

其貧惟其附已故以與朋之傾和而使之待詔至於華能
之汗機之欲入其黨彼豈有以召之也雖然未可以一失

斷昔人之平生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衰殊勝於前
處王氏之際庶几為憂國敢為者矣

司馬凍水曰王莽慕龍君實之名而必欲致之君實不勝

論龍勝

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重賞之語譏焉過矣昔者武王誅

生理約義

一亂政之匹夫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伯隨

如蚩仲尼猶稱之曰仁况於王莽猶漢黑世之恩乃飾詐

偽而盜之又欲誣清士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木可以

義操則志行之士非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佞

黜考矣明保其天年又責其不能流辭曲對若薛方然蓋

失即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

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哉

論壽

陳潛室曰王莽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飾其名

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

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其

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若將說

為天下之見其苦心如此迹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

其避丁傳也天下莫不稱其賢其能歸也天下莫不訟其

第一辭采女而請關上書者千數辭蓋封而吏民上書者

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

孔莽之一日矣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筭之

才庸庸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

會然哉

朱子曰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

老而隱晦不露

東漢君臣

張南軒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

保全之然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

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

武者要當察其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則當以是待之若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先遠與共圖政豈不
 可乎願乃執一槩之嫌廢太公之義祇以為私意而已矣
 且其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願如是乎方當
 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資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
 計而但知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張南軒曰考子陵之言論風肯必非必欲長往而不返者
 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
 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
 乎兩漢之吏則又懼其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

論廢

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之
 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
 之羨人才之成其為力不已多乎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
 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
 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諱之不素耳李固方
 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以其失之於前也方廣帝之獄也
 固為首相不能發其之姦而反聽命受制於賊以其失之

李杜精

李固杜

子陵

於後也度固之意蓋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
 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冀之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
 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
 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
 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悲夫
 朱子曰温公知黨錮諸賢赴死不避為光武明童之烈而
 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則
 公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

論淑

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
 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為非蓋
 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
 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以此耳
 黃勉齋曰陳太立送張諫父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
 甚眾如以則枉尺直尋而可為士君子行立身自有法度
 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民物如此其眾
 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若是
 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立
 如芝之屈

論讓

身行已立

性理約義

辱以全其身哉

張南軒曰實武陳蕃雖據權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

政事房闈二也官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

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

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

之計夫當時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

槩施之非天以美且使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

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况其所自處者又各有失武於

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安有封植如世其誰心服乎蕃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之激身之為耳任天下之

重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

達其義止東京之文若以者蓋鮮心足以見其忠義之氣

也可勝惜哉

程子曰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遷戰而殺

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當求所以

生母之方奈何也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

使楚質以招陵降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張南軒曰東官當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

論後

處之未盡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且

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

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致視死如歸至於忠難得

奮軍後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當困之時則有居困

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

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

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

嗟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及其有

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待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

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

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非其所處有

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

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

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即雖嚴未克致

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存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

而未盡夫剛然之質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

不足欵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

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謙之東六非中即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以以免禍君子之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

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肯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屈類氏之科矣

三國君臣

論昭烈帝朱子曰先王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

取荆州為在其知權取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

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以不可為也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

蓋梁平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死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以孔明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揚顯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矧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規

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夫既知相之體而未克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之

所窺若是者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當時事勢如以一本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正惟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揚顯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

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稜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庶乎知孔明之心

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配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慮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知慮之所以

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

○萬世相天下之法

○子美知孔明之心

性理約義

○孔明三代之佐

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使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
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易
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尚

論古人則有可感者矣

論蔡謝

問放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及
其既用事業抑何相遠也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
名即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放浩

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魏鶴山曰

世之稱羨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

論陶潛

味不足以異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滿其志也是亦近之而
公之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

不累於情執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

有阮嗣宗之遠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看其遠

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

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

焉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不忍見宗國

趨於凶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張子房自以五世相韓
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卒克遂其志孔明初見昭

烈即勸昭烈踐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

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陶侃為晉忠臣及晉祚將易

既無昭烈可輔以吳漢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

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

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朱子言嵩浩之博洽人也金印也子房然却李得子房

飲了子房之碑較姑以見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唐君臣

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

名吊伐不當自陷於盜賊而脅父以起兵以斯奉事是以

亂易亂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

堂禮義之師自將於亂臣賊子之倫惜哉

程子曰天下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

相讓

相讓

相讓

相讓

論魏徵

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仁傑

楊龜山曰秋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

論陸贄

楊龜山口陸宣公當撥擻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教觀其奏

論天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

論楊

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近取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

論張巡

可謂知進退者

論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擅音樂減賜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七

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敵全天下之大半使國家定

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

如是功如是而猶不見於流俗之毀其勝者耶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資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

及之俊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資而不能用未若不

知之為善知俊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善知資而不

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俊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

知資而不能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資而反罪焉太

宗知俊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

石守道曰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於後臣壞之於中官

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

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

官官不能察之自明皇言之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

惠妃蕭高楊恩勉宜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

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

○人主致治之本

人其人主致治之本也。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常黑明而儒反害仁也。

○文帝善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儒若唐憲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儒而不

○文帝善

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劉元城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實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也。

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以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

○治亂消長之機

東漢之衰故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也唐之

季世牛李之徒送進相踐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

餘其所用者皆人之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

而不能去也蓋君子之進則志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

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

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

所以常得志也。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

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

則詐無損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藝為家令則

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術或乎其治效之平汗蹇淺也。

潛室云漢高祖有帝王之氣本不礙到其地位自是天

人推出來所以地機也。五代太宗事：了得宋元居之

第一等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身排所以只做

五代。宋。朱子云勝也常亦可謂布石下之量德見元後均田

使概然有意。

論范仲淹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

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

所不逮公曰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

莫大於是。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游舟於湖有屬吏見韓公求存

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賢顧使人求君乎范公

曰常事耳程子曰只為有不求者則進而不及知是以

使之求之也韓公無以語愧且極者久之程子顧范公

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祐

宋必無以事更不論一已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諺近於

經條理者矣。

○中區二
公出外傳

問詞馬公辭新法不合置歸然守末起申公知河陽中
公叔知為優給程子在京官同神宗大喜不發極有人以二
公諱臣不得不退外

論王若

程子曰王介甫之言道以文為耳矣夫有道者不矜於文
學之門故口容聲皆至德也

論即浩

即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責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
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論龜山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
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性理約義

大臣之休

論宗澤

朱子曰宗澤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其所建
論所謀書是非利害昭然可觀發乎中興之基矣而又

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汪黃沮之於淮甸時動相掣肘使
不得一有所為惜哉

論李綱

李綱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
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諫間窺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

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中
吳名臣

朱子曰趙鼎為相也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肅人
意然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人肯
以是欺之

真西山曰洪忠宣公之節無愧焉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
者有過漢廷其張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

於霍光公亦不幸逢然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知
耳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見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

卿為甚而掄之罪又浮於傳陸也

張南軒曰胡澹菴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即爭為可也

朱子曰張子物極則高而時除講進上嘗云朕對
卿只是箇至誠張問退居禁中時如何上云云只是
簡至誠又問對官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問張奏云
即以便是不誠其盡言如以

物論

程子曰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
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
能如此蓋主開基規模自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家事屢更當其時固有名
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

張天祺朱光按皆可謂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
過矣乃知理未易究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
事業未易到也

○宗澤
○李綱

○趙鼎

○張天祺

○朱光按

○李綱

○趙鼎

○張天祺

○朱光按

○李綱

○趙鼎

○張天祺

○朱光按

○李綱

○百代殊絕人物

○心事如青天白日

吳臨川曰韓司空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
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
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振韓仇
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
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
際究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違時
同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落無纖芥之可疑
也

性理約義七卷終

性理約義

四三

性理精義約義卷之八

君道

程子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
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
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
為所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
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
明去和勿競任賢勿貳又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心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

性理約義

左傳卷九

道德功業也

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

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請

論道義又博延俊友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請磨治體則睿

智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去姦宄為良善

級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量而與已異

者一皆矣絕之不幾於矣天下以雙君乎乎故聖人無矣

物玉者重絕人

劉元城曰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

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

○王若重絕人

季之問有九重

耳目之聰明不及者則

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重諫必非之人
○人君清心虛己
 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不應者用此道也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繁
 苟不以至誠與食而後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
 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治之虛己以待之
 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固矣夫權衡設而不
 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
 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倭何患乎
 邪之不察倭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
 乎是故鑿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巳不明
 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
○朝廷四方之極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
 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
 則無以正萬物奇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
 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
 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
 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心無為守至正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八

瓜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隨讓屈必施於林壑
○知微戒之可樂
 退藏之士以彌其蕪靖無求之即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
 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
 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忘肆
 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
 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忘肆之
 有大不恭也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
 胡五峰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
 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
 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
 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界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
 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赤天
 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
 下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
 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凡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
 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
 可先圖及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

一九九

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

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

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

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

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

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合禁勢

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威法度則亂

之事勢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

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

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人君莫先于窮理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合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人心服而天下安

○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天子至善無上

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

有師氏以教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

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夕丞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號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與有旅賁之規位

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吾寢有瞽御之箴臨事

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

大夫規諷士傳言庶人諫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表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

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諍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

○中心無私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守至正而貌之恭足

以你爾言足從足恭又視之明足以作抵聽之聰足以作

謀思之慮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入統馭萬民

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無不服○天無私私於

○中心無私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守至正而貌之恭足

以你爾言足從足恭又視之明足以作抵聽之聰足以作

謀思之慮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入統馭萬民

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無不服○天無私私於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

垂臨傳教耶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一

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以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是天理也

則敬以攝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閉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

而不使其少有熾隆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

○中心無私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守至正而貌之恭足

以你爾言足從足恭又視之明足以作抵聽之聰足以作

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資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喜聚之惟恐其不聚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備也如女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秉將推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

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其向執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夫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和正之念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宮闈之內端在齋肅后紀有闕惟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賈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持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以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慈惠責戚近臣携僕從尹陪侍左右各共其職

而上憚不惠之天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廷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問然後破號施令群听不疑進賢退奸眾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矣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毋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以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其名者或一時可以

速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誦學所以明理而進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厲之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父祥雖異所

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至石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人君以天心為心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是故師氏司朝○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膳幾聲車史后先卜筮○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實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庭放士在廟仇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盛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夕而糾度天刑日入而潔奉案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受環○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海之內而自朝至晝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必居外之時○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常多蓋所以恭壽命之德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許魯齋曰人君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也詐之使真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奪之使○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愛本無可惜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矣○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程子曰為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輔養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術長其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民上則無所不至矣○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真西山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之本蓋敬則為堯舜○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

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心為本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則必何以得此心之正

勝利欲之松而應事物無窮之後乎然所謂學則又有和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

而以標博相尚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及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

學之邪而心有不正者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

此 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心惟敬可以存心惟親近君

予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程子云人主之學惟當為急於命非所先也歷觀前古成說幼主莫倫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三

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為

朱子云舜之戒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又繼之曰無稽之言勿听弗詢之謀弗庸

慎乃有往敬終其可頌四海困窮天保永終孔子之始

頭淵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礼樂而又申之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無本末巨細而率之矣

諸詞

胡五峰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保國而天下

朱子曰賈誼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

論之功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餘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筆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說

敢諫之鼓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又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

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不幸一有和人則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

非正人者

非正人者

非正人者

非正人者

非正人者

○三代之君

惡行以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教百集而不失其天下也俸及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孟賾略夫至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札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德厚具身而無保傳之及誦讀倫禮而無箴規之蓋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屋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沅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村之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

○明珠光

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則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君臣

○貴正不貴私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貴君知人則資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資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最難矣臣不任君事則情矣此萬事所以難也當齊之時高平水土樓捕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

○君人者

夷典禮樂與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蓋為虞夏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授以下分職以听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泰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責者不得其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矣天下所以不治也

性理約義

○先欲可

胡五峰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五德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欲矣求流其可樂乎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

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
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振人主而上不疑之也其
次與

胡致堂曰莫難強如急心莫難制如怒心莫難降如驕心

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

疑心莫難正如偏心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以等也未至

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必當勉、為思齊以事其君君心

急則強之怒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

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

趨惡日消治可亨安可保矣

羅祿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

正直所以開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開張湯之殘刻武

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貧獨以一人而已○士之立身

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

不固寵以欺君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

有所不足則咨訪請求以進其知發擷汲引以求其助上

不敢為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

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

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

為者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

所當為者夫如是、以志足以行道、足以濟時而於大

臣之責可以無愧○宰相以得賢為功下士為賢者之

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必必必

道而勿牽於內顧偏听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

誠心而勿悞以陽陰陰關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

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真西山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

以聲色遊政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君

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机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

諂於邪正而用舍宜以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論人任

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盡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

其君恣肆荒昏而惟己之听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

性理約義

○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宰相以得賢為功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必必必

○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

○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

○遊政為藥石之戒

○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机

○而威權在己

○君德清明則必不諂於邪正

○而用舍宜以正人君子之所深願

○而論人任人之所甚不便者也

○故必盡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

○然後其君恣肆荒昏而惟己之听後

○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

良是也二人刃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
相武者安視其君有六廢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為彼其人
非非姦惡也其志非壘壘也迺至於不知古人保傅
之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
公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人君其尹和靖云人君其尊如天欲以所言感悟之必須及吾
○四書武陸象山云大人務格君心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
○臣子軌西山云開誠心布公道集平思廣忠益其四者乃武侯
○性理約義許魯齋云區區執事未有不無村古人幸善善費不敢
○月與日便人知恩威出于己是生多少怨敵其亡可立待也
○論治者月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益盛遠則名大
○法者道威以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以理味可玩索
○聖人因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
○一時之利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
○而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
○而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
○而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
○而而不死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運迄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

利焉者耳○事事物物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夫止所則
○守國者守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
○守國者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聖人為戒
○守國者必於方盛之時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杜安言則驕
○守國者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忌禍亂則寡孽明光以浸淫滋蔓
○守國者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又設險山河之固城郭
○守國者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其威
○守國者異之以物乘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險之大用
○守國者也○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倚何
○守國者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老吾老以及人之
○守國者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
○守國者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
○守國者幾繫乎事始衆心眩垂則有言不信矣萬邦協和則所為
○守國者必成矣○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
○守國者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夫民合而聽之則
○守國者聖教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秉彜在前是
○守國者非、無不當理散而听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矣
○守國者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

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范垂陽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思慮靜則事安不恍以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患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弗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弗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楊龜山曰書云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

均五峰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

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也

羅豫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即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貴士人之廉耻上

均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安不以其

廷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

○世之所

○教化朝

○正君

○心而天下

○獨不觀乎此

○養民惟恐不足

○此世之所以敗也

○羅豫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即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貴士人之廉耻上

均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安不以其

廷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

內有腐祀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先明夫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不治非所憂夫○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究奇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

抑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

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

之可慕而又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

以振則以率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

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昭臨之是以賢者必

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

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

以善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

之風廉耻之俗已不愛矣

○人主

○公至正之

○心恭已於上

○昭臨之是以

○賢者必

○上不肖者必

○下有功者必

○賞有罪者必

○刑而萬事之

○統無

○所闕也綱紀

○既振則天下

○之人自將各

○自矜奮更相

○王業之

○帝王所

性理約義

○聖相

張勳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咏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勤勤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後妃又不怠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 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後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妃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妃則邑姜也皆助其君子德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大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髮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詩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髮織之章則知

周之所以衰

性理約義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責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民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吾思不能存吾心為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慈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頹於事之所可愧以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名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常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其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真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為○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才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誦謂忠厚不

○二者為政之大極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耳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

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誥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誥一定則榮辱之名

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才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胡五峰曰昔周公作誥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名深乎所以訓后世為君

父者以立身之本也

性理約義

○聖人制四海之命

胡五峰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與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與廢之無

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以天之分也

學校

朱子曰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

目則曰五典而已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

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必學校聯之以仰備聞之以

新刊鳳洲先生箋題性理精纂約義

卷八

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其

教而施之無劣者蓋其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

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

之傳至於無遠之不墜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

澤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聖之法

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資者能

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

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

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

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端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

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與太平也○學校之政不患法

制之不立而患兼理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

其心而區、干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仍

之壑而徐勢漸常以擇其衝流也必不勝矣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

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

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

二二二

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與衰之由
當何由而遠考之古以為得失之監驗之今以為因革之
宜以士之所當用心也儻離群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
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愛之著為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
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重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
意也

真西山曰士之於學豈真無處序序為然哉雞鳴鳳鳴嚮晦
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
動容周旋灑洒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素則書而有

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或懈知無地之非學則驚於其冥惕
於未形者其敢或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
其敢或遺

用人

程子曰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在高宗得傅
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
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
慎德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
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賞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

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行
盡其才禮之重則禮統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有任切而
功有成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開勢重而不可
搖必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
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
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
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
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

其道不過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
而不亂者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即偽行足以欺
惑世俗及其得志奇患失之陰引奸和廣布心腹根深蒂
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

贛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
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
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范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
有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又...之於膠榜繁劇之...
觀其林勉之於閒暇寂寞之知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難
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
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東常立於朝天下之事莫
不迎刃而解也

許齊齋曰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
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
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
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魏鶴山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
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又柔必闇則難測故光明正
大疏暢通遠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爍
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其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要則
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有
好賢始周公六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
握其髮趙文子齊大夫也所奉筮庫之古七十有餘家
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又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
天下亂也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
良法無與行之矣然成就人才者不患其資質之不美患
夫師學之不明也

師學之不明雖有美質
無由成之矣

楊龜山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士喜功
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公東晉之士

惟古之聖賢則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及
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
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
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三
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鍾之餽非其義也有弗愛
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扶貴自專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
乎後世之士顧宜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性理約義

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 塗脇有誦咲以取容悅其有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衰盛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呂東萊曰不離莘野而割亨之昂已調不離傳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確澗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傳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木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性理約義 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員成不偏 求賢 胡五峰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資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資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資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資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

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為是以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

也欲斯民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諫官 程子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達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義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是故評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如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

多忤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如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

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番侯不攻其城工三其明也
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質齊是長安君之愛也欲言
責人長於齊其所以明也左師謂子公少者二二三
明耳故其受命如獨夫教人不知其而一六達若二三
之則武非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意而八九言於六六
古所以齊而告君也若使言於藏事台於心已
待三上南其後善其辭說定以頃二三八二三

范華湯曰國之將興必當諫臣故諫而受賞者三之祥也
天下如人之一身必立一固不立則運而後去存
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三三一周流於一
身也故言必開則治言必塞則亂治亂者君子言也
朱子曰伊川折柳之諫其至誠則得方當遠既於子安
君之誠其運素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于告君之意皆可以
為後世法而於輔道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除味之無功則
善學者雖以自恭可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雞鳥遠則勢不接時則情不通駝

則得
真西山曰欲謀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
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責君是以善責君而未
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故故為大臣者必以群下有言為
救己之過而不以為非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
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法令
劉元城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
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醜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

慮之既孰謀之已臧必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數者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從動厥服以服人
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
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
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胡五峰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
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必有法制然於
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休無休者滅是故法立制定苟非
其人不可行也

賞罰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威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和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不和也李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太平之功可立致矣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盡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踏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王也

○三五正
名與利
胡五峰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王若
羅豫章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

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王若
程子云王者奉天而治故稱天王天命天討

○王若
龜山云王道本於誠意管仲亦有是幻但其意別耳

田賦

胡五峰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必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

如推食食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理財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其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下至工事芻秣之徵毫宰以九式均即之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

即儉

許魯齋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寡，由人。

賑恤

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倫之有考而巳。

朱子云：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以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賑恤元奇，乘不如請求水利，則賑濟時成甚事。

禎異

性理約義

陸象山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若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令人君將忽焉而不慎，孔子於春秋災異不著事應者，與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也。真西山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論災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師，外有方伯。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真西山曰：昔人未嘗不用兵，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越之練，皮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越之標，揀試是也。

程子云：先王定家計，然後以將。騎旋族，量力分。外西典，故人合以，便是合內外之備。

東萊云：後世用兵，極人為黃石公一書，元與為此，不知魏鶴山云：古在，雖以札，又廣取為城，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

論刑

性理約義

揚龜山曰：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玉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玉王，三有然後致刑。夫有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胡五峰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有所避，而風化可與矣。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

○張氏以
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裂一切用法
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
為法以衆為戒

○龜山云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赦則
在刑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

夷狄

胡五峰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
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
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

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

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以三王為萬世慮
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善於

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
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猛
而在乎德業其倫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
真西山曰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
衰有足畏

○三五刑
○聖王之制
○聖王之德

○龜山云可勝則戰可守則守來則拒去勿追也
○四君未
○善善惡惡

天地如蓋輪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朱子感興詩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凝冰心焦火淋淪復天飛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玄酒太
○玄酒太
○玄酒太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

仰子復卦詩
要識明珠頂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

仰子觀物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貪瀆探月窟方知物表

張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
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陽卦乾三宮震坎艮各

○月窟天
○三十六

五宮合之為十八宮陰卦坤六宮異離兌各四宮合之為十八宮摠之得三十六宮

朱子咏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

舊青山綠樹多

朱子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

有源頭活水來

西山心經贊

性理約義

萬世心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以其淵源

聖賢迭與體姚法如持經學維昭示來世

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

朱子敬齋箴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朱子敬齋銘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是行之與物皆春

新鐔性理約義卷八

萬曆丙午孟春徐霖字梓

紹聞編

〔明〕王樵撰

據重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
年賀知忍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〇〇毫米寬二六八毫米

新刻四書紹聞編序

聖人之道明之為儒學行之為王政儒學明則王政行一也周衰王政熄而霸興自後論政者二以王霸孔孟歿儒學絕而玄禪興自後論學者三以儒玄禪孔孟辨王霸至嚴玄禪未興無辨先哲以端亦漸萌觀羣居終日無所用心似

序

何陋

辨玄之無好行小慧似辨禪之慧亦或然歟宋周程張邵朱諸儒興辨之加嚴朱子宗程子取學庸論孟以諸聖賢本意傳註之是故讀傳註即得諸聖賢本意無二說余卑愚既嘗習讀續久病在假徧窺兩大藏備究其說竊能各舉其所以儒本人心定理天下所公共者言

道其學以精察實踐自求造詣而得始入則難而卒之人皆可以率由此謂大同玄禪本人心生氣一己之所私獨者言道其學以坐觀立證不俟脩為而悟始入則易而卒之人不可以固守此謂小異同異之際人心理氣明晦公私消長發于政王霸由公及于世道升降攸關如斯云爾程子復于為玄禪者曰以養生則可以為道則不可則又小道可觀異流並蓄之意至詳盡矣我

序

聖朝舉王政重儒學以傳註訓士禁玄禪言不得入肄習講說其以玄禪資養生代巫祝者指為方外別端與醫卜等科不列于教中自是士咸遵向類多純王

真儒至今為美往有鉅公始習儒既悟
禪以觀自在名自得以善知識名良知
標示儒宗則亦自言本來于禪未嘗諱
後從游者未識本來力諱非禪近歲號
為儒數公精于禪趣始謂真禪其論始
定顧謂其與儒同三教一養生與為道
一事又以孔門聖賢之教似禪之為下

序

三

根鈍器立不似其上乘頓悟豈其然哉
是以年來學者以其始入之易不必固
守皆樂從日借孔門聖賢語棄傳註據
禪宗隨已見著講說一時尚為新說將
令存心發政氣明理晦私長公消幾于
緇林所稱一片空虛世界有可懼者方
麓王先生朴養潔脩步趨儒履視前以

禪為儒立取顯名者寧弗為嘗歎羣言
會傳註發孔門聖賢本意者編成紹聞
歲壬辰冬余至嘗以見示及今再至先
生歸隱矣賀生知忍少齡向學尊尚之
刻傳祈余以序余惟今新說滿天下不
有孔門諸聖賢何有傳註又何有紹聞
特意天運世數晦極必明消極必長當

序

四

必有聖賢者出為之經正尚藉此編之
傳可以稽據亦將謂今世亦有閑先聖
待後學如斯其人也余愧不自量力為
是言言出而天下之罪我者紛如矣雖
然道本天下公共不墜在人今茲以公
共者言之後當或有為我諒者
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正月上元日

廣信楊時喬書于南太常齋居



江東丘義民筆

序

五

紹聞編序

聖人之學遺書具存論語大學中庸皆出孔氏親傳而孟子得之孟子之後其學不傳閱千有餘年而二程子得之所謂得之者五達道人之所共由也三達德人之所同得也聖人之教欲人以其所固有而由人所共由而已然而有至有不至惟躬行而心得之則所謂得之者也去聖既遠士鮮有志于為己之學間有其志者又易墮於好高喜徑之偏而異端之說得以入焉雖親受業程門者蓋猶不免非朱子繼起聖學其復湮乎朱子之學得之程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序

一

戴惟孝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以卓然
 不繆于聖人之門戶而能升其堂入
 其室不不得已而後著書其大學中庸
 章句論語孟子集註發聖人之精蘊
 可謂無餘羽翼聖傳其功於是為大
 善學者惟當潛心體玩篤志力行而
 已何暇于多言自陸子靜與朱子論
 學不合詆朱子為支離自此喜異之
 士為陸氏左袒者紛然而起耦謂躬
 行而不至不失為聖人之徒若議論
 滋多恐反為害爰取舊聞參以歷年
 更嘗印證一得之愚筆之簡傳之同
 志書曰紹聞衣德言尹子說論語曰
 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

序

二

黃竹齋

幾於侮聖言者乎夫異聞得以害正
 徒聞而不能服行皆不紹聞之咎也
 願與知者共勉焉

萬曆丙申秋八月己酉金壇王樵序

序

三

江東丘義民筆

紹聞編之一 王樵著

大學

聖經章

大學大舊音泰朱子只如字讀古人明明德之學蓋在小學中已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立其基本至進于大學則欲使此德之本明者無少不明而氣稟不能為之拘物欲不能為之蔽爾人惟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為能不待明之而自無不明在常人則以氣質有蔽之心而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凡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紹聞編 大學

佚所以害乎其德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然其本體之明初未嘗息如人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此等在日用間其發亦無時無數但欲人識認得便即此而有以遂明之爾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民者對己之稱近則家人遠則國與天下之人皆民也同此明德而不能皆自明其德故必有待于君子以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事理當然之極不是在外即明德之

具于心者如同一事親也申生未為盡道而舜為盡道同一仕止久速也夷惠未為時中而孔子為時中此等在性分中皆有箇本然一定之則須到此處纔是恰好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絕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明德新民本康

紹聞編 大學

誥中語是夫子提出○明德以心統性情而言○明處心也明者性也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缺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按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朱子此解極精一字不虛下○朱子謂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按佛氏不知性即理而以所謂知覺者當之非朱子不能如此

斷破○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自家一箇明德不復
 知求亦不復自識矣至漢而有佛者出其言曰一切
 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
 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其弟子有曰憍
 陳那者因悟客塵二字成果曰譬如行客投寄旅亭
 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
 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
 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曠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
 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
 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佛言如是其意言凡
 虛妄浮心隨境生滅者非真常性皆客也染汙妙明
 汨亂澄寂皆塵也若圓妙明心則從妙起明圓融照
 了如鑑之光寶明妙性則即明而妙凝然寂湛如鑑
 之體按佛氏於心地不可謂無所見無所得矣然究
 而言之吾之明德無非實理而彼之明妙不出空覺
 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者空寂為形而上者
 如何朱子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
 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
 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箇知覺運動不得無這
 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又曰只如說天

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
 實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
 不捨一法到了說箇空字又無歸着愚按不染一塵
 不捨一法者若以吾儒言即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氏若果能然使其
 得志行乎中國能與堯舜三王若合符節則可信其
 然若不能然則其所謂玄妙者果離箇知覺運動不
 得吾恐本既有差其用必差將不止於毫釐之差千
 里之繆矣○新民亦明德中事工夫只在自已問明
 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
 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
 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
 極好處○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此推本上文之意言
 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由者謂知字也人
 未有不先知所止而後能得所止者此孟子所以有
 巧力之譬也雖孔子之時中亦以為惟其知之至故
 其行之盡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則雖各極其一節以
 至於聖而猶未可謂之得其所止則以其蔽於始是
 以缺於終也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

紹興編

大學

三

紹興編

大學

四

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大學特發知止一義其爲人之意最切○止於之止止字虛知止之止止字實故章句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章句云志有定向志有定向卽以理有定在而無用他求也如行路知所往則志自定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所以不妄動如此則隨所處而安隨所處而安者無所擇於地而能安也心下若不靜便不能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自以揆之而能慮慮者思之精審也朱子曰知是閒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或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又曰知止如知爲子止孝爲臣止忠若徒知這箇道理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便是不能得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到能得其間有次序無功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正如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都是自得裏面事非自得之後又有居安

紹聞編

大學

五

資深達原三箇節次也○先聖不說知行合一但說知止則自然定靜安慮而能得相因而見○定靜安慮不可說是真知之效驗乃真知則自然如此見其所以能得也能得乃是真知之效中間定靜安慮只在知止中○朱子曰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又曰安只是無詭詭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又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答李孝述問既知止復慮而後得曰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灑然慮是正與事接處○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事與物自不侔事卽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爾○知所先後以進爲時言朱子曰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古人明明德于天下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身始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此已是說到盡頭處了下面三轉甚緊乃是三箇關換子蓋身又心主之而意與知皆心也知主別識意主營爲心又是天下之大本人

紹聞編

大學

六

主之心一正則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此是一箇關
 子下面有兩箇關則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
 人鬼關透得致知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關則
 人不然則鬼過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如一節了
 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不曰欲
 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者見新民是
 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明
 明德自新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朱子曰六箇
 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工夫節次若致知
 則便在格物上○按正心者無事則湛然虛明不為

紹興編

大學

七

物先有事則隨感而應不與俱往正心兼動靜心統
 性情者也如何不兼動靜所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而
 敬以直之正是動亦定靜亦定也常如明鏡止水是
 謂得其正○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
 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如盤水正錯而未
 動湛濁在下清明在上及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
 清明亂乎上矣雖欲勉強以正之可得而正乎○知
 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妙字與具字不
 同妙有運用之意宰有別其是非處其當否之意朱
 子謂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運用字有病故

只下得妙字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
 應萬事而宰之則在知人莫不有是知而或不能便
 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
 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
 致其知致如致中和致廣大之致皆謂推而極之也
 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須是就這些
 覺處便充廣將去如鑿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
 可以燎原○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
 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
 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或勉強以

紹興編

大學

八

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即物
 身親格之辨其是非處其當否皆格也格字有數訓
 格至也書七旬有苗格是也又告至也書歸格于藝
 祖是也又感通也書格于皇天是也又變革也論語
 有耻且格是也又正也孟子格心書格王是也又窮
 究也大學致知在格物是也又窮之而得亦曰格大
 學物格而後知至是也此說出洪武正韻既不背朱
 子之說又免費辭可謂得解書三昧矣○朱子曰人
 多把這箇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
 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朱子曰自致

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心正矣身不用管須是無所不用其極○問經文先從明明德于天下節次說來至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至平天下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曰此說得之○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

紹聞編

大學

九

做如何直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愚按致知在格物物格則知至無節次而經文亦用而后字何也蓋雖無節次而文勢不得不然也知至而後意誠以下則有節次要着章句兩箇可得字蓋謂知既盡則意可得而誠非謂知至而意自誠也以後俱放此○正心以上為修身而設也齊家以下自修身而推也○朱子經筵講義曰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

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國曰

紹聞編

大學

十

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修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聖人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于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視之爾今不領此而必以厚身為言非釋氏之遺意而何哉○按諸章皆順結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獨於修齊章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蓋謂身不修則近且不可以齊其家矣况國乎况天下乎其所以見夫修身之為本者其

意至矣正與聖經章末相應○吳草廬答田君澤之問曰大學經一章渾然如玉第一節自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言三綱領第二節自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覆說上文五句各有而后兩字第三節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總結上文此以上三節為前半章第四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言八條目與第一節相對第五節物格而后知至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覆說上文七句各有而后兩字與第二節相對第六節自天子至于庶人至未之有也總結上文與第三節相對此以上三節為下半章

細聞緒

大學

十一

經文二百餘字謹嚴簡古真聖筆也與傳之文體全然不同今乃拆破經之第二第三節以補格物致知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今按草廬之言當矣然不特此而已凡傳之釋經未始不明言其用功之要領如誠意章之慎獨平天下章之絜矩皆所謂提挈綱維開示蘊奧令人立地便有下手處今欲移知止及本末二條併入聽訟一條以為格物致知之傳則知止與定靜安慮得者乃物格知至已然之效而下所以格而致之之功本末終始知所先後乃雜言進為有序不可不循之意而不見夫格物致

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有如程子之所言而朱子之所述者獨以聽訟一條為堯舜之智急先務而不徧物之意如以聽訟為先務則夫子以為猶人而尚欲求其本此固非務之所先也如以使無訟為先務則所以使之者必有其道乃意誠心正身修之積而非所以言夫格物致知始學之要也且夫大學始教不使人格夫身心之所以治而遽及於民訟之所以無則又豈所謂先已而後人為知本末之先後哉○或言本末即綱領條目之本末釋綱領條目足矣又釋本末為贅且釋本末即亦應釋終始此說不然事之終始即本末之終始此無俟釋若本末之義則經文所丁寧故既曰物有本末而又曰修身為本傳者特申其義曰知本且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諸章猶反覆之奈之何第四章之傳而遽可曰贅也哉

細聞緒

大學

十一

明德章

朱子經筵講義曰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

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爾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直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

紹聞編

大學

十三

人之爲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爲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爲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按朱子看得克字有力克字雖不是工夫字面却要見得常人所以不能如此而聖人所以能如此處朱子說幾箇有所不克一段最警策或問中謂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此却似說得克字太重矣○聖人之德

非有淺深而傳者引經處語意則有淺深如此章初言克明德末言克明俊德是也朱子於克明俊德以止於至善爲言蓋猶新民章引文王之詩爲自新新民之極也其實峻德即所謂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朱子曰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問如何目在之曰常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

紹聞編

大學

十四

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爾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顧諟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自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新民章

朱子經筵講義曰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

紹明編

大學

十五

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

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

紹明編

大學

十六

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劔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

新而民亦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

紹聞編 大學 十七

已矣○又曰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為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止至善章

王畿四方之極四方之人來到此都沒處去了更沒

箇所在強似此便隱然見箇至善之意物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之所當止亦豈無善處即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故下文遂言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于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

紹聞編 大學 十八

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詩傳云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承上今聞不已之語故云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然則緝熙二字當下連敬字為說止字在詩本是語辭此處斷章取義却作實字說故章句云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蓋聖人之心無不敬則常湛然清明義理昭著其於萬物庶事各有所當止之處自然不勉而中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此處與欽厥止不同欽厥止有工夫蓋云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若聖人則不消着力其敬其止自然脗合也○君仁臣敬父慈

子孝之類皆天理民彝人所同有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物各付物各盡其道故皆謂之止言止於其所當止也○精微之蘊謂五者之內推類以盡其餘謂五者之外朱子解書都為人著已理會處說故如此提掇非剩語也何謂精微之蘊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舜之所以事堯堯之所以治民其事具載典謨堯舜之仁敬可求而知也三代而下英君誼辟非不多誰為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名臣碩輔亦非不多誰為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以

紹開編

大學

十九

此求之精微之蘊豈不大略可見○詩人美武公之德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如切如磋者講究而益講究也如琢如磨者克治而益克治也以骨肉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故以譬學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故以譬自修○學如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而不知無諂之不若貧而樂無驕之不若富而好禮以此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豈不是如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方會見得到至善處自修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許其可以為難而未許其仁可以

為難者以其非有克治之功不能也未許其仁者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也以此推之人人病痛不同鮮能自知而知之又鮮能自克人須隨其所及察夫切已之實病而克治之以進于其所未及又如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不可不隨事而加察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親愛等不可不隨人而節制節節有工夫若能進進不已豈不會到查滓消融處豈不是如琢如磨密而又密始有成就亦見有不琢磨之玉石而能成圭璧發精光者乎此二者俱以求得所止言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也

紹開編

大學

二十

○瑟嚴密之貌個武毅之貌此訓字義不得不如此其實嚴密武毅俱就心言非就行言心上何處見得嚴密武毅處觀橫渠張子謂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夫顏子克已之功至於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可謂密矣而猶謂心粗者豈不以如文王之德之純始可謂之密乎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直是如此嚴密言嚴密足矣又言武毅者嚴密不支久便是不武毅武毅只是不頽惰纔有懈意便不是卓然在此也詩言瑟兮僖兮而傳者釋之曰此言君子之恂慄也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朱子據此以解恂慄

曰戰懼也此亦止訓字義其實有道之人何所戰懼然詩不云乎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曾子引之以言其平日所以保身之難如此則君子之常存敬畏可知故朱子以敬為聖學始終之要而敬為成德之驗即證之本章而可知如文王之安所止亦本于緝熙之敬則君子之得所止亦驗於嚴敬之常存於中也豈不信乎傳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詩言赫兮喧兮而傳者釋之曰此言君子之威儀也北宮文子之論威儀備矣其言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朱子引之以解大學曰威

紹聞編

大學

十一

可畏也儀可象也尤簡而當矣表者裏之符德容正相表裏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抑之詩亦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說之者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故有是恂慄於中則有是威儀於外表裏自然之合也○德容表裏之盛則得其所止之驗也此所謂盛德至善也故終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何以不能忘以人心之所同然到這箇恰好處都是契合故也○箒當依詩作綠詩中倚字於宜於何二反通用喧詩作喧况晚反諠詩作諠况

元反協况遠反喧宣著貌諉忘也○淇澳言明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又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沒世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上之言不忘者指秉彝好德之同心也下之言不忘者指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親賢則指前王之身道德基業足以啟佑後人是也樂利則指前王之澤田里學校開太平于無窮是也○本支百世宜君宜王親其親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賢其賢也樂是享太平之樂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恒產此都是先

紹聞編

大學

十一

王人人而為之所貽得下來章句咏嘆淫泆當作液
本末章

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于人聖嘗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蓋訟有曲有直其曲者孰肯即自服以為曲必飾辭以求勝此則所謂無情者也然其心何嘗不自明必待聽者之明斷而後服此則謂之聽訟也而非使無訟也若無情者知曲直之所在而自不爭辯此必有以大服其心而然蓋德威所感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此謂知本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謂知本言見得明德

為本非謂聖人知本也○訟者未必盡無情此但言凡訟而無其情實者自不來爭辯而逞其辭說此豈徒是禁服其外故曰大畏民志言有以深服其心而然也聖人之所以能使無訟者蓋在此可以見新民有本故曰此謂知本○易曰不克訟言顧理不可而不訟也如虞芮之君睹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蓋知到文王之前開不得此口乃退而以所爭為閒田正其事也○又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乃為之衰此人非為子羔而衰服其兄也愛兄之理因子羔而發也此等並非聽訟所及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紹開編

大學

三十三

格物章

朱子補傳自謂竊取程子之意但程子之說未載入大學乍讀補傳者蓋猶未易以領會竊謂初學當先熟究程說次或問以暢其旨然後補傳乃可得而卒業而瞭然無疑也敬錄如左

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

紹開編

大學

三十四

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爾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爾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

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爾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格物

大學

三十五

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

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

格物

大學

三十六

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爾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朱子曰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其嘗謂此語便是真

紹興編

大學

二十七

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爾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

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答江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

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

紹興編

大學

二十八

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于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

答林擇之書曰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爾又曰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

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
爾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
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
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足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
人之所能爲也

有物必有則皆天理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王于身
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紹聞編

大學

二十九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
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
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
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于物則物
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
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備言物則之所在自心而身自內而外自近而遠
大小該貫莫非一理
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彛劉子所謂天地

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
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
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
不踰之矩顏子所見之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
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
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爾

大槩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
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

紹聞編

大學

三十

之偏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
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
此處最緊要乃一段中之關鍵也萬物皆備於我
以其理之同也理之同者以人與萬物同出于一
原也然理同而稟則異此所以於理有所不能窮
理未有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
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
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
治也

此與程子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相應

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
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
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
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
知識亦得以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
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
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
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

紹開編

大學

三十一

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
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
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
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此一段與程子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

第工程相應

或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
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
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

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
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
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
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
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
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
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
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
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
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

紹開編

大學

三十二

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
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
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
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
矣

整菴羅先生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

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

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人之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

紹聞編

大學

三十三

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旣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徃徃互相發

明其言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爲人之意尤爲深切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爾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辯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備於我者有不可得而盡通乎又如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百三千莫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邪其人又若何而行之邪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當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性外之物也邪○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旣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旣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着蓋於此反而思

紹聞編

大學

三十四

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着蓋於此反而思

之苟能舍其所已見者虚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為誠意正心之累哉○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仁義禮智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教人盡雜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

紹聞編

大學

三十五

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為無上妙道曾不知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為孔氏之徒誰則信之○物我並立而內外形焉乃其散殊之分然而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所貴乎格物者正要見得天人物我原是一理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人物之性各在人物身上而吾乃能

盡之者非以此理之同故邪凡程朱格物之訓正所謂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為非只欲固守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名雖為合一實已分而為二矣○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斷他病根所在不會說得益以靈覺為至道乃其病根所以異於吾儒者實在于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為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此理在人則

紹聞編

大學

三十六

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與王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

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割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之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邪外邪是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紹聞編

大學

三十七

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複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

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意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

紹聞編

大學

三十八

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于學聖學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論學書又數十卷之內摘其三十餘條其意皆主于向裏者以爲得于既悟之餘偶考得何叔京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耳今取答何書者以通以

為晚年定論至于章句集註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程子言性即理也陸子靜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賚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又曰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乎○又曰既

紹開編

大學

三九

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又曰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至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于心地者其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

盡是甘於自欺而已矣○又曰若但認取知覺之妙執為天理則凡草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答歐陽少司成書曰孔孟之絕學至二程子始明二程子未嘗認良知為天理也以為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于格物今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知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矣

紹開編

大學

四

○只緣誤認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

誠意章

禁止自欺務求自慊正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語意是如此○朱子答孫敬甫書曰論誠意一節極為精密但如所論則是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自欺自慊兩事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

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纔不如此卽其好惡皆是爲人而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卽是正言不自欺之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慊卽是言惡惡臭好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慎獨似亦太說開了須知卽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僞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于此以爲痛切之戒

經問編

大學

卷一

非謂至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愚按小人惟不能謹于一念之始故其爲惡恒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故言其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慚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自欺以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爲何待見君子而後欲詐爲善惡本我之所當去何待見君子而後欲揜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之甚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以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祇以自欺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厲聲讀一誠字實嘗爲之則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實未嘗爲之

則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蓋未有實于中而不形於外者也小人不慎其獨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以爲痛切之戒戒之亦謹於一念之初而已非謂如閒居爲不善者方是差了路頭處也閒居獨處之獨與獨知之獨不同萌於心之謂獨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慎獨之獨也慎獨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汙染不上正是常發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非謂善惡二念交起而後治之善意必行惡意必改以此爲慎獨却是大不慎矣十目所視一節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而言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此與中庸莫見莫隱意思微不同彼重自知此重人知然有動于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亦只一串事致謹于自知而無忤于人知者君子也弗謹于自知斯莫揜于人知者小人也心體廣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安舒體胖對消沮閉藏看此章兩言必慎其獨一言必誠其意語脉要認得分明蓋君子小人之判決於意之誠與不誠意之誠與不誠決于獨之慎與不慎故以首節對次節而言則首節正說誠意工

紹聞編

大學

卷一

夫閒居節舉不誠之弊以為戒是二者只在獨之慎與不慎故兩言必慎其獨也以次節對末節而言則次節是自欺之流弊潤身節是自慊之效驗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遠誠與不誠而已矣故曰君子必誠其意○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此或問所謂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也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只是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或問所謂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

紹聞編

大學

四十三

也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章句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皆字是言念念事事皆然○夫人孰無獨知之明哉致此之謂真知慎此之謂誠意知行合一處正在慎獨○本文言慎其獨朱子言審其幾者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發於天理固無不善惟人欲亦已萌乎其間故有苟焉以自欺者此自慊自欺之向背正善惡之幾也惡如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善如君子德潤身心廣體胖其所由分只在一

念所謂動而未形在於有無之間此處甚微人所易忽然所謂差了路頭處正在此也於此而善至於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是謂善幾於此而苟至於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是謂惡幾○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又曰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紹聞編

大學

四十四

正心章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憂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無二字○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
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
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
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
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四者
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爾如中庸喜怒哀樂發而中
節者也○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
得其平若先自著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
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四者心之所有但

紹聞編

大學

四十五

不可使之有所私耳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
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已便只管
橫在胸中念念不忘○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心收拾義理底心先生
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按朱子嘗
論刑而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
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

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鑑之未有所
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語
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
輕重不能違其則此與大學正心章之義有相發者
或問中亦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以爲一身之王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
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
無者也又曰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
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
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爾以鑑空衡

紹聞編

大學

四十六

平形心之正甚精切而其要領在一察字察是反觀
之意程子所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
體用不相雜言用不得其正而體不得其正在其中
矣人之一心體上纖毫着不得用上纖毫差不得○
應之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迎之於先亦是
應之之失而留滯於既往又所以迎于後事之先○
用得其正則體即在所謂動亦靜也若用之所行一
或不得其正則所謂如鑑空衡平以爲一身之王者
不爲吾有矣故承之曰心不在焉○湛然虛明者心
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媸因物而

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如以鑑空衡平形心之體用甚妙然章句一則曰四者皆心之用一則曰用之所行專言用而不及體何也蓋用不離體體不離用四者不從無中發出而先有在心下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體所發因不中其節則何有于鑑空衡平之用乎○文言曰直其正也謂直是人心之本體心之體本直惟敬則弗失故曰敬以直內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大凡有敬以直內工夫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心無不正矣○涵養於未發之前則真體之本然不

紹開編

大學

四十七

失如是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湛然虛明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蓋心與物接有喜有怒有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則氣始用事苟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最要緊日用之間能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則心無不存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矣此語錄所謂知覺在義理便在始為能有以檢其身而身無不修者也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即涵養

時○佛之覺性不出見聞知覺然而又謂法離見聞知覺者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着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覺知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而已矣楞伽有感障智障之語智本破惑智若生着智亦成障故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不然則為理障而礙正知見凡佛氏之欲空其心與此章四者之有所則不得其正者其言蓋近似而非也知學者必能辨之

修齊章

紹開編

大學

四十八

或問正心章說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朱子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忿懣之類心上理會親愛之類事上理會○人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人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

可不隨人而節制○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闊一節去○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敖情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驪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慳告却便恕之○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爾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揜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格傳編

大學

學九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此一段係或問○按君子非有所敖情也有時乎因人而施失子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驪言最的當若曰有一種人上不至於可愛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宜以敖情施之則恐君子未必先有是心也○大學之言平常易曉而偏之為害千古一轍試觀史冊所載王公士庶能勉於治外而獨難於正家有不由於愛惡之間者乎漢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愛隋文帝能取周陳混一天下而信獨孤后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爨起房闈復欲召勇廢廣而身弒逆子之手夫高帝不知學楊堅起晉吏躬篡盜此何足論如尹吉甫為父而伯奇履霜中野周宣王晏朝而姜后脫簪珥請罪以賢者而難自克如此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今士大夫處家子弟僕隸至近易知而愛惡常偏於所向况人主乎○按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前章以忿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程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又曰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

格傳編

大學

學十

無嚴恩勝則揜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禮慢生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愚按家人一卦處家之道備矣足與大學齊家章相發明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蓋剛則能克已克已則能不偏故大學言不偏而易言嗃嗃言威如旨各有謂而其歸於反身之意則一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皆生於不得其正之心○朱子曰修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修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予奪皆不得其所矣

齊治章

紹開編

大學

卷一

李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修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耳○問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為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彼此之辭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國○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是教之目○愚按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

之所以使眾者要看三箇所以字孝以事親人則知之而不知孝者所以事君正以其理言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此章始拈出教之一字蓋修身以上皆學之事也齊家以下則教之事也教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孝經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又曰父

紹開編

大學

卷一

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呂氏官箴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西山真氏曰父子之道本於天性之自然

父子之道卽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
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
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
見父子君臣其義一也世以父子爲天君臣爲人者
誤矣下文獨言親者蓋指天性之最切者知愛敬乎
親則知愛敬乎君矣○右所引非爲解說文義也試
熟玩而實體之則知所以修之於家而可移之於國
者矣是正大學之旨也孝弟慈乃傳者指出立教之
本以示人所當盡力處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
全在於此三者人心之所固有何假強爲舉慈幼一

紹聞編

大學

五十二

端可以例見心誠求之四字曲盡天性之自然人心
到真切處何所不盡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
曰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
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或問如保赤子
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
慈愛之心出于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
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
則以本無慈愛之實使心誠求之如保赤子豈有失也而於此有不
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

者而推之所謂如保赤子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
強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
其細則其大者可知矣○按朱子嘗謂孝弟雖人所
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卽
人所易曉者以示訓看來只或問謂舉其細則大者
可知此說爲安○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
然而成教於國不出乎此故謂之立教之本又引書
言不假強爲者見教立於我而凡同有是心而無不
興起焉者以是故也故下文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仁讓不必分屬孝弟慈古人文

紹聞編

大學

五十四

字正不拘拘○蔡虛齋曰上言齊家之道卽治國之
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矣此上下
相應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上言其
理此言其實事也效如言聖人誅意之效不對工夫
言下章或問未有好仁一條亦云此以財發身之
效也論語註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
效也皆謂實跡也○按堯舜桀紂之所行民皆效之
故下兩箇帥字其實桀紂亦何嘗令民爲暴只是桀
紂自好暴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耳○桀紂正所謂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故微子言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究卿士師師非度武王言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
 權相滅正其事也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
 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
 所為民亦為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故季康子患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善必積而後成
 惡雖小而可懼故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如文王后妃
 之化上則振振之公子公姓皆肖其德而仁厚下則
 兎且之野人其才可為干城腹心此非一家仁一國
 興仁之明效乎虞芮之君入文王之境則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此又非一家讓一國興讓之
 明效乎商紂沉湎其下化之至於庶羣自酒腥聞於
 上武王作誥羣飲者殺茲以嚴刑而始能絕嗚呼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其機如此以證大學之言豈不
 信哉○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
 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
 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
 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

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
 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
 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
 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
 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
 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
 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
 旨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
 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正然後
 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
 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
 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
 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
 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
 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
 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
 於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豈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
 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哉○三引

紹聞編 大學 五十五

紹聞編 大學 五十六

詩朱子謂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朱子曰成教于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治平章

朱子曰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

紹聞編

大學

五十七

推之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又曰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于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

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而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又曰言是以者須是如此○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由此以推之

紹聞編

大學

五十八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

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絜矩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爾又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愚按絜矩二字文義朱子二說不同當從

紹開編

大學

卷九

後知亦曰所施之際不覺偏重須用此尺度而後均爾○朱子曰絜度也不是真把那矩去度量只是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正方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

紹開編

大學

卷九

前說匠欲爲方必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亦此心而已○度是量其長短廣狹也矩所以爲方今匠之曲尺所以取方之則也大學借此二字以爲君子所以制均于天下亦猶是也從前不得其義而訓絜爲絜朱子始正之章句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下節云以此度上之心以此度下之心皆是以此身平處於物我之間而量其分寸丈尺之所當得不使有有餘不足之處也至於忖度之度又與此微異雖是亦以我之尺寸去比量他人則他人有心而我能知之至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心之所同豈待忖而

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折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政也左右如東隣西隣以隣國爲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弟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

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着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訟他取我五尺我若侵着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我也方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問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者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答江德功書云絜矩之說蓋以己之心度物之心

紹聞編

大學

卷一

而為所以處之之道耳來喻殊不可曉今以鄙說畫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地圖

後

右

上 已 下

前 已 後

前

左

蔡虛齋曰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如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如一非方也○又曰章句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助一句云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

事者一出於此則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其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皆不欲以己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朱子曰此段說得條暢○或問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

紹聞編

大學

卷一

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

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按此一節與齊家治國章說恕一段可以參看○所惡於上一節是傳者解說絜矩之義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其大要古人文章不費辭所謂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傳者正欲人如此傳者只是略略論理非特地以好惡義利來立骨蓋就事上論則無窮就理上論則只絜矩二字包括多少既解釋字義後面將箇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來照出絜矩道理與人參領服行丘瓊山一部大學衍義補要將天下事說盡要知只是絜矩二字是箇真樞柄所謂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瓊山所論千條萬款皆在其中矣○朱子嘗言今且讀熟大學作問架却以他書填補去真西山本此意以作大學衍義然所衍至齊家而止非缺也有此本領不患不能處置得天下事矣丘瓊山之意主於告君乃是一部大章疏欲人君知得天下事理舉而行之治平可致為功非小若論著書則真先生之書已盡非有缺而待於後人之補然因謂瓊山為

贅則又不可近有議之者正不識瓊山之意至有謂其不載關帝一類為有所媚於中貴者殊不知所謂忠謹之福專權之禍真書已載於齊家之門故丘書不及彼忌而妄訾者殊可笑也○問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其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未免乎略朱子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邪○或問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按前章謂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本無慈愛之實者以制於形體之異也若知君民一體之義則如保赤子亦一心爾有木以民心為己心者哉三代而上有父母之君故無可解之民由此道明也○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忌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

僂如桀紂幽厲也○按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言二端之外更無他道絜矩則爲民父母不絜矩則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僂得失之幾可不審哉○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朱子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按此引文王詩以結上兩節之意詩傳曰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克配上帝詩意主德言大學主位言故章句云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道得衆則得國失

紹聞編

大學

卷五

衆則失國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詩文宜監於殷之意足傳文語意○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朱子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按章首或問論絜矩而謂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

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此先謹乎德之意也唐太宗知以前古興亡爲監將勉於爲民父母之事而不知先謹乎德故無其本而行事之得失相半卒不能絜矩而使斯民實受其福○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應上極緊密而章句點得極簡當○有德則能絜矩而有人有土有財有用本應上文得衆得國却說及財用上去蓋傳者又是見人多因財用上失了人心因有專利之心而不能與民同其好惡故又發下文一段朱子曰畢竟人爲這箇

紹聞編

大學

卷六

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又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又曰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爲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卹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按德者本也見其當重

財者末也見其當輕與別處言本末不同故下二句接得甚緊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財者人之所同欲上欲專之則無以禁人之好利民既不知禮讓則起而爭奪矣揆厥所由上施之也風俗既壞於下終則其害且及於上矣下因言民與財不俱聚財聚則民散矣散謂離心未說到叛而去之也又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見民散者財不終聚民聚者財不終散也○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朱子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

紹興編

大學

卷之七

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秦誓二節胡端敏公講義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別底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益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着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底人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

其度量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底一般歡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定執之辭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之力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底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

紹興編

大學

卷之七

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媢疾以惡之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于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疾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姦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裡還是他引進底人一

一五〇〇 丹書卷之七 八 文之四

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亦被他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陵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者是所當好底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者是所當惡底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疾之人姦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于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於此媚疾之人能不爲私意所蔽而識之早不爲姑息所牽而去之決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論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援引古語之例○或問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按妨賢病國之人其不能絜矩自不

紹聞編

大學

六十九

待言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却是絜矩之大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據放流媚疾正所謂能惡人也能愛人一邊不消補說意亦自見或言小人不進君子不絕小人以安君子此非傳文本意○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則謂之不能愛人可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謂之不能惡人可也章句云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應上唯仁人意極緊切○不仁之人至於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又非慢與過之比是謂拂人之性當必逮夫身矣所謂辟則爲天下僂也然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彼惟失其本心以至於此爾○君子進則天下受其福小人不退則天下蒙其禍衆人好賢而不能舉惡不肖而不能退或無其權或限於明短於公不能決斷惟仁人不唯能與衆同好而好者必舉舉者必先使天下受其福故謂之能愛人也不惟能與衆同惡而惡者必去去者必遠使天下不受其害故謂之能惡人也○命也命字鄭氏以爲當作慢者以音相近而言之也程子以爲當作怠者以篆形相似而言也○朱子解書於字義考據俱極精博如自慊之慊謂

紹聞編

大學

七十一

倉而義進謂四夷之進謂與屏字通用引漢石刻辭
 為證○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
 明上文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南山有臺略言好
 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為好惡公私之極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二句所包甚廣
 本不可以一事言進君子退小人又與民同好惡之
 大者故秦誓以下皆言此意○前兩言得失人心天
 命得失之幾也君子有大道一節乃即吾心而指其
 得失之由以決之必忠信以得之者無忠做恕不出
 也必兼信言之者在心為忠在事為信非有二也驕

經開編

大學

七十一

泰為忠信之反者人不忠信則敬不勝怠義不勝欲
 未有不驕泰者○蔡虛齋曰忠信者循理驕泰者徇
 欲循理者自能推已徇欲者惟知有己雖至親父子
 兄弟間已莫之省顧矣○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
 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朱子曰此所謂有土而
 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
 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
 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
 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爾至
 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

太奢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
 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
 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按大
 學四語誠萬世不易之大道也而呂氏又以四語括
 盡其意不可不詳玩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蓋古者
 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器
 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者恒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閒
 民未有無所事者又安得有游民間或有之則先王
 未嘗不豫有以禁之故周禮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

經開編

大學

七十一

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閭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輕
 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
 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者
 此是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夫先王之法其禁絕
 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省有助則
 生之者安得而不衆乎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
 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又必度德而定位因能而授
 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
 非才幸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幸旁門尸冒者尤衆冗

官之下復有冗役掖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太官陛楯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之衆如此而民窮失業則生者又未必能衆也財烏得不匱乎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書曰食哉惟時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以言乎一家則侯王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家長長子仲叔衆子弟與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乎衆家合力則萬夫之地萬人爲耦而並耕並手偕作故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爲耦於三十里之間耕者相望此詩可爲畫圖成周盛時勤於農事其上下之間同心一力氣象可以想見也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制國用必屬之冢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式法非道揆大臣王之則法守易爲人所

撓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常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爲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以高帝躬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其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歛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爲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爲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爲一時之計以量出以爲入用衰世苟且之法爲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况急於征歛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生之者衆而食之者亦衆且猶不給况生者寡而食者衆乎爲之者疾而用之者亦疾且猶易竭况爲者舒而用者疾乎○後世之弊大抵生之者不勝於食之者爲之者不勝於用之者姦民甚衆而獨苦者在勞筋苦骨之農民○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朱子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

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按此一段最警切使務財用者諷誦斯言亦可以少悟矣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藏之多則亡之厚秦之始皇死而猶務多藏於丘墓至於以水銀

紹開編

大學

卷五

為江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而發掘於項羽則不得與黔首細人同庇餘骸于一抔之土厚亡之效可以見矣然則務財用者亦思身與貨孰多彼一念之昏但知有己以天下奉一人猶以為不足而多藏悖入之不已豈不可戒哉○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朱子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聚斂之義也聚斂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

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聚斂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

紹開編

大學

卷五

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也曰然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屢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者可不監哉○
按朱子義理精明文字發越讀之無有不快然者然
非玩心之久而老於更歷者不能得其言外無窮之
意也勿作文字說過熟讀熟讀○董仲舒對策于武
帝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
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
所以鬻鬻苦不足也又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
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意而
亦太古之道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
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君子而下同
庶人之意不
亦鄙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夫
尚不言利
况其君乎○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之得以用事者彼為善之彼指其君善之謂以為能
也下因言小人之害到他敗事時雖有能者亦救不
得了○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同
好惡指南山有臺節南山及秦誓以下四節不專利

指有土有財以下至楚書舅犯生財有大道以下至
篇末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
其所而天下平矣親君子遠小人利及子孫黎民上
好仁而下好義不外本內末而利可均布民可家足
豈不是親賢樂利各得其所章句總括一篇之意最
為簡當宜深玩之○一篇只是絜矩二字是其大旨
反復推廣欲有國家者所以處心制事一出於此爾
中間財利之不可專小人之不可用蓋其大者而其
說亦未始不相通程子多所更定而朱子獨以舊文
為正復於或問中論之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
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
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
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爾然徐而考之則其
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
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
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
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紹聞編之二

王樵著

中庸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朱子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之義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不倚則偏于未發之前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

紹聞編 中庸

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

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

紹聞編 中庸

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耳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若非常則不得久矣譬如飲食如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則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

定理自在其中矣

天命章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贅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程子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朱子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

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却便以爲非是至其自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爲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爲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是道因人做方始有也○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

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呂氏曰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雖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内外一體而已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

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其能致是乎○按呂氏此一段朱子稱其精密○問楊雄言學者所以修性伊川謂其不識性中庸却言修道如何朱子曰性不容修道亦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問修道謂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就物上亦有品節○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

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
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
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
生皆有政事之施焉○修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
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修蓋天命謂性之
性與自誠明之性修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
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明誠之教由教而
入者也○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有以得乎天
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
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

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
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
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
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
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
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
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
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
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按或
問此一段極有關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正在

此○修道之謂教朱子以為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
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
之屬是也禮如儀禮所載政如周官所陳可見聖人
修道之實古樂不傳禮亦殘缺然因其遺意之尚存
者猶可以推見其略古人於禮樂無斯須去身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顏子克已復禮皆此理也古人刑政
皆正德利用厚生之事周六官之職正其大法而後
莫能行或言禮樂刑政道之迹爾未足以言聖人之
修道是豈知古人之禮樂刑政哉

性圖 仁之生意油然而不可遏禮之節

文粲然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

拂乎可否之宜智不繆乎是非

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

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

違者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

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

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

不可踰非順乎○朱子曰五行

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

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

愚按木神曰仁以下五語乃鄭康成注中語○朱子嘗言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自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故大學或問云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然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冤鬼五臟百骸之身此段宜與中庸章句參看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間有以亦字爲疑此不必疑蓋夫子欲人知得此性卽是那陰陽五行之理

紹聞編 中庸

七

生之初隨形賦受如天分付一般故謂理亦賦焉如氣聚而爲人則理在於人矣氣聚而爲物則理在於物矣雖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孰非陰陽五行之理哉如此可以不疑於朱子之說矣○人之冤鬼卽陰陽也五臟卽五行也生克之道逆順之理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五臟百骸合而爲身而主之者冤鬼無非天者健順五常之德卽此而在故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所謂形色天性也與釋氏以此身爲四大假合而謂之幻者異矣此所謂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又與所謂塵旣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者異矣○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

紹聞編

中庸

八

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按不可離須如或問之

說方為的確今人都說做離道不得然則不關人事矣○章句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都是解不可須更離○無物不有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無時不然猶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朱子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按此問最好朱子之答亦最關肯綮○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朱子曰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愚按不睹不聞只是言事物未交念慮未起之時爾無他奇妙之說近時講學者多指為寂然不勤之本體謂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又謂不睹不聞者原不隨睹聞而出夫佛家謂色塵聲塵有起滅而見性聞性無去來此所謂不隨睹聞而出者也豈中庸之旨哉○朱子曰戒謹恐懼是普說

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更離出○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問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此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

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有動于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如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處分明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處分明○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于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于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張子曰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問伊川以鬼神依憑語言為莫見莫顯如何朱子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發見昭著如此○愚按論軀殼則有彼此有隱顯論知只是一箇知此心之靈即人心之靈人心之靈即天地鬼神之靈形骸曰人通天地一氣爾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際即通于天地之氣矣○故人心纔動鬼神得而知之昔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殺心見于琴聲則人得而知之○隱指心曲故云暗處也微指念頭所在故云

細事也其實未有一事陸子壽因看朱子此解而善其說曰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于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微處當檢點也朱子曰然○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朱子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為兩事何也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既言道不可離即是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又別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

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
 作一事說則重復矣不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
 處○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
 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
 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
 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
 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于思
 欲學者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
 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問中和
 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
 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存則
 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騫而已達
 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
 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程
 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朱子曰出
 則不是蓋謂發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
 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
 之和○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
 不可言無主也○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

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物交之引然後差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眾人
 都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眾人未發與聖人異
 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
 曰恐眾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
 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
 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
 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
 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
 中節矣○問喜怒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
 質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塊然
 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是那乖戾底○藍
 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
 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
 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
 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
 見何如爾○又曰纔思即是已發○又曰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

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
 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盡頭
 不可以有加矣○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
 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
 如明鏡止水○朱子曰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
 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
 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
 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
 聞為未發則不可○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
 之偏爾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
 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呂子
 約以未有見聞為未發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
 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問和曰只是合當喜合當
 怒如這事合喜五分自家喜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
 三四分便是不及其節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
 看而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
 喜怒哀不中節便行不得了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
 怒天下以為合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
 致中和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

守之不失致和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
 問致中和想也別無用工夫處只是上戒謹恐懼乎
 不睹不聞與謹其獨便是致中和工夫否曰致中和
 只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按章句至靜之中
 無少偏倚須作一句與應物之處無少差繆是一例
 蓋謂約此心于無物之前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方
 為有以致其中精此心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
 適不然方為有以致其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恐非實理流行處朱子曰世
 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
 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
 矜鰥寡樂育人材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首章曰喜怒哀樂
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二十章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即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
 流行○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曰尊卑
 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
 吾身之萬物也○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
 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
 之也○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

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一事○愚按朱子此語宜深玩○吾之心即天地之心故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故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天地間只是一氣心其主宰處也元無間隔本無時不相通故西銘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此語最精乃章句之所本先言體後言性者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睥睨盍背動容

經問編 中庸 十七

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問中和果二物乎朱子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他凡言體用者俱要記得

朱子此語○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或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

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按中和分屬位育人多疑之細玩朱子此三條無可疑者然則位育亦可以分動靜乎曰陰陽有定位者有流行者自其定位而言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夫安得不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司馬公曰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但其節焉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范景仁曰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之中不和則病天愚謂此之謂一體○整菴羅先生與王陽明書曰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自以為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灑落處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
 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
 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
 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
 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
 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
 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
 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
 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
 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
 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所謂心妙性情之德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
 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
 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
 之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必慎
 獨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致中已
 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慎獨致和方其存
 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未動而有能動
 在者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糾紛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也止之各於其所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
 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
 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
 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
 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
 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
 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
 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其向來之說固未及
 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
 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
 後可加存養之功則其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
 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
 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
 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
 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
 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
 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朱子言
 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作
 中庸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吾

儒謂之未發佛老謂之本無執此以觀不同可見
 ○吾之所謂道乃老氏所謂無也吾之所謂性乃
 佛氏所謂空也故老氏不曰為道而曰無為佛氏
 不曰率性而曰見性蓋曰率則可見其中皆是實
 理而非空矣○朱子時有李宗思者嘗學佛朱子
 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邪為
 萬理畢具邪李則講因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
 朱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
 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于前日之誤見而為
 此二三邪李遂屈服舍其學而學焉

時中章

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見不容少差
 章句下此二句非贊歎中庸也乃起君子為能體之
 而小人反是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
 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問時中曰自古聖賢講
 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
 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為善
 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
 有之小人而不至于無忌憚者亦有之○有君子之
 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為賢智之過小人畢

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
 膽爾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也○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
 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
 要得分明○程子嘗言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
 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程子曰欲知中庸無如
 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
 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
 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
 權義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

時中

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
 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
 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
 有非時中者矣○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會子子思易
 地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
 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
 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

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而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謝氏曰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楊氏曰中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

紹聞編

中庸

二十三

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之喻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按時中之說輯略載之甚詳而今人罕復過目故具錄于此呂游小人中庸之說雖朱子以為非本意然有補世教不可廢也○自堯舜以來皆曰執中至夫子而始明執中之為時中夫子之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

時下襲水土者時中盡之矣至孟子而又盡發其旨○易卦爻有中者正中重于正中則必正正未必中諸爻言處此時地則合如此皆時中之道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按易之言中惟在二五蓋必所居之位得中而後所行之道得中所居之位體也所行之道用也有體斯有用矣○有志于時中之學者當自敬義夾持始程子言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最盡又言何物為權義是也然精義又在致知故下章言擇中庸而守之又以智為先

紹聞編

中庸

二十四

民鮮章

論語無能字蓋闕文也當以中庸之文為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虛齋曰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智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于中也○中庸其至矣乎蓋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為至昔臯陶論知人有九德之目成周教三物以六德為先

皆取其德性用事圓成不偏而洪範論造就人材
言人之有猷有為有守者皇則當念之受之使羞其
行而進於惟皇之極是以虞周盛時咸事而在官者
皆有常之吉士用勸相國家者稱惟克用常人吉士
常人則所謂中庸者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鮮能此
德蓋已久矣時運既降生得人來便多偏非無材智
之士每任其氣質做去不能蹈乎大中又有一種謹
厚之士雖無過失而終不能自振拔而有為故夫子
晚年不得已而思狂狷其於在門之士師商由求皆
一時高第親炙聖人而不免或過或不及以子貢之

紹開編

中庸

卷五

達尚有師愈之疑蓋不知過之猶不及也至于由之
兼人而不能擇義求之退而至為季氏聚斂夫子雖
嘗激勵裁正之而終不能有所進也寧無來夫子之
慨乎○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謂之疾則
已有偏猶不如古况中庸乎○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可
企而及也以鮮能自棄者庶民也

智愚章

問道之不明不行朱子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
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

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
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
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過與
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南軒曰智者慕高遠
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于淺陋而不及乎中庸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
不肖者又安于凡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
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
此知行所以相須而成也朱子曰某所謂不必知不
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

紹開編

中庸

卷六

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足知不求所以行不求所以
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覺瑣碎
不如來教之高明簡暢也○按此章乃前後諸章之
關鍵道之在人賢智者則失之過愚不肖者則失之
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非不能也不察爾故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以飲食譬日用味譬
理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這箇中人生日用離他不得
但人自不察而失之爾察字最要緊不察則不見實
理而妄行矣○賢智而不過則君子而時中矣舜與
顏淵是也此前後章相關之意○舜之智在于擇之

審而行之至顏淵之仁在于能擇能守正所謂能察者也○過不及字是此書頭面到此方點出蓋中庸只是無過不及之名自堯舜以來言中者只是如此至子思始言未發之中而朱子本之始加不偏不倚四字于無過不及之上其實古聖賢之言往往因用以見體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庸自首章以中和對言之外後凡言時中言擇乎中庸言用其中皆以無過不及者言之○智者過之如佛老高明而不道中庸以其所悟爲了而以此道爲不足行故以屬道之不行賢者過之如伯夷

紹聞編

中庸

卷二

柳下惠其清和之極可名爲聖而于始條理之事有所未盡所以未盡者蓋其行之過而以此爲不足知也故以屬道之不明○以爲不足知以爲不足行此不能虛心觀理也不求所以知不知所以行此日用而不知也皆不察故也故不惟不及者安于愚不肖而不耻而過者亦失其賢智之實而不自知也是果誰之咎與而斯道又將誰望邪此夫子慨嘆之意也○朱子因論師也過商也不及曰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質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愚謂中庸一篇只是要人察氣質之偏盡性情之正

舜智章

章句云舜之所以爲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不自用商書語取諸人孟子語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夫人之善豈能有加於舜而舜好問且好察邇言其勤于聽納而無遺善如此且隱惡而揚善其廣大光明而啟人之樂告又如此于善之中執其兩端則有以盡衆說之異同而不蔽于偏見于是用其中于民所謂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舜之所以爲大智

紹聞編

中庸

卷二

也蓋其聰明雖過絕于人而未嘗以人之所知者爲不足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呂氏曰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朱子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

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經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

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千金百金皆然若去其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

期月章
呂氏此語本解民鮮能久之義蓋前此諸家以久為

所共由猶飢食渴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能久也○按

久行其道朱子不從而謂呂氏厭常喜新質薄氣弱之二言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暮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知禍而不知辟與能擇而不能守精粗雖殊其為不智則一警人深矣○擇之審而行之至舜之所以為大智人能擇中而守之勿失則其智亦大矣

回仁章

朱子曰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爾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

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問二十章以力行言仁此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龔峰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為智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智則當以行為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爾○按擇乎中庸句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一氣讀纔得語意呂氏所謂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正是形容其日新不失

所共由猶飢食渴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不能久也○按

之意朱子稱其確實

可均章

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智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有一毫私意便不能大公而順應中庸之難者以克己之難爾

問強章

朱子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或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

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

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

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

所以為強也○蔡虛齋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

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按此中只是對四旁之名中立猶未是

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

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

有不隨眾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

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

皆以紂為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

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

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于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若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

年乃一人而已爾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

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

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

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亘萬世而不顧

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聖者然

力行不惑之操真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

矣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非之雖親炙如子路亦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終不為眾所讎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按此虛齋說書極精采處○北方之強亦未便是不好社金革如云枕戈相似死而不厭不以死為懲而衰止也朱子解無衣之詩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者如此又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情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習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按此正所謂北方之強也○章句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章章照應上章云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見得通前只是一片話

索隱章

索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進道在勇然勇有所當用用之於克己勝私以全乎義理之正如上章夫子之所以告子路者可也不然則有不當強而強如所謂索隱行怪者矣何謂隱何謂怪出乎日用之謂隱詭乎經常之謂怪姑以釋氏明之以情識為幻相以寂滅為實際胡致堂嘗言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此正所謂索隱也朱子嘗謂釋氏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此正所謂行怪也或謂佛老之理比孔子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矣吁世教之衰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厭常喜新之病故足以欺世而盜名而豈知從之者之自陷於險阻荆棘而弗自知也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故曰吾弗為之矣○以釋老之精心苦鍊而用之于正道何所不得故曰不當強而強也○異端之誘人也因其高明賢

紹興編

中庸

三十三

紹興編

中庸

三十四

智者之過多倒從那一邊去可惜了其不然者則雖曰從事於此道而往往質薄氣弱志昏力惰或進或退若存若亡如所謂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彼之所以當強而不強欲已而遂已者豈不知斯道之可慕哉知心不真誠心不至故爾朱子曰只爲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爾○按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者正坐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足以帥氣故爲當強而不強而朱子又謂由其知處不親切者究竟亦知之未至也○

昭開編

中庸

三五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也人之爲此者固欲以求知于世也而世情厭常而喜新故不獨當世稱之而後世亦有述之者矣若我則寧人之無我知而决不爲此夫道自有當遵者在也然君子遵道而行乃或有半途而廢者彼不可已而已吾則弗能已焉○遊世不見知而不悔須要見得他所以不悔處論語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依乎中庸則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縱令終身被埋沒更無出頭處亦無可悔在他人到此罕能不悔悔則廢矣在聖人則歿壽不貳事天以終身歿壽且不貳其他可知矣事天以終身則只有這裏着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亦如事親也歿身而已何悔之有

昭開編

中庸

三六

費隱章

中庸之書只要人在眼前認道理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而隱言道體之散殊無乎不在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在人默識之爾不是以隱來替費乃是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也人於費處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此章是發明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之理體用一原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可謂之而理中有象是一原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體用不是一對說用不離體體不離用用有萬殊一事一物各有一理故曰費而體即在有非見聞所及故曰隱爾○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又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按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

紹開編

中庸

三十七

不能是道無盡○朱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此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有意○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而言之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是至小無去處了曰然○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

紹開編

中庸

三十八

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又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于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

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是解上面○答廖子晦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

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材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朱子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

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于此也
 ○又曰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
 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
 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
 不至矣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于此而莫
 能破也○答林擇之曰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
 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
 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者人倫之至親至密者
 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
 苟于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
 且不能行也○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
 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
 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
 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
 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
 功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此兩句
 只是疊說上文意思○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
 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此
 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論其極則察

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
 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微敬者能守而不失亦此意
 也○問昏禮萬世之始至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朱
 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
 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愚
 按朱子此語宜玩味足以見造端乎夫婦之意○人
 倫有五而獨言夫婦者蓋君臣朋友密矣而以視家
 人則猶外也父子兄弟親矣而以視同室則猶有內
 也惟夫婦之間以其近則無內以其隱則無間道之
 行否尤不容偽而所謂不可離者固於是而造端焉
 易言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禮言男女有別
 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
 而後君臣有正皆造端之義也○雖愚不肖之夫婦
 亦能知行此道此正與鳶魚之各率其性而能飛躍
 者同一天機可見此道無微不入其小無內矣然推
 其類而舉其全則為道無不在而其大無外矣實是
 總申上意若察乎天地則對夫婦言之故為直精大
 者
 此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要

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廣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道之用至於如此之廣者初非有外于我固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豈可須臾離哉此章正是發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理或疑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之有憾此豈切於日用當然之實而可以見不可離之意哉吾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以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爲非吾性分內事哉曰然則聖人奚而有所不知不能也曰可盡者心之理不可盡者心之事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豈

紹聞編

中庸

甲三

曰道無不在將使人求夫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學之哉曰謂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爲人猶有憾於天地可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何預於人而有憾邪謂孔子問禮問官堯舜病博施爲聖人所不知不能可也位在於天用舍在於人得不得於孔子何預而謂所不能邪吾曰此正朱子之深意也舉一隅欲人以三隅反也蓋此章論道非論聖人論天地也以道體之全而視聖人天地則猶有做不盡處故天之所不能者地不能兼地之所能者天不能兼堯舜之所得者

孔子未能兼而孔子之繼往聖開來學功在萬世亦堯舜之所未有也道無窮盡聖人亦有做不辦之事而天地亦無全能此所以極言其賈也然所謂費者又曷嘗有出於性分之外哉且如天職覆地職載不能相兼而聖人博厚足以載物高明足以覆物吾身有天地矣天地之有憾者聖人財成輔相之矣豈惟聖人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五穀百物兩暘寒暑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稼穡樹藝工作利用愚夫愚婦有與能焉孰非性分中事哉知此者可以知費隱矣可以知道不可

紹聞編

中庸

甲四

離矣○夫婦之與知與能與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實非二體○近則造端乎夫婦遠則察乎天地言非二物○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其造端乃在乎夫婦之際故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夕息之類在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爲造端也居室人道之常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似未盡也○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而其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釋首章之義第十二章子思申明首章道不

可離之意而其下八章又雜引孔子之言朱子謂
枝枝相對葉葉相當又謂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
然南軒則謂其間聯貫者自不妨聯貫其不可強
貫者不須如此反若為章句所牽也

忠恕章

饒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
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
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達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
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
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

歟○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朱子
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
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
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藍
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
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
有不出於夫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
可知讓其所不可及則有夫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
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
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此下朱所謂

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
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
蓋眾入之道止在眾入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
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
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
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
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入之道不遠
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
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
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入之所能而聖人

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
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
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庸者常道也以下仍君忠事兄悌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
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
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
此句未受廣平游氏曰有餘不敢盡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
故行顧言○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

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大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會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卽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去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爾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爾○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

紹聞編

中庸

卷二

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按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謝上蔡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故經文兩句實總言忠恕也○程子曰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朱子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攖轉頭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求乎人反求諸已便是道理流行○君子之道四一節朱子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問費隱一章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先生嘗云此處難看近思之頗看得透侯氏說夫

紹聞編

中庸

卷二

子問禮問官與夫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為不知不能之事說得亦粗止是尋得一二事如此元不曾說着及其至也之意此是聖人看得徹底故於此理亦有未肯自居處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真是聖人有未能處又如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聖人不敢自以為知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是聖人不敢自以為能處此萬正淳問語○按萬正淳可謂善看書矣其言合於朱子或問之意朱子答辭有萬分一分之說已錄于前章蓋朱子之意似猶不欲

以此意看前章而以之看此章則朱子之所深取也觀章下注云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正正淳之意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自滿處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以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又在此矣此正所謂其則不遠也又曰所求乎子須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道不然便是道理有所欠缺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任不得○格庵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按此正前節朱子所謂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

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謂自有底道理正如人有不能事父者豈果不能事父哉蓋反之汝之所以望於子欲其克家欲其養志凡百種種皆是孝底道理即是汝事父底樣子也只消以此去事父便是箇孝子矣可見大舜曾閔之所行者都是人心中所自有底故孟子曰在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如孝為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則如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是有多少事皆是孝裏面道理曾子閔子之所行皆

是此理無小無大皆所當盡若忽其為庸德而不之行則有虧于職分而不自知者矣庸言亦不必是責人之言凡言皆是也擇其可者無言其所不行凡未能行而徒言之不可也不可行而輕言之亦不可也擇其可須兼此二意蓋不可行而輕言之則言必不可踐知謹者可行而後可言是亦所謂擇其可也○易文言中亦有此二句依乎中庸者無他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已彼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為卑近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者必不能行乎庸德謹乎庸言此正對賢知之過者說君子常見得職

分內有箇未能處則庸言自不容于不謹矣凡庸言之不謹者皆自以爲可能者也不安于不能者何則惟自以爲可能則未行而喜預言之惟不安于不能則非有而喜夸言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上文說庸德之行則行之力之意已在說庸言之謹則不敢盡所有餘之意已在所以又說此二句者蓋行然後知所不足有所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此須以實事體貼如舜事父母自知不足故業業日致其孝所謂不敢不勉也言易有餘然必知所謹然後知所有餘知有餘正對那不足說以不足證有餘則有餘皆虛說其不爲自誑以誑人者幾希矣此所以不敢盡而爲謹益至也章句行益力謹益至之意要如此認

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撥首曰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次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終曰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柯者人也則者道也其所謂不遠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人之道則各在當人之身所求乎子卽己之所以事父之則也所求乎臣卽己之所以事君之則也所求乎弟卽己之所以事兄之則也所求乎朋友卽己之所以先施之之則也彼責人無己而自治不勇者是謂以聖人望人而以衆人自待其身謂之能愛己未也烏能愛人善學者亦惟反此心而已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以責人之心責己故所求乎臣以之而事君所求乎子以之而事父所求乎弟以之而事兄所求乎朋友以之而先施焉以愛己之心愛人故治人之違失皆以人之所自有未改也多方以訓誨而不忍卽棄旣改也樂與之俱新而更無過求此皆忠恕之事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蓋道不遠人故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所不願人之施於我者卽道之所不當然也交互反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矣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矣皆不待遠人以爲之而道在是矣○施諸己而不願使但知責人則不能勿施於人矣○范忠宣之

語元云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朱子以恕字有病故改為愛字張子韶謂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朱子謂若如此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而後能以愛已之心愛人○以愛已之心愛人故其治人教人必忠可見忠恕猶形影也

素位章

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素其位者對

紹聞編

中庸

五三

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弟也對其父則位子也對其子則位父也對其君則位臣也對其臣則位君也以至左右前後無不皆然程子言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各無不足之理謂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有多少不盡分處謂人自欠缺了他底天下父子君臣之屬所謂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所處之道亦異君子但因見在所居而行吾所當行無不各盡其分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

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若計較上面道如何下面道如何便是願乎外矣故中庸下面只說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于人此是正意又于不求于人上推出無怨又于無怨上見出不怨天不尤人此並是推說非章首不願之義便說到此也論語集注論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謂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以彼證此益明○章句素猶見在也陳定宇謂如今人言素來之意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

紹聞編

中庸

五四

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為合也在人善者爾○王樗菴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着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隨寓而在到處是一箇中庸且如做到堯舜

功業也只做得他富貴裏面道理舜之在歷山孔子之在春秋也只做得他貧賤裏面道理若不做到堯舜孔子地位終於道理有虧不能自得故此節泛看甚易細看甚難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道難此可以見中庸矣○人人解說素位而行究其實於位中事能盡得者有幾人如素富貴富貴中亦有幾等姑以爲天子者言必如堯舜乃盡得○論素位而行直至夷狄患難者非謂四者人皆有之特言道無不在雖夷狄患難亦有是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爾○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

中庸 卷二 五十五

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已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朱子曰呂氏說大體皆平正慈實而有餘味○愚按得之則貪爲已力不得則不能反躬說盡小人情狀○廣平游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也及其爲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也飯糗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地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僥倖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

中庸 卷二 五十六

當篤信而已○朱子曰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又曰行險僥倖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按易平地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之道乃我安穩田地○末節總結素位不願之意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

自邇章

朱子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

紹興編

卷之七

五十七

實○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雙峰饒氏曰室家宜妻孥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按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此語亦有味不

但居家事父母為然又如居下位而欲懽心得於上志行孚於君亦須先自僚友協和百姓悅服為本土欲行道於天下須自鄉黨信服為本人君欲格天享帝須自宜于臣民為本又如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皆是此理

鬼神章

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第十二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

紹興編

卷之七

五十八

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各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言之竟氣為神體鬼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朱子曰經文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

以盛者蓋以其誠爾○按二先生之言提得大義了○章句三說蔡虛齋貫而一之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陽之靈 方伸者神之神 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之功用 其至而伸者為神 反而歸者為鬼

陰之靈 既伸者神之鬼 既屈者鬼之鬼

二氣之分 實一氣之運

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良能是其靈

紹周編

中庸

五十九

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侯師聖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問在天為鬼神在人為鬼鬼否曰死則謂之鬼鬼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鬼鬼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

鼻口之類為鬼鬼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遊魂為變則氣散而死其鬼降矣○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始終萬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

紹周編

中庸

六十

曰固是自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忘地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愚按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與鳶飛魚躍皆與道為體故曰言其上下察也其字是指道而言也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處兩在字是指鬼神而言也前章是即其可見者以示其不可見者此章是即其可知者以顯其不可知者鬼神不可知然這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

乃可知乃實理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詩書
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
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于顯
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于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
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
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按此
朱子詩傳語也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
正與中庸之旨合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
不敬乎言常存敬畏則可對于鬼神而不愧于屋漏

經開編

中庸

卷一

矣○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
○凡物無非鬼神之所體無非誠之發見暑往則寒
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
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
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
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修者常修短
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
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陰陽合則為物之始
散則為物之終合散即屈伸往來四時代謝日月盈
縮萬物之消息變化其一終一始不出于陰陽之合

散而其合其散無非實者只一草一木其榮悴開落
便都是那屈伸往來之理使其有妄則須牛生出馬
桃樹上發李花他却自定定處便是誠○章下注貫
通前後章血脉最要緊○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
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
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
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
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
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

舜孝章

經開編

中庸

卷一

孝為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為聖人者在此所以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
在此皆非分外皆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不是大
孝此章句所謂由庸行之常而推之以極其至見道
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為聖人則顯其親為聖人之
親尊為天子則尊其親為天子之父富有四海之內
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
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為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為
有待於外了蓋由不曾深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
以德為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

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實天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以致之亦曰孝而已矣○尊為天子則尊歸於親富有四海之內則養歸於親此是舜之遭際豈可以達之人人蓋言孝同一理而舜做到此無非孝中道理所以見道之用廣爾○凡子之所能為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爾故曰大孝○西山真氏曰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下

紹聞編

中庸

六十三

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朱子曰董仲舒曰為政而宜于民固當受祿于天說得自有意思○程子曰知天命者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

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朱子曰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

紹聞編

中庸

六十四

矣○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

無憂章

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其意在下蓋以王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武王為子凡伐罪救民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

之可知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為所當為爾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下時運之盛而為所當為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朱子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之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

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廣平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大主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為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

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辯○

紹聞編

中庸

六七一

按追王卽稱古公爲太王加王於季是已不追謚不別爲之號可見古人之質也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不追王可知武成稱后稷爲先王者史官潤色之辭猶商頌稱契爲玄王爾後之有天下者必追帝其祖考蓋援此以爲據然文武周公之意以太王王季積功累仁實周家基業之所自起故從其實而追王之非虛加之也後世則虛加之而已武王爲天子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達之臣庶如子爲大夫得祭其父以大夫皆是也然不聞祭以大夫而追爵其父爲大夫也○制爲禮

法以及天下通塋祭喪服而言○追崇先祖與推已及人皆成文武之德處○朱子答萬正淳書曰恐三年之喪只是指父母之喪而言下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

武周章

人人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其一已之孝以爲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章句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或疑順天應人制禮立法此自武周當其時

紹聞編

中庸

六七八

而爲所當爲在先王時何嘗有是志而今繼之何嘗有是事而今述之乎此蓋泥於繼述之文而不深原志事之實故有此疑爾以下文踐其位一節之意來證之則其禮其樂非先王事之所在乎所尊所親非先王志之所在乎先王之所尊者祖考所愛者子孫臣庶其所以事其祖考而下逮乎子孫臣庶者蓋嘗有禮有樂以爲可繼之法矣武王之定亂周公之制作正所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成先王之仁孝使其德慶上及遠祖下延子孫普及臣庶豈非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乎武周之善繼善述以一家之事言之

若以天下言之則如周公君陳畢公同治東郊始中終凡歷三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而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不亦是善繼善述凡事之在天下非一人一力一時一世可以做盡若前後不同心不可言繼述有志繼述而無道以相成亦不可言善繼善述若周家之世德則可謂前後相成矣使太王王季之後無文王周道固無由而昌大使文王之後無武王武王之後無周公則文武之德其孰與成之此夫子所以深有感於周之世德又稱武周為達孝而以善繼善述歸之也今人礙於太王有翦商之志一句故須說

經傳編

中庸

六九

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又言武周所為皆先王處今之時而不得不為者得其理則得其志此之謂善繼不知本文元無此意所謂志者亦元不指征伐蓋所謂積功累仁者只是言修德行仁積之非一世爾豈是太王王季之為此因欲取商而代之乎然則武周之善繼亦曰有以成其積累締造之志爾○武王之事固莫大于征伐若周公之事專言追王以下者經世之法至周公而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人道之大經此兩章所舉者其大綱爾○朱子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禘却於禘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

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士大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先祖遺衣服小歛及大歛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司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藍田呂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

經傳編

中庸

七十一

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於皇祖考女祔於皇祖妣婦祔於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贊裸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毛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

紹聞編

中庸

七十一

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按宗廟之說朱子於或問中甚詳別當爲考禮者論之楚茨詩傳曰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按此於旅酬之說甚分明○踐其位三句以述事言敬所尊二句以繼志言事死事亡二句通指生事葬祭而言○位乃廟中祭祀之位行其禮奏其樂指祭時言敬其所尊祭如在也愛其所親親疎貴賤

賢否長幼欲使各得其所也事生孝矣而事死也而如事生焉事存敬矣而事亡也而如事存焉豈非孝之至乎首言武周之孝在於繼志述事故此舉其繼志述事之實而替其孝之至也二孝字首尾正相應○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按知其義而敬守之卽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也仁人之所以饗帝孝子之所以饗親者在是而由之而不知者多矣由之而不知則雖以時而踐其位行其禮不過修

紹聞編

中庸

七十二

故事爾知其義而敬守之則所以事帝事乎其先者必有其實其實云何所謂仁能饗帝孝能饗親是也仁能饗帝者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能饗親者盡子道而與親同心者也則於治國乎何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按游氏之說最得中庸本旨惟聖人爲能

饗帝以下正發明所以事上帝所以事乎其先二句
內意兩事字最重非其儀文之謂也正以仁孝之實
而言也知所以事上帝始明乎郊社之義知所以事
其先始明乎禘嘗之義

問政章

魯論記諸君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
之全者其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為無意章
句所謂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
○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
其人不然則雖有政不行焉人其人則政其政矣政
之於人也猶樹之於地也其成甚速如蒲盧然○樹
殊遇切生植之總名也○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
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問仁亦
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
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
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
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不可得而治矣○按修道以仁以後面經綸天下
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便可見大經達道也肫肫其

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仁為修身之本而親親又
仁之本尊賢所以輔仁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此二節
相承之意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節也皆修道以
仁之事也○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不可
以公為仁也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
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
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中間包得許多
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物自是溫暖和煦方
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
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玩味此數條仁者人也之理

昭開編

中庸

七十四

瞭然矣○蔡虛齋曰此親親諸父昆弟皆在其中故
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面事親
則疑專指事父母而言蓋親親仁之切者而事親又
親親之切者舉其尤重者以該之也○尊賢為大以
其最要而在所先也不然則君臣之義為大矣○親
親如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
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此章主在親親之
仁尊賢只是以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
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知之
則習也其實親親之殺言外就含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屬○按觀禮家喪服圖便可以見親親之殺又如許多君臣上下之禮皆自尊賢之等而推○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申繳上文之意四箇不可不字要看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又曰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程子曰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項氏曰仁者人也有人之形卽有人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爲貴而

紹聞編

中庸

七十五

親之爲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爲之哉此卽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按項說雖小異於章句然其義自佳不可廢也故兼存之○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一章之綱領也大意已說盡了下俱詳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之事仁者人也一節言禮義皆出於仁以明修道之必以仁也不可不一事親一節言修道以仁之方也天下之達道五又詳

修身以道之目所以行之者三又詳修道之自然德雖有三其實一仁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仁是也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詳智仁勇之目好學力行知耻卽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者語其成也近智近仁近勇者語其所自入也知斯三者一節結修身之意起九經之端既詳九經之事又結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二者何也自說于下曰豫是也何謂豫曰前定何謂前定姑以在下位者明之如獲乎上有道在信于朋友信乎朋友有道在順乎親順乎親有道在誠乎身誠乎身又有道在明乎善而已此謂前定是誠之一字爲修身九經之本也篇末又詳言誠之事○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因上文所舉之端而詳說之言修身固以道而道不止親親天下之達道則有五修道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所以行道之達德則有三遂詳言其目而又歸於一字程朱以爲指誠字蓋語乎行之之事雖有三而所以行之者只是一箇真實之心而已章末論誠一段又所以詳此行之者一之意○五倫之目或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或先父子者仁居

紹聞編

中庸

七十六

百善之首孝爲百行之先○虞書但曰五教曰五典

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始列其目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也○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智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真實底心○朱子曰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

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耻則亦近乎勇

○問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為言智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某觀之三知三行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智仁勇如何朱子曰此等處且虚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所以知者智也 生知 智之智 學知 仁之智 困知 勇之智

所以行者仁也 安行 智之仁 利行 仁之仁 勉行 勇之仁

所以至者知之成功而後者勇也此勇之好學 智之勇 力行 仁之勇 知耻 勇之勇 成三近乃求入德之事故為勇之六所謂 非百倍其功不 足以致之者也

○愚按玩此圖則知朱子之所謂並行不悖矣○此三句非是言達德之下又有此一等蓋言達德之所由入須如此爾生知無待於好學學知困知都是於好學上得力故能與生知者同功安行無待於力行利行勉行都是於力行上得力故能與安行者同功知耻者知智不若人之為耻則耻之而勉於好學知仁不若人之為耻則耻之而勉於力行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子憂其不如舜故卒能如舜故謂勇孰勇於顏子孰謂知耻淺事哉○史氏伯璿曰三知為智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爾○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耻則所以至之之事○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並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

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為智
 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正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
 全此智仁勇其次當兼智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
 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
 乃能有其智也然則入德之序智居仁之先成德之
 序仁居智之首氣質之等智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
 橫錯綜而不同與○按知斯三者則知氣質可變不
 肯以凡近自安一有心向裏義理不從外得凡知之
 蚤暮行之難易可以自驗事親以為本尊賢以為輔
 體仁以為至學者學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耻者耻
 不及此而已故曰則知所以修身應前君子不可以
 不修身一句前而為修身推說許多條目科級只以
 三者為入門此聖人喫緊為人處也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理會得已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
 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矣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天下國家盡乎人矣而亦不出此
 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
 亦只在此○治有九經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
 固已行乎其間矣○按九經亦不外乎五達道故以
 身先之尊賢朋友之交也親親父子昆弟之倫闡

格開編

中庸

七十九

門宗族之愛也大臣羣臣諸侯君臣之義也庶民百
 工遠人君臣之義推之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
 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知尊賢則
 不知親親之道○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齋明所以一其內也盛服所以齊
 其外也此內外交相養也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
 動而不察則無以制其私內外交養靜存之意已在
 其中物交乎前情動乎中不察則不能無妄動非禮
 不動則動靜不違矣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
 修身之要者只為如此方無一毫滲漏處也直西山
 大學衍義以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以謹
 言行正威儀為修身之要其崇敬畏戒逸欲中又有
 細目米證古先法戒甚備可為此條義疏蓋夫子二
 語已無所不該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故孔子不與女
 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故去讒遠
 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讒人能亂
 是非不但不可近故言去讒不去則如除莠而留其
 根將復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
 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

格開編

中庸

八十

尤為痛切之戒左右無常恭顯之流常居什九者以其近而易入爾古今通敝也○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效不然雖重祿亦虛糜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之一事士固非待此而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爾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時使則力本者得以自盡薄歛則上好仁而下好義事必有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周禮彙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試也

紹聞編

中府

六十三

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形法定為素秋獻成治

非為故日有省月有試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委積畜聚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者以是故也嘉善或問中以因能授任為言蓋指願留吾國者又謂遠人知為賓旅者以其列於

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諸侯之國皆神明之胄其上世皆有功德於民故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如春秋之初書衛州吁弒君上下始亂書魯桓文姜之事男女內外始亂終乎春秋亂之變不已者無治亂之人也治其亂則亂者復治此明王事也持其危使大小相恤危未至於絕廢而國勢已不可支如滕薛江黃之屬甚可閔也非明王在上誰與持之想吾夫子得位此等皆不待終日而復其所也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足知諸侯私相朝者非禮矣聘謂諸侯

紹聞編

中府

六十四

使大夫來獻引王制比年三年五年之文則見此為定節而不可踰矣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春秋時以此施於霸國甚至不朝之間無歲不聘有如鄭之於晉者國君道長子產爭承小國之不堪可知也厚往薄來往謂燕賜之禮來謂諸侯之貢獻其名數具載周禮○或問中謂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

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爾愚按九經之體大故夫子之言詳而朱子此一段又足貫三節之大旨○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朱子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雜學辯云凡事豫則立張云張子語欲學者養誠於平日也愚謂先立乎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既誠矣則何豫養之有乎○愚按豫字之意聖人自明說於下豫者前定也如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如欲獲乎上非可求之於上其道在信友信友在順親順親在誠身誠身在明善此之謂前定前定即豫豫即誠非謂豫乎誠也○事非為之有素而欲旋安排出便是不誠故謂豫即誠只以人言語做事驗之便可見行者人之實行踐履有素故不疚若積之無素持之無恒則有疚矣如廉前定則不為利疚義前定則不為私撓為私所撓而為義不遂則疚矣○事前定則不困以舉子譬之讀書進業有素則臨時有具

而不困不然如臨濟而辦舟楫未有不困者也大凡事皆然○理足以泛應而不窮有本故也學不誠則無本無本則易窮○做好人要前定有愧德於家人而欲修飾於鄉人之前未信服於鄉人而欲修飾於居官之日皆不前定不能無疚者也又如居家行已有一毫之玷居官立朝便不能以直自遂○前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故此遂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實理莫不有定而人心雜於偽妄每苦於不能前定若能前定以言則不跲以事則不困以行則不疚以道則不窮而道德九經之屬豈有不立者乎○九經在上位者之事也故又以在下位者明之蓋其道一也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人居家則有親出門而交則有朋友委身於國則有所事之君所使之民前定之序自內而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得下逐節相推究竟則以誠身為本而誠身又以明善為本也所以必從頭歷推說到底者正要見出素定之理其歷言有道明其道之在乎此而不在于彼也且如人欲安其位行其志必須為上所取信欲得乎上必志行先孚於朋友欲信孚朋友必能修身齊家然後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然欲得親心之順又只在汝身上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誠之驗處工夫只在自己在聖人只是至誠自然感應便不消更說素定在常人則怎麼便能得誠其道先須明善何謂明善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何謂人心天命之本然如所謂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此人之本心即天命之所在也人在明得這箇本心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爲善去惡自不容已而身可得

紹聞編

中庸

六二

而誠矣身既誠則隨吾身之所接莫不可以爲吾誠之驗且如欲順乎親而以阿意曲從欲信乎友而以便佞苟合欲獲乎上而以諛說取容便是不誠便是不前定如何動得物在君子則工夫只在自己吾身一誠而順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也信友之道不外於順親而得之也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也此之謂前定此之謂豫則立○蔡虛齋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爲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爲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非爲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

立於此自然感乎於彼其道在此而不在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爲推言素定之意謂之推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之道不外於誠身而得之矣信友之道不外於順親而得之矣獲上治民之道不外於信友而得之矣只是一串事○或問謂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說得切實○上或可以容悅而獲友信而上獲則其道素定於獲上之前矣友

紹聞編

中庸

六三

或可以佞柔而合親順而友信則其道素定於信友之前矣親或可以順從而悅身誠而親順則其道素定於順親之前矣○人知不善之不可爲當如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決然是不食不蹈方是真知人之養身爲愛身也而或因奉養之過而傷生知其足以傷生而或好之而不能已以至於趨死而不可救是何異於食烏喙蹈水火乎此利害之易知而且如此則世之以妄爲常者多矣非見善明不能當幾而決也夫是非善惡其在人者至明也胡獨在已者不反鑑而苟焉以自欺豈不與彼傷生者同其

妄乎彼不可以言真愛身則此不可以言能誠身矣
不明乎善故也明乎善者知嗜慾有鴆毒知好善惡
惡之不可自欺如所以病乎前之傷生者則誠身愛
身非二理矣○問在天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
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
則聖人與天爲一卽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
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
卽人之道也朱子曰善○首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
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
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

紹聞編

中庸

卷九

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
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看則亦二字聖
人純亦不已與天爲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
明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不誠而求
以誠之者是人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
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要看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
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問明
善擇善何者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
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三山陳氏曰善不擇

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
於人欲矣○朱子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
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
博學之以下又舉誠之之目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
爲智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又
言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則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前說三達德而
以三合一此處說誠而以一合三乃結之曰果能此
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道指百倍其功愚柔指
困勉之人說必明必強正前面破愚忘私起懦之意

紹聞編

中庸

卷十

大抵前面舉其端而此又詳說之也不爲則已爲則
必要其成正所謂好學也力行也知耻也前以三近
爲勇之次正以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君子
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
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
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
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
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
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
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

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朱子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又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問學問思辨亦有

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爾若真能於此五

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按誠爲此篇之樞紐朱子於或問中詳言之學者所宜深味○老之言

道曰無佛之言性曰空皆不見此實理張子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愚謂此正其所以爲不誠也不見實理也中庸言誠始詳其正所謂憂深而言切也與十六章明言顯微顯微卽費隱故曰兼不言大小而小大在其中故曰包此章道德九經條目衆多大小並舉故曰兼不言費隱而費隱在其中故曰包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

誠明章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德無不實者體也明無不照者用也誠如佛之定佛性元自定慧在定中學貴見性定由慧入

盡性章

盡字無工夫其本領在至誠兩字上註中察之由之察即察於人倫之察由即由仁義行之由皆不是工夫字面性無鉅細無精粗惟至誠則萬理明盡朱子

綱編

中庸

卷上

用此四字欲發揮盡字也○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

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朱子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一國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須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裡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

綱編

中庸

卷上

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裡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又曰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友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魚鱉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按贊化育如物之生長在天地而教之耕耨在聖人賦以形性在天地而為之君師在聖人是天之所為不能無待於聖

人之助也○人之所以藐然於天地之間而不能與並立者以其但為天地間之人而不能有所贊助於天地也惟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少他不得便可與天地參矣○朱子曰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為三○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程子說贊化育處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林巽峰曰須玩能字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譬之舟師能操其舟則能操人之舟能操人之舟則能操天下人之舟天下人之舟即吾之舟也操與未操其

紹聞編

中庸

九十五

能在我矣故盡吾性而盡天下人物之性亦盡性事也夫人生宇宙中非孤行而獨立也天高地下人物散殊五事麗其形五倫交於身人物天地無日而不吾接則隨遇莫不有盡性之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一性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致曲章

其次對上章天下至誠而言致曲對盡性言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在已分上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及物上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所性之蘊須說到此乃是盡頭邊際根於心者誠也生色者形也晬盎不言而喻極其著明之盛而言也此在已分上事孟子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且如居家而順於親友於兄弟志行孚於朋友仕於國而得君得民都是一誠感動處此是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起脚第一步孟子只說至動本其始也中庸直說至化要其終也動之而不已則變變之而不已則化矣只是一誠充積之效動誠動之也變誠變之也化誠化之也聖人所過者化非動而後變變而後化也故曰立之

紹聞編

中庸

九十六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曲者而至於能化則亦聖人矣○章句積而至於能化積字有味是誠之積○曲正是對全體而言○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就上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五十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

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似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所隔必待因事遂旋發見曰然

前知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爾聖人至誠無私

紹開編

中庸

卷七

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不能見也○又曰至誠如神之說呂氏得之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與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誠神幾曰聖人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

知幾遇變而通爾

自成章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實理流出以賦於物之本也物各受其所賦之正而此理各為一物之主所謂自成也此物字內包得有人字在了在人則事各有乎實然之理而理各行乎一事之間周子謂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誠之為字從成成立義程子謂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自字只是後面自成已之自觀章句所以二字亦自可見朱子語錄有作自然之自說者明與章句不合

紹開編

中庸

卷八

不可從也誠為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豈非人之所當自道乎蓋實理流行天命本體昭然日用何嘗間斷但人不自去行便落空了朱子所謂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故道雖是箇自有底道理却要人自去做方得如孝弟之道自一念之良心真切以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是人自做將出來人之所以能做將出來又却緣都是本來實有底且如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實

理特在舜身上發見出來那一件不是人本來實有底雖是本來實有底人不去做則道又不能自行故曰人之所當自道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用皆實心之存主爲之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者實心之存主也○此二句是大旨下文解此二句蓋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如天之於穆不已而萬物之終始皆天命之流行聖人之純亦不已而萬事之終始皆此心之流貫此便是箇無間斷底大始終顏子之三月不違諸子之日月至焉自其不違與至焉之時所爲無不實者此便是箇有間斷底小始終若論徹頭徹尾極處須如天地聖人乃是箇無所承續之始自然到尾之終若有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凡所云爲謂之誠而有物可也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屬不誠之列不誠更有甚物邪無物者言雖做

紹聞編

中庸

九

此事如不做也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便是祭之一事自始至終有其誠有其神不爲虛設若禘自既灌而往浸以懈怠季氏祭終而跛倚便是不誠與不祭無異所以說不誠無物此句緊接上而足之之詳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語勢相似朱子又嘗發之曰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偽又豈有物之可言哉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爲貴誠之

紹聞編

中庸

一百

自成者也物者對已之稱蓋人在世間未有遺物而獨立自一人言則孩提以至皓首自一日言則雞鳴而起以至向晦宴息凡所交接應酬無非物也所謂亦所以成物者為之自我而彼亦得焉正如書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自迹而觀之夔夔者舜也允若者瞽瞍也自孝而觀之則夔夔者乃其所以允若者也緣物各有箇自成底道理故得則俱得成不獨成也玩所以二字分明成已之中却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只一時事成已仁也以下正是發明此理蓋物我雖有內外之殊而理則無二自其成已言之

無一毫私欲可以觀仁自其成物言之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可以觀智曰仁曰智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便是仁智兼盡處之得宜故已成為孝子而父成為慈父若申生之孝以從命為恭反陷父於不義既陷父不義則已亦不得為孝便是皆不得其宜可見自處處物內外無二道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自物我相對而言則內而成已外而成物若是兩事自理而言則成已仁也成物智也只

是一事故此理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只一事上處得物我交盡兩無可憾便是皆得其宜處逐事上有箇得宜處則逐事上有箇成處○只此一事吾所以處之者在我無一毫私意此是仁當其物之宜便是智無一毫私意便是自成當其物之宜便是成物只是一件事上分出兩邊而言爾○譬之鑑焉其明不為塵垢所昏便是自成之意照妍照醜各得其分便是成物之意成已明也成物照也皆鑑之所固有而無內外也○體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成已成物惟其只是一箇道理故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不待兩項各做工夫而自然兩邊皆得其宜也皆字如此認○章句既得於已既字是跟誠字而下也蓋有未誠則仁不足以立體智不足以達用安能得時措之宜須知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性無內外○有外非性無物非內○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非成已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處已一道而處物又一道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物皆我也外皆內也楊子取為我由不知此理也老氏芻狗萬

物亦不知此理也○性無內外而非盡性者不能合
內外○中庸言誠有指理之實而言者有指心之實
而言者何以有是不同蓋泛言其在天則皆以實理
言如誠之不可揜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是也
若言其在人則皆以實心言如反諸身不誠不誠無
物是也此章論誠是先從原頭上說起而因說到人
身上實理畢竟待人而行無其心之實則實理不行
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正如首章言天
命之性率性之道初兼人物言章句卒約歸人上曰
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云云

紹聞編

中庸

一百三

無息章

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中驗於外而與
天地用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
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辯諸家之失皆爲其如
此○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
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不息則久
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
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
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夫子稱回也其心三
月不遠仁三月言其久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以顏子視諸子則顏子爲
久以聖人視顏子則久莫久於聖人顏子猶有息也
○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
徵驗○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
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
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楊氏動以天
故無息之語甚善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
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
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
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
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
也○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
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
氣象寬緩故三代之治長地勢悠則遠陡則峻絕可
見其理○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
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
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
曉○按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
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中庸歷推說

紹聞編

中庸

一百四

如此而後又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為喻意益明矣此章以聖人事來實之便可見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不過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實事自其德澤被於天下則見其博厚所謂洽於民心是也自其光輝之上著則見其高明所謂魏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是也自其德澤之長則見其悠久所謂萬世永賴是也詩之頌文武曰前王不忘而傳者說之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實事可見矣○同體同用二節一

三百五

百五

申意非對待前節如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後節如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博厚莫如地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盡地之所載則聖人便是地了故曰配地高明莫如天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極天之所覆則聖人便是天了故曰配天悠久莫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人功德所及與天地相終則聖人便是無疆故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無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疆矣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無疆者地也而君子之德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悠久無疆中庸之言其

亦本於夫子之釋豕歟○虛齋曰上節言聖人之功用到下方露出天地字後又專言天地之道末方合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按體用元不是相對說只是一串意有此體則有此用如有此高高之天則自然覆物有此廣大之地則自然載物天地是體覆載是用如人是體其力量做事處是用有人做得此人之事就是此人了聖人做得天地之事就是天地了○德之盛於內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說到極盡

三百六

百六

處了德之著於外者自徵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而貫於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事也故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無有著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曰兼內外故誠則形至於能化亦有以見至誠之妙也○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按見而後章動而後變為而後成人道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道也如致曲然後至於有誠而明動變化便是見而後章動而後變為而後成聖人至誠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並不見其作為之迹故云○庶物露生地之章也地承天施故不言變而言章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屈伸代謝皆變也乾知大始凡變化皆天主之不見不動皆言其無心而自然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天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陽一嘘而為春為夏陰一翕而為秋為冬其氣所至物無不變然何嘗動之而後變人事有成有否其成在久又必為而後成善成莫如天地無不成也而未嘗有為之者也成始無始成終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此三句只是發明一箇無為無心底道理言博厚高明悠久同於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爾○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不貳對章首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看博也厚也三句對章首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看今夫天以下對章首載物覆物成物看○一對貳誠對妄不貳所以誠也○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章句云不貳所以誠也不直云不貳者誠也而云所以誠者其說在十二章或問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

中庸

卷二

七

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鉅細飛潛動植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不貳之義盡於此矣緣本文或曰誠或曰一或曰不貳朱子據文析理則不得不如此學者善會之可也太極解云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此處不貳只以理言不兼氣說然理不貳則氣不貳所以生物不測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朱子謂呂氏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按呂氏之說曰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積之不已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卷區也區果何義在字萌芽屈生為區故區區為

中庸

卷二

八

小貌又曰曲也而卷亦為曲詩卷阿是也○中庸書
天地以誠而生物不測自日月星辰繫焉以至覆載
中之所有無非實者而釋氏乃以天地日月為幻妄
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不識誠也甚矣張子謂塵芥
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
也既不能究所從無怪其以人倫為假合而滅棄之
矣至於生死則以為輪迴萬物有知無知無非同體
而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非不究所從而何哉○維
天之命深遠難測往來者如彼而不見其已釋之曰
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道無他只

系周經

中庸

一百九

是無一息之停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又是指出其不已處子思曰此天之所以為天
也與夫子之意同人受天之命以生而有已焉可乎
於乎豈不顯乎文王之德之無俟於切磋琢磨而自
純也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
字聖人之道無他只是其心湛然無一毫人欲之私
間之而已顏淵具體猶未達一間則猶有一毫渣滓
化未盡處蓋純之難如此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此又是指出其純處在天曰不已在
文王曰純亦不已蓋人惟不純而後有息苟無人欲

之私以間之則其不已也亦天而已故言純則不已
在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文王也言不已則誠在
其中矣此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悠久之化
要皆純與不已之功驗爾信乎天地聖人一誠之外
無餘事矣○朱子曰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
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純字
即誠字然在聖人則下得箇純字在天則不待言其
誠故詩人於天曰不已於文王曰純而子思申之曰
純亦不已

疑道章

系周經

中庸

一百十

前諸章歷說誠者誠之者之事以申夫子天道人道
之意此後似比前稍異雖不脫天道人道之意却似
遙與費隱章相應發育峻極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所
謂天下莫能載乎三千三百入於至小而無間非所
謂天下莫能破乎前章特論道體如此至此則開示
工夫極其詳盡所謂存心致知是也蓋非存心無以
盡其大非致知無以盡其細也朱子謂道之流行發
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
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
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覺則全體呈

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正此章教人存心之意也又謂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之言學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愚謂此正此章教人以致知之意也

紹聞編

中庸

百二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發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峻極於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於天爾聖人之道其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中細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道者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與夫爲國以禮而爲堯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之儀則纖悉委曲之中各有當然之則如曲禮中有爲長者燕之禮士相見禮中相見而言相見而視至小一節之

處無不有禮真是入於至小而無間也朱子於費隱章曰無內是貼莫能破於此曰無間是貼優優之意有間則有空闕不滿之處即非優優矣亦即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朱子曰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萬物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故曰發育萬物天之所以爲天不過陰陽五行磅礴之氣而理無不在

紹聞編

中庸

百三

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故曰峻極於天○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禮儀朱子謂如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謂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皆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凝聚也朱子曰若不能疑更無些子屬自家○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

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按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故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故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此所以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誠以大小相資動靜交養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子思子於此不以兩事並言而曰尊德

紹興編

中庸

百十三

性而道問學則見尊德性為本而問學所道亦無非德性工夫所以下文詳言其工夫所屬雖不出兩端而每以而字以字貫之者此也此章句所謂首尾相應也致廣大是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非存養中兼有克治不能如此非身體不能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存心中兼有知行此又其曉然可見者盡精微者即廣大之中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也道中庸者即高明之中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繆也理義因於尋繹舊聞而未知節文因於敦其所厚而謹所

未謹此皆學問之屬為致知之事然道中庸何嘗不以行言致知中亦兼有知行非朱子之獨遺乎力行也玩心之熟者自知之亦不足多言也○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如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其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語又曰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

紹興編

中庸

百十四

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愚按此章須看本文待其人而後行一箇行字此行字正是欲踐其實而下而以尊德性道問學為行之之事蓋德性尊而問學道則大小俱踐其實矣朱子之論存心也以爲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又謂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蓋朱子之所謂存心致知者其旨乃如此識得此意則後儒紛紛無見之妄談亦不足與辯矣○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如周禮朱子謂其皆從廣大心胸中流出然其中一條一節皆至理存焉纖悉委曲非窮理之至豈易盡其精微又如佛老徒守一箇空底高明廣大而見不徹於精微行不準於中庸以此應事豈能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而過猶不及

招聞編

中庸

頁五

豈不反為高明廣大之累哉○程子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按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舜生知也而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顏淵亞聖也而以能問於不能博於文而約之以禮擇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弗失其所以道中庸者如此故以高明之資而不蹈於賢智之過○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無所不通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則事物物皆有本然之則所謂精微也中庸也聖人心中太虛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此可見也從軀殼起意可知其小也故曰自蔽見所可欲牽已

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德性何故何新學問則有故有新故者已知也新者未知也溫故而涵泳之味長義理無窮往往因其所已知得其所未知新而又新在問學之不已而已○質之本然者謂之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如孝衰於妻子之類敦厚是愈加厚而不失如大孝終身慕父母是也厚之對禮蓋厚是大樸未散之名禮是節文盡善之目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厚即忠信也世蓋有一種天資純厚而不崇禮者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前章文武周公之孝親親有殺尊賢有等又制為禮法以及

紹聞編

中庸

頁六

天下各得其宜真孟子所謂節文乎仁義者其多至於三千三百莫非由德性中出學者所當講而由之而日謹其所未謹者也○溫故自知新曰而者順辭也敦厚者又須崇禮始得曰以者反說上去也○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又曰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書謂明哲是見幾知

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
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
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
如此論○愚謂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或生或死惟義所在心安理順則比干之殺身不害
為明哲心失理逆則馮道之保首領不免為昏愚子
思言道極於發育峻極之大三千三百之廣而其要
歸不過明哲保身之一語而已曾子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聖賢之所謂
保身者如此○溫故章句言故學之復時習之者故

學之所已知者皆德性之所本有也聖人德性純全
無待於學人則貴於學而時習日新而不失存心致
知皆學也學皆德性工夫

不倍章

東陽許氏曰生平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
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
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
其身○按許氏此說甚是人多言有德有位又須有
時不知有位則時在其中矣孔子從周正以無位故
爾夏商非當世之法孔子皆嘗學之惟無位故曰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民不從不然孔子何以欲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邪○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
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
是其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
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
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裁成
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按中庸引孔
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何歟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
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宋之

紹開編

中庸

時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夫杞故曰宋不足徵
也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德位二字是此章之
綱領古之作禮樂者皆以聖人在天子之位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流出推其本諸身者與
天下共由之所謂修道之教也故天下之人無智愚
賢不肖皆當由之則可以無過不及之差不然則是
為下而倍不惟行失其中而裁且及其身矣朱子嘗
言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

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識得朱子此意然後見得爲下不倍的道理親切○禮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親疎卽所謂親親之殺也如自父子而至於九族其間有上殺下殺旁殺親疎之序按圖可見又如自一家而推至異姓之親與鄉黨朋友各有相接之體親者親疎者疎莫不有禮焉貴賤卽

紹聞編

中庸

百九

所謂尊賢之等也原夫君臣上下之所自來位之崇卑必稱其德之大小有天子有諸侯有大夫有士有庶人其等威有辨也有大臣有羣臣其禮秩不同也皆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度不出於禮外必別言之者禮以節文言度以器數言如車旗服色之等是也文謂書名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卽六書名者稱謂也昔人言黃帝命名百物物有名而文字從而興焉所以爲三重之一者易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則文之所繫豈小也○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

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無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然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出不合轍自不可行矣古者司徒教六藝而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同文之治如此行同倫指禮而言子思之時雖禮教已衰而禮之大綱其行於親疎貴賤之等級者天下猶同也

不驕章

堯舜兢兢業業欲以和衷成湯慄慄危懼欲以綏猷

紹聞編

中庸

百九

五品不遜萬方有罪以爲其過皆在於已也其所以使民寡過者可知矣非居上不驕者乎○此章承上章議禮制度考文說此是天下三件重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人其寡過矣乎乃自說所以寡過者須是善而在尊位則人自信之從之如時王以前雖善而無徵也無徵則民不信從矣聖人在下雖善而不尊也不尊則民不信從矣此可見欲使人寡過者身是本庶民是驗三王在前百聖在後天地在顯鬼神在幽道理有一毫未盡一處不合安能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故君子之道須本諸身而有其

德然後可以徵諸庶民而無不信從考諸三王則與其已行者無所差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者無所拂質諸鬼神則幽有以驗乎明俟諸後聖則遠有以驗乎近夫鬼神無形而難知何以質之而無疑哉亦曰知天之至爾窮神知化聖人於天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鬼神雖幽亦曰天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爾質之其何疑乎後聖至遠而難料何以俟之而不惑哉亦曰知人之至爾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聖人於人之理蓋察之由之鉅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矣則夫後聖雖遠亦曰千百世之上

紹興編

中庸

百廿一

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俟之其何惑乎知天知人知其理也以此而盡倫盡制所謂有其德也本諸身者如此則徵諸庶民者何如是故君子動則世為天下道不止其身在一時行則為法言則為則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企而慕之焉近者習其行之有常久而安之焉民之信從至此乃可謂寡過者矣居上者能使人寡過乃可以永終其譽振驚之所詠是也若反之身而有所不盡驗之外而有所不合欲蚤有譽於天下而克終之不可得已居上之道其不易盡如此不驕

之義可識矣○上焉者以時言時王以前指異代也故章句以夏商為證下焉者以位言聖人在下指當代也故章句以孔子為證兩善字俱以禮言不可便以善為德觀章句可見夫觀於禮雖善而無徵不尊者不能強民之信從故王天下之君子既有其位而操制作之權又有其德而為制作之本議禮制度考文之善皆由身出則上焉之善吾之所損益而定下焉之善吾之是尊信而從况于庶民安有不信不從者乎其驗有可必者矣驗是已驗非方去驗之也○考諸三王如殷之繼夏周之繼殷雖不相襲禮而所

紹興編

中庸

百廿二

由一道方是不繆若秦之變古則全是私意其繆又不足論漢以寬仁故足以致治至於議禮制度不復知考古亦難言乎不繆矣三王以迹言故曰不繆天地以道言故曰不悖曰建諸天地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立於此而參於彼不見有悖言其皆合也如子太叔之論禮曰夫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又曰為君臣上下以則地

其物以法

地之剛柔

為父子

兄弟

姊妹

甥舅

昏

妻

媾

重

姻

婚

亞

相謂

以象

天明

日月星辰

猶親屬

之相繫

其明

有

大

象

離遠

近有

親

疎之象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其德教務其時要以上可以見建諸天地而不悖之實矣鬼神即天地之功用必別言之者天地以其顯者言即子太叔所說是也鬼神以其幽者言即其妙用之無迹者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也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其散在人事則謂之禮樂此所以質之而無疑也後聖即未來之三王三王既合則後聖可知矣故言百世以俟之而不惑也

仲尼章

紹聞編

中庸

百廿三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莫加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莫詳於文武故憲章焉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也所謂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法豈道外物哉○道較渾淪法則詳密矣○後聖傳前聖之道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體天地之道故自堯舜至孔子皆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始於堯舜者義農世遠也憲章止於文武者周監二代也○上則天時中則人事下則水土三才一道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時有

自然之運人事有當然之則水土有一定之理人事有不易之宜人能上不違於天之時下不拂於地之宜而後能為天地立心與天地參矣嗚呼非聖人其孰能之○造化密移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子之所當法也法之於身則動靜語默進退存亡以至禪授放伐之各以其時皆是也法之於天下則迎日推策頒朔授民撫五辰以修政而庶績咸熙用天之道以修業而家用平康皆是也○孟子謂孔子聖之時也而以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為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爾夫子之平生夫子之

紹聞編

中庸

百廿四

萬事孰非上律天時者哉其繫易蓋以律天時之精蘊教人而和靖尹子之評伊川亦謂其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矣○夫子謂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又曰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又曰柔順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愚謂知此則知夫子之所以下襲水土者矣險夷逆順隨寓兩安辨物居方各盡其道皆其事也○蔡虛齋曰章句云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謂非可以一端盡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若本若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下此兼內外該本末六字正為下文辟如四句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設也○內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之迹也心之存主處有本有末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如心之仁敬孝慈之類本也細行必矜之類末也事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紹開編

中庸

一百五

氣之類本也籩豆之事之類末也○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按錯行代明不止謂無已須看錯字代字蓋謂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用義則義見萬變不窮而泛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日月之有常也蓋聖人德性純全萬理兼備自然如此人有蔽礙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間斷○辟如節章句云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節章句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上下意要分得明白上重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言其應用粲然則如四時之錯行日

紹開編

中庸

一百六

月之代明此聖人之大也未盡其意因又即天地以見之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孰為之蓋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統一箇大存主而物各付物又各有箇小存主處此即程子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忠即大德恕即小德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乃實理流出以賦于人物之本也此所以並育並行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蓋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則物各有一理而不相假借不相侵紊此所以不害不悖也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為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之唯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為大也昔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蓋借言也而一貫之所以為一貫曾子蓋難言之今觀乎中庸則曾子之所難言者子思言之矣○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造化之

有迹而可見者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蓋有小德以流其所敦之化而派別不差有大德以敦其所出之本而生生不窮是以如此非真有两箇德猶人只一箇心却以一箇忠而做出千萬箇恕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按此章亦與費隱章相應小德川流則貫乎費之小大德敦化則貫乎費之大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正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非

紹聞編

中庸

百二十七

妙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至理者皆費也而小德大德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者非隱乎二十七章言道之大道之小此章則有大德小德蓋道之大小言道體之本然也德之大小言天地聖人之自然也學者能由尊德性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庶乎其爲入德之門希聖之階乎

川流章

此章與下章雖分說川流敦化其實小德大德元無兩箇德故此章亦須從大德上說來原來聖人只是

一箇至誠便全體渾然在此與天地之化育相爲流通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流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便都是法則父止慈子止孝而父子之相與也親可爲天下父子取法焉君止仁臣止敬而君臣之相與也義可爲天下君臣取法焉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所謂經綸之也蓋誠則自然如此豈有所倚哉大德者誠而已矣經綸立本知化所謂敦化也自其統體曰誠於其中細分之則聰明睿智之質乃其所以有臨也寬裕溫柔之德乃其所以有容也發強剛毅之德乃其所以有執也齋莊

紹聞編

中庸

百二十八

中正之德乃其所以有敬也文理密察之德乃其所以有別也性之德有四而四之中又分爲四焉皆自其發見之脉絡而知之也所謂小德川流者也川流之不息由大德以敦其化也故於有臨容執敬別而皆曰足以者謂夫敦之者足以出之而不窮也溥博淵泉敦其所出之本也而時出之流其所敦之化也溥博淵泉本不可象而曰如天如淵姑以見充積之極其盛爾時出之妙豈可條舉而舉其見也言也行也民莫不敬信且悅以極夫覆載之所至者亦姑以見夫發見之當其可爾○問仁義禮智之智是自然

之性能辨是非者睿智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朱子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智是充擴得較大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實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要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經開編

中庸

百九

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分別爾○小德川流聖人之恕也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便是此章氣象○積盛而動時萬物各得其所

敦化章

朱子嘗言於穆不已者天地之大德敦化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大德敦化可見大德者誠而已矣故此章章句一則曰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

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一則曰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一則曰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愚謂此正大德之敦化處也經綸致和也立本致中也知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三句朱子以為是從下說上蓋惟誠則心與天一而天下之大本立矣流行於人倫日用則為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朱子曰經綸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

經開編

中庸

百十

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夔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於臣臣敬於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類合之○按經綸元是治絲之名是子思借言聖人之經理人道亦如此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衆人不能不失其常故惟至誠之聖人為能經綸之經是理出頭緒不使相紊綸是以類相合不使相離饒氏所說不過就五倫中說得箇經綸大意若究論則細微一節上無不有經有綸如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動靜威儀之則姑以其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其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

不同次節記其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
卽理合如此所謂經也理不相紊纔彼我相得所謂
綸也有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
非苟合也○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
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
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又曰堂堂然流
出來焉有倚靠○按前章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學者事也此章曰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
仁聖人事也仁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怛
不能自己者其仁乎如春之發生和氣藹然無處不

紹聞編

中庸

百廿一

周流者其仁乎仁於父子則父子盡其親仁於君臣
則君臣盡其義仁於長幼則長幼盡其序仁於夫婦
則夫婦盡其別仁於朋友則朋友盡其信曾子曰人
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
也自盡二字最好此心之不容已者仁之端也衆人
昏蔽故以親喪喚醒感動之於此不能自盡何事能
盡於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
心凡於理所當然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如周公之
事君大舜之事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然便
一團都是仁○凡人解說我所當爲我所當盡只是

無聖人之懇至○這箇仁却是那淵淵靜深中出如
春陽充塞宇內薰然太和發育萬物却自大冬靜極
於寒泉之下藏閉斂固中來○仁義中正四者之在
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
四時行也然天性之體本真而靜靜者本也動者用
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也動有資於
靜靜無資於動也苟有一毫私欲雜於其中則如槃
水正錯而未動湛濁在下清明在上固有暫定之時
及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矣其何以
能泛應曲當生意周流於事物之間而無不仁哉惟
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斂
藏也極乎真靜凝固之體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其
所以立天下之本者爲獨深而淵淵其淵也○太極
判爲陰陽別爲四時播爲五行運爲天載爲地垂爲
日星散爲風雨擊爲雷霆結爲山阜流爲江河濬爲
澤靈爲人蠢爲物植爲草木合之名曰造化猶衆體
具而曰人也謂人事非造化感於誕也謂造化止人
事拘於小也故聖人之知化育亦不離乎人事而已
視曰明聽曰聰五典五惇哉五禮五庸哉聖人之事
無非天也發育於是峻極於是非二物也天人本無

紹聞編

中庸

百廿二

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視聽思慮動作皆曰由我各我其我可知其小也除却形體便渾是天形體如何除得只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而造化行於我矣故曰浩浩其天○如天如淵者因其發見於外而擬議其中之所有也故浮其辭曰如且曰溥博曰淵泉該括中有條件在焉所以為小德其天其淵者徑指其渾然於中而名其不可名之妙也故實其辭曰其且曰大本曰化育何嘗有一物可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為大德○至聖之德發於外者人皆可仰敬無不敬信悅至誠之道存諸中者神不可致思故非聖人不能知○聖智之聖字即睿字

尚綱章

或問卒章之說朱子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

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其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爾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按於此可見其實德於此可見其成功皆指篤恭而言○尚綱故闡然衣錦故有日

尚綱章

章之實此處方言立心所謂日章之實者何所指乎蓋如此立心是如此做人豈是全無可見之實下文小人無實以繼之正對此實字而言也○程子曰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

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朱子曰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

終圖編

卷二

百世

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按樸實向裏纔于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惡之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住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隱故中心有所不自得則內省有疚而有惡于志惟君子內省不疚無惡于志見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正在人之所不見處方其有諸內而未形諸外人雖不見而已獨知

之君子只是于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于此君子恒得之于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內省有疚無疚有惡于志無惡于志乃人之所不見而君子于此能不疚能無惡正是其不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強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已儘細了而猶以為未又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之當謹而已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有語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缺一息之間斷而此心之所以為王者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工夫至此始為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夫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于人之所不見以至于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為為己之功益加密至于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極處無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于天下平不出此道乃知首章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實事初非空言也工夫做到天下平只是一箇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底道理天下雖大治之在身豈不是遠之近德雖不顯刑在百辟豈不是

紹聞編

卷二

百六

微之顯自近而遠則出于身自微而顯則出于心豈不是風之自始而用三箇知字乃其真切為已之心向裏而不知所實下手處也終而說至秦假不顯二節乃其真切為已之效向外而得所實徵驗處也○知遠之近三句亦有血脉遠之近即風也故承之而言風之自是從外說向內風之自即微也故承之而言微之顯是又從內說向外○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朱子曰尚綱之云本

召月編

中庸

百七

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按秦假不顯二節朱子本之致曲章以前節為變後節為化效驗亦自淺而深自近而遠則其德之進亦可知矣故篤恭二字即承為已之功說來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繆而無適不然者也章句云篤厚也厚于恭敬只是工夫至極不已之意凡工

夫至到而不已者便自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如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即不顯篤恭之氣象也當知篤恭自不顯非以篤恭訓不顯也○君子修己以敬吾自厚于恭敬而他無作為之迹故曰不顯其敬也然我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由秦假之詩觀之便有上下一于恭敬之理上下一于恭敬篤恭而天下平可也○自衣錦至不顯凡五條自始學至成德有疎密淺深之序自不大聲色至無聲無臭凡三引詩則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妙而已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末節三引詩詩言

紹開編

中庸

百八

非有淺深乃子思借來以形容不顯之德則有淺深也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此即篤恭不顯之意然子思未以為至者乃子思自發一意非謂文王之德猶有聲色者存特不大之而已也聲色之于化民末也此亦非孔子評詩之言乃子思借來言之爾毛猶有倫謂之如毛則猶可比方必至于無可比方始盡其妙故引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則是歛之雖為萬化之原而求之實無一物可指以此言不顯斯為至而無以加爾子思作中庸

首言天命之謂性而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以上不言者非秘而不言也不容言也乃老氏則好言之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夫不容言而好言之欲高于吾聖人而不知適所以為妄也而近世言學者動輒以無聲無臭為宗旨究其說不過老佛之緒餘吾不可以不論○由尚綱之心以至篤恭不顯終始只是一箇向裏之意朱子謂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爾中間都用那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不大底字○入毫釐絲忽終不盡是終是有也然

紹聞編

中庸

百九

此之所謂無者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措故曰無聲無臭爾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信擇善固執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附論鬼神

張子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

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遠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又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又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入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鬼體曰鬼高誘淮南子注曰鬼者陽之神鬼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鬼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鬼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

紹聞編

中庸

百四十

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微之顯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羊皆是氣之雜揉垂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以為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

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按此只說肅然之說與陳寶華同陳寶華祠在陳倉史言祠起秦文公云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雄雉其聲殷殷云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問雷電紹開編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曰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又曰時氣初只是氣凝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又曰如今醫者定鬼藥多用虎睛助鬼藥多用龍骨鬼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鬼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所以其鬼最盛鬼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鬼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鬼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與鬼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砢因言古時所

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骨肉皆是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思按此亦是造化中有此理然聖人順事沒吾寧也此聖人所以與天為一也煉養未免有意也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聚散常理也人中之有德如物中之有德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淮上兵死者多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鬼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

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為之○愚按知此則知所以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矣○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按人物之初分定於天所謂莫之為而為也及其既死氣一離形如光脫於火安能隨所造業而神識復有所往如換舍哉觀佛家輪迴之說全不知造化則知其窺測性命者亦妄矣○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轉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程子曰若謂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

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須假吸復入以為呼也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

中庸總說

其書始言一理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中散為萬事如君子時中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顏淵之擇乎中庸舜之好問用中夫子之依乎中庸語道之費至於天下莫能載有費之小有費之大有舜與武王周公之大孝達孝有兼費隱包小大有包費隱兼小大有孔子之達德達道九經之屬語誠始詳而有天道有人

紹開編

中庸

行約五

道人道有工夫節目此皆一理之散為萬事處也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程子曰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愚謂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豈異端遠人以為道俗儒舍己以為人者所可語哉程子時中庸只是一篇未曾分章故始言一理而終歸一理相為照應

問曰中庸序言異端之說至於老佛之徒出則

彌近理而大亂真何以見之

答曰老子之學五千言實其本書世儒所知可以不論惟佛教入中國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後漸增益梁武帝時有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至達磨西來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於是禪學興焉達磨之言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自是祖祖相授以為心法然則楞伽出自佛口無疑先正羅文莊公嘗論其大旨今錄于左羅文莊公曰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

紹開編

中庸

重刊本

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

135 010 片書 2 629

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任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惟識諸識惟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

紹聞編

中庸

百四十七

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又曰達磨告梁武帝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

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予嘗合而觀之與繫辭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為甚異也○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

紹聞編

中庸

百四十八

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為形而上者邪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司馬子微坐忘論云不着一物自入虛無又曰心法猶眼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又曰此心從來未慣獨立乍無所托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閒又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又曰以無事為真宅以有事為應迹若水與鏡遇物見形○按子微此

論亦切論也然大意在絕事以安心未免反為多事
故程子謂其坐忘乃所謂坐馳也然自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不可制者言之子微之論亦未可忽也○
司馬文正公曰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
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
其所止莫如中庸凡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當
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
不動以待事也○按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
不知道箇敬而無失最盡程子言司馬君實自謂吾
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

紹興編

中庸

百五十九

亦何形象○程子謂強把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
箇形象皆非自然○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
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
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
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
自中矣○朱子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
况心常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今於日
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

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
恁地收拾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但操存得
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於未遇
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
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
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明
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
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
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

紹興編

中庸

百五十

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着一敬
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
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
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
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
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邪其答南軒書
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
則誠有此患然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
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
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

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
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
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若遂易
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
未得爲的當也○呂氏有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朱
子謂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
而執之是以屢嘗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
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
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
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

紹聞編

中庸

五十一

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
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
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
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
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
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
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
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
不差矣○問涵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却
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

以求靜又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
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
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
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
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
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又曰動靜如船
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右皆要語也聖學上
夫止是如此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在力行爾

紹聞編

中庸

五十一

紹聞編之二畢

經國編之三

王樵著

論語上

邵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程子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將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問論語以何為要程子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詁訓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和靖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爾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朱子曰學者須着實循序讀書以論

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得如此長遠工夫邪○又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又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以下論解○論語集注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注只是要着無一字閒若意裏說做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注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便了○問注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某也

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
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
以證者此義不○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
可以常訓通也○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
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
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
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
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
也○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
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
章之餘意○愚按今學者讀章後集注當知此是說
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
端的不可錯認

學而篇

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
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
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
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
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
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
至於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

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
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適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
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
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
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
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學而時習之章

陸象山言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
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吾謂此自象山之所謂學者
有異爾在孔門則自堯舜以來學之說未嘗不明學
之門路未嘗不正故學之所以爲學聖人未嘗察察
言之而於學之之方則隨弟子分量所及而時告語
之恐其傳而不習也故此語以時習之欲其學之不
已以至於熟則中心纔有自得處而其進自不能已
爾豈是無頭柄說話乎但世儒習于俗學而以郢書
燕說錯會聖人之言則不止于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縱使習之之熟恐其所說所樂皆歸于爲人而非爲
己此則不可以不早辨爾聖賢之學固不外乎德性
而已不爲乎德性而學非爲己之學也知爲乎德性
而學則蚤夜孜孜者只有一箇身心要理會自是無

一時一事可以放舍得下古人無事非學故無時弗習故謝上蔡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此數語點得極醒人令人當下便有省入處橫渠云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所以貴于時習也○集注云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聖學與佛老之異便在此佛老正坐不知效先覺之所為故其學究竟無是處使其學于中國而有聞于堯舜三王之道則豈肯以其所覺悟為了而不復求乎○朱子解習字曰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解說字曰所學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至章後又云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爾不已二字是一章中血脉○學之正伊川所謂儒者之學是也不由是而學則陷于異端者有之矣由是而學矣而工夫無恒則苟為不熟不如蒐耨故學貴乎正習貴乎熟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則其成德也孰禦○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朱子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

學則無以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為人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燥生澁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說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若何而可樂邪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懌忻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

也若聖人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為已而已初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苟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然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邪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說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灑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者而大學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說諸說孰近曰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為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此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為在外也以

紹聞編 卷三 七

程滿乎中而發越於外爾說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不愠之說孰為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讀書講論修治皆要時習○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任不得○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曰若不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尸居神位坐必矜莊欲坐者如之祭前齋戒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此齋謂祭祀時立必端拱欲立者如之見曲禮疏○朱子曰信從者眾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則豈不可樂○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愠○問稍知為已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曰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便不耳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夢不平便是愠

紹聞編 卷三 八

便是裏面動了○按人不知程子引易不見是而無
悶為說最的當不見是三字包含許多逆境皆在其
中○集注凡推說本章餘意必加一圈以別之此章
逐節解說本義已了又見後二節只首節工夫之所
進於末引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
子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孝子曰並緣假借最釋經之大病蓋或文句偶同
而旨意實異或旨意略似而向背實殊或反以彼
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強以彼之有而形此之無使
意已親者引之而反踈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甚

上論

九

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獐邊之鹿鹿邊之
獐循環無端而卒無所決其偶值文意之同而無
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為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
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
也此為諸家說○和靖尹氏曰孔子以來道學屢
絕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
而傳或以解說而陋

其為人也孝弟章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朱子曰人稟五行之秀以
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

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
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
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
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
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
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
理於此其可推矣曰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
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程子論乾四
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
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惻隱

上論

十

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
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
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
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
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
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刻二章於首章之次而其
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
可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
以仁為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
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

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
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
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効若
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
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
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
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
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
未有四者之目爾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
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

召問論

上論

十一

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其順
乎親則爲義之本敬乎親則爲禮之本其知乎此則
爲智之本其誠乎此則爲信之本蓋人之所以爲五
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是孟子之論仁義禮樂之實
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與○問本立
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
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其
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
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孝弟如
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

弟則皆是順○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
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
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
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
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
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
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
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固不
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

召問論

上論

十二

而不言江淮河濟言木而不言梧桐檟棘非有彼而
無此也○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
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
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
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
以此意思之○勉齋黃氏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
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
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王
伯厚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

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

或問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朱子曰不然天之所以與我者仁也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為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蓋以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為之有先後之序

紹聞編

上論

十三

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爾非謂本欲為彼而姑先借此以為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

巧言令色鮮矣仁
呂子約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習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朱子曰有所為之說甚善○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

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已之切求仁之要又何病乎○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有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感也○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好犯上者鮮矣對下面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說則是少若只單說則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却那裏討仁○若云鮮矣仁者猶有此在則失聖人之意矣○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

紹聞編

上論

十四

吾日三省吾身章

按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朱子曰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不曾知得又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當下便省謂不是省察已做底事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謂都是當下工夫故集注云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非是事過而方改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意已儘好但視曾子之日省則曾子又密○君子處已爲人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之明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爲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盡即爲不忠蓋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可爲爲已爲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爲人謀不若自爲謀之盡則爲不忠此猶是粗說○朱子曰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言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

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

三事較急爾○按集注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補得曾子省身之意完足陳定宇謂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工

道千乘之國章

包咸曰道治也漢志作導顏師古曰導治也○千乘之國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馬說是○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

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蔡介夫曰敬事如做此一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又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不害其爲主一無適也○信於民謂與民有信也凡發號施令期會刑賞不欺其民是也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率是道而已○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

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
 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
 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問
 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
 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
 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
 那做底○聖賢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
 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
 方會使民以時下因又敬了須是信信了須是節用
 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上因乎下○
 相如後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
 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
 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
 做去○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云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
 亦制數而已爾○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
 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
 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
 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

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
 ○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宋李
 文靖公沆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相如論語中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嗚呼讀書如公可以為儒者法可以為蒞
 官者法此兩句公自謂尚未能行見公之行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章
 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
 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
 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
 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已者矣文謂文
 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惟言為弟為子之
 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
 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
 本推而達之也○朱子曰行有餘力止是言行此數
 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藝爾
 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為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
 也○問汎愛眾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
 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
 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

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能弟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歐子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親仁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愚按謹而信朱注云謹者行之有常也以有常

紹聞編

上論

十九

訓謹字初有未喻及讀子書有云無言其所不行無行其所非然後渙然曰行其所非無常也人之不謹行一言而盡其病盡其狀矣無言其所不行此句亦甚有包括人之無信大槩其弊有二不可行而言則言不可踐一也未能行而言則言之不忤爲之也難二也乃知聖人只此兩字吾人體會無窮切當反之於身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賢賢易色章

朱子曰賢賢易色當從舊說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

其以德色相爲消長也舊矣謝氏便以如好色爲易色亦非是所謂如好色者特孔子責人之緩辭非以爲既好色而且好德也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爲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愚按易字最有力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惟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子之事親分所當爲力所能爲而不自盡非誠於孝者也○人子事親有得已而已者便是不竭其

紹聞編

上論

二十

力○稍舉四者蓋於此既厚則餘可知矣○問賢賢易色章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我必以爲已學朱子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南軒張氏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按雖曰未學我却道他是學了意主未學之人而言也未學而以爲學者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真謂由務學而然

也○蔡曰尊賢取友自是兩事四者以賢賢居首有猶中庸以尊賢先親親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朱子曰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

紹興編

論

十一

有物○朋友纔不如已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問毋友不如已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所以救學者之病○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混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母友不如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愚按此章大意是言君子之學以威重為質以忠信為主又須友勝已者以輔之而不憚於改過表裏夾持方有日進之益意止如此程子所謂自修之道當如是者是也今人多因游氏學以成之一句誤將主忠信以下三句作承上學字說不知游氏此句止在學則不固中帶下蓋言君子所以貴厚重者不是厚重便了為如此然後有其質而可學以成之爾有其質了又須主忠信又須擇友以輔仁又須不吝於改過如此方好須四平看非以下三節為學以成之之事也

紹興編

論

十一

秦少游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騫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輻重此切中不重之病其氣揚以善動則心不潛其神騫以思用則志不確故雖得之必失之所學安能堅固○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可見聖賢必以改過為貴

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惡將日長矣蓋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特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是惡朱子謂今日不改便壞兩日事明日不改便壞四日事惡豈不日長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憚改有箇因朱子謂思難而苟安且如旣知爲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必有病根所在而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者而人憚改者多矣

紹聞編

上論

卷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如所謂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故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胡叔

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有追遠之意思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緣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按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事非止於喪祭也言慎終追遠所以見仁人孝子之用心因事生愛敬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盡有如此也常情初喪能哀而敬或不足故易有所忽祭能如禮而誠或不足則以遠而易忘也不忽不忘惟篤於愛敬者能之所以爲厚之道

紹聞編

上論

卷三

子禽問於子貢章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朱子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

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
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
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須要
理會那不求底道理○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
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賢聖底意
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問良易直之義曰平
易簡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又曰此心不傾險不麤
戾自是平易簡直又曰儉謂節制非儉約之儉只是
不放肆常收斂之意○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
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

紹淵編

上論

注五

父在觀其志章

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
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
父不同者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
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
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則不覺若

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終身
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
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
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
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爾存得不忍之心則
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
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
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
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
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

紹淵編

上論

注六

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
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
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
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
無行也而其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
在行故子曰云云也○問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
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
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
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
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於是可以行

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也朱子曰此說得之

禮之用和為貴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此二句且虛解箇禮字書曰天秩有禮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實禮之所自來此處未可著聖人說勉齋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為飾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愚謂此等雖聖人所制要知皆理合如此○夫子語錄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理合

紹聞編

禮論

二十七

紹聞編

禮論

二十八

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間間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間間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

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元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是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

紹興編 上論 二十九

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問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句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按小大由之由於先王之道也下文有所不行正是反此而說此章禮之用和為貴是論理下文先王之道方是指制禮之聖人說先王之道正惟有得於此而非強世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

大事無不由之則無不可行矣而有所不行者何哉以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在禮外朱子曰只為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爾○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爾○西山真氏曰此章禮樂是就性情上說○按嚴而泰和而節此雖是說性情然到行處何嘗不兼節文度數而言

紹興編 上論 三十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朱子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這耻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

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要拜被詰問則無以
答這便是爲人所耻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
是諛諛這則可耻可辱者在我矣○按此四句體察
於日用常行易其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
恭不合禮非不及即過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徇以
非禮之恭習以爲常下之事上其於自屈而不以爲
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以自大而反爲耻古
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色斯近信矣
即是信了○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
之矣主猶主顏譬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
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正
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
薦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
○如陳了翁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
所親者也○以上俱朱子語按因字不必看得太重
朱子謂如因徐辟之因其說最是如商鞅因景監却
因得不是了朱子又謂因之爲依如先王之依劉表
愚謂此不是因却是宗了大凡因在先宗在後如孔
子主伯玉其初何因以相知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
體察於身亦爲警切○朱子曰此一節須作兩截看

紹聞編

止論

三十一

上面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
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
着思量到無弊處也○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
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
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
意○薛文清公曰凡事皆當謹始慮終○朱子曰古
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叶音族○張子曰君
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
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
紹聞編 止論 三十一

○按張子得有子言外之意

君子食無求飽章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心裏常有一
箇合當着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
着緊都不濟事○按集注云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
不暇及也志有在在箇甚麼正所謂志於道也無志
者安於無聞而不知所求我所固有誠不甘於自棄
有所未知求以知之有所未能求以能之必有念念
放舍不下處此之謂志有在志有在則於那安飽之
類自不暇及○其所着緊者在此故下文云敏於事

即其所以為之之事也敏是着緊做○既知所求儘有當做底事今人却似做不做○朱子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答陳廣仲書曰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着力此恐倒却文意兼

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爾謹於言亦不專為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之是非蓋無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就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

紹開編

上論

三五

徒然○此須反覆看其意如何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正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又曰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勉齋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注不敢

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程子謂世有篤志力行而不聞道者愚謂此所以貴於就正也○合當做底事便要做了此言當深體○只坐悠悠過了

貧而無諂章

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朱子曰不是說必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己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

紹開編

上論

三五

要脫灑不要粘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問此章曰後固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

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問無諂無驕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爲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

紹興編

論

三五

語今大全小注中引之宜削去
不患人之不知章
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損友益友○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者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

紹興編

論

三六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張子曰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作心如何朱子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爾○問爲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爲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爲政以德

只如為政有德相似○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
 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
 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
 為政亦不是塊然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已而人自感
 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
 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爾故
 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
 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爾以德先之
 則政皆是德○或問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圓而動
 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

紹開編 上論 三七

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
 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
 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
 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
 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
 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
 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
 以取譬者亦可見矣○辰非星辰天壤也北辰乃天
 之中猶磨之心這些子不動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
 可無箇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亦

微動只是近那辰邊雖動而不覺爾○按集注程子
 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程子上當有一圈下章思無
 邪者誠也亦然俱刊本遺漏

詩三百章

朱子曰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
 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
 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
 ○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
 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
 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

紹開編 上論 三八

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慮亦要如此表裏
 如此方是誠○思在言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
 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問聖人六經
 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
 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
 問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
 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為思無邪者與曰此
 詩序之言也然愚嘗竊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
 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曰然則
 夫子刪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

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爲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譎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慝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

紹聞編

上論

三九

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効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

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其言微婉云云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

道之以政章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爲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欲人知所重爾其實四者相爲終始如四時之序春夏生長秋冬肅殺皆所以成物不可偏廢雖堯舜何嘗廢政刑○聖人之治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政

紹聞編

上論

四十一

禮以一之而厲其法於刑所謂四者相爲終始也○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其所不當爲令其所當爲○制度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家禮如何鄉禮如何皆有箇制度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先王制此所以齊民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淺深厚薄之不一還是觀感有淺深稟賦有厚薄故民之從教不能齊同不得不假於禮以一之一說淺深厚薄只承觀感興起而言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同一有所感而興起也然有得之淺而薄者有得之深而厚者淺薄者此心便易

消散故有興於善而未能遂至於善者○朱子曰如周禮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類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禮自政自是政周禮所載只是大綱禮須別有禮書○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化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

續編

論

論

底做起始得○問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導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導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夾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曰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為治爾○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

弗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駮如彘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隆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續編

論

論

朱子語錄今學者誰不為學只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任不得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爾○象山陸氏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麼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願○朱子曰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於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

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是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水釋○蔡曰不惑知天命耳順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三十而立猶是着力守

紹聞編

上論

聖三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中觸機而解矣此所謂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也孔子之不惑即孟子之不動心不動心兼道明德立則不惑豈專以知言哉五十而知天命凡事物到面前不唯知其所當然并其所以然亦無不了然於胸中則其行之至亦不待言矣○按凡事理當然處可以言行及其所以然處只好說知故知天命耳順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始可以言行之至爾故知命耳順二條不消說行然不妨有行在也○按耳順即孟子所

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孔子耳順非孟子此語不能形容之觀舜可以知孔子矣○蔡曰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了此守之而不踰矩也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朱子曰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問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流行自不踰乎

紹聞編

上論

聖四

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踰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曰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問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恐未嘗無思非所以語聖人否曰上蔡語無病○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爾

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爾故集注雖以勉人爲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愚按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自知者也朱子可謂深知

紹開編

上論

聖人

聖人者矣其謂其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此二語又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朱子曰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問孝四章

三家皆魯桓公庶子以仲叔季爲氏孫者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故庶子自爲長少而庶長稱孟孟氏乃魯莊公庶兄慶父之後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爲孟此說恐未是據春秋所書則皆曰仲孫爾可見當以仲孫爲正而凡曰孟孫者或當時之私稱也○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之時孔子年七十矣○胡氏謂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三家之僭所謂不得爲而爲之者也然既不知禮則其餘所得爲者又皆因陋徇俗而不知有所謂禮者益多矣如滕文公欲行喪禮而其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可見當時冠婚喪祭之不如禮者多也使懿子能因夫子之言而發寤焉必首去其僭而其餘之不如禮者亦不能以終日安矣朱子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他違與不違與○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

紹開編

上論

聖人

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此一句最當深體○人子能不以疾病貽父母之憂則豈肯不謹其身○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朱子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愚按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或問色難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二說固不同矣然務承其親之色則必有和氣婉容矣

終身編

上論

四十七

四

者安能使愉悅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威嚴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矣述論語者萃而次之深有旨哉深有旨哉

終身編

上論

四十八

三

吾與回言終日章

問顏子如愚朱子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獸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爲亦足以發明其意又是不默如克已復禮他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以發是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爲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先生令看顏子亦足

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晬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晬面盎背此之謂也○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顏子所聞入耳着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按退正對進見說○語錄謂退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又謂私非專在無人獨處之地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愚按此說私字與集注異集注明謂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

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則非念慮趨向之私矣○南軒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也○朱子曰默識心融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通書聖蘊章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謂聖人之教必當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聖人之教必當其可其與顏子終日言則所謂有如時雨化之也而以三隅反不足言此所以不違如愚也至其所謂有不待言而顯者亦惟顏子為能默而識之故因其進修之迹而聖人之蘊可得而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夫聖人之道言不能加默不能藏有時終日言而不為多有時欲無言而非有隱惟顏子為能知而體之故亦足以發不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視其所以章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是為惡底人若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

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已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
乃爲爲已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
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
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而有
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
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
亦必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
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朱子曰樂處便是誠實爲
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
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已果是樂否○

緝聞編

上論

五十一

按所爲既善所由又善則宜無僞矣又言心之所樂
不在是則亦僞何也蓋所由亦有二等有出於一時
感慨激發者雖非僞而未必其心之所安則必不能
久而不變久而變則是意不誠亦僞也○所以在事
所由在心若所安只在所由中見非所由之外又有
箇所安也所由未善正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之也
○所以既善然後可以觀其所由所由既善然後可
以察其所安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子曰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已有然不時加尋繹則

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
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
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
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
學記所謂云云正謂此爾若能尋繹於其所已得者
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
面而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
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
○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
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

緝聞編

上論

五十二

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
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這主意只爲世上有
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爲人師者發

君子不器

朱子曰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
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與如何無
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使用不
得○聞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爲器否曰若
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衆之
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

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爾○
勉齋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車
之類是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所以不器也

子貢問君子章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
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
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
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
時而或以言為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
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
學者宜深察

君子周而不比章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
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
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
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比相去不遠
須分得大相遠處周則遍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
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已者與之不

同於已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
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
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
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必傷害
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問學謂視聖賢之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
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
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
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理
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
虛朱子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
益而言○問集注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
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與辨是思之始終曰然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或問攻乎異端朱子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
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
天生出來天下只有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
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
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聖人若說

攻擊異端便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
 說遂休了○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
 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
 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今之不為
 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
 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定走入番去也
 只如程門高第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
 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那下
 探頭探腦心下也須道他那下有箇好處在○楊墨
 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
 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問集注
 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

紹聞編 上論 五十五

由誨汝知之章

問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朱子曰子路粗暴
 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和
 那知處也不知了○誨汝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
 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
 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
 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
 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問學者之於義理事

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
 但知者以為知不知者以為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
 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
 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捨則知至意誠之事
 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
 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
 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是知也言
 是乃知之道也○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
 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
 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
 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
 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
 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之為非
 義也不知者以為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
 豈非知之之道乎

紹聞編 上論 五十六

子張學干祿章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朱子曰人
 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
 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所
 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

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

縮聞編

上論

五十七

四百四

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義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而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爾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江西諸人說此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

縮聞編

上論

五十八

四百六

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問尤悔如何分曰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按慎言其餘者謂雖言所當言然使發之不當其可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之類是亦不免於招尤也慎行其餘放此○多聞讀闕疑讀慎言其餘讀則寡尤句下文放此○江西之說近日王氏之徒復祖之以譴眾眾喜其新而不知朱子已破其非矣

一第070册續修四庫全書第14版正內

哀公問何爲則民服章

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徃徃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朱子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若不窮理如何照得人破○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

紹聞編

上論

五十九

言

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燻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旣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

做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忠於

已若只孝而不慈或慈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善

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前而教

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愚按

孝慈則忠須要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得民忠於我

處蓋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事君

底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

如父母矣此民之所以忠也不待使之此心自然之

感也孝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缺於閨門而

能慈者也是孝又慈之本也○問康子之意必要使

紹聞編

上論

六十

言

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朱子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按世家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朱子曰惟孝友於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也政是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

孝友爾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爾○按孝然後友明皇之待睿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孝經子曰閨門之

紹開編

上論

六十一

三百五十一

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言閨門之內嚴父嚴兄則如事君事長畜妻子臣妾則如治百姓徒役此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施於有政今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

人而無信章

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朱子曰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所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蔡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可知不待言○按可知還兼因革已然之迹今皆可見非兼因革

紹開編

上論

六十一

三百五十一

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此○所因如湯續禹舊服武王反商政政由舊不過修人紀叙彝倫等事亦皆有已然之迹故可知還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損益之事不止此如貢助徹之類皆是○胡氏說甚暢○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善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又曰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

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三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此說極好○愚按周之損益乎商商之損益乎夏皆損益得好若秦之繼周則損益得不好如壞井田封建愚黔首銷兵以十月為歲首之類乃是古

紹聞編

上論

六十三

三頁

法盡壞不足謂之損益矣○所因者道也所損益者道之所當損益者也萬世因革之宜不出乎此故謂百世可知若秦之變革乎古則非道矣非道則非聖人所謂損益可知者也聖人之知來者以理知之語變則何所不有聖人不道也

非其鬼而祭之章

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智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此說為長每佾八人乃杜預服虔之說是雖不可考然以禮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含後說之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為者而忍為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自見矣夫為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

紹聞編

上論

六十四

三頁

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觀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尚忍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雖有此理忍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遂索言之亦痛快也○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

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朱子曰是如此○問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矣何有於禮樂

曰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漢成帝詔立辟雍胡致堂論曰人而不仁云云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所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無其本不若不為之愈也○朱子曰程子

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踈不見得仁仁者人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泛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義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注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朱子曰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却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說爾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爾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禮正在恰好處泝而上之則儉為本公而下之則奢為末○問林放

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問先生舊說儉戚

紹聞編

論

本

卷三

夷狄之有君章

南軒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洫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

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嘆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自八佾舞至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

君子無所爭章

南軒曰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有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爾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其雍容揖遜自反而下

紹聞編

論

本

卷三

人之意蓋如此九意形勝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朱子曰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

巧笑倩兮章

朱子曰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愚按詩意本謂素以為質而絢以文之子夏未達謂是反以素為飾也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而不費辭即詩之辭繞着一後字而詩意了

然矣子夏即繪事之後於素而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為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與戚後篇所謂為國之讓皆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起予者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為言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周末文勝是將許多繁文縟禮汨沒了忠信本意故孔子則欲從先進老子則謂禮者忠信之薄夫老子者孔子適周嘗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如此必有謂也不觀夫子之言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不戚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若不同而實互相發也○采

夏禮吾能言之章

賁物謂之飾猶異質而相成者也禮與忠信一物也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朱子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有所證方端的欲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然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記載許多事當時自有箇禮書如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中庸說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此商禮在

○愚按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此句慨嘆之意無窮蓋足則吾能徵之而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之迹不墜於地當與我周之禮並傳以詔後世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美哉而今不可得矣豈不深可惜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行而刪詩正樂叙禮時語使其得時得位制禮作樂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不專嘆二國之無徵也嗚呼典籍淪亾賢人凋喪夫子所以覽觀於世道者其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亾於戰國于戈暴秦坑焚之餘三代遺典於是影滅無復遺

響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決矣世道至此豈細故哉

禘自既灌而往章

或問先儒禘禮之說多矣獨取趙氏何也朱子曰先儒以禘爲合祭於太廟上極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在焉禘則合祭於太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秋傳以明禘之爲合如諸儒之說而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尊遠而不敢褻也此說最爲得之而其具於春秋纂例者

紹聞編

正論

卷三十一

或問禘之說章

詳矣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諸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祭如在章

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難者○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違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乎其他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朱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於鬼神也孔

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亾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也○祭先王孝祭神王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

與其媚於奧章

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周監於二代章

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

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者則以至此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爾况以文武周公三聖相繼參酌損益良不苟矣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此夫子所以美而從之蓋從周初文質得中之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然此亦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而然爾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按序說此與祀宋等語皆哀公十一年歸魯後叙書禮刪詩正樂時語○問吾從周朱子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

子入太廟章

朱子曰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爾○問尹氏謂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問者所未知也知而問似於未誠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鄆人之子則亦夫子

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

射不主皮章

張子曰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左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

此月之政

事君盡禮章

朱子曰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按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蔡曰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人以爲諂也平平說尹氏用程子說而加歎字朱子以爲失旨○胡氏曰聖人事君

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

君使臣以禮章

圈內注謂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謂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意也尹氏謂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

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按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含蓄不露若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關雎樂而不淫章

詩皆出於性情性得其所故其形於言者亦罕得聲氣之和樂而或失之淫哀而或失之傷惟關雎之詩為后妃而作本其未得而言有寤寐反側之憂可謂憂之深矣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也據今始得而言有琴瑟鐘鼓之樂可謂樂之盛矣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也此二句主作詩之人說而后妃之德見於言外作詩亦不可指定為何人○朱子曰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

紹興論 上論 七七

聲氣之和也蓋德如睢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勉齋曰先生晚年善改削集注止於此章○南軒曰哀樂情之為

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流於情而汨其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朱子曰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以木名社如櫟社柞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為主今也以石為主非古也○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爾○使民戰栗或以為哀公之言蘇氏以為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為隱辭以相語嘗有以是問於和靖尹先生者先生粲然不答既而曰說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兩主有邱舞雲門以祀天兩主有邱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

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管仲之器小哉章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問使管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便是他裏向着不得見此此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得此便不覺自足矣○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設意只舉管仲奢處以見他不儉爾○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也大夫則無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管仲之僭○桓公伐楚只去

紹聞編

上論

七十九

三十九

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時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按真西山文章正宗屈完來盟于師條下有論祖述朱子此意○王伯厚曰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朱子曰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選在其上選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腳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爾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

紹聞編

上論

七十九

三十九

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傾叛而去之如
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
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徧淺處如
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二
說看其義方備○按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
治人此楊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爲
方圓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如之謂以身爲
法也○按春秋傳曰廣而儉凡廣人多不儉儉人多
細狹故以相對而言儉人多細狹此或人所以疑器
小之爲儉也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爲
崇禮者所少此或人所以又疑不儉之爲知禮也蓋
時方文勝所以不知奢而犯禮之視夫儉不中禮之
罪爲尤大時方崇霸故以爲凡管仲之所爲則皆禮
之所在而不敢議其非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曰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
其所以聲音者而樂可正也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

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儀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
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
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聞之
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
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何患於喪乎意夫子
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
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子何患
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朱子曰某嘗謂這裏儘好
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
封人高處據他爲君子之至於斯我未嘗不得見他

子謂韶盡美矣

朱子曰美好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者是美
之所以然處○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
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
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
商意三思而成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
自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
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是韶純然而和武

須有武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着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詔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乎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

紹聞編

論

全三

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觀其深矣若不見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着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着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

居上不寬章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這

紹聞編

論

全四

寬敬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爾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廖子晦問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所不及爾今之爲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朱子曰爲

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
 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爾及其施之於
 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
 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
 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
 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
 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
 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
 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

紹興編

論

全書

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
 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
 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
 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
 於此者乎○然後知也之下朱子親注云緩急可否
 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
 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察吏
 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
 其繆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

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
 者守倖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
 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章

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
 仁為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
 底仁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朱子曰雖是如此然統
 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
 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

紹興編

論

全書

便也是這心○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
 證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為美人之擇術
 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是合着事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
 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
 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曰居必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賜恤保愛以全
 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

朱子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
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安字知者利仁未能無
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
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這便
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履履之忘足
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按不知
有仁謂仁卽我我卽仁如腰不知有帶足不知有履
故曰忘帶腰之適也忘履足之適也忘適適之適也
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字同皆與安字爲對安則自
然利則篤好朱子曰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
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按利仁之利亦當以此意看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擇不處仁焉得智此
智者之所以利仁也此處惟智者知之明斷之決而
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
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其次也此
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強而行之○仁者則安其
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其字於
字之別所謂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也皆非外物所能
奪方說到處約處樂上○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

粗之間朱子曰若有便成兩段此句爲仁者安仁設
又曰仁者洞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
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間底
心是如何○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這段
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
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爲解
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錄

惟仁者能好人惡人章

朱子曰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解得故
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公自是公正
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問仁者動靜皆合正
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轉在這則子上所以
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也惟公
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
○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
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苟志於仁矣章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志字祇有
力誠志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

富與貴章

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朱子曰此語固是但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問君子有以非道而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且平說不要執定

紹興編 卷九十四

一事○富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諛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說有自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蹈義宜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審有兩

端安只一路○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讀作上聲可否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原有而自離去之也若作上聲則是除去○富與貴貧與賤一章炎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處先生喜曰這裏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

紹興編 卷九十四

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此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是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須臾之間斷也○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以立問曾子易簪莫是苟且時

否曰此正是顛沛之時那時已不可扶持要如此坐也不能得○問子以終食造次顛沛言每進而加密何也曰吳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又曰謝氏所謂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聲之有影響則反析人與仁爲二物其義疎矣至謂終食之間無放飯流歎者則得其實雖經文本意不過謂無一食之頃違仁然以食時言之而指其實則此亦爲可據也○問富貴貧賤聖人教人要得分別取舍到箇真切處便隨道理做去有一般昏弱之人都只是人欲上行便是不識痛痒底人先生曰聖人這處恰似說得疎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閒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聖人說得來似疎下面便說到細密處須是先說箇麓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麓處用功但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愚按黃勉齋嘗言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勉齋此言正朱子所謂聖

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者也於此判斷得下立脚得定方有用工處故人莫先於明取舍之分然後密存養之功雖顏子亦只是如此顏子簞瓢陋巷子路衣敝緼袍便是不處不去底心事惟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至於三月不違仁存養得如此好子路無此工夫所以只覺麓了或問曾子易簞子路結纓是所謂顛沛不違仁者乎吾答之曰曾子用工儘密觀其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履薄冰者直是無一處放過直是無終食造次違仁及其臨終易簞正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子路工夫却疎聖人不肯許之以仁蓋是有見其平日踐履處及到臨了却死於孔悝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而不成得箇仁結纓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不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此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生死取舍間未免錯了所以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纔得免錯顏子之簞瓢陋巷所以爲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緼袍不耻聖人以爲何足以臧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爲學之工夫不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略了麓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於富貴利欲一關

往往未能打得過而躡說存養則又子路之罪人也
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未有藩籬不固而其中
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處不去
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
則豈以名節為藩籬而可外乎

我未見好仁章

朱子曰好仁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其具知
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
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
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已

紹開編

上論

九十四

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
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
惡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
底意思專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
方始當得○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
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
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
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略略恁地好仁惡不仁
底○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此與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已上事非是專言好他

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
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曾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
天下之物皆無以加之舉天下無可以移其所好者
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所以言我未見好
仁者○問惡不仁者直是如此峻潔曰只緣不要一
點不仁底事着在身上○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
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
堅實○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
不仁底直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問有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

紹開編

上論

九十四

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問一日用其力將
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
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
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
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
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
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
仁豈患力不足○問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其觀之
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

足○愚按此章之意集注已明蓋語雖三轉只是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爾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其力於仁者既云蓋有而又曰未見何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偶未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限之還是人之不用力爾

人之過也章

此章朱子謂程子之說為至而尹氏推明之亦盡前此則有劉氏之說後此又有吳氏之說吳說已見集注劉侍講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仲以殷畔魯昭

紹聞編

上論

九十五

三百六

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朱子曰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非是專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黃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勉齋語○真曰山西此亦

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也云云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按此章謂論人之過當原人之心人之存心不同故其過也亦各於其類如仁者之過則常過於厚過於愛雖過而其心可諒也若過於薄過於忍則其人可知矣朱子

紹聞編

上論

九十六

三百七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爾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

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爾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若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至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善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爾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深切矣○這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安頓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死也甚可惜○天賦我以如是之理則在我當盡得如是

之理今人只虛擔箇人

士志於道章

或問耻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朱子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眾朋友共說士志於道以下六章畢先生曰此數章如尹和靖程子所注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看着似乎淡仔細去窮究其味甚長○愚按志於仁大段是親切用工所以無惡志於道凡人有心向學者皆是故猶有此累此累非小貪富貴而厭貧賤約必濫而樂必淫皆耻惡衣惡食之心所為也蓋有耻惡衣食之心便有求華美者為之對矣其流更有甚於求安飽者聖人云未足與議者立教之意辭不甚迫爾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適專主也如差役顧役二法司馬公專主差役為是而不知顧役民亦自有便之者則豈可專主差役為是莫不肯也不肯止與專主為對所專主者在彼則此邊之言皆不入矣○君子於天下無專主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惟義是從而已謂無此兩者惟有義

喬誦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亦言其可
不可以義爲主而未嘗先有心於其間爾非謂於兩
者之間參酌其義也佛氏心無所任任猶着也卽適
莫之意佛氏以無所任而生其心似吾儒之無適莫
然以本性爲空以事理爲障則又安知義之所在而
能惟義是從乎羅文莊公謂宗杲示人好枯出水上
葫蘆一語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此一語則
所謂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君子懷德章

德者吾之所固有得之則心廣體胖惟君子爲能知
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
之善而已若小人則惟就所處之安易遷之九四曰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程子謂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
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
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
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按程子此言可
謂盡小人之情狀矣所好愛雖以人言非以地言然
小人之不能好遯與懷土之情正同其繫戀而不能
以義決則一也懷惠是凡事要此饒潤○朱子曰君
子懷刑如禮記所謂畏法令又如肅政教之類皆是

又曰只此懷刑一句亦可爲善如違條礙貫底事不
做亦大段好了○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
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
是爲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
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
以自修飭○按若曰非爲我設而不之留念則非所
以爲君子矣○君子之心常在義理法度亦義理邊
事畏法之心卽順理之心也小人之心中常在情欲故
苟安務得惟知一己之私既不知義理有時違條礙
貫之事得做也做了

放於利而行章

朱子曰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
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
放於利則恃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能以禮讓爲國章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
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
文而擊拳曲跪升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
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
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

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不能以禮讓為國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愚謂女叔齊之所謂禮以事言夫子之所謂禮讓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正所謂為國以禮者也當時有國者強陵弱下僭上至於大夫陪臣俱不安其分限禮讓亡矣且不奈那禮何况國乎

不患無位章

患所以立立字只是虛字要緊却在所以二字上立乎其位而無以稱之是為無所以立是則可患也求為可知要玩可字知不知在人而可知之實在我我亦勉於其實而已其在人者吾何容心焉○所以立謂雖未立乎其位而其具已在我也如立乎卿相之位則能行道濟時立乎諫諍之位則能盡忠補過如此方是有所以立不然則位雖高而不稱將何以立乎其地而無愧哉○求為可知謂勉於其實若曰使在已有可知則人將自知之是亦非君子之心也修身踐言行修言道是謂可以見知之實

子曰參乎章

或問一貫朱子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爾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一事事皆不是也○又曰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

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百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箇不得○盡已爲忠推已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底道理今且粗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中

紹聞編

上論

中庸

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就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

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箇天理但聖人底是箇渾渾淪淪底物事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

紹聞編

上論

中庸

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所以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箇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爾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

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工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麓故有關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問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千部萬部只是一箇印板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

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將去明道說忠恕當時最錄得好○他只是見得聖人千頭萬緒如此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問坐間學者云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曾子但未知體之一處或云正如萬象森然者是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處至於一元之氣所以爲造化之妙者是曾子未知體之一處曰何故曾子既能隨事精察却不曉所以一處答云曾子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政如水相似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不成說海水是精他處水是粗豈有此理緣他見聖人用處皆能隨事精察力行不過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且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也是此理交朋友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小大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曾子以爲許多般樣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真精力久工夫至到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推只是箇至誠不息萬

物各得其所而已○問曾子未知其體之一用自體出體用不相離於其用處既已精察何故未知其體之一曰是他偶然未知曾子於九分九釐上皆透徹了獨此一釐未透今人只指箇見成底體用字來說却元不會下得工夫○問曾子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曰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爲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形容欲人識得箇模樣○按凡言借者猶子貢借子禽之求字而謂溫良恭儉讓爲夫子之求之此亦借學者之忠恕字而謂一以貫之爲夫子之忠恕也○朱子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問如心爲恕曰如比也地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

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二句是聖人之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箇是聖人之恕下箇是賢者之仁○忠恕一段明道解得極分明其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分明自作一截說按此明忠恕之正義下面忠恕一以貫之以下却是言聖人之忠恕按此明曾子所借言之忠恕此與上見只是一段遂合初本分爲兩段後朱子在胡籍溪家之其義始完備故結云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若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爲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爲動以人矣又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何也且盡已推已俱涉人爲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人爲然爲之在已非有接於外也○天道是自然之理具人道是自然之用行○黃勉齋曰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勉齋舉此朱子曰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朱子曰忠則一纔推出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一譬如

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此發明程子四語又明天地之忠恕曾子言聖人有忠恕程子言豈惟聖人天地亦有箇忠恕觀天地則見聖人矣

○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衆人之事曾子所言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程子之言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以明聖人之事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之旨自通貫矣○中庸或問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而不害其為同也○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居譽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

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又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又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又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朱子謂自孔子告曾子曾子說下在此千五百年無人曉得待二程先生出方明白二程說得如此分明其門人更不曉得惟侯氏謝氏曉得○又曰程先生說忠恕形容一貫之理在他人言則未必盡在曾子言之必是盡此說得最好

○按字書貫以緝穿錢之名借用為通則一理以貫萬事之謂也一以貫之必合四字以成文忠恕相為體用亦合兩字以見義邢昺疏曰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道惟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曾子直曉其旨更不須問故答曰唯門人不曉問於曾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言夫子之道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程朱之前俱如此說貫錢之所謂一者緝也貫乎萬事之

所謂一者一理也一理者自疏家言之則只以忠恕爲一理至程子朱子始發盡孔子曾子相授受之微旨朱子注中之言實本程子之意其解一以貫之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乃用程子大本達道之意其解忠恕而已矣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乃用程子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之意至誠無息解夫子之忠也萬物各得其所解夫子之恕也中庸二十六章極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而終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即夫子之所謂一也三十一章申明之曰仲尼祖述堯舜云云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大德敦化者至誠無息也聖人之忠也小德川流者萬物各得其所也聖人之恕也知此則知自此之外真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注又云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又發盡曾子所以借忠恕以明一貫之意此借字乃是借學者盡已

推已之名目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爾故朱子中庸或問云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若言夫子之道不過是學者忠恕底道理便不是○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一箇不得夫子一以貫之四箇字亦拆開不得惟曾子深悟其理故特用忠恕兩字盡之妙不容言忠恕兩字本徹上徹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之事聖人之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學者之事然求仁莫近焉故中庸曰違道不遠道則自然流出不待於推所謂一以貫之也會子謂一以貫之者非他即聖人之忠恕爾○朱子答廖子晦書曰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自注云二語所謂無位真人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轉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體

察要令實見着緊把捉要令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

原之計近時王伯安之徒謂朱子隨事精察力行之語為非者其見是如此而却都無

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精察克己復禮一向就枝

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

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

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

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

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

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

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

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聖人無私意

一以貫之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

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

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

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

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君子喻於義章

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

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

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

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

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

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

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

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

好惡如何爾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

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

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

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

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意哉從事

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有所喻顧恐不在

於義爾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

利欲之習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

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

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

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

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

無負其志○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曰淳熙辛丑

春三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

清叟熊鑑路謙亨須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於石○子靜自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問喻於義章朱子曰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底不見得利害見利害底不見得義理○或問喻字之義曰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爾曰對義言之則利不為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廢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

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問程子楊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說便是如此○又曰程子范楊周氏大旨多善然或推其前或引其後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今按今程子楊氏之說所以置在圈外者以此楊氏之說甚發越不可不深玩味○問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着如此自小人為之他只做如此做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其勢要極好笑○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在喻謂擴前聖所未發○朱子又謂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為切要之言○朱子與楊子直書曰某

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善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見賢思齊焉章

朱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愚按人見人之善多知愛之羨之必反論身而冀

紹聞編 上論

百七

已亦有是善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見人之不善多知惡之羞之必反諸身而恐已亦有是惡則不徒責人而忘自責如此方有益思齊如見人孝思已事父母亦如此否內自省不必同其事但是此一類有恐已亦有之思齊則必勇而為之自省則必克而去之所見不同皆有自修之助顧在我何如爾

事父母幾諫章

問幾諫朱子曰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暴硬要闖截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問幾微也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曰幾微只得做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慕地做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見幾而諫除非就本文添一兩字始得○又敬不違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

紹聞編 上論

百十八

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愴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問自幾諫章至喜懼章見得事親之孝四端具焉但覺得仁愛之意分外重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立愛自親始曰是如此惟是初發先是愛故較切所以告子見得不全便只把仁做

中出便一向把義做外來

父母之年章

朱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古者言之不出章

朱子曰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紹聞編

上論

二百九

這箇只在耻上○又曰此章緊要在耻字上

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事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

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德不孤章

朱子曰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章

可妻以其素行言之縲縶非其罪以其一事言之言

紹聞編

上論

二百十

長雖曾在縲縶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縶不足汗其行固無害於可妻也集注云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惟如此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朱子此數句不但斷盡公冶長一節亦可以兼斷南容一節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膺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爲貴耶○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冶南容二人同記

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已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疑
 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已之論者固非矣或
 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馮厚
齋之者亦非也要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
 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絏之中比事而觀則記者之微
 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
 不盡○謹於言行當與禹稷羿皋章參看可以想見
 南容之為人也三復白圭宜若專是一箇畏謹修飭
 底人其中却有剛毅奮發壁立千仞者在○其必有
 以取之矣其者語辭許東陽謂其字指長非是○量

紹興編 上論

百廿一

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問子謂南容
 章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
 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
 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
 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
 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
 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亦未可知○胡氏曰聖人
 之於婚姻參度彼已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敝
 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
 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

紹興編 上論

百廿二

雖然婿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婿不能慎於
 擇女逮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
 內助始也可勝嘆哉○朱子曰胡氏所論後世婚姻
 之失尤為有補

子謂子賤章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
 所友者十一人○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
 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
 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論語中說君
 子子賤南宮适皆大槩說○南軒曰非特歎魯之多

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舊註想又因瑚在璉上而誤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與雲峰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雍也仁而不佞章

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朱子曰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辯不勝故戰國辯士尊用於時而張良亦謂以三寸舌爲帝者師佞之貴於後世又可見矣○時方以佞爲賢則宜其見慌者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人口

可屈而心不服所謂屢憎於人也○以重厚爲仁口才爲賢此時俗之蔽自聖人論之則仲弓之仁未可知而其不佞乃所以爲賢而未足以爲病爾夫子嘗言剛毅木訥近仁矣仲弓重厚簡默非所謂剛毅木訥者乎而從事於敬恕之學則又若不止於近仁而已夫子胡靳於仁之許耶蓋語仁者之質則剛毅木訥亦足以近之語心德之全則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仁如元氣一處不周流便有痛痒不知者所謂全體不息謂渾然全體夫此心之理而無一息之間斷也顏子全體而未能不息聖人許之特曰三月不違仁而已則於仲弓可知矣

子使漆雕開仕章

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漆雕開能指此理而言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然而自保其不叛○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爾○問已見大意如何曰

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作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作工夫亦不可孔門如曾點漆雕開皆已見大意問開自謂未能信孔子何為使之仕曰孔子見其可仕故使之仕他隱之於心有未信處○問程子言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也曰此當其問公而公反以問其耶此在公自參取既而曰所謂斯之未信斯者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二子或未之及又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規模小底易自以為足規模大則功

紹開編 上論

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曾點開漆雕開深穩○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愚按曾點漆雕開二章之指義不同而程子合言之謂之皆已見大意者何也蓋開之所謂未能信與點之所謂浴沂風雩樂而得其所者皆是於此道之大規模意思有所見當時如由求之徒蓋皆尚未曾見得所謂大規模意思者即所謂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

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全體大用可謂大矣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惟聖人本心瑩然無一毫人欲之蔽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與察乎上下者同一活潑潑地顏子之所謂卓爾曾子之所悟一以貫之者正是此等境界也子思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正所謂大意者也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然聖門惟顏子大段聰明又其工夫純密於此理只是平鋪地便見灑然由之而無疑此漆雕開之所謂信也其次曾子却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一件便這一件是他底及其積累多後一旦豁然貫通則前日之所經歷千條萬緒一一各有歸着此亦漆雕開之所謂信也信字非顏曾不足以當之聖人則至誠而信不足言矣曾點之見蓋亦足以及此矣而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漆雕開之所謂信者非於此有所見亦不能為是言也故皆謂之已見大意眼界要闊脚步要到二子之所見雖同然開却有收斂近約其進未已之意則開似又優於點也子說意思亦要

認得或問子說開意如何朱子曰明道云曾點漆雕
開已見大意又云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看這語意是如何看得此意方識得聖人
意然則說開與與點之意同然朱子則謂說其篤志
謝氏則謂說其不安於小成何也要知明道語與朱
子謝氏意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不
安於小成故篤志一而已矣○信之訓集注初本云
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也後改云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同此理也知而信者為難知
而信者程子所謂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

紹聞編

卷三

論語

得是實見得非也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天下無以易吾心之安也舍生取義誠見生不
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日用間無非此理無可放過
去處故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
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飲食言語
去就生死小大之勢處之一者信故也有見於此理
者順而安之若寒暑晝夜之必然而不可易不信而
若是乎

道不行章

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

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
子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
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悝
死非無所取材之驗歟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殷而終
若此甚可惜也○朱子曰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
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
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
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
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紹聞編

卷三

論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
可謂之事之仁否曰才說仁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
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
上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
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
材○或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是他工夫未到
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
條坦坦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

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功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着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為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仁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無所取材憂子路之不善用其勇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見子路之能用其勇合前後二章可以見子路也

子謂子貢曰章

朱子曰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推尋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凡人有所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

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陸象山語錄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王氏傳習錄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程允夫

問子貢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為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為顏子朱子曰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凡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今按人若識得朱子之意則可以不惑於象山陽明之說矣○聞一知十聞一知二朱子謂此乃語知非語聞也此語乃此章要緊意思須參得透兩箇知字正要曉得正是心地德性之悟非後人知識聞見之粗故朱子說不

貳過謂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
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儘高纔
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頃消
了當那時須頃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
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條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
併掃斷了熟味朱子此言可以識得顏子明睿所照
卽始見終之實矣朱子又嘗曰聖人發憤便忘食樂
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
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
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然則子貢所謂聞一知十知
二者豈若象山陽明之言乎○愚按孟子言舜之居
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孔子之所謂耳順者被孟子形容出
來觀舜可以知孔子矣同是聞一見一也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者聖人也卽始見終者顏子也其餘
便用推測推測正是格物致曲工夫黃直卿問四端
不可謂之曲朱子謂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聖人
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問聖
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卽用不似

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曰然按聖人具全體一切
道理俱平鋪在要用卽用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
而無所不通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故有待於推
聖門啟憤發悱皆是於推上做工夫也大凡人只是
爲氣稟所隔義理不能全體著見必待因事發見用
推廣窮究之功因此識彼積累多後則亦能通貫乎
全體矣顏子體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
人要用卽用自然流出然胷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
月於凡私吝蔽礙處直是打疊得淨聖人一點他便
卽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都了無恁地廉纖纏
繞絲來線去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
理會得這一件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
也比顏子卽始見終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了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聞一知二所謂舉一隅以三隅反也子夏聞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便歎曰富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此亦聞一以知二
也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
曾向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
又不難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子貢欲進於顏

子當在顏子沉潛上求不當在知見上討

吾未見剛者章

朱子曰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是堅強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其人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剛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張也慾慾者溺於愛而成癖者也○吾未見剛者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或者以申張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

紹興編

上論

頁廿三

三

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欲了安得為剛○無心欲字虛有心欲字實二字亦通用○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張想只是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蘇氏曰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常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朱子曰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而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異處在無字與勿字上伊川說仁也恕也看得精又曰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出得如此分明兩句所以分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潛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律讀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紹興編

上論

頁廿四

三

夫子之文章章

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文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朱子曰文振門人蘇南升字看得文字平正又泆洽若看文字須還他平正又須泆洽無虧欠方得好○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

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是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問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

綱目

上論

百五十四

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莫是爲他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于貢當時不曾恁地說○按上蔡與朱子發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者與師冕見二章曰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朱子曰以此語學者不知使之從何入頭蓋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其教人則不躐等此子貢所以有得聞不得聞之歎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章性與天道子

貢元作兩件說明是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云從文章得也○子所雅言章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何謂默而識之蓋夫子之文章與子以四教子所雅言皆教人在下學處做工夫下學而上達則在其人故云要在默而識之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亦非謂不待言而得也

子路有聞章

子路力行可畏○看此三句只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師不可旁撫仕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人沈意○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唯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晉語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問孔文子孔姑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朱子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或問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

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厚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辭爾○吳氏曰孔圍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章

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爲人春秋時名卿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讀書乙記備列子產事迹而斷以夫子此四言蓋以爲莫能加也西山復詳論之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旣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

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夫人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按真西山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考論歷代輔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已格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

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而首以行己之恭則其裨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玷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已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行己恭此一句是爲人根本當時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箇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爲臣止於敬固不能然即其歷事

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啓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遺愛也蓋其資性既溫良愷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爲主多所補濟使民間富實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惠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着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賈誼所謂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這事而未能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倡優后飾商賈士服文景於養民之惠使民之義且猶未之盡也然當時議者亦只欲理會限民名田及殊服色等事亦是末着須如孟子經界學校纔是究竟也只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故夫子僅稱之曰養民惠使民義而已蓋惠只是輕徭薄賦義只

紹聞編 上論 百廿九

是都鄙廬井衣服數條而已其餘廢墜固未能盡修舉也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纔是聖人手段也然此處亦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說便失了聖人寬容取善之意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興先王之教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教也或謂子產莫短於才否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偶一事如此爾○左傳所載子產議論如伯有爲厲之類其學問甚精○張子曰使民義不害不能教猶衆人之母不害使民義

紹聞編 上論 百廿九

晏平仲章

恒情交父則敬衰平仲父而能敬所以夫子善之葉少蘊謂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

臧文仲居蔡章

魯孝公生僖伯彊字子臧子孫以其字爲氏辰其曾孫謚文文仲在當時既沒而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梲不是僭若是僭時夫子當謂之不仁今只譏其不智則是藏龜初未爲失而山節藻梲亦未爲僭特以其惑於鬼神而

作此室以藏龜見其不智爾集註就用夫子答樊遲語來斷文仲之不智最的當○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能鬪我獨何覲焉禮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以此視臧文仲之祀爰居其智不若子產遠矣○答叔向問實沈臺駘為崇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禪竈請用瓊華玉瓚

紹開編

上論

百四十一

令尹子文章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焉得仁朱子曰此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讓國諫伐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夫

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畧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其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亦豈是易事常人豈能做得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為己有而妄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為己能而自份新舊皆忠也

紹開編

上論

百四十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問再斯可矣兩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思朱子曰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制定了更加審訂是第二番思○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

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
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着仔細思到思
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
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
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
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
厭推此求之可見○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
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邪故以再思爲
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審武子邦有道則智章

邦有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之時要正救
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而武子周旋其間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當時
見武子周旋不舍犯智巧之士之所深避者而以身
當之有似於愚又其凡事沉晦不露亦似愚底然其
出身向前處却不犯禍沉晦不露中却能濟事是其
愚乃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蓋使他人以全身退聽爲
智又無濟於國其智不足稱也以出身犯難爲忠而
不免冒昧向前做壞了事又有一種專事沉晦坐視
顛覆如晉人送酒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者以此爲

愚則誰不能之也武子處時勢當愚而其忠智能愚
故曰其愚不可及也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與
尋常無干涉人不同故其處之宜如此然亦看事如
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
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也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
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
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圈內註
以不避艱險爲愚圈外程子註以沉晦爲愚其意不
異蓋不避艱險中須有委曲善處之道故不得不沉
晦朱子曰當時若不沉晦以自處則必爲人所害矣

尚何君之能濟哉又曰武子愚處蓋不自表裸而能
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沉晦以免患也○問審武子邦
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此章初理會不得今讀集註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
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
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賂醫薄醪免衛侯
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
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
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

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憫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之事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先正誦周子之言曰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所志夫伊尹以天下為己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與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己任也卒以謀疎見殺不沉晦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幾聊發狂言以驗中否朱子曰所疑審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智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智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

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審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爾

子在陳章

孔子凡三至陳一沮齊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欲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夫子不復出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狂簡簡字亦作好字看狂是志意高遠簡是畧於事為蓋被他見得大了便不屑屑於事為之末只把會點來看便見斐然成章朱子謂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又曰言其做得成就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成章依朱子此說只是就狂簡上說他志行卓然有立有成以起下裁之意○

朱子謂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按聖人所思吾黨之士狂簡其人必盛有可觀到孟子時却已無傳萬章問何如斯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雖孟子亦只知得此三人三人之中如子桑子死琴張弔其喪而歌都流入異端不知聖人既裁之後却何得後如此蓋裁之在聖人而從不從在彼也○斐然成章緊帶狂簡如釋老

論語

卷三

論語

雖非聖人之道却真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就其所至言之亦可謂成章矣陸象山謂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尚被他檢點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朱子謂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泮泮地只有此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

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愚按當時魯國狂簡之士亦是如此亦緣春秋時氣數漸薄生得人來便有偏故中行之士難得然得此傑然有立之人如龍如虎世間一切瑣瑣直是籠絡束縛他不住得聖人為之裁之其成就豈不大段卓絕○狂簡之稱本以其志意過高不屑細小初非盡美之稱然繼之曰斐然成章者他雖有過高不屑細小之病其志行却真是卓然有立不是半間不界可移動搖撼之人如後世之學禪者依舊要做官周旋世故既叛吾道又做不就箇真禪却是不成章也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麼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見天地之圓方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狂是病斐然成章是稱其美○簡亦是病夫理無大小故聖人盛德而克勤小物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如之何其可以簡為高耶莊周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又曰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便有不屑之意此正所謂狂簡也

論語

卷三

論語

伯夷叔齊章

人有所惡非惡其人也惡其惡爾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者矣又何追念之有邪伯夷叔齊介直孤高宜若疾惡無所容而其量如此故夫子明之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夷齊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柳下惠和者之守○此見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胃中都是義理○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爾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爾

孰謂微生高直章

或問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張子謂朱子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醜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

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受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直之過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槩以直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見然則斯人之中庸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微生高用心也是怪醜有甚難得之物我無了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得恩歸於已若教他自就那人乞恩便歸那人了此是甚心術若曰宛轉濟人急難則猶有說今人危病轉求丹藥之類則有之○這一段

下連巧言令色足恭都是一意當初孔門揄排此書已從其類只自看如今有人求乞些醜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家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已出皆是偏曲之私恩由已出則怨將誰歸○問着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伊川解頌比一段說最詳○愚按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程子謂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謂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

鍾從可知焉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深得
聖人言外之意○人謂申根剛夫子以慾知其非
人謂文仲智夫子以居蔡知其不智人謂微生高直
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恭之足謂本當只如此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也
○朱子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美
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左丘姓而明名
傳春秋者乃左氏各是一人朱子謂左丘明耻巧言
左傳必非其所作

顏淵季路侍章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
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
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
理之所在何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
而已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
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
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張
子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裳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
進以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
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
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
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
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
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
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已之善如未有善視已之
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
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裳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
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

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
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
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
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或問程子以子路爲亞於
浴沂何也朱子曰取其曾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
言爾謝氏每稱子路棟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
爲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與○古人揀已偏
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
字○老者我去安他他便安於我少者我去懷他他
便懷於我朋友我去信他他便信於我兩說只一意

因舉史記魯世家及漢書地理志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謂先魯盛時少者代老者負荷老者即安之到後來少者亦知代老者之勞但老者自不安於役少者故道路之間只見遜讓故曰斷斷如也註云分辯之意也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紱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

紹開編

上論

重聖

曰子路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問其所爲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至就二子而觀之則又不容無優劣季路之所志者不過朋友而已顏子之志則又廣矣季路之所言者麓顏子之所言者細也又曰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見得那子路又低了不足爲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又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顏子心常在這裏做工夫然終是有些安排在又曰子路做底都向外不知就身上自有這工夫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只是就自家這裏做又曰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

紹開編

上論

重聖

樣着力去做又曰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染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曾點所言却是意思聖人所言盡是實事○程子以施勞之勞作勞事說故有那知同於人一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也然易中如勞而不伐勞謙君子有終吉皆是以勞爲功勞○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聖人順之而已安老懷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跡○問注云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曰這道理只爲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形骸之隔而物我判爲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若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如何不會開展問顏子恐不是強恕曰顏子固不是強恕然學者須是強恕始得且如今人有些小物事定去把了好底却把不好底與人這般意思如何得開闊

已矣乎章

人有過而能自知者已是難得然所貴於知過者謂其能改也若志淺氣輕只說過便休則何取於知過故聖人深歎於能內自訟之尤鮮○人情多欲是已

故難於知過多欲遂已故難於改過中間只有一箇悔字要緊聖人將內自訟三字形容出箇悔之意悔悟深切如此則能改必矣易中多言悔吝悔則能改吝則憚改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吉凶悔吝之幾又只在一箇辨字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介是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早辨所以能見其過知憂之於此則不至於悔矣其或不幸而有過最要緊是一箇悔字且看吝過文過之人心堅如石不可轉動只一悔便轉震動也動其補過之心者悔也故曰存乎悔夫過而不知知而不悔者是以惡終者也無望者也悔則能改之幾矣然悔不深切則亦不濟事故聖人欲人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不惟曰自訟而曰內自訟者見其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也○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邪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曰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自是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聖人發憤忘食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又曰聖人沒半間不界底事

十室之邑章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以十室小邑而必有之言其易得然而不足恃也人不可不聞道以聖人之資猶且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好學如此然猶歉然未敢自以為有得也况常人乎恃其質美而不學無惑乎聞道之鮮矣程子曰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便儼故厲去道遠而此忠信之所以可貴然譬之五穀五穀所以為種之美者以其成也苟為不熟則不如莠和故學之至則常人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

召曰論

上論

頁五十一
三百六十九

紹聞編之四

王樵著

論語上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為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簡是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418

凡事據見定○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程子說自不相害若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世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是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

紹聞編

上論四

一

四

亦恐其於居敬之道有所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真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於敬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平日檢點身心便當極其周密無一毫放過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三可字不同可也簡者可其簡而仲弓誤認可其南面○蔡曰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居自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子桑伯子集註引家語記其不衣冠而處今本家語無之故張存中引說苑爲證蓋家語自漢以來多散亂失真今本又非朱子所見之本矣

紹聞編

上論四

三

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程子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

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朱子曰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或問顏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

常有過而直遏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為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為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韓子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問不貳過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不知當如何看先生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爾○問過是指已前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為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條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掃斷了○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效驗爾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爾○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怒與過

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已上來○問不遷怒
貳過是顏子克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
爲克已工夫也曰夫子說時也只從他克已效驗上
說但克已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
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之所學
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
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
七情出焉既動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
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
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
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
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
於已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
除更不復萌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
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
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曰
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
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
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斷既明矣又持之以敬
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

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厚齋馮氏曰師有父
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
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
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已之聞
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真
好學真字須仔細看○程子在大學時胡安定爲直
講試士以顏子所好何學得程子之論而驚異朱子
取入集註皆其要語也○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
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本是本體真
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朱發便
是靜○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
本靜故於此言動○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
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
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
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朱子曰見得道理透
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
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善欲見得此道理透也又曰
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
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
貳

子華使於齊章

此章程子說得詳盡此見前賢看書平正浹洽玩之有無窮之味○朱子曰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

紹興編 上論四

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齎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

與之終猶與之庚不直拒之也原思之祿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絕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繫於此爾

紹興編 上論四

子謂仲弓曰章

人雖欲勿用山川之神必不舍之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朱子謂不必句絕子罕篇子謂顏淵亦然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此請事斯語之驗

或問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焉者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

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其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仁在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也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

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曰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西山真氏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又曰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心之體此血肉之理性卽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其中者則理也仁爲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焉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皆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其違仁也遠矣○朱子曰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

未達一間者以此○敬齋胡先生曰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西山真氏曰朱文公集註日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詳集註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餘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者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為正○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乎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曰由寡而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者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意也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以日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

矣○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朱子曰其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仁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無一毫私偽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王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常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髮鬚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踈到了○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有一日至者與顏淵三月至者有次第上面真西山看來道理不如此諸子地位比顏子煞有優劣如賜也聞一

紹開編

一論四

十一

紹開編

一論四

十一

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此事爭多少此是十分爭七八分○問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不應如是踈略恐仁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之學者雖曰存省亦未到這境界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此境界否曰今人能存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那至時應事接物都不差或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上蔡此語甚善孔門諸子之所謂至焉者蓋皆到此地位也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動只是順却天理無一毫容心處此所謂天理流又不知至時久近如行也存養力不到便又失之

結聞編 上論四 十四 四百六

何謂子自亦 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問張子之說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王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問若以顏子為內為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裏坐顏子也常在屋裏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任處

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又曰日月至焉者是一日得一番至有一月得一番至○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按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朱子雖屢以屋子為喻然實亦非以屋喻仁蓋若謂心在仁內是心與仁為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內卓然精明為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事物各當物者即仁也顏子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常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頻而踈數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爾夫耳之聽目之明心之仁一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謂當無時不在此以宰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爾○勉齋仁宅之喻未精細玩語錄自見○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

結聞編 上論四 十五 四百

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爾程子曰只是無纖毫私欲勉循循而不能已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子升問過此幾非在我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也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按諸子日月至焉者只是未得到心意勉循循處只是打這一關不過十二篇顏

紹聞編

上論四

十六

四四

之際便不肯以間斷不常者自安勇猛精進自然見味不能自已雖顏子初頭亦只是如此凡事起頭難只是要果確此章聖人稱顏子教諸子亦是教學者張子說歸學者身上今有興起奮發處也只為顏子諸子評而不於已身尋檢何益此張子之意也○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云始學之要云云何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為主也一毫間斷便是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其志而實下其工纔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歇自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也

紹聞編

上論四

十七

四四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章

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與朱子曰冉有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父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雙峰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

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
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
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潛室陳氏
曰冉求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
心過失處多爾又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
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
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此問意尤在求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朱子曰仕於大夫
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
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
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麓某所
以寫放這裏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
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
多○按弟子記此於問三子之後可比事而見

伯牛有疾章
伯牛之癩集注據淮南子病者居北牖下見喪大記
牖字誤當作墉古者室中北墉而南牖時伯牛遷於
南牖下故孔子自南牖執其手不入其室者避其尊

已之禮非惡其疾也
賢哉回也章

周子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
異乎彼者朱子曰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
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
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也○程子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
可欲者不與存焉○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

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
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曰君謂其所樂者何
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
子矣○問程子謂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通書
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為樂朱子曰顏子之樂非是
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
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
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
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

平常恁底理會不要去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西山真氏曰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又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

紹開編

上論四

二

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或問顏樂之說朱子曰程子言之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矣曰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問叔

器着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

紹開編

上論四

二

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窅窅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饑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到底所樂只是道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伊川又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

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而今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如云得與不失得是得了若說不失亦只是得但說不失則僅能不失爾終不似得字是得得穩

紹聞編 上論四 二十二

○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不能改其樂係疏食飲水章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子謂子夏曰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

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朱子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朱子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

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武城魯下邑若費則季氏邑矣得人只言得箇好人不必言為政以人才為先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是舉也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之反名側孟氏族也○時魯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是其勇也及將入門乃國人屬目之際而之反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是其不伐也○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箇矜字故發明無欲上人一意特為警切見得

續開編

上論四

二四

三百四

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史記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昔吳伐我有若與于戎行今齊伐我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與齊戰有功聖門之學文武同方有事則執干戈以衛社稷無非實用此可以見聖門之學矣

誰能出不由戶章

朱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故人皆莫由此道也○問

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愚按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為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為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朱子於或問中

續開編

上論四

二五

三百四

質勝文則野章

云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爾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美德矣彬彬之君子成德者也無待於損益而自然合宜者也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為學者言也損之益之以求合宜者也

人之生也直章

朱子曰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保其生者是其免特幸爾又曰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在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爾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按世之為機械變詐之巧而無所用耻者不直孰甚焉彼方自以為可以欺天罔人微一時之幸而不知逆其本心是已絕其生理不生特幸而免爾是可以立於天地之間哉幸而免三字有深意罔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以幸為可保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此樂之者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

中人以上章

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按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好原於知樂原於好中人以上章
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上不可將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以語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循序而進則亦漸可以語上矣
務民之義章

朱子曰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哉先難後獲即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紉問編 四一四

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誑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幽遠故嚴之而不瀆爾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峰饒

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問集註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朱子曰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恐此仁者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得自謂已無私乎○問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已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為而為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也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為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

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按克己最難故曰先難克己也○先難所包者闔而程子以克己言之陳定宇謂舉其甚者言之吾謂事之所以難者因有私欲爾故通書曰至易而行難朱子言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故先難者無他克己而已然亦有事勢之難人情多畏難則當用上蔡先難之說朱子所答盡之矣

智者樂水章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四

四三三

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這與樊遲問仁智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為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尚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知者動然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為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四

四三三

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王伯厚曰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按集註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此處不但解樂水樂山運動靜字俱解了

齊一變至於魯章

張子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按管仲併壞其

紹周編

論四

三十二

三百八十六

法如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以寓軍令欲速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名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為易故朱子謂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蔡曰齊一變至孔子時之魯此據齊魯之政俗言聖人本心

則皆欲變之以道

觚不觚章

觚為酒器見于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愚按此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疑起秦漢非孔子所謂觚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洪慶善謂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天下之名存而無實者多矣此夫子之所以歎也程范之說為得言外之意

井有人焉章

或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朱子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

紹周編

論四

三十三

三百四十五

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君子博學於文章

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又曰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答范伯崇書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

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鍊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按文與禮注見學而篇故此無注古人爲學只有此兩件文卽詩書六藝之文君子所以貴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履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章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朱子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
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不出乎常人一念之
間學者亦反求諸已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
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仁是通上下而言有
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
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聖亦仁之成
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
○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
了之理○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
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乎字已含下一句意

紹開編

論四

三六

○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欲立謂欲自立於
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
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
說是○程子言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一段朱子
已收入集註按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
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又曰
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
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此二條亦有味足與集
註相發故錄於此○又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
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
按體是心所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堯
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
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在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
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
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
方○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
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
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

紹開編

論四

三六

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
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
已不貫上求之○問呂氏孟子惻隱說曰蓋實傷吾
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
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可能此所謂皆吾
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理言之否朱子曰非但同
理亦同氣也朱子又嘗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
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
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近時王公純甫又嘗曰乍

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即是覺處即是愛處亦即是物我為一處愚謂參得此意則知勉齋所謂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之說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惟如此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心自是任不得朱子謂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命義和曆象授時命九官叙六府三事凡處置這箇同胞吾與底道理一齊擁出來○朱子曰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此賢者之恕也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曰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飢未見得天下之人飢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

紹聞編

卷四

三十八

按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為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也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惟能近取譬斯可謂仁之方也已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蓋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向博施濟眾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為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紹聞編

卷四

三十九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朱子曰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事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略之夫信

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述而不作○按信而不好是徒信之以其名爾非真信也故信之深則未有不好之至吾夫子聰明睿智義理純全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作其述所謂若合符節者也曰信而好亦聖人之謙也○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爾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謙之至也夫子自謂之述而朱子則謂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此自後人見其如此與宰我賢於堯舜同意夫子非心實以折衷自任而外託於傳述也夫子之心只一味深信篤好而已見聖人之道無以復加而已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而已自後人則見其實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刪詩書定禮樂替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修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使得位而行之即堯舜三王之事業也王仲淹之續經程朱大儒議其僭而近時復

有寬假之論殊不知漢晉以下之事迹果有道之可寄而王仲淹之刪修果有心之可傳乎向使王仲淹直以著書自任縱自作六經亦不得謂之僭惟自托於夫子之繼往開來則可罪爾若謂著述不師聖人而誰師則是誤認夫子之述古為著書矣○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可謂之妄而不可謂之僭何者彼效論語周易以立言使其果有得雖謂之有所發明於易於論語可也何僭之有惟其實無所得故識者嗤其妄爾王仲淹所學未得天地之純全未識古人之大體其心未如聖人之心盡是天理之所在而遽欲以述古垂憲之事自任且強躋漢魏以匹唐虞三代是多見其不知量矣朱子論春秋謂春秋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須要顧自家果是天理之所在然後能裁得人使王仲淹之心果做得箇權衡尺度則自我作古何施不可而乃區區比擬僅如小兒之豎瓦屋哉○程子曰堯舜知今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愚按此夫子之力也○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轉合處○朱子謂文中子不會有說見道體處○朱子曰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會

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王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集註不用此說

默而識之章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又曰默識是都醒然在此非是聽人說後記得也○上蔡云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又云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南軒云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朱子曰默識只是不假論辯而曉此

事理如侯子辯總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

德之不修章

朱子曰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修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礪勿令間斷始得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

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按徙義不必因過而徙但聞義即當徙而從之義者事之宜也多有人自安已見不能舍已從人則何貴於聞義

子之燕居章

問申申天天之義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

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甚矣吾衰章

朱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與其徵兆自是恁地○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爾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日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

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朱子謂這意思也發得好○按集註引程子語存道者心行道者身俱當句絕

志於道章

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朱子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者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

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
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
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
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
藝可游以踈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
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
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
爲之序先後踈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
動作無復毫髮之罅漏矣○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
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

紹聞編

論四

四十六

實事○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
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
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
可須更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愚按此章只是一箇
做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
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爾六藝小學之初事游藝成
德之餘功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朱子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

處○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
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舉一
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
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
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
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
憤悱便是誠不到○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
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特雨之化譬

紹聞編

論四

四十七

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
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
意豈可禦也○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啟發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按朱子亦不是作兩節對說舉一隅亦是承上文
又進一步說啟憤悱如答子夏問素以爲絢答樊
遲問仁知樊遲未達而再告之之類但子夏能以三
隅反而樊遲不能也○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
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泄其憤悱如此○朱
子曰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指謝子

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惟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朱子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爾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

紹開編

上論四

四十八

底意思○問上蔡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愚按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若宋人賀赦之後弔温公喪自可以少遲伊川所執是也賀赦不比於歌弔喪非所謂遇當哭而哀不能已也

子謂顏淵曰章

子謂顏淵曰五字為一句

問用舍行藏朱子曰此有數節極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作這事及

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他若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須說命如一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紹開編

上論四

四十九

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是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嘗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程子言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論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愚按用舍行藏玩集注及語錄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

見成將出獨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看這兩箇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此尹和靖語朱子謂其言殊有味見聖人以道卷舒豚然無所係累之意其後孟子得此意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精神亦在這四箇則字上他人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惟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顏子幾於無我故亦能之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亦見得無必無固之意○朱子謂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去了或謂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謝氏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為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纔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衛而死孔惺之難是其效也三

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又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為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執事教以平時言此為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懼無忽心無惰氣臨事而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為可成之道則謀為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吾不與也之與是承子行三軍則誰與而言則誰與是承唯我與爾有是夫之與字而言故朱子謂此與字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出處必同唯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偕行也舍之則藏偕藏也看來夫子若得堯舜之位則顏子便居臯夔稷契之任若子路則只做得其下百執事只當得治賦之任觀其自言可見此處不覺道出自家分量也此章聖人之言亦天地氣象子路則洪鈞庶品自有分量○求之足民由之治賦赤之禮樂賜可從

政雍可南面看來九官岳牧當時都已生得了天生孔子便有這許多人氣機到此亦是打一箇大回轉之漸只是不果爾

富而可求也章

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圈内注盡之矣○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爾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朱子曰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又曰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

紹開編

上論四

五十三

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爾

子之所慎齋戰疾

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章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而孔子適齊此章與景公問政是一時語

朱子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

肉味也○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三月不知肉味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他書載孔子至齊從者行曰韶樂方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客有此理

紹開編

上論四

五十三

夫子為衛君乎章

也

此與答子路正名同時皆在孔子自楚反衛之後未年事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

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托而無歉然後於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

紹聞編

上論四

五十四

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天子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朱子曰此

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西山真氏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矣古之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爲匹夫自有良貴者存夫子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顏子所以陋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

紹聞編

上論四

五十五

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方便視之如敝屣委而去之不以爲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越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復可以爲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也○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

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
 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
 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
 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
 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
 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程子兼諫伐言所以廣其
 不悔之實其遜國而逃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
 兄弟之仁其諫伐而餓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
 之義○朱子答王近思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
 舍之而欲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
 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
 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讐亦只
 如此消融了也

飯疏食飲水章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
 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
 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
 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爾且曰
 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
 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

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
 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
 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爾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
 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
 得則不易吾飯疏食飲水之樂爾

加我數年章

吉凶消長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
 不過即天道以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
 上下朱子謂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
 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
 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
 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君子知此
 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如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
 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
 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
 豈有過差乎○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
 過至此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
 理真實無窮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
 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

續開編 上論四 五十六

續開編 上論四 五十七

中須利於真正非正則過矣○按集注謂聖人欲人知易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者易於人事非不要切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何可以不學也但非理明義精閱歷之久有不可以易學爾

子所雅言章

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按朱子謂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饒氏謂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則講之有時不常及之也○詩書亦不徒誦說而禮獨言執蓋禮如今之儀注如冠昏喪祭以至起居言動皆有儀則故以執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朱子曰聖人全體極至沒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肋因說胡季隨○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

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人便休却○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問忘食忘憂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思及其得之深乃曰不

圖為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思想其逐事上
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其言不知老之將
至蓋謙已以勉人爾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
而言况所謂憤耶曰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
他立言意思如何○愚按看他立言意思者集注所
謂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者也

我非生而知之章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
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
無事實而但為設詞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

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
不足以盡之○愚按聖人自有聖人之學雖堯舜亦

兢兢業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他也見得人心
危而不可不操持道心微而不可不密察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是他也去精也去一不是專為以下人言
也聖人雖全是道心主宰無待於精之一之而後中
可執然聖人之心則豈肯自謂如此而不兢兢業業
惟其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為聖人然其學豈若常
人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
直是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

能已自不遑暇處好之篤求之敏斯得之故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無兩樣
說話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
都已見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
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
亦豈不可至此章夫子蓋因門人謂其生而知之不
可及故以是告之玩味詞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
矣○圈內註謂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
待學而知也則下文敏以求之正是學而知之事學
而知者正以義理未能自然昭著必有待於學而後

知此義理爾則其所學豈專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之
類乎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常有自見不足處
而學之不厭者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舜之所以盡
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尹氏之論
蓋恐人以聖人實無待於好古敏求而姑為此設詞
故指言聖人學處如此之類非學亦無以驗其實若
常人則其所學必先自人倫日用身心根本處百倍
其功非但如此而已此尹氏之意也朱子圈內注不
明說破而姑引尹氏之說於後蓋欲人思而自得之

明說破而姑引尹氏之說於後蓋欲人思而自得之

其實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有如吾前之所云者朱子以此等處難言故引而不發爾王陽明遂辨尹說為非則又妄矣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而不可以不求者也但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或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則有多少病痛其當理會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矣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陽明誤讀爾

三人行章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朱子讀此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韙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疑遺伐樹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嚙笑聲歎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范陽張氏曰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高深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按體道無隱體謂無形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非身體方行之體也聖人與道為一不待言體之

紹聞編 上論四

李三

子以四教章

朱子曰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為子為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自學文以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為子為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爾○愚

按弟子之事文在行後四教之目文在行先蓋同一詩書六藝也同一學者將以行之也而成人小子所造則有淺深餘力學文乃弟子之常職親師受業之近事今小學書所載是也文行忠信則由此而深造之爾文即前所學之文所謂博我以文格物致知也行與忠信亦不外前所行之事所謂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特所造益深爾弟子以本末言則文在後四教以知行言則文在先矣禮者合內外之道文之見於躬行以禮為之準則約禮者所以力行而存誠之方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兩事兩事又只一事蓋文

行不離於忠信也○忠信非兩事如何得為四教如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則忠信雖非兩事而自有分屬之時何得不為四教或又疑信以事言則已在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爾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

立而待也烏能久矣○問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
朱子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爾二者兼內外學
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
爾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
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

子鈞而不綱章

南軒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
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
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

紹聞編

上論四

六十六

三十七

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
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
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
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
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
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
亡則一而已矣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作事朱子曰只是作
事○南軒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

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

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

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

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

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朱子曰知之次也知以心言

得於聞見者次之○愚按南軒之言慈實有味深得

夫子之旨朱子謂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非謂

別有一種之知出於聞見之外也知者豁然貫通聞

見擇識乃學以求知之事知由此而至張子所謂內

外之合是也張子又謂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

性所知者爲世人溺於聞見者發爾○知之至者默

而識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多聞擇善而從是因人提醒感觸方能記得審

思明辨方能存得故爲知之次○云知之次則雖未

實知其理而亦可免於妄作矣

仁遠乎哉章

朱子曰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

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

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

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

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遠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思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然為之則無難○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爾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來也○按反而求之為仁由已也○即此而在猶云知其放而求之即不放矣蓋仁者心之德一覺悟則隨念而存所以見其不遠爾非言易以驕人之志也○操則存其得也固易舍則亡其失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庶乎不復失而仁始可言爾○仁至至字只是在字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

紹聞編 上論四 卷之三十一

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其非矣

紹聞編 上論四 卷之三十一

子與人歌而善章

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揜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又曰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

文莫吾猶人也章

此章見學貴躬行而文其餘事也人於此道知足以及之而言足以達其意則於道有所發明文亦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者其實也未有無其實而徒有是文者故

聖人之言如此朱子謂於文言可以及人見其不難

繼之意言不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指意亦曲折矣○實勝則豈患文不逮人哉實苟不至則雖文之過人亦何益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可謂躬行之君子矣或作躬行君子之道殆非語意未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之初心自見得事之未副者尚多也得字重看聖人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亦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

若聖與仁章

仁字專言則非聖人之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以對聖而言則聖者仁之熟大而化之者也如夫子之安仁是也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如顏子是也又如殷之三仁及夷齊夫子皆以仁許之此仁聖之別也當時必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又言抑惟爲是而不厭以是誨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蓋此理原自帝之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
 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學者學此而已聖
 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只是理會
 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任不得何有
 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
 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
 做不去處直是痛痒關切他身誨你引掖你何有於
 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
 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卽此便是仁聖之事正
 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爲之可能也爲之而不厭不可
 能也誨人可能也誨人而不倦不可能也人之於學
 所以易厭者正緣知心不透誠心不到遇難處便自
 謾苟安遇得處便不覺自滿疊疊不已所以獨稱於
 文王且文王天德自然何待於疊疊只是人見其做
 了又做衆人住處他却不住有似勉勉樣爾人亦有
 勉時只是人之勉不如文王之勉故曰疊疊文王人
 有厭而文王不厭也教人人有許多不齊假如十室
 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使皆能信從固必無吝教若遇
 一二人蒙不可開頑不可令便也易得倦了且不說

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
 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
 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
 無難者○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
 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
 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
 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
 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
 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
 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違事而記其聲容必起
 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
 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
 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
 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
 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
 而感乎其他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於治天下何難哉

祭如在章

朱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
 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於鬼神也孔

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爲而程子以禱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辭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後有禱哉○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

紹聞編

上論四

七十一

我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其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所謂合吉凶者蓋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己之吉凶爲言哉

子温而厲章

南軒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温然温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周旋中禮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魯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上下

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覩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

紹聞編

上論四

七十一

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

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德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太伯為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太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

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明道先生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南軒曰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亦冒先王之大禁與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為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是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愚按三以天下讓如二程先生及南軒之

言則是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下必被其澤故爲天下之故而固讓也如木子或問之言則是泰伯逃去不返人知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以天下讓所讓大矣而又泯其迹所以爲至德也如集注之言則是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使其立爲諸侯亦自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舍之而逃去者欲全君臣之義也故謂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語錄謂太王見商道寢微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

經傳編

卷四

卷四

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又謂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注要旨不可不熟玩集注係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注後儒復有紛紛論辯者俱所不取○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

從太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潛室陳氏曰周之得天下來歷自泰伯之讓始故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聖人推見至隱以其本心與文王同故俱稱爲至德又曰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皆類夷齊而泯其迹所以爲至德○按泰伯之爲人不可考據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德疑未及文王而根本節目之大是則同矣故集注卽用其語且不曰足以伐商而有天下而曰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又集注之微意也○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而寵綏四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之聖賢道德在已則必以天下自任如此太王之有翦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滋至必將昇之有爲者也太王必有以知天命於幾微之際矣故曰

經傳編

卷四

卷四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又曰秉德迪知天威天命之所在非聖賢誠與天合明與天通不能有以見其幾微也當太王之時天命已在周太王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知周之興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於是父子兄弟之間各行其心之所安太王王季所任者古今之通義泰伯仲雍所守者天地之常經各成其志而不相害也太王成泰伯之志則不強其留王季成父兄之志則不必堅守叔齊之義而固於讓此泰伯仲雍所以得安然而去上以承父之志下以遂已之志而不以離親遠遜為嫌者也一家賢聖平素志同道合合心必默相喻故事必交相成豈若他人之有違言而去乃必於斷髮文身從夷狄之俗以自絕始足以安王季之心而定其位哉其必不然矣古事久遠史家所記未必皆真正在所不必辯也亦所不足疑也或又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真若太王睥睨商鼎欲取而代之爾而不知聖

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則一夫不獲實為已辜夫亦自下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者有不容辭爾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太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覲訟獄者將盡歸焉不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矣使泰伯立為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皆泰伯身為之矣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為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泯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焉非其盛德其孰有此此夫子所以替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則惟有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棄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曾泰伯自為之而實泰伯一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為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為淵永矣○五百年而聖人生消息計非小商家尚全盛之時而代之人已出太王泰伯皆知夫者也王季順天受位而不辭此其間微乎微矣惟可與智者道也○史記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荆蠻者楚滅越其

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避諱改楚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荆蠻○史記言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吳越春秋則言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民君事之自號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按史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至季簡之孫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號之虞君吳與封虞皆仲雍之後泰伯無後也○仁山金氏曰泰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泰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爾○又曰泰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舊而爲之他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讓也○按仁山考太王欲改卜之故尤有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

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少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恇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千變萬化剗眼中便走失了剗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曾子曰戰戰兢兢云云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程子曰曾子傳

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勵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或問曾子之言其為修身之驗奈何朱子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謂君子於是特養既久而熟辟而益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為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

者不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哉○李先生云曾子臨死空洞中只餘此念○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學而已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不然則身且不能治雖庸心於器數之末亦何益○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閒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

論四

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近信便是正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

不是○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卽存養地頭暴慢
信鄙倍卽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卽所貴乎道之工
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愚按如
集註初本之說則工夫都在日前三斯字乃成德自
然而然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古人
未嘗懸空說存養卽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爲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恁事
則恁地爾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工夫在目
今下效驗在熟後見一言以蔽之曰敬用○動正出
三字不是工夫字面程子亦用舊說故在圈外其正

紹聞編

論四

卷五

身而不外求一語最得曾子本意○正顏色獨曰近
信者人之真情每於色見之然而人之正其顏色亦
多以色爲之如曰色喜曰有吝色曰有難色曰色不
平曰色有寃曰色不在曰色欲得之皆真情之形也正
顏色如所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然而不由中出則是色莊而已○正容以示之使人
之意也消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蓋君子所存者正
所履者正而其見於顏色者自無往而不正也是曰
近信○記曰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

色也然所謂哀與不可犯之實必有所在非徒曰有
是色而已也此近信之說也○胡氏曰曾子之疾見
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攷其事之先後竊
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簣之事最在其後乃垂
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存而聲爲律身爲
度心卽理理卽心其視生死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
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
則可以不惑於彼也○朱子曰胡氏所攷曾子之事
善

以能問於不能章

紹聞編

論四

卷五

惟知義理之無窮故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此貼
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不見物我之有間故不必得爲
在已失爲在人此貼犯而不校一句○謝氏四語明
切朱子二語圓括尤說得顏子出孟子謂顏子善言
德行吾於朱子亦云○朱子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
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
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
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爾謝說意蓋
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
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

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非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唐太宗嘗問此章之說於給事中孔穎達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致堂胡氏曰穎達所對亦足以箴太宗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按胡氏此論甚有發益義理無窮聖人之心純乎義理惟善是從初無在己在人之別顏子則樂善不倦故不知有餘在己不足

在人惟急於聞善雖不能與寡肯吾告者皆吾益也此其問即大舜好問之心也特未若舜之大爾○問以能問於云云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問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朱子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從事於斯是着力否若是着力却是知自己已多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不幾於詐乎若說不着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其餘何嘗以己為能為多為有為實曾子却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故替歎其所為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以上石子其按此謂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是着力作此四事爾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為有餘也朱子○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

全是無我顏子却便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

可以托六尺之孤章

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

紹聞編

止論四

九

言而節爲之本○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爾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君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雙峰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

明重在於節也○朱子有一段論東漢名節及霍光謝安二人臨大節未可保處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朱子曰心體是多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弘固是寬容之義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理爾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得衆理方是弘也○弘有耐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好事便以

紹聞編

止論四

九

爲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士不可不弘毅這會于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士不可以不弘毅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着脊梁骨方擔荷得去○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弘毅是爲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

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了○愚按曾子傳聖人之道實以弘毅故能卓然有立主張得聖道任而此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者為其擔子重而其道路遠也下因開說所謂重且遠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肩有箇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纔喚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擔子元未曾上肩只是嘗試兩頭尚未會離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辦得遠程仁以為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身體而力行之只是克去己私皆歸於禮無一毫私欲全是天理之流行方得仁者人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為人在肩此豈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者所能辦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

紹聞編 上論四 九十一

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歇脚法直到死方任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此身在一日則此擔子無舍置別頓放處故曰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一息尚存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也便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已高到臨了一簣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為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聖人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毅兵法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私欲便是敵人有無限好事被私欲來便二二三了須殺得他纔是果致得果纔是毅○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弘毅

紹聞編 上論四 九十二

興於詩章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者之先後不同何也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

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咏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缺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民可使由之章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

紹聞編

上論四

九十三

紹聞編

上論四

九十四

好勇疾貧亂也

有未易得聞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民但可使由之爾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

何施耶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其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問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曰此義亦善○驕

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吝非只是吝於財見吝於事吝於為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要吝者只緣我散於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誇於人所以吝其嘗見兩人只是無要緊閒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偶得在故相靠得在○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是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愚按朱子說驕吝相為表裏其門人又謂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已皆吝也竊謂吝改之吝與驕之所恃之吝似微不同然其病根則一蓋吝於改過必吝於為善有一知一能便固吝而欲挾之以驕人只是一套事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不吝於改過也故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不吝於為善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氣象又大於子路不驕不吝不足以言之

三年學章

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三年學而志不及於穀則為己之心篤矣宜不易得也

篤信好學章

朱子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愚按此章夫子言士當如是也人第一要信道篤聖門如宰我冉求皆尚未

能也如宰我問井有人焉其從之也集注謂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及觀其晝寢而夫子責以何誅問短喪而夫子謂其不仁則其不篤信而不能好學亦可見矣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說者謂使求悅夫子之道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以是而觀冉求之不信不好亦可見矣人貴篤信而篤信者又不可以不好學如子夏素名篤信聖人者然觀其所成就終不離文學言語之間而晚年以哭子喪明見責於曾子而自譏於離羣索居之久有過而不自知則其好學進道

絕聞編

上論四

卷七

之實何如哉又如子路最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移真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悝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好學工夫其可少哉看來好學最難聖人只以許顏子然顏子氣象深純去聖人只隔一間篤信守死俱何足以言顏子唯是曾子最剛大弘毅直是守得定直是義理見得透許大學力纔能擔荷得聖人之道起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臨終啟手足一簣之不安而必易之可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近於聖人之事而守不足

以言之然即曾子平生學力實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標準也集注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必如許行陳相然後為非其正如子路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之為非義亦是所信或非其正也須兼看纔備亦有一般人平日信道到臨利害禍福死生之際都變了平日守得到這裏守不住便是不曾篤信須是守死不易纔能不失其所信所學之正而可以善其道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辨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朱子謂今世人多

絕聞編

上論四

卷八

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其謂二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由朱子此言觀之東漢人雖未知其所信之道果聖人之道所好之學果聖人之學而自其所守之堅言之則真可謂有得於聖人之所謂守死者矣以此等人得聖人為之依歸以其篤信守死之力量而加之以好顏曾之學豈不善道哉亦可惜也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

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為用處少一件不得然非聖人思量了後如此說只是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朱子謂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朱子言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子夏恐於自見得處尚未徹○善道道字從篤信來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為虛生在死之人矣○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即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危邦不入觀一入字則知是未仕而在外者若仕者則君子見危授命豈有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爾危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度其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

紹興編 上論四 九十九

之若不見幾早去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遯之初六遯尾厲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徒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亦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為哉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處常處變無乎不可守常固必能行其道遇變則守吾所欲善之道死生以之而所信所學今皆有所着落矣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見以身言然身出則道行身藏則道歛其實合箇道字在內出處盡道這等人煞是難須天民以上纔足以語此夫子稱君子哉蘧伯玉伯玉似未是天民然其出處一節亦合於聖人矣○夫所信所好而學之專守之力者煞有事在乃吾人日用事物當然之實理而千古聖賢所謂不可不聞之道也道苟在我則可行能行當守能守有可行之道而邦有道必富且貴焉以行之也有能守之節而邦無道寧貧且賤焉以守之也若邦有道而貧賤則是無可行之道邦無道而富貴則是無能守之節如此則碌碌庸人爾惡足以為士哉豈非可耻

紹興編 上論四 乙百一 四百五

之甚也此兩句是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蓋天下有道當見而乃貧賤是必德卑材薄而無可見天下無道當隱而乃富貴是必貪位慕祿而不能隱上恥是恥其無可見下恥是恥其不能隱○有道之朝必用有道之士而乃貧賤則其無可行之道可知故可恥不然則武王之伯夷光武之子陵邦有道而高尚不事其貧且賤焉乃所以爲賢而又何恥哉○邦無道穀之可恥原憲知之邦有道穀之可恥原憲未必知也故夫子告之欲使充其狷介而進於有爲也邦無道富貴之可恥夫人知之邦有道貧賤之可恥夫人或安之而不察故夫子並舉而言之欲人知道得於身之爲貴務篤信好學以求之也

不在其位章

朱子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爾范氏爲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

所請託而同郡劉勝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李陵清高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爲是代是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師摯之始章

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前首者恐有聲而無辭○又曰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辭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關雎之亂舉終以包始言樂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嘗語魯太師樂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太師必摯也摯能從夫子之教故作樂之美如此未幾而摯適齊此章云師

摯之始蓋夫子於其適齊之後而追歎之之語也論
語言魯樂者四章此章其最後與

狂而不直章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傲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
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性慳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
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 潛室陳氏曰狂者
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
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
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已反以
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
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性慳者無能為底人
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
許多詭詐有是病而無是德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
之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
亦教誨之也

學如不及章

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
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
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
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次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

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即是真謂今日不學有來
日之意○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
之陰也

巍巍乎章

朱子曰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
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
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
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
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爾巍巍是
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所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
富有天下一似不會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
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
那天下來移着

大哉堯之為君章

朱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
獨堯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堯與天為一處民
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按惟堯則
之則字如易與天地準之準字言與天地平等也非
法則之則○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

之功日月星辰之文爾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朱子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朱子曰孔子

紹聞編

上論四

乙五五 三百五十五

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

禹吾無間然矣章

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濟猷滄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矣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為此也○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

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稟祐紹則終身不仕可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爾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吾自衛反魯章

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小大也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爾故正樂只言雅頌○朱子曰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

紹聞編

上論四

乙五五 三百五十五

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
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
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
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
欲使我有執以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曰達
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
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
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
在

麻冕禮也章

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
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章

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
主聖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必在事先固
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
○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
執滯到我但知有我而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
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得化
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必
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
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
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
子畏於匡章

朱子曰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
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問文即是道否曰
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者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
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

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問呂氏云文
者前聖人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
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
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此與
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
天在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
自見得了

太宰問於子貢章

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聖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乃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又曰聖人自是多

紹聞編 乙百九 四百兩

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

○按集注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殺率之率與律同琴牢字子開吳氏牢上誤加子字集注未及改吾有知乎哉章

朱子曰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愚按張子之言未必聖人

紹聞編 乙百九 四百兩

本意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豈人之所易窺測惟其見於答問之間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所當然必為之傾盡猶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爾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聖人言我不是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爾本只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之說是張子所見見得聖人是如此今未可便以張子之意為聖人之意也空空屬鄙夫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

無事上不有兩端舉此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這事上便有遺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為人謀不忠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其領略之如何則在人非謂瀆之以其所未至也○程子謂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或云聖人如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亦未嘗引而自高也吾謂程子亦大略以其教人處言之爾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十一

三五

如論語中於聖人分上事未嘗說及說處都是下學中間夫子有時說已分上事亦都是謙已誨人此所謂降而自卑也蓋不如是以引接之則人將憚而不親聖人未發之蘊却都是子思孟子諸人道出蓋其時異端起不得不尊師道以道自任關異端承先聖此所謂引而自高也蓋不如是則人將玩而不信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遠程子徹上徹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見齊衰者章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嘆章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十一

三六

或問瞻前忽後章朱子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顏子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

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也曰然
○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用力曰顏子初見
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
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
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
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
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
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
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皆

紹聞編

上論四

七百三十四

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
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
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所
謂次序者非特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
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
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
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
者只是爭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底又住
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學者說顏子喟
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

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
夫子循循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
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是開天聰明是其次第○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
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
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
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曰此說
得之○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
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

紹聞編

上論四

七百三十四

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
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
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
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
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
往俛焉孜孜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亦非可以
必詰而預期也○問諸家多以前為過後為不及恐
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不可認定處曰此說甚善前
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此意思○高堅前後

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爾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是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已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蔡曰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

子疾病章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

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惰也

有美玉於斯章

南軒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爾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爾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達巷黨人章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

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二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爾○今按夫子正樂止言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風則風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夫子不必一一論而定之如雅頌也自史記有古詩本三千篇孔子去其重存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之語故後人謂孔子刪詩其實未嘗刪也雅頌有殘缺失次者正之而已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燕饗會朝受釐陳戒或歡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如成湯文武成康之盛矣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王順渠謂夫子論治則放鄭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此言固是而未盡詩樂雖非兩事然當知詩自是詩聲自是聲今詩傳而聲不傳矣孔子

紹聞編

論四

三百七十一

曰鄭聲淫謂其聲淫爾非謂其詩皆淫奔之辭也周子通書中論樂三章最盡其所謂妖淫愁怨道欲增悲凡今之曲調未有不然者也蓋鄭聲徧天下矣疑春秋時所謂鄭衛之聲者亦不專行於其地當時諸國皆有鄭聲但是其音調而不必是其辭則皆其聲也夫子以其時之所尚而盛行蕩人心壞風教莫甚於是也故亟欲放之放鄭聲者夫子之本志歸魯正樂則考定雅樂以爲之兆爾

出則事公卿章

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按出則事公卿以春秋列國言之公則其君也卿則其執政之大夫也有事之道出則公卿入則父兄所事必思盡其道聖人猶以自歎也人當何如哉○觀衛武公猶以飲酒有過而作戒孟子以送死爲大事會

紹聞編

論四

三百七十一

子以慎終為難則不為酒困豈可忽而喪事之勉又豈可易視之哉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朱子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

紹聞編

上論四

卷九

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

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可更詳之○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爾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問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道之本然

紹聞編

上論四

卷九

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以見無體之體○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此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會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

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
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
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人心便小
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與天地不
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潛室陳氏曰自漢以來號
為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經書子史喚作道其敝
正是鑽破故紙不曾聞道所以道體流行天地間雖
匠匠都是自家元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
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
見天理流行也○集注舍上聲乃舊音也讀如赦者

紹聞編

卷四

四七九

定說也詳見楚辭辯證○蔡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然有動靜之分故靜而全神動而利用其幾則在
謹獨靜要渾淪動要條暢○愚按衆人具動靜之理
而常失之於動故其要只在謹獨聖人全動靜之德
而常本于靜故純亦不已焉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章

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
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
所好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
痛藥之不使稂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

萬物之表矣此精義中語

譬如為山章

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
而後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所謂自強
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此夫子之
新意也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故君子貴自強
不息始而自強不息則方履一簣孰能禦其進終而
自強不息則未成一簣尤易為力孰能使之止哉

語之而不惰章

心解力行人謂重在力行上不知心解正其箇機關
揆動處惟其心解所以力行也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發榮滋長集注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
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
○有力行而未心解者矣心解而力行則行之沛然
何有於情○此欲龍不能既竭吾材時也

子謂顏淵章

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集注云進止二字說見上
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止也當時多
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為說者故集注破之○勉齋曰

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先情止與不止之間爾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情矣

苗而不秀者章

苗而秀秀而實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學之不至於成誰之咎哉

後生可畏章

南軒曰有至于四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饒氏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法語之言章

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素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

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

三軍可奪帥章

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豈志不可奪之謂哉○共姜一婦人爾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以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豈可奪乎○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

衣敝緼袍章

緼泉著也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泉著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問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怯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這處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擔當了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其善○道怕擔了何足○問人惟中

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汗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朱子曰然○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耻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

紹聞編

論四

乙酉五月二十九日

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滅承何用不滅之語而反之○今按雄雉詩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滅傳曰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不伎害不貪求如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以處貧富而言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伎害則貪求何所用而能善哉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昔為行人奉使西蜀金壇司訓楚君與舉此二言以為贈吾深有味乎其言也

今二十年矣讀至此章因記之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南軒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栢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爾○輔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被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

紹聞編

論四

乙酉五月二十九日

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強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朱子謂謝氏欲學者必周于德一句最能發揮此章之意

知者不惑章

朱子曰智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又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或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或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

細問編

上論四

卷五

三十一

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似少勝私意○又曰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愚按朱子此處說仁者不憂視集注理足以勝私之意似稍開恐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從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朱子曰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又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蓋雖曰

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問勇何以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又曰勇者不懼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蔡曰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之人

細問編

上論四

卷五

三十一

可與共學章

朱子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與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中是物得其平處○又曰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

切不差○義字包得經與權○權變權術之論按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朱子曰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又曰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

紹聞編 卷四 論語 卷九 三十一

其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

原缺

不知權何能合道經如秤星權是秤錘吾謂如子莫執中而無權則常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主變事為通其變如所謂異以行權無可疑者

唐棣之華章

詩人之言思其在外君子之思思其在已思其在已者不思則不得固不可以為易而自驕思則不遠亦不可以為難而自阻○朱子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

紹聞編

上論四

音五

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反若讀為翻則遠字亦協於圓反或曰韻書移下注云其華反向後合則反當如字讀亦與遠協○按移木大數十圍無風葉動華反復合乃小雅之常棣非唐棣也

鄉黨第十

朱子曰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又曰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又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

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闢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紹聞編

上論四

音五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朱子曰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

朱子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又曰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

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又曰漢書諸尚書爭

一件事其中有云誾誾侃侃得禮之容絨嘿邪心非

朝廷福○君在蹶踏如也與與如也南軒曰此君在

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蹶踏雖是恭敬不

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中適得其

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第三節 為君擯相

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

賓主方相見○蔡氏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

曰擯○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

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

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曰色勃足屢被命之

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

如皆禮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

德之至也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勉齋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闈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拊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闈之間為君位○問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否曰門之中有闈扉之兩旁有棖棖闈之間即中古人常闈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南軒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闈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爾○饒氏曰中間有闈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闈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闈西為右入以闈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闈之中但挨闈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敢當中故立不中門○問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為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按展在戶牖之間如今正殿受朝之位也宁乃門屏之間如今門上受朝處也奉天門午門即古之治朝外朝○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朱子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誓而已芻則措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誓而執芻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出降一等等階之級也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故升堂攝齊必使去地尺出降一等等初下堂時也沒階下盡階也復其位廷中之位也卿以下設位于廷中○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齊衣下縫也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

第五節 聘為君

朱子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

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間庭實曰皮幣
輿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
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上如揖下如授既曰
平衡而又有上下者言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
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
不得○踏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
仆○聘與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
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問私覲見於聘禮孔
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
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
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
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晁氏謂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
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焉厚
齋謂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
之親記焉得而疑之○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
適衛晁氏云十三年適齊蓋誤適齊在昭公末年

第六節 衣服

朱子曰緝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緝深青揚赤色揚
浮也○問緞以飾練服緞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四

四八七

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
絳是淺紅色緝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饒氏曰
集注本古注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練緣古註誤以練
為緞疑當闕○陳氏曰練取絹切練是淺絳色緞則
赤多黑少之色古注以練當練殊不相似至於緝近
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
色不正故不用為飾與○王伯厚曰孔氏注一入曰
緞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緞七入為緇緞
在纁緇之間孔氏誤以緞為纁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朱子曰君子不以緝緞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
以紅紫為朝服○南軒曰緝齊服緞練服不以飾別
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
居正也○陳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
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
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跋魏而其色亦失
其正矣故集注有微意焉○朱子曰舊纁絳朱此紅
之染數一入為緝再入為纁三入為緞四入為朱○
覺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
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褻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
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

紹聞編

上論四

卷四

四八七

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蔽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裼也充美也○按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腰有襞積而旁無殺縫襞積是摺處非帷裳如深衣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篇語齊倍要用玉藻篇語二句互相足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勉齋曰古人衣服不苟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

第七節 謹齋之事

朱子曰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

日即浴衣也見玉藻註○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不茹葷是不食五辛○勉齋曰或曰齋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齋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從之

第八節 飲食之節

朱子曰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

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又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

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謂但浹洽而已可也此學者所當法

第十節 居鄉

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其他常事固所不書也篇首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此亦居鄉之事也○儻為孔子儻也○問鄉人儻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

紹聞編

上論四

之首

三

四

五

實精氣強壯自無疑忌怯憚而有可勝之理否朱子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第十一節 與人交之誠意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如親見所問之人也

第十二節 事君之禮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禮君子寢垣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示敬也拖引也吐臥切亦作拖漢龔勝傳加朝服拖紳又牽車字作拖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朱子曰寢不尸范以為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為證○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平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狎與

紹聞編

上論四

之首

三

四

五

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而在私居燕閒之時○鄉黨一篇恐出一人所篡其人亦高矣非善觀聖人善言德行者安能及此乎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子罕篇已記之矣此篇所記意不異而文小不同故疑其出于兩手也

第十五節 升車之容

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朱子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

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按
視直視也顧回視也回視不得過為揜人私也此
三句曲禮文

第十七節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
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
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
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
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今覽德
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
王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王三顧而後從之
皆有得乎此者

紹聞編之五

王樵著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當與公冶長諸章合看可以見
聖門諸子之造詣也

先進於禮樂章

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朱
子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
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
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按
禮奢喪易皆文之過而然也文至此乃文之敝已不
足為文矣○禮樂未嘗一日不用於天下但人情每
自質而趨文其究將至以文而滅質周初已視夏商
為文然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文質正得其中末世過
於文而不知其過乃反以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
故夫子述其言而斷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欲
損過以就中也或言夫子悼周末文敝而欲救之以
質非是○周禮自是當時所用但時俗從後進夫子

則從先進爾如冠婚喪祭今人但知從俗而無能以禮爲之折衷者則又不止文勝之敵而已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朱子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爾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

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二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史記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家語一字季路○按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爾要着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是不以德行為本

回也非助我章

朱子曰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

夏乃枝葉之助○愚按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通顏子於聖人所爭處只爭毫釐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相轉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蔡虛齋曰聖人本意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所不說故爲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孝哉閔子騫章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二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

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按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無間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非孝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

南容三復白圭章

此當合公冶長章看三復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本文只是謹言

范氏謂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此意於學者又有發○公冶長篇夫子稱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集注謂以其謹於言行即本之此章至此章又引前篇之語以足其意

顏路請子之車章

南軒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惇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惇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

解題

下論五

四 三百六十五問

矣○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惇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爾○脫駮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駮可脫時又如何○愚按脫駮事不可信聖人哀樂中節今日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駮尤非聖人氣象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此蘇氏說胡氏云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予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昔日待伯魚如此今日待顏

淵亦如此送死大事也觀伯魚死有棺無槨言不徒行以為之惇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為惇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強副其意為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

門人厚葬章

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南軒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惇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止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

解題

下論五

五 三百六十五問

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昔日待伯魚如此今日待顏

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
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蔡虛齋曰
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
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
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
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
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

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問未知生焉知
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
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
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
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
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
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
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
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按釋
氏之旨其說在後○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

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
奉事○按饒氏說甚善○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
吾順事歿吾寧也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
而已○佛棄人倫不能事人也何有於鬼以生爲幻
不知所以生也何有於死而彼乃有生死輪迴之說
民義不務人鬼始亂故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
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
見可謂知人乎朱子曰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
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要見得父母未生
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
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又曰此
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
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
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鬼
鬼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
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又曰聖人
不說死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
會道理教是愚按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理會道理教
是乃夫子所謂能事人與知所以生也則知人鬼死
生只是一理而生順死安豈若釋氏之所見哉

閔子侍側章

朱子曰閔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南軒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按陳說甚善

魯人爲長府章

改作勞民傷財古人所重況長府止爲藏貨財之所有舊貫尚可仍不害於藏則已矣何必改作哉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而發於閔子者氣象雍容且以其素無輕發而發之於理之所當也人自無不感動蓋凡有德之言類如此改作之事經傳不載必因閔子而止也夫子稱之門人記之其有謂歟

由之瑟章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游於聖人之門者皆涵暢乎中和變化乎情性子路爲人較是剛勇勝而發於聲者如其志以此一事言之則其不足於中和誠非所宜有於夫子之門矣以子路平日學問造詣之實而言之則其所守之正大所見之高明實已登夫子之堂而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所未至者特精微之奧有未窺爾然則瑟之不和特一事之失未可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質之偏而失其性情之正○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非賢師於商也子貢不達故子曰過猶不及君子之道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類則過愈於不及過而無害

也如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反傷惠過死亦反傷勇此則過猶不及不可過也夫性情之則中焉止矣過與不及皆失其正猶兩陽寒暑以時則中得中則和何可過也○集注謂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於何處見子游嘗言吾友張也為難能也此集注之所本也苟難語出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苟難者不當於禮義而苟為人之所難如申徒狄負石赴河之類○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未見得孰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賢不賢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商由商而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季氏富於周公章

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朱子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

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爾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季氏富於周公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嘆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柴也愚章

朱子曰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

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
 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
 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
 得之○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
 一般病但却尚是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
 底力○蔡虛齋曰曾子其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
 位高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愚
 師辟並論亦何足諱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
 以變其氣質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孟子曰人
 皆可以為堯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四者皆指其
 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
 成至敏問偏處何以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
 已

紹開編

下論五

十一

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
 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美
 質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
 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
 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頗復爾方其
 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以下文子貢貨殖方之

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蔡虛齋曰或曰然則顏子之貧
 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
 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
 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
 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雖非若後人之豐財
 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校計亦無此富矣世
 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
 人品則從此分矣○按虛齋之言足以警世史記以
 子貢入貨殖傳此雖史遷之繆然亦可見財貨在君
 子為不必庸心矣

紹開編

一論五

十一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朱子曰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
 法也善人雖不會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
 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問不踐迹
 何以為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成法而亦可以
 為善如漢文帝是也○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
 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
 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

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章

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由求之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怪而特問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使由抑其兼人之勇以審處於義求勉其退以力行所聞則其進豈可量哉以其後子路死孔悝之難

紹聞編

下論五

十四 三三三仲

冉求為季氏聚斂觀之則二子蓋皆未能也○吾聞食焉不辟其難子路是信果於此一句然輒豈可事使知擇義於先則不至不得其死矣子曰有父兄在固是教以稟命又曰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則審處之意豈不亦在其中

子畏於匡章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

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

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

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讐而殺身則亂民也○

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

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

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

吾以汝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遠復之曰子在

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

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將為一矣○潛

紹聞編

下論五

十五

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蔡虛齋曰回何敢死敢字只是不敢之敢南霽雲曰將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可以證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稱其職亦具臣爾使在下位而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則其位雖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楊子雲以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指兩生也○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

續開編

下論五

十六

三百九十五

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爾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季子然是意如之子○康子但問可使從政故夫子以三子之材答之此問可

謂大臣故以二子未知大臣之道抑之及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應機中窾非聖人不能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遠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

續開編

下論五

十七

三百九十六

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未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爾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

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易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有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輔

紹聞編

下論

十九

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所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卽仕以爲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蔡虛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母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教他言箇甚麼故至下條方知是教他言志若繼之曰我有過幸爲言之亦何不可○下面三子皆承則何以哉一句說○按三子皆言爲國之事正所謂如或知爾者也使當時夫子不如此問而三子如此答則爲思出其位矣有待而見於用其素定

者如此後來三子不過仕於大夫此志蓋未嘗試也○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子路所言皆所優爲然夫子謂其言不讓者指其言非指其事也子行三軍則誰與此問亦自負○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魯衛大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此者以見其有爲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寓軍令蓋欲管伯業恐鄰國知之將害其事太史公謂西伯陰行善正此意也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

紹聞編

下論

十九

敢過蒲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此伯者之事孔門所以羞而不道也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皆言其時勢之難爲也由也爲之子路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真能使民有勇且知方人當思其作爲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

考績故由之治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蓋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嚴時亭問曾替一章夫子既語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會點雖答言志之間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

移開編

下論五

子

三九九

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

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得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云云分定故也

移開編

下論五

子

四百

孟子之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會點優為之也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肯馳否朱子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為希遜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曰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為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

得他因甚得到如此方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
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語若曰但
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
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會點只是天資高所見
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
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
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
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會點雖
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
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

紹聞編

下論五

三十一

四

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
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
相似伏乞指教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
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
亦以為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
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會點見
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按程子論顏子之樂曰簞瓢
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朱子謂程子之言引而不
發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
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竊謂此書之意亦同○趙

致道問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
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
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為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
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會點有見
乎發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
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
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雖當顛
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
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
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會點之間暇和平也然不曰理

紹聞編

下論五

三十一

四

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
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
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會點則見其體而
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
朱子曰得之○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
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人長少有
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
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
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
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之間哉程子以

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體察其力之所至而言其實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者其先後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向非用力有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皙則又異乎其鼓瑟舍瑟之間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矣言暮春之時與數子者浴沂舞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温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為此即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安少懷之意也哲之志若此非其見道

紹聞編

下論五

子四

之明涵養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捨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爾○愚按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是也君子順乎此理而不以私智擾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此所謂為國以禮而為堯舜事業者也顏子克己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為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擾之故曰夫

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他人則見他做出許多功業在堯舜則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明道先生所謂得此義理在此其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者此也在孔子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此也孔子此志在一家則施於一家在一國則施於一國在天下則施於天下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則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紹聞編

下論五

子五

本知天地之化育吾無行而不與三子者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與不得非所以為夫子之加損也故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與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蓋得此義理在此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曾何足論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如子路之治賦冉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亦皆堯舜事業中之事只為三子不會於大處有見故落在事為之末三子之心負此能解不能自忘而不知自此理視之甚譬如閒也世之為仁義而煦煦子子者此一種負一節而不聞道之人也以此理大

觀只就得匹夫匹婦之諒而已此學所以貴見大意也朱子謂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但聖賢將此事只做家常衣服看異學則把來作弄未免做兩般看當了楊龜山謂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此言極是如此章曾皙不過因聖人之問便說箇浴沂詠歸偶然即景說箇樂而得其所之意莊周便將此等見解張大其說如逍遙遊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豈非聖

紹聞編

下論五

二十六

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皆夸言之乎曾皙雖足以知聖人之志然不曾實用顏氏工夫恐其未免於流而為莊周也且如聖人只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聖人之心蔬食水飲簞瓢陋巷與治百官萬民都只是家常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曾替便說浴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便將箇樂字來說與飯蔬飲水之語自是不同黃直卿論邵堯夫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朱子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愚謂此言亦會點之評也○朱子曰所謂天理流行

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按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堯舜孔子便真做到曾皙只是見到程子謂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以其見處言之爾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子之問欲知其他日之所用而曾點之答乃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謂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欲其克去己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失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

天下之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爾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訓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已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已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

紹聞編

下論五

三九

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大而小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於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

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問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為人欲所勝爾人能克去已私則天理自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曰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爾○問克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克已之私有二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克已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云私爾呂與叔遂謂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中未是○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大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

紹聞編

下論五

三九

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
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程子曰克己之私
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
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
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
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
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
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若待發動
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
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

紹聞編

一論五

三十一 三、女正上

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
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克己便要復
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佛老然人只有
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
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
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
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
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
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已
之為不同○聖人教人大抵只說做工夫工夫到處

自然見得若先與之說道理如何彼便想像去論語
中皆是從自家身上一言一行做去如顏子問仁則
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便問克己之目蓋下克己工
夫將久自見得到仁處也○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
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
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
時便是天下不會皆與以仁在○問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己復禮天下來點
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
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檢點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

紹聞編

下論五

三十一

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
會以仁與之也○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
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
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同意○問歸猶與也謂
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
恰似兩般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
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
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
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
私意而合天理爾○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

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言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憲樞問曰此憲還歸仁否范嘿然某見當答曰此憲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天下歸仁○愚按天下歸仁朱子後一說即呂與叔之意與前諸條異要之此意在程子事事皆仁一句中足以包之而歸只訓與為穩實爾○問如與

紹興編 下論五 三十一

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朱道着外面在朱子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或問已私難克奈何王伯安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趨促顏子當下便勇猛用功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為之在我而已我能一日勇猛直截掃去已私復還天理即仁便歸我顏子是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或論人心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朱子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

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已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是仁若見得時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已復禮一句尤親切爾○按顏淵曰請問其目集註云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疑問而直請其條目者蓋人所以不能克已復禮者只為不知其孰為禮孰為非禮禮即天理非禮即人欲平日於天理人欲之際未能判然則聞克復之訓安能無疑惟顏子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工而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故不復有疑於克復之間直欲便下手做故請其條目焉○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朱子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之效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專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爾蓋非

紹興編 下論五 三十二

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欲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彡似

禮記

卷五

三十五

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操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云云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禮記

卷五

三十五

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按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西山蔡氏曰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有三要耳目口是也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

經開編 下論 三六

色者均是意也魏莊渠曰人之外誘接於目為多然不若耳之入人深也愚謂論先後則視之移人最捷論久遠則聽之誘人最深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苟非素知止而有定未有不為聽所移者也聽與知接不辨好惡而受之則先入者為主遂與之俱化矣只觀今之小兒幼時淳樸到稍有知時習染百般把初來一脉正性都壞了大半是從聽入看得者一時過目便了惟聽得者澆灌着於心本再不可驅逐一與知接遂與之相化所以程子於視箴則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於聽箴則曰知誘物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要知他下語一字不可移易處○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謂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憫眾生為設方便指涅槃門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朱子曰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愚按在聖學則視聽言動皆身之用而所不能無者但欲在其間分別真與妄所謂禮與非禮是也潛室陳氏曰克己工夫若不於禮上用功必流於釋氏絕滅之學○言箴朱子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動箴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是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與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靜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

經開編 下論 三七

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問哲人知幾云云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項做工夫去也○按誠之於思思無邪者誠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用功於勿字

仲弓問仁章

紹聞編

下論五

手八

三九十五

或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效言朱子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閒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閒用心矣○已所勿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得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問此意則體用兼備

紹聞編

下論五

手九

三九十五

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間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爲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孰能反是歛焉厥躬於羹於牆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

永永無數○程子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朱子曰或問伊川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問學以何為極武夷胡氏曰仁仁從何入曰從敬入何謂敬曰心不在焉是為不敬○朱子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

紹簡編

下論五

四十一

卷之七

而自然恭謹此固是敬但敬而無失最難事來觸着便走了雖靜坐中一點閒思慮起處便收拾不得故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之以為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始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學者為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不可放緩但不能如顏子之合下決勝不待持久爾非謂只用敬恕而不克己也○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

紹簡編

下論五

四十一

卷之七

司馬牛問仁章

史記曰牛多言而躁○朱子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

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
譏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
認乎○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但知道須要做得
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
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瞌睡底相似都不見箇事
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仁者
其言也認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
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其言也認是說持守得那
心定後說出來自然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
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

紹聞編

卷五

學上

言五

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認在學仁者則當自謹
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
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李先
生說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其當時爲之語云
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認前頭如何要
得一進步處○愚按人之於事爲之易者言之易如
趙括之於兵是也趙括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
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曰兵死地
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
者必括也後果如奢言夫括言兵事而奢不能難非

不能難也爲之難言之自不得而易也爲之言之二
之字有所指指其事言也要見得相關之意大凡事
思合理言思可行不可爲者不爲也則爲之豈得不
難不可爲者不言也則言之豈得不認乎○事不可
行而輕言之不行則言不信將求踐言而必行之乎
抑以事不可行而言不必踐乎如此之人只是心未
嘗在內照管不求事之必當故不思言之可行心常
如瞌睡相似安得有仁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
須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其心自是常定心定後
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

紹聞編

卷五

學上

言五

樣故言自是認非強閉之而不出也○言不可不踐
而事之不可行者雖欲踐言而不可得合理而後可
爲爲之所以難也可行而後可言言之所以認也○
蓋亦其德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其德
中之一端爾或言四勿中之一大繆○朱子曰學者
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認察
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司馬牛問君子章

朱子曰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
懼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爲學須

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蔡虛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慙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為此發然亦在其

司馬牛憂曰章

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願子車亦與之

紹興續

下論五

四四

三頁

同惡此牛所以憂也○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順受二字處死生富貴之要訣○程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物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按死生有命二句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死生不指桓魋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已

者敬而無失以存心處事言與人恭而有禮以待人接物言事有不是當便是心不存便是敬有間斷程子說恭而有禮句切中世俗之病人能受持此二語亦足以為修己之君子矣豈亦子夏所聞於夫子乎到四海皆兄弟便說錯了○安命而不修己亦何益

子張問明章

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此章之旨唯楊氏為得集注而蘇氏之說亦中不明

紹興續

下論五

四七五

三頁

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按人能居敬窮理則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二者不足以惑之矣○吾友高伯宗有辨讒論其略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嬖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為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

怨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
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為誤世而卒諱之俟
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
切若是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
有故也

子貢問政章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
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
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
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

解開編

下論五

聖本

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
足扞頭目可制擬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
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
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
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
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
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
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
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

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按首節集註云言倉廩實而
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着箇然
後字是貼本文之矣字意教化行謂教化得行非謂
至此始行教化也論為政者平日工夫則兵食信三
者非有先後論三者成功次第則食為首兵次之信
乎又在二者皆足之後言政貴如此則工夫子貢自
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以張巡守睢陽之
事觀之可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食
盡至殺愛妾以食終無二心則所謂食可去而信不
可去者於斯驗矣

解開編

下論五

四七

三六三

棘子成章

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
若是耶朱子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
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
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
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
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
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
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
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年饑用不足章

春秋宣公十五年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反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

范氏編

子論五

四

三

二

○愚按范氏末二語深得有子告哀公之意夫徹法行則征歛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為言然後有子為之深言君民一體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歛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為足乎二孰與字意温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猶言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也○或問洪氏

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朱子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知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乃楊氏所謂一徹而百度舉也○哀公又嘗問於孔子孔子曰薄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范氏編

子論五

四

三

二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

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
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
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
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
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
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按人不忠信則事
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此主忠信所以為崇德
之本也徙義有二有得之已者有得之人者得之人
者聞義能徙是也得之已者過則勿憚改是也或言
改過非徙義之事夫知其不善即速改以從善非徙
義而何義者事之宜覺得未合宜須徙令合宜此章
徙義可以包改過若聞義不能徙對不善不能改則
須作兩項看○問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
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
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
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南軒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
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曰使知其所以為惑者在
此是即所謂辨也○按楊氏謂子張非誠善補過不

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
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按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
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
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按昭公在齊居
於鄆云乾侯誤○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
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
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按使

景公能用孔子不但齊之君臣父子定聖人以大倫
正天下必不後其宗國其於昭公季氏之事必有所
處魯之君臣父子亦定矣又豈但齊無陳氏之禍昭
公無乾侯之再辱而已哉○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
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
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朱子曰景公平
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按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強桓文之伯失德處皆
在此則語匡時之切務誠無出夫子此二語者矣晏
子論陳氏之亂曰惟禮可以已之視夫子之言孰得

其要哉夫君失其柄其來有漸收之有道若網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紀不振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

片言可以折獄章

朱子曰片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子路無宿諾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作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按折之字義分判其孰曲孰直而兩開之也忠信是本明決是用明則能見情偽決則能斷是非而又本之忠信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記者因夫子之言又記其素行云子路無宿諾此子路忠信之事所以見信於人者也

紹興編

下論五

卷五

三十一

尹氏引小邾射事尤為切證子路之言曰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真可畏哉

子張問政章

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自心言則欲其始終如一自事言則欲其表裏如一心與事相始終有倦則過生於意之不及矣事與心相表裏不忠則為虛文矣無倦以忠者非他誠心愛民而已○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

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君子成人之美章

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紹興編

下論五

卷五

三十一

季康子問政患盜三章

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莒僕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及其問政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人之言皆探本之論實然之理而於季氏又非汎談不切真足以砭其膏

育二復之有不窮之味○爲政者意向所在民風靡景從欲善而民善猶所謂宰相使人爲君子孰敢不爲君子

子張問士章

問以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斯可以謂之達矣○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質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

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慮以下人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遍詳密○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麓底又不好義○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規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

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愚按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集注此數句體貼夫子語意血脉極其精確主忠信則無巧言令色故質故直然質直而不好義又不得質直好義而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未盡聖人之言直是說得周盡○人貴質直然有質直而不好義者體察於日用常行之間事事有箇當然之則區處無不合宜此等人豈易得求之孔門蓋亦有數後代人物如汲黯可謂質直然好義則未敢許也○非有精義之學徒義之勇不能好義孟子

真其人也○質直好義是在己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夫在己之是非慮常在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己而不盡人自謂己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都是做自己工夫○慮以下人有時而忘非下人也故以卑以自牧釋之卑卽下人自牧謂恒以此意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直至下人皆箴其所不足也○色取仁而行違對質直好義說居之不疑對察言觀色二句說色取於仁是外爲如是之狀而行實背之非真有也却居之不疑蓋不如是則爲人看破人不

信之矣○朱子曰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呂氏謂德乎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朱子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問先事後

得曰

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

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見

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呂榮公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邪○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朱子曰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耶

樊遲問仁知章

朱子曰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智之義皆備○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其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會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每常說仁

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

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

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否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流行

子貢問友章

或問某與人居視其有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愚按忠告意亦要如此認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則其告之者必忠矣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則其道之者斯善矣忠告了又須善道之始得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愚謂聖人此言待朋友之道曲盡矣人之所以自待則亦以是反觀而已有過而不吾告而不忠非吾所望於友也曉人不當如是耶亦以善道而願之矣如是而猶不見省則我其何如人哉常以此省惕虛受於人則善可進而友道其交盡矣聖人於子貢固竭兩端而告之也五峰胡氏嘗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五峰此言學者宜三復

君子以文會友章

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故以文會友以

神間編 下論五 五十八 三 五七

友輔仁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者

如之又曰休復之吉以不仁也以友輔仁者如之程

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

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又曰初陽

復復復初九不復於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復復復初九不復於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

六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能下仁也

是以吉也愚謂曾子稱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則欲得輔仁之益者非有以下

之不可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

輔仁也友所以輔仁會友講習正為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

子路問政章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

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

農桑之類○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難

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

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按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

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貴於先之勞之

也非言其效也○先之勞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

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夫子意蓋云先之勞之

神間編 下論五 五十九

二者雖足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眾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

紹開編

下論五

李

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槩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申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為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

不可也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為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賢材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朱子曰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

紹開編

下論五

李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問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日曰先有司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之不正甚矣大凡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與以理言事不成則事上無理了說甚禮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與則用刑罰安得不顛倒錯

亂此處本言事失其理而不和則賞刑無一中節然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善之重者言之也夫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將安所置其手足只觀衛輒以兵拒父以父為賊是為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其何以臨民雖有宗廟朝廷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雖有刑政專任私意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衛事雖不可詳考以後世觀之蓋無一不驗也○禮樂刑政所以為國而臨民也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無此則禮樂無安頓處既無禮樂又安有刑政蓋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君臣父子之分固序與和之大者也禮樂行於人倫施於政事而儀章數度乃其文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則禮樂之行於人倫者熄矣縱欲興舉其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也凡事既無禮樂則顛倒悖戾何所不至刑罰不中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有必然者○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國之人以蒯賁得罪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

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賁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乎蓋以為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反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故疑夫子為迂而不知事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成之事禮自順此與樂由樂此作刑者禁其不然者也罰者威其不從者也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苟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有壞之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如南宋之於金人只一句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此名一正言順而事可成加以勉勵安向而不克却皆苟了稱姪議和號為屈已息兵以揜其怯懦偷安忘親事讐之實而百事皆廢凡所以內修政事以為自強禦敵之本外觀敵勢以制其

據却進取之宜者一切皆出於苟大綱一差事失其序而不和安有禮樂之可言逐李綱罷張浚殺岳飛至於陳東歐陽澈一太學生而不免以言見戮刑罰之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豈不然哉○朱子答汪尚書和戰之說以為衛君待夫子而為政夫子以正名為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為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今欲以講和為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夫子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為二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况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事不成可

見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讐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今按以和為長策此高宗時之自誤也以講和為名而修自治之實此孝宗時之自誤也名實相須正其名而所以修其實者不至猶患不克况以不共戴天之讐而屈已以和之名之不正孰甚於是安望於實之能舉宋之自此終於委靡順從百事皆不振固所謂其餘皆苟之驗也孝宗雖頗有志於自強然使果能修自強之實則吾內所以治國決勝之本固必有其道而外所以交鄰待敵之禮亦必有其宜亦何必假講和為名以為詐敵之

計以此為名其苟孰甚焉而安望其實之能舉乎孝宗之不克遂其大有為之志由不知名實相須之理而行其一事之苟也子路以正名為迂見亦如此○朱子言於孝宗曰今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和為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廢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苟字對正

字○子路以正名為迂蓋視正名為輕而不知名實相須其不可苟也有如是故夫子極其利害之實而言之○朱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問論道理固是去雖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言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瞶問如

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
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
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
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曰
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
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
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
出公自為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
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愚按
朱子嘗言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
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
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
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切謂觀此則夫子得政於
衛其所以行乎衛輒者必有如所以行乎季孫者矣
信乎未易以常情窺測也○毋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子貢入質於夫子而出口曰夫子不為也則夫子之決
不仕於衛也明矣及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衛之
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果得柄
於衛亦只有此一着為先可則行不可則去爾此處

放過則他無可為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
不要仕衛而子路更說夫子之迂夫子乃極言名之
所以不可不正之故而衛事之可預與不可預衛君
之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喻而惜乎不能也

樊遲請學稼章

朱子曰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
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南軒曰孟子所
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章之意○按禮
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玩自吾一
身一家以至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之類一一有禮非
禮不動則孰敢不敬義合人心人心服義如前章云
舉措得義則人心服此自舉措言之也推之凡事莫
不皆然則孰敢不服後世有只是一事兩事上合義
便欲仗此以服人如漢高帝為義帝發喪之類又如
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
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信義不出於
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
見信義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為之
於一時也敬服用情此三者各以類應蓋有不期然
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為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

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為主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為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按朱子詩傳序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又曰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為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

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傳序舉全經之義理而言故兼舉天道人事論語為授之以政而言故專指人情物理詩之所載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所不會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則人情物理之所本而該者可見矣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遂成風俗觀於閭巷之間而君子所以修德於身施於事業者其得失不可揜也則風俗盛衰政治得失之可以考而見

下論五

本九

可見矣此所以授之以政而必達也詩之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故謂必能專對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也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東萊呂公謂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以此知使於四方而能專對夫子謂有得於學詩也豈無謂哉凡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眾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

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書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也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爾為人耶爲已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

續編

下論五

七

言在六

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患哉○記經解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西山真氏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爲教下亦因學以成德故觀其國之俗卽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爲人温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又曰古之學者學一經則得一經之用其曰爲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愚按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

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者可勝嘆哉

其身正不令而行章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朱子曰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

子適衛章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謂養其生制其產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爲養民之效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嘆夫子所以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以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導之則人心無自

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廉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為既庶且富者教則安
在哉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
之盛衰民德之澆淳蓋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為
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
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
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
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相
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苟有用我者章

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
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程子因門
人問此章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
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
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
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二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
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二年而化臣竊遲之李
石對唐文宗以爲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

知朞月三年之事○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言
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
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篇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
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夫子爲中都宰一
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事齊人遂歸魯侵
疆及爲司寇羔豚弗飾賈男女別於途每用輒效如
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中庸期月爲
匝一月此期月爲周一歲之月即一年也

善人爲邦百年章

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透可以勝得殘暴使皆
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懦
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注姑取以爲相繼百年
之證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爲有此氣象爾故曰庶
乎其近之矣○尹氏云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
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暗
含下章意

如有王者章

朱子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
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

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
 以當之○按此或問中語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
 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
 亦未易當也故集注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斟
 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
 勢則教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勝殘
 去殺語夫善人之效則然爾而未可以語仁也期月
 三年語夫治功之成則以是為斷爾而仁則未易至
 也所謂必世而仁者謂仁義漸摩之久深入於人心
 凡昔羣黎百姓情有未易齊四方萬國遠或及之難
 者今則無不徧也如畢命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即
 其效也○班固推其作為次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所
 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
 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
 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
 仁錄此道也○集注於善人之效引漢高惠文景於
 王者必世而後仁引周文武成康極切當此程子對
 策語

苟正其身矣章

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

冉子退朝章

朱子曰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仇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
 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
 聞者季氏內朝之事爾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
 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為國
 政故夫子抑之○按集註謂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
 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
 者則冉有之所謂有政者實國政也夫子曰其事也
 者乃為不知者而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爾
 或問謂冉有以家事為國政故夫子抑之乃是初說
 與集注異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
 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啟驕
 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
 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者謂不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為君之
 難則邦必興唯其言而莫予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

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議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嗚呼可不戒哉○朱子曰聖人說話無不仔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非人君之所宜以自待然使善而莫之違則何不可者正以不必皆善而一唯莫之違者是悅則那未有不由之以喪爾故又分兩脫說

葉公問政章

音義並見第七篇謂葉音攝楚葉縣尹偕稱公○朱子曰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非有意於其悅且來也行吾之所當行而近者被其澤遠者聞其風則其效自如此乃所謂政也○按問政而告之以此有引而不發之意人當思其作為如何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南軒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

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之直於陵仲子之廉皆矜一夫之小行傷人道之大倫聖賢折以大道其所以為世教民行計者深矣有隱非直也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則乃天理人情之至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今律有親屬相為容隱之條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而又令凡告言人父者不得指其子為證告言人兄者不得指其弟為證告言人夫者不得指其妻妾為證皆是意也然聖人之言意自渾圓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蓋發乎至情而不背於理者也舜竊負而逃愛親之心勝初何暇計其直不直此情之至也而即理之盡也後之言者執順理之直則違相隱之恩敦相隱之恩則違無枉之直霍光之陰妻邪謀固不得托有隱以自文而李離石奢全其親而不忍廢君之法則寧以身死之君子所以哀其志周公之兄弟石蜡之父則又以不隱而不害其直者要之惟視夫大倫大義之所在此聖人之權衡所以常適其平而其言為萬世法也○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1 23 26 0 4 2 1 1 9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卽葉公所云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朱子曰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勉齋黃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

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

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愚按居處執事與人三件

誠有次序但居處不必專指幽獨如對妻子處朋友

羣居燕閒之時身之所在皆爲居處恭對敬言雖主客而見於外其實自其敬之見於容止動作坐起衣冠體度之端莊者謂之恭恭亦心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須合內外纔合居處之則故須着一恭字而後盡也雖臨廣廷對大衆衣冠不正瞻視不尊亦是居處之不恭故不必專以幽獨爲居處也居處恭持身之事自身而事而人言之序也言雖有序亦非是居

處時未接乎事執事時未涉乎人不問有人無人有事無事居處自是要恭有事在手不問何事身在何地執事自是要敬與人不問對面背後人是何人與人自是要忠○象山陸子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按人有問於上蔡曰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

一般氣象此是敬否上蔡曰不如執事上尋便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自謂這方是執事敬得上蔡之意象山可謂善學矣吾人所當法也○

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朱子曰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

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

○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問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朱子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問行已有耻為使不辱亦何足以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愚按行已有耻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為○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然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前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欲充其所未至○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

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爾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行已有耻是事事不苟孝弟固士行之大者然只是一節之善而此外又無材可見故為士之次○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攷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為自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為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為便息失照管也○愚按使他人答問士必極言士之所以為士者而夫子與子貢言其平實切近乃如此儒行答魯哀公問儒其言率大而其實卑陋其非聖人之言也决矣子貢平日是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及夫子告之如此乃不如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却乃曰敢問其次便見子貢是理會得者是他大段平實了見得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便問錯了聖人便與截斷有耻

不辱以下程子以為皆篤實自得之事大抵廉耻士人之本孝弟百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有耻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為自守○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亦有此意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勉齋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

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按集注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志屬狂者節屬狷者裁抑其過激勵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蓋狂狷皆有過不及處不可專為激勵狷者裁抑狂者

南人有言章

閔不占而巳矣朱子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按不恒其德者其道為足以取羞如人送與之相似故曰或承之羞人之不可以無恒如此不占謂不能反身以自考非占卜之占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朱子曰此章諸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

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丘據而發則切中其病爾○晏子和同之論按春秋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炊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也其不及以洩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此後又以樂聲為喻今省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不可也如是○歐陽公論杜韓范富罷政事疏謂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非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

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者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之至公之賢也平時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按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誠自漢以來罕覩之事據歐公所論四公為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如此然小人乃誣以為黨何哉蓋號為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若是固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為黨雖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而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唐有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為不獨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決而漢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

亂得失之鑑也故詳論之歐公有言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斯言盡之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曾布蔡京及弟十子攸

鄉人皆好之章

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諱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厚齋曰

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好惡無異詞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故未可○覺軒曰此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間爾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而後為賢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亦何嘗惡之耶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常人易事者必易說難說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罅縫處去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以非道則不說也與人為善而取之不求其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使人則求備焉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君子小人心不同如此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此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愚謂不但有位者士君子居家撫子弟蓄臣妾僕隸
尤易任情抑易事難說者乎亦難事易說者乎省察
於性情之間懲忿窒慾兢兢焉惟不為君子而蹈於
小人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君子之心公而恕公
故難說恕故易事小人之私而刻私故易說刻故
難事

君子泰而不驕章

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
何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
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紹興編

論五

論五

○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
舒大學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
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剛毅木訥近仁章

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者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
訥者無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朱子曰近仁
之說程子楊氏曾氏得之程楊已○問剛毅木訥近
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
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近仁
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

之人於求仁為近爾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
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
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
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愆愆者勸勉
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
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
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勉齋曰
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

紹興編

論五

論五

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爾
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愆怡怡之意
常少故夫子箴之○愚按切切愆怡怡分看則切
愆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
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已是露其直了特發
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絞之病爾至愆愆者勸勉詳
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者已稍有婉轉之意至怡怡
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
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愆愆
以盡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恩意處恐尤不能怡怡

致其恩意之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又恐其混於所施也故又別言之曰朋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朋友主義故切切悃悃施之朋友則宜若兄弟亦然則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恩故怡怡施之兄弟則宜若朋友如是則恐有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之言蓋非汎論也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吁罔極之恩萬世之下未始不可得而恭承其嘉惠也在勉學之何如爾可不勉哉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有勇而知方故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為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為戰而教故作內政以寓軍令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以為未可乃出定襄

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左氏為之考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是豈真知所謂教者哉○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却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

以不教民戰章

王遵嚴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兄弟夫婦者是矣為教如此豈為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為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又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循習以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棄我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章

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耻○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耻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耻矣特欲質諸夫子以信其志爾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爾

克伐怨欲章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無

有痕迹矣若只是逼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刻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面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

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矣唯顏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更問他非獨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

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

士而懷居章

懷土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一事故集注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只是意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或謂懷土者又下於懷居其說過矣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朱子曰此章尹氏所推為有益於人之國見洪氏吳氏亦得之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

論語

卷五

二

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特爾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朱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解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蔡虛齋曰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又曰圈內注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

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非夫子語意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豈但未必有德者乎○愚按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已事所謂有德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先儒謂勇執勇於顏子是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間似有深意朱子曰如何曰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奡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涵深集注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

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按適是孟懿子之兄饒氏謂其以羿羿比三家恐未必有此意適蓋汎論而悼世閔俗尊尚道德之意自見於言外故夫子於其出而美之

愛之能勿勞乎章

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為命章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

紹開編

下論五

九十六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禪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已也故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為歎子產潤色而

子羽不以為愧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或問子產章

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

紹開編

下論五

九十七

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朱子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

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
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兵
入斜谷關羽將荆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
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
不似高祖光武雲合響應也○按駢邑三百是三百
家或以爲三百社一社二十五家非是

貧而無諂章

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
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
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
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
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爾又烏能保
其終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
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朱
子曰敬夫說佳

孟公綽章

蔡曰旣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不得爲優於魯之
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稱職然音甚婉轉且見得他
好處此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
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爲人○莊子事見
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
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
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
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何也曰四子
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
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
或不能爲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
言必兼此四人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
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
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
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
以况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
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爲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問
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
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
百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
件件恁地說○又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

說矣○蔡曰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
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材
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似亦未易能也故
亦可以為成人矣上文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而言
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言也○胡氏以後
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說
夫子安得都無語○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
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
可見其有勇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朱子曰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蹉過他時節○問子
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
緣他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
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
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
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圖方七十
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
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
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
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

之行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
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太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
之行也○問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
公也史鮪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
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按不直曰然而曰
其然是微疑之又曰豈其然乎深疑之也豈字有兩用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直不然之辭也豈以古者
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如此歟疑辭也豈其然乎與
後豈字同若作前豈字則是正言其非矣何得却云
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左傳衛公叔發注謂

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枝集注云公孫枝蓋傳
寫之誤

管仲不死二章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信乎朱子曰
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
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
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爾蓋管仲之為人
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
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
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

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揜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潘恭叔問曰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旣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爾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

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真真一本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辯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雙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辯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辯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

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而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朱子曰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辯之然不若來論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爾○問集注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紹興編 下論五 百四十一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蕪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

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但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也○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問南軒此說如何朱子曰此說却當○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

紹興編 下論五 百四十二

說曰前說亦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聞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管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管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據上面只叙管仲之事功而結之曰如其仁則只以其功言之爾夫子之不真與管仲以仁也已分明見於言矣○朱子曰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

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况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謝氏有而不死其難哉○潛室陳氏曰管仲當時幸然不死却無臨難規避意後來事威公亦無苟合意故聖人權其事而以謂其可以無死後世為人臣子所事不正既不能蚤辨却到臨時以管仲藉口此則仲之罪人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

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爾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

夫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爾曰程子以為必告之

天子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佚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哀公若委之孔

子路問事君章

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按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其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雖不果而作春秋以正大法大義亦申矣三復此章之言大義凜凜與春秋同旨

子路問事君章
蔡曰子路多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如使門人為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顓臾夫子責其不能正教則犯亦非

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圈外者以此但在二者則又以勿欺為本爾

君子上達章

朱子曰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按天理本自高明今夫天超然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人之心之初固亦如是也只因知誘物化之後漸失其初君子之學只是要反天理日用間莫被那人欲牽縮凡事只認取天理尋向上去便一日高明似一日若小人非無此天理只是不柰那人欲何一一徇他把天理都昏蔽了便一日沉淪

子路問事君章

似一日○下學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是張子語集注初用反字後改循天理古之學者為己章

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用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用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朱

子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爾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非向裏爲己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而不復能見其所未至矣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而用其力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

紹聞編

下論五

百十一

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注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踐履篤實在省身克己上見光輝宣著則以其有是實而其誠意行事必有不可揜者故使者親炙而知之夫子遠聞而信之夫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朱子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饒氏曰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蔡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語今在淮南

子注皆以爲莊子蓋偶誤

君子思不出其位

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厚齋馮氏曰耻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按行而未言無害於行言其所不行則可耻矣故君子耻其言而其行則常過之也過非太過之過謂過於所言爾

紹聞編

下論五

百十一

君子道者三章

第九篇三句以知爲先此以仁爲先聖人元無進學成德之別自後人觀之則見得有此意爾人見理不明故多惑理不足以勝私故多憂氣不足以配道義故多懼做好人不成做好事不成只坐此三者如當一事臨頭是非之心不勝其利害之心安得不惑爲私慮纏擾不能灑脫安得無憂正氣不素養多少好事擔當不去發揮不行只甘罷了故見義不爲夫子謂之無勇而孟子論浩然之氣以爲道義無是以配則餒矣故人於此道若欲做到徹底則欠箇勇字不

得自責以勉人此一句不可等閑看有聖人猶憂况學者乎之意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自言則然爾在他人言之則有不盡其揄揚者

子貢方人章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耶○朱子曰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乎此者故也○按君子之學貴用心於內故在修慝則纔有心於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鋤治矣在窮理則方人雖亦其一事而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必疎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能已所不能也已苟有能何患不知能而不知於我何損若人所當為人所可能而我不能是可患也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朱子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

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啟明而堯知其詘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語○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着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通書公明章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朱子曰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詐不信難以意度而人之情偽可以理知君子無他術以先覺理明

紹開編

下論五

有正三卷

而已

以德報怨章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之不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

紹聞編

下論五

百四

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

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

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

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

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

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

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

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

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

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有

德於我自是着饒潤他些子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

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

則生之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

便增損於其間呂申公為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

之郡職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

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為相而賈得罪

公復為請乞寬其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怨賈竟得

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

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

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右在語錄原有一條記者不同今頗移易併而為一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朱子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

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着處當時不特門人

知孔子是聖人其他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着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裏面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弩眼大驚小怪知

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于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眾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

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

上達○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問上達工夫王伯安曰後人說下學上達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

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處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朱子曰雖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上達如

紹聞編

下論五

百八

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謝上蔡答胡康侯小簡云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又論邵堯夫云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朱子答李伯諫書曰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養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之事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纔是能下學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紹聞編

下論五

百九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爲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寮若遊於孔門

則豈至於爾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爾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數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

紹開編

四下論五

首手

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賢者避世章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

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舊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作者七人矣

蔡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好宋楊繪言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六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紹開編

下論五

首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朱子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亂極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為而冒昧以苟為之哉○勉齋曰晨門無孔子之聖則寧隱於抱關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

子擊磬於衛章

此荷蕢過門事與佛肸召同時○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又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圍之既解

還衛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擊磬與佛肸召俱在此時○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書尹士譏之孟子道其去就之意而尹士服曰士誠小人也朱子以爲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季氏以爲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可與此章參看聖人惟不能果於忘世故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猶欲有爲於事勢不可爲之時此其所以爲難也若如荷蕢則末之難矣○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此聖人之作用也祝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此聖人之心也惟聖人有此心有此作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己之進退則易○晨門見所見同荷蕢知聖人擊磬之心而不知其不能忘世之心然其自處則亦是○朱子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比蘧伯玉如何曰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爲學者也○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前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若有可變

之道可享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避時之道也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禮運中語朱子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也○按今人但知上好禮便易使不知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易使謂政教易行使字所該者廣如云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皆謂令民以有事也不專役使之使也

修己以敬章

問泛泛於文字章句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朱子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

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敬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常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曰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按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又嘗書一約字而注敬字於其下乃知孟子謂修其身而天下平為守約而施博其道不出一敬字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修身不過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之則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即修己以敬之旨也攷諸弟子問答子路問君子是子路一生切問修己以敬一語是夫子提策子路最切要語而子路不悟再問而再不足於其說夫子不復及前言而

但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欲子路知前言之無以加而深思之則所以反諸身者必有進而惜乎其不能也○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朱子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踰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安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爾○南軒曰敬之道盡則修己之道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按南軒之言宜玩○朱子答修己如何能安人之問三語至警切宜玩○敬者內無邪思外無妄動故敬之道盡則修己之道盡○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特言其功效之遠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以見果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朱子曰上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聖人之敬薰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門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是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按何謂上一於恭敬人人有箇本心只因昏惰不見大家在箇恣肆場中土不知畏天畏民下不知畏理畏法上下作得業多了以致感召天災連年水旱疾疫饑荒死亡猶不知省懼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有和氣而無沴氣當此時有一箇修己之君子在上自然下觀

而化喚醒得他本心皆知畏理畏法不敢恣肆便是上下一於恭敬也

原壤夷俟

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嘗爲弗聞者而過之矣今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故人爾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韻書脛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

關黨童子將命章

朱子曰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

理也○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

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

人送侍左右所謂關黨童子豈卽斯人也與○南軒

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

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

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

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

防傲慢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聞編卷之五

經傳編之六

王樵著

論語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遠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啟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南軒曰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

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問固窮二說孰是朱子曰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言亦在其中矣○問衣敝緼袍一章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如何在陳耐不得至於愠見潛室陳氏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人閭室所以聖人常欲進其所未至○按義理與利欲之重輕子路非不分明但存養未至於義理未有所得如顏子之樂則未免有時而動故夫子既語以君子固窮又警以知德者鮮其啟發之至矣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章

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爾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

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
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
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
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
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
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
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
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
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
爲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
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
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
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
爾○按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朱子
謂貫通處卽是約貫通云者謂始則一事各是一理
及其透徹則貫通只是一理而無不自此出也○集
注識音志與默而識之之識皆謂記而不忘也不作
如字讀

無爲而治章

集注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
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如此則皆可以無爲而治而
孔子所以獨稱舜者蓋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
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句非正說無爲乃
益以見其無爲爾○問恭已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
也朱子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
已而已爾曰其爲無爲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此就德盛
民化上說
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觀巡狩封山濟川舉元
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何耶曰卽書
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
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
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
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

子張問行章

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朱子
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
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
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
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南軒曰篤敬

者敦篤於敬也○愚按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惻之意如獨行不愧影夜卧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見矣○南軒曰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朱子曰參前倚衡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爾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又曰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

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卽此是學元不會在外這箇便是近裏着已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

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他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程子於此無所解釋而微發明其意或借其語以明學問之大槩故承其說者多所謬誤問切問近思是致知忠信篤敬是力行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惟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直哉史魚章

史魚與伯玉同時皆衛之賢大夫夫子至衛嘗與之交此蓋追論之語也言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直矣

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為難而魚能行之於靈公之時死而猶以尸諫其直者矣若伯玉則君子哉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強我不以仕徇人其間不可有義存焉多少有立有為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而懷之為難然即其無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并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伯玉出

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雖他無可詳考以欲寡其過而未能觀之則修身踐言宛然聖門之矩度也顏曾之外豈非當時之第一流與夫子往來主其家蓋亦兼友其人矣或列之弟子何其不攷與○集注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志士仁人章

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

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挾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

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時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按此語甚有發於學者○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士從容就死也○比于仁人張巡志士○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或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覩一箇是○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

容就義者難又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真西山讀書記丁集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富貴貧賤處患難死生之道其言甚備吾輩所宜深玩

子貢問為仁

朱子曰欲為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夫子嘗謂子貢恍不若已者語見家語○問事與友孰重朱子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王介甫嘗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應禮欲其儼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按以分而言友為親密可以切磋以理而言益友豈無嚴憚賢大夫豈無切磋○為仁者存養克治之功固由於已規警開發之益不能不資於人如金玉非良工利器無以成敦彝薦清廟故事賢友仁亦治已之良工利器也○工欲善其事喻為仁器喻所事所友利喻賢者仁者

顏淵問為邦章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朱

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人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柰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按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時之正令之善古人每月有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間雜秦事惟夏小正為古書無疑○問三

正之建不同如何朱子曰天照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天氣肇於子至丑上地氣方凝結至寅上人物始生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善也○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

會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
講精一執
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
問顏淵問為邦曰顏淵為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問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請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爾
按堯命羲和曆象授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

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義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而庶績之所以咸熙也○按行夏之時須知此一句豈只是教顏子正朔用建寅便是為邦之首務如此則賈誼司馬遷皆足以知之而自漢武以來亦嘗有行之者矣何以治卒不能復古邪當知夫子所謂吾得夏時焉者於堯舜禹所以敬天勤民允釐百工之實必有得其詳而今不傳矣夫子有韶之德又嘗學韶於齊而得其聲音器數之所以盡善盡美者至於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所素學而願從焉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從德性中出則時措從宜之本又在夫子故使夫子之得邦家者首行夏時以立政而禮則從周樂則用韶皆是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其語顏子顏子便曉得夏時是如何韶舞是如何蓋為當時數者俱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文足以舉而措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夏時政事之首故首言之次應及禮而樂在後乃其自然之序今不及禮者周禮當時見行不待說也間有當損益處顏子自知亦不必細說只舉殷輅周冕以二事見文質之中示損益之則程子所謂發此以為之兆是也

人無遠慮章

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臧文仲蓋是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不知則已知之便當薦之與並立於朝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立此何心哉正自以德不稱位恐惠見用而形已之短爾非竊位而何當時列國卿大夫俱是公族世家占定故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當時以為希聞之事而夫子亦稱之曰可以為文矣蓋非知人而又能忘己以為國者不能也文仲自有所長又能知惠之賢却為私心所蔽故夫子以為竊位

躬自厚章

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然亦必以自厚為本○蔡曰責已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平時忿憤為之水釋學木不可不如此

不曰如之何章

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他何朱子集中又有說可備一義

羣居終日章

朱子曰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按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勵學者至痛切之言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以為質質字對下行之出之成之說事之可否從違一斷於義以為之本這便是義以為質處質如學以威重為質之質凡物無質不立君子之於事義以為質却須要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始得蓋義者斷則知有義而直情徑行又不可故行之須有節 出之必以退遜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正所謂 以出之也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

直只是箇真實心爾行與出亦無甚分別禮有節文次第故曰行孫只是一箇退孫之意故曰出○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不以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救民於水火之心何等真切○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熟玩誓誥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禪授放伐近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有禮行而不孫出者○曰君子哉見得不如是者於君子之道有未盡也○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以理會方外之事也

紹聞編

下論

十五

君子病無能焉章

南軒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南軒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言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君子求諸已章

南軒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愚按君子求諸已不止謂自反而不責人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蓋只知盡其在我故不求於人小人求諸人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又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患所以立求為可知是求諸已

紹聞編

下論

本

在小人則患無位患不見知故必求諸人遠則窮通得喪近則是非毀譽君子以為在己故求諸已者無不至也小人以為在人故求諸人者亦無不至也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每如此又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已小人則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已故君子有以自立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已故能盡已求諸人故常至喪已○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云云孟子因行有不得而言此則君子無不反

求諸已

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求諸已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蓋矜者君子持已之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爭羣者君子處衆之常正已而不求於人故不黨以私意爲異則爭矣以私意爲合則黨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南軒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

廢言公心無蔽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朱子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爲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推已及物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問恕字恁地

關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北溪陳氏曰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按自位分而言則所及有限而所推亦有限自心而言則推已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也在我施之而已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自窮居陋巷以至於中天下而立皆可以終身行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蔡虛齋謂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陳紫峰謂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其言甚佳在聖人則以已及物仁也在學者則推已及物恕也皆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或問毀譽之說朱子曰吾既略言之矣請復詳之蓋曰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

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耻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爾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如何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夫恻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佛老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若毀則必無也○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爾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

却是班固景帝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爾○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句全在所以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爾○緊要在此所以以上民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爾此正得之○按直道之在人心無古今之異故禹湯文武與之行則行者此民也桀紂幽厲不能使之終廢者此民也故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聖人言此者以見直道可行於今斯民未始不可以爲三代爾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朱子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

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蔡曰巧言亂德稽之於古如高帝拔韓信於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而蒯通乃說之以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信自不忘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寬之又如曹氏令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此皆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其能不為所奪乎

衆惡之必察焉章

南軒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人能弘道章

心能蓋性性不知檢其心蓋性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蓋人者

天地之心而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即是人心中所具之理雖其稟受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故中庸曰而道自道也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子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黃氏曰人能弘道當自勉以力求非道弘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吾嘗終日不食章

南軒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也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朱子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朱子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

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嗜當不到那裡○愚按此章語雖三轉只是一意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首尾以道與食對言中間言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言非所求而至也農之天時士之人爵其理一也故以相譬而言士有仁義道德之實則君自求之若君子之心則憂不得乎道而已豈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哉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

知及之章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問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朱子曰今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看那動之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愚按朱子謂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身上則莊以蒞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正所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莊字內便含有禮字在何得下又復言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此知此句在民身上說動之動民也此動之即承上蒞之之字皆指民也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冠婚喪祭鄉射相見莫不有禮與夫蒐田獮狩之類教之知禮皆是動之以禮處為政者有新民之責仁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動之不以禮所以為氣稟學問之小疵者蓋世自有一種學問謂動民不必以禮者如老氏我無為而民自定清靜而民自正之類○朱子曰動之不以禮乃於

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大抵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爾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或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臨政處已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蒞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兩言之也○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

面是新民工夫○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愚按有氣稟之疵有學問之疵氣稟是生來者學問是習得者輔漢卿謂不莊是氣質之偏不以禮是學問之闕非是○民不敬下集注云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氣習二字該得氣稟學問○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不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大學所以貴止於至善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者才德小者特一事

之長爾○材德足以任重任重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變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受字君子言才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注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不害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器量淺狹使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嗚呼真天地之心哉

民之於仁也章
此為凡民全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不仁則失其心名雖為人而實無異於禽獸則將何所不至哉人將相食不仁故也以此言之水火不若仁之切矣又言為仁之無害不若水火之有時而殺人以見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當仁不讓於師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朱子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

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

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固而未必正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此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諒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朱子曰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南軒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他則失其義矣

有教無類

南軒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辭達而已矣

朱子曰辭達而已矣也是難○勉齋曰此為學者喜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愚按辭非必如今人乘筆為辭章凡言皆辭也朱子通書注中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此辭之所以貴於達也然取達意則止若以富麗為工則正理反為所蔽矣况學而以工其言辭為心是亦豈君子之志哉故夫子因以示戒或者乃謂達之一字命辭之法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吾謂此自東坡所見爾夫子不為命辭之法而言也

師冕見章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謝上蔡為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云云又舉師冕見云云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南軒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

紹興編 下論六 子九

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也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愚按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而夫子與之為主賓相揖而入故及階

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皆坐則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使之知所禮而與言也他在他處則此等皆相者告之在夫子處則夫子之誠心有不容自己者與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同意階吾之階也席吾之席也在坐之人吾所知而或相者之所未知也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已而必歷親告之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如此時子張在旁知聖人一言一動皆有至理故問之而夫子答之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若直曰道也則似聖人自處以無往非道惟曰固相師之道則我之與師言乃道在相師者然爾聖人

紹興編 下論六 子九

詞氣真如冠氣之太和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蓋二猶以為不足也夫子折以大義三言盡其曲折因冉有謂二臣不欲則言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不去則不得不任其責因冉有謂不取必為子孫憂則又直原其本情極其利害之實而明責之○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

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東蒙主蒙有二禹貢徐
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東蒙在
沂州費縣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
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謂顯也○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
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
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各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各有一
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
於公叔孫氏其子
弟以父兄孟氏取半焉復以子弟
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此所
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也○按君有千乘之國臣
有百乘之家此分也分之所在各足其足何貧富多
寡之可言乎夫惟不安其分始有貧富多寡之形於
胸中而不欲寡與貧之存使人人欲滿其願若不關
人將焉取之殊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則不均矣
不均則不和矣不和則不安矣不安則患將有在所
虞之外者惟均則無貧謂君以千乘為富臣以百乘
為富不見其孰為貧也惟和則無寡謂君以千乘為
多臣以百乘為多不見其孰為寡也如是則上下相
安家國可常保也奚其傾○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所謂和無寡也○初以寡對

不均貧對不安下却言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
均也而後無貧而和而無寡者皆於均乎得之此
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始之無貧終之
無傾皆於安而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
之只是均字重均則無貧無寡而和則相安若不
相安則季孫之憂將有在所虞之外者如哀公後欲
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事若行則公室私家俱覆之
道也○季氏之欲取顯更患寡與貧爾然不知是時
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
隙則不安矣不安而相疑忌不已則將有傾覆之患
至是則雖其所有尚不可保然則患果在貧寡乎○
夫如是指均無貧三句說夫如是則內治修宜遠人
之自服也設有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
兵於遠文德與內治非一事蓋文德又指言所以待
遠人之道傳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是也○既來之
則安之來之固難而安之又難來之而不安之來者
復携矣春秋霸國諸侯類皆責人之携貳而不思吾
所以來之與安之之道未盡也如鄭嘗貳晉即楚晉
楚輒更互伐鄭是已○夫如是一斷故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一氣讀○今由與求

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指顓臾不服豈顓臾嘗有是而季氏之所得以為辭者歟然而反之於內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又何暇及遠乎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家臣屢叛不能守謂公室不勝私家私家又不勝陪臣由是言之顓臾縱有不服猶未可勤兵革而爾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為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時事情灼然如此季氏不知無怪也曾謂冉有而乃見不及此乎○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謂之遠人只是對本國而言不必

紹興編

子論六

三十三 三世家

如介葛盧耶黎來之類而後謂之遠人也○均無寡三句微辭以戒季氏語雖略而意則詳也○他章多單辭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為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矣惜乎莫之省聽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章

西山真氏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敢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夫

猶不可專况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出於天子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始若合符契吁可戒哉○注云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止齊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識

紹興編

子論六

三十四

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

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政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按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獨舉大夫者蓋以一統
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
侯未有在大夫者也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此與前章想只是一時之言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
此章專論魯事故分爲二章方三家專魯本欲利其
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乃兆於此則所謂五世希不
失者其理勢固莫能易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
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

昭公編

論六

三五

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
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
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
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
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
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羸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
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祿去公室則政在大夫
上下互言之故注云宣公始失政以爲祿去五世之
證○蘇氏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二語簡盡
正用夫子均無貧三句之意上下之分定所謂均也

○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
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已有此論史墨對趙簡
子亦言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於是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

損益三友章

尹氏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
其損益有如是可不謹哉看來益者三項人於人主
尤難合損者三項人於人主尤易親便辟則其擊拳
曲踞趨走使令足以適主之意善柔則其候伺顏色
先意迎合足以投主之欲便佞則其口才辯給應對
如流足以傾主之聽此唐德宗於盧杞所以不覺其
姦邪也敢面折廷諍如汲黯可謂直矣而反以直見
忤忠誠悟主如劉向可謂諒矣而反以諒見疎論事
井井如著龜藥石足以上禪主德下濟生民如陸贄
可謂多聞矣而反以多聞見忌故此章在學者則身
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損益之
際豈不大哉

損益三樂章

或問三者之爲益朱子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
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

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
 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
 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
 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愚
 按君子心乎為善也則視人之善如其在己也故樂
 道之願慕之至也樂人之道之喜其得聞於己也○
 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恣肆者也佚
 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
 不足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而暇
 佚遊乎纔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收拾而浸
 與善言為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
 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也曰樂
 宴樂則不能以禮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
 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
 狎小人必矣○驕樂宴樂是二種樂便辟便佞是二
 種人便者便利之意便辟周旋如人意也便佞捷給
 順人意也○惡聞善必狎小人狎小人必惡聞善以
 人君證之驕樂如秦皇漢武之所為宴樂如漢成帝
 微行宴飲與侍中張放等禁中飲滿舉白談笑大噱

是也○按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只兩語
 不可少

三愆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又只兩語又不
 可少○時然後言不失其當言之時則三失自無○
 朱子曰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
 偏以失言語之節爾非有不忠詭人之意也

三戒

范氏說最警切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謂少壯老異
 於人者志氣也謂德勝其氣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
 為凡人言故欲其隨時知戒聖人不如也○朱子曰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
 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
 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
 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
 夫子之戒正為血氣而言○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
 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
 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
 也

三畏

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大抵纔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愚按朱子說畏天命處親切當深體之○荀子曰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此見雖處小人亦不可玩忽西山真公云○小人之狎大人非侮慢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意重在勉人以學人雖不皆生知而學則可知至於困而學雖曰已晚然亦顧其學何如爾學之至者及其知之則一不然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惟不學而民斯爲下然則人豈可不強勉於學哉○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朱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

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道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

近正外百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聽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諛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見善如不及章

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得箇直切為己之心勇往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白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真切為己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愚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直箇如此做處善必為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且字處纔說且便是自壞也○隱居以求其志謂隱居則進德修業以求其所志如伊

紹興編

論語

四十一

紹興編

論語

四十一

尹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是志於為堯舜顏子居陋巷而好學見其進未見其止是志於為仲尼隱居所求此者也行義以達其道義謂君臣之義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將以達其道也道即所求之志修身見於世未足謂之達澤加於民兼善天下其斯以為達乎道與義須有分別○朱子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播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道○問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公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云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按朱子既善問者之言然集注尚仍舊者修改未盡也○此二項夫子非有所抑揚但以均是所聞而求諸

所見則前者已有其人而後者特未爾若云歸重於後大是陋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知至意誠以後事豈是易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人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爾孔子歎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只指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第十二篇子張問崇德辯惑章末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程子謂此

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胡氏詳文意當在此章末句之上愚謂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清風高節之異乎人爾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百世之下猶為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

陳亢問於伯魚章

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開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兼兩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得於詩禮之所開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涵養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異聞固非而以爲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會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伯魚聞詩聞禮觀於此章其言藹如其氣象真不忝為聖人之子吁其得於薰陶者深矣

邦君之妻章

南軒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宣公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按春秋首書天

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祿皆妾
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
邦君之妾則君不可以寵故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
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况異邦乎觀僖公八其妾
母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風者秦人之
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可干哉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
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
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
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
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
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誣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
楊雄謂孔子於陽貨為誣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
與道為一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黽勉莽賢之間而擬
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曰陽貨
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實
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
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智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
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
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
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
幸遇諸奎爾○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亦豈得效之
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
之計故其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
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誣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
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
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愚

按季平子逐昭公迫於桓子世濟其惡無禮於其君
益甚想得當時公論不平已久一旦為其家臣所囚
人心必快之而貨亦自以為張公室自古姦雄稱亂
未始不借人之所共憤者以為名此貨所以欲夫子
之助已也貨豈足以知夫子之萬一其為懷寶好從
事之語蓋他平日也聞得夫子是箇大有蘊蓄之人
不肯輕就故謂懷其寶而迷其邦又見夫子平日也
甚有意於當世故又謂其好從事而亟失時意譏夫
子不會隨時以就功名不是不仁定是不智若猶欲
從事則今也其時不可再失也故繼之曰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夫子隨問而答許魯齋謂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何如曰必露精神陽虎在季平子時已用事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陽虎欲以璆璠斂因仲梁懷弗肯而逐之至八年從祀先公陽虎將享季桓子於蒲圃而殺之以孟氏之救而得免陽虎奔齊又奔晉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則其時夫子見用於魯矣吾將仕矣之答乃陽虎在魯之時

魯之用夫子則陽虎作亂出奔之後也○謂亡歸豚不可為先加禮矚亡往拜不可為豈得不見孟子見

性相近也章

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黃氏震曰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以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

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

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非正為言性而發為

教人知所修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莊渠此論極為有功○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然非正為言性發也正為言性發者必若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語於孟子論語中庸之言性俱包得周程張因而分疏得明白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朱子曰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爾○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不可移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

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按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此程子之言於夫子所以為異而同也

子之武城章

弦歌且歌也合樂曰歌弦歌而謂之學道者古之教有四詩書禮樂纔教便兼此四者○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

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野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君子學道則明於長人之道故愛人小人學道則明於事上之義故易使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虎

隨三都弗擾又畔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爾使孔子而不

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蘇氏曰孔子

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按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集注用之邢氏又云其使魯為東周乎此句便說錯故集注削去蓋聖人但言與周道於東方爾纔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用之在人可為東周在聖人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借則不

能成至其所以轉回時運固自有道矣○弗擾為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弗擾一曰不狃字子洩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陽虎囚季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問吾其為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朱子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為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夫子能墮費

紹興編

下論六

五十一

五十一

而不能墮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問如夫子之得邦家者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羈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二是如此否朱子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任是堪倚靠○愚按整齋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為本也寬是不迫急苛細使人難事之意信如子路無宿諾敏是無怠忽不及事朱子說敏處最可玩味寬以量言惠以事言見是居上之大體惠是隨事及人之恩惠五者非仁也行五者於天下則仁矣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欲其以是自存養變化蓋力行是五者則亦足以存其心養其性變化氣質增益其所不能道理徹處便是仁也○答子路問成人答子張問仁皆是逐件說教他循這條件有依傍以做做到徹處便是仁顏淵具體聖人聖人

紹興編

下論六

五十二

五十二

答其問仁只曰克己復禮為仁及顏淵請問其目只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蓋聖人合下便渾然顏子渾然中略有些子客念來打攪聖人教他只一判審便脫然兩開去便全體都在此不待逐件說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蓋查滓便渾化便與天地同體子張之徒正緣查滓多聖人須與逐項開說教他依此做去工夫微時其至則一也○不侮朱子作不侮人說

佛肸召章此夫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

佛肸晉大夫趙氏家臣以中牟畔召孔子在孔子再適陳反衛之時○朱子曰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

昭開編

卷之六

五

三

不能免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

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

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

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

然遠道畔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問陽貨

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

時便已不好了○南軒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

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問

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

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朱子曰得之○按楊

龜山晚年之出人有議之此繫吾儒大關節審時自審信乎不可不定而後應也○繫而不食此不食字與井渫不食碩果不食字意正同言不為人食也繫而不食者指瓜之在蔓者言也似亦一說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六言六蔽章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朱子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冠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問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着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

續開編

卷之六

五

三

之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昔劉大

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

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

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心常自不

足謂此人實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

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

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

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南軒曰六者本

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

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

蔽矣○勉齋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爾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詩可以興不但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美者令人願慕直是其歌詠舞蹈之間自有使人興起處蓋聲之感人易入如此如今之歌曲亦能使人興但古詩之中聲不傳於後世無以如古人之興於仁義中正爾可以觀蓋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也夫興於善則本立見得失則理明學之大端舉矣下又舉可以羣可以怨事父事君皆與之有以養其性情之效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觀之有以盡夫物理之效也不言之則不備故悉言之以見詩之爲道其大如此而不如是則不足以爲學也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怨有羣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

紹聞編

下論六

五十八

也和而不流故可以羣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問何以言之則曰怨蓋以怨爲君子之所不當有也然後孟子極言其理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由孟子之言觀之怨發於愛親蓋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莫可告愬而寄至痛於微言以冀其親萬一悔悟焉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怨何可非而亦何嘗失之怒耶詩之道於人倫無不備而父子君臣尤其重者夫人興於善而和於性情未有於人倫不厚者也有考見得失之明則達於事理未有於人倫施之或悖其宜者也故通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要之事父事君六經之道同歸而獨以詩言之蓋詩本人情尤切日用人入門便是事父出門便是事君此是人生大節目却是得詩之發爲多蓋興莫先於忠孝之良心而得失之所當考見者亦莫大於父子君臣之際也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鳥獸草木亦物理之所當知者故事雖至末而心亦不容有外焉若後之訓詁家區區於草木蟲魚之名狀則可謂溺心於細而昧於義

紹聞編

下論六

五十八

理之要矣若匡衡號為善說詩能解人頤而相業無稱不免與張禹孔光為伍事父事君之大義且猶憐然如此則其所以學夫詩者亦徒章句文義而已其賢於區區草木蟲魚者固能幾何哉此可以為戒也

子謂伯魚章

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按為猶學也古人學詩不如今人但誦其辭解說其義便了蓋弦歌之皆學也○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禮云禮云章

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夫子元不曾說出意在言外

色厲內荏章

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

鄉原德之賊也

問鄉原德之賊朱子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道聽塗說章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所謂為己有也道聽而塗說雖聞善言不為己有荀子所謂入耳出口口耳之間纔四寸耳非德之棄而何棄字意見得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乃徒以資口說而已非棄之而何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患得之蘇氏謂得上當有不字朱子謂文義自通不必增字蓋古人語急而文省爾今家語亦作患不得之恐或他論之文也得謂得富貴權利○蘇氏曰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患失故孔子深惡之○上神宗皇

帝書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云云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朱子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論秦檜事曰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檜皆受之不歸○又云當時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然有士大夫獻謀者亦有九

錫之議矣吳會韓是也○呂知靜江府州有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

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其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又曰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已似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爾○南軒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覆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輔漢

卿曰此解無所不至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集注吃癩用鄧通事詆痔用莊子列禦寇篇語唐荆川為某人作墓銘曰遺世交喪繁者寡得愈多詆彌下○小則吃癩詆痔大則弑父與君夫吃癩詆痔此貪夫小人苟賤求媚之事若弑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注之意以為小則為此大則為彼小人為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做○胡氏曰斬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之不可為則雖有益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時行時止一歸於道德而已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

紹聞編 卷六

古者民有三疾章

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即身之有

疾也○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范氏謂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如后夔之所以為教臯陶之所以取人皆以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為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專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今之狂也蕩觀之此而可見矣矜正是狷者之事其有所不為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

紹聞編

下論六

卷十一

已故雖稜角峭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已加人世自有一種知自守而不能克已者多至於忿戾如近時寶雞張撫居官極清介天下號曰青菜張然性僻與僚友多爭競相失今之矜也忿戾於此亦可見矣愚是見識暗昧之人徑行自遂蓋如可陷可用之類雖高柴之不徑不竇亦謂之愚蓋只信已意諒而不知變是亦愚也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却要使些詭詐挾私妄作要去欺人朱子謂侯氏說愚之直詐未盡以直為直實不隱則未見其

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憲佞微巧者歟○朱子謂肆廉直皆具美惡二意如廉則有分辨而失於防刻爾廉而不劇始善也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朱子曰不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

紹聞編

下論六

卷十一

予欲無言章

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朱子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問四

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為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踐履事為之實也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朱子感興詩末章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粵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蔡氏說此章謂先師于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紹聞編

下論六

本三

三九十六

理而不說郭象注亦引論語予欲無言為說○顏子之在聖門不違如愚而德進薰陶而已○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魏莊渠與王純甫書曰大哉聖人之道峻極于天願吾兄超然於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天理流行之實不出日用事物之間就躬行處體認則件件皆實事聖人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能達者其實在此而人之所當心領神會而自得之者正惟在此而不可以他求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或問此章諸家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朱子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

紹聞編

下論六

本四

三九十六

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爾然人之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何如爾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欲曲為之諱而未減其

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揜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未故夫子推本而告之

○朱子曰洪氏之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復固有喪之禮矣唯樂為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其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先示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又言父母之至恩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得其本心焉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悌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真情使之知所由來則

自不容已也○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爾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歐陽公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曰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亦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

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為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取也君諱堯卿道州永明縣人○吳草廬服制考詩序曰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

紹聞編

下論六

本七

卷六

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如此則與短夜何異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隆而有殺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

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姊婦之服一家者勿俱已

紹聞編

下論六

本八

卷六

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奚獨於兄嫂弟婦而恣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按鑽燧改火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朱子謂

土旺季夏故取楊用修曰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
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
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
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
冬行為水柞櫟色玄以象水也

飽食終日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李氏說得之諸說真以博奕
為可為則失之矣○此非啟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
彼之辭○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
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

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

為宵有得息有養

存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

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

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
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
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
死則日有進愚按觀張子朱子之言可以知君子用
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以用矣○朱子又言要閒
心却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却閒有所主愚謂不
要閒有所用也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則

不隨物走故常定而閒○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
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龔峰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於
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於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
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
哉意甚該涵

君子尚勇乎章

南軒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
當為勇固在其中矣

君子亦有惡章

朱子曰稱人之惡在已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
絕勸勉愧耻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
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
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問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
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
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
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
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勇謂材力
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范

氏以諫爲訕殊爲害理訓之得名正以其不借於上而顯言於衆爾謝氏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臧也○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

唯女子小人爲難養也章

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也朱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其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南軒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按南軒以小人作爲惡之小人說故有陰類及不惡而嚴之說○遯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或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也朱子曰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本義曰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爾○愚按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爲可畜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

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章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蚤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處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

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
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
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
以事之難易為先後爾○饒氏曰微子之去在先無
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諫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
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及比干
繼之乃見殺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後
疑當以論語為正○問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集註
改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未當乎勉齋黃氏曰非也
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

紹興編

論六

七十三

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
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指仁之
義而言也雖指仁之義然其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
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識之可也○按或問謂史所
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蓋謂去
難於奴奴難於死此大有說其詳在後○或問謂箕
子見比干之歿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
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
以背其君也柳子厚亦謂若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
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箕子不死之意為

有在乎此要之此等處皆難言也其說在後○三人
之行不同而夫子皆許其仁者原其心也至誠惻怛
各求其所以自盡也○商書微子篇末云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
自達其志于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二語之間三
子之仁見矣朱子嘗曰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又曰
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他分上或去或
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曾子啟手
足易箒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細玩朱子此
等語三仁之仁可得而知矣今只以尚書微子一篇

紹興編

論六

七十四

熟玩之則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不拂乎愛之理而
有以全其心之德者宛然可見朱子門人嘗論之曰
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
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
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
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
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
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
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
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

爾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殺爾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溝瀆以效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猶得以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者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於紂則紂益生疑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為元子但當遯逃而去乃合於道萬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吾謂三公心事之曲折此論盡之矣朱子以為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愛之理即薰然天地生物之心臯陶稷契處明聖之

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宜通而條達及於天下至於萬物咸若微箕比干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訊所以自處之義既得其所處之義則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已此其於愛之理雖若有不得遂於君而未嘗不遂於我也故謂之不啻乎愛之理觀屈原遭讒見放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啻矣惟不啻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注曰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焉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德者可知矣集注之語精確而或問亦明鬯而有味其所謂得心之體而無違得心之用而無失者即不啻而全之謂也但集注意尤圓爾勉齊所論似未快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

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以上章例之此亦必有夫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齊景公待孔子句絕○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固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子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按史記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後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

嬰實不知孔子觀其譏儒者宗喪遂哀其道不同可見謂其欲害孔子而進間言則齊大夫而非嬰也史記以季孟之說為面語孔子亦非

齊人歸女樂章

夫子嘗適齊不用歸用於魯齊人又沮之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夫子同事正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志移於後此齊人之間所以得入女樂之歸君相皆有而主受者桓子也及三日不朝則君臣皆荒惑而簡賢棄禮無復省顧不止於意向之不在矣故夫子遂行也○論語直書夫子去魯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如孟子所言與史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孔子行三字中有包括孔子非遂行也記其以是行爾論語春秋之辭也孟子史記則傳也○齊人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以遺魯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此與沮溺耦耕荷蓑丈人是一時事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封孔子而不果在此時觀接輿之言比之以鳳而箴其衰幸其或止而慮其殆語意慙慙若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不能忘世之心則有不足以相謀者孔子下車猶意其可以告語而欲告之以出處之意其人自不欲聞而辟之蓋自以爲是固執而不反也其人其言今亦見於莊周之書豈亦其流也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蓑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爾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朱子曰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

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果於辟世而與人絕爾○愚按桀溺意以夫子周流天下不肯遂隱者不忍天下之失道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然以道易天下亦須是人心事勢尚有一可回轉者方措得手今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夫子將誰以易之乎與易不得徒然於周不可則去之曾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衛徒爲辟人之勞而卒無益也豈若遂飄然辟世之爲高乎故曰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諷子路從彼不若從此則譏

夫子之意在其中矣然桀溺知滔滔者天下皆是而不知道苟在我則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時知易之難遂欲避世視斯人之徒皆若不足與而不知人之不可絕而世之不可逃也故夫子言彼欲辟世則將不與斯人同羣乎然鳥獸不可與同羣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彼言誰以易之蓋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爾學者於此要知夫子固亦嘗言天下無道則隱與賢者辟世矣今又若以辟世爲非何也蓋彼之所謂隱與辟者與桀溺之所謂辟者實不同桀溺視天

下無一人之可與其辟世也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也充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且以斯世無道而易之之難也而遂不與易之則世亦何賴有君子哉若夫子所謂無道則隱者謂隱其身而不仕爾非謂必遁入深山窮谷而影響惟恐其不幽也所謂賢者辟世者對下辟地辟色辟言而言此則以無地可辟無國可之不得已而有然爾非若桀溺必以辟人為非辟世為是徒以滔滔之俗而遂疑天下無一人之可與也

子路從而後章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不仕便無了這義○或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則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愚按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此理要認得透蓋道之不行上於時也苟有人焉致敬盡禮委國而授之以政則義豈可不從行吾義所以達吾道也及其有不可而不得不去則卷吾道而懷之亦所以行吾義也蓋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固截然有一定之分而不可苟者事君者事之以此而已矣使人皆高遜而不肯任天下之事則君臣之義便廢了使人皆慕祿而不能全進退之節則君臣之義也壞了故君子之仕所以行此義也纔說箇義字則可行而行不可則止便已素定於入仕之初所謂量而後入也若只以不仕為高則便無箇

義了若有人始仕以義雖未保其後之何如然猶是有前一截之義在還有箇商量在若執着不仕則便無箇義了○仕則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所謂還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則是無了○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倫矣○勉齋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也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

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爾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與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王伯厚曰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汗視世俗殉利亡耻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逸民章

唐荆川曰余讀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

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爾○按漢書地理志叙秦伯仲雍奔荆蠻事因云孔子美而稱曰秦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隱居不言故其身清潔所廢中於權道○志又云秦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仲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乃爲晉所滅按虞仲集注用顏說而以夷逸爲人名○按此章首列逸民姓名而繼以夫子論之之言

顏氏夷逸之訓殊繆而班氏所引虞仲恐亦誤虞仲周章弟似非仲雍也俟再考○朱子曰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愚按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言行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不可考柳下惠自其不差汗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自其三黜而不去祖禡裸程於其側而與之偕則有似於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則其言行之所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

合於義理當於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為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槩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得其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斯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為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病之也少連事雖他無所見然以記之所稱而觀之則藹乎篤行純孝與曾閔同風其為行脩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之而今不可考矣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行未必如二子之純故獨言其身中清廢中權取其此二節

續編 下論六 卷十五 言及上

有中乎道之清權而已其視中倫中慮者固不無少貶矣然其心則皆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者也故同謂之逸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今按集注云放言自廢是用包氏意○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時可則時不可則不可一視乎義理之所當而已○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

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今按無可無不可近時說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柳下少連則未免有可此說非也七子之心皆有可有不可是故非其君之不可事也非其友之不可友也惡人之不可與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可也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如此然而不念舊惡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盍歸乎來也是得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冠不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與之言矣安得謂伯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不可者一以清為主故卒至於無一人可借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弗受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時也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

續編 下論六 卷十六 言及上

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然而際可公養焉則
衛靈公孝公亦可矣惡人固不與之言然而陽貨先
焉則亦可見矣互鄉之童子潔已以進焉則亦與其
進矣然見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可於衛
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所
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何其決也此其有夷之清而
未嘗偏於清惟其心未嘗存乎夷之不可而可否
一惟其時也又如汙君可事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
止袒裼裸程可借此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
與人借而不自失是自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
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
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和為主故可去而不
去不屑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即此可見是
下惠亦有不可存乎心也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
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
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問問如也與下大
夫言便侃侃如也溫良恭儉讓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德言盛禮言恭即此以視夫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

免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
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
也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不可則各守
其一節而墮於一偏矣○圈外注謝氏所云方外之
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蓋指楊朱之流輔氏謂指
接輿沮溺丈人等非是

太師摯適齊章

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朱子曰白虎通曰
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莫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
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按諸
侯三飯此起亞終四或謂昔嘗僭禮後去其一然不
可考矣○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
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
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
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
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
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班固
有大踈陋處人物表以師摯以下為殷時人
周公謂魯公章

君子不弛其親此親謂諸父昆弟之屬不弛者隆其

恩意而無遺棄也觀紂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晉
誼無畜羣公子春秋時諸侯往往猜忌疎薄其諸公
子宜周公之訓以此為羣言之首也大臣非其人則
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此中庸之九經所以先尊
賢而以敬大臣次之朱子推明其理以為大臣之不
當使其怨乎不以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
有趙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
知九經之義而然爾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
本則固視明聰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

綱目編

下論六

九

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
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置之
大臣之位而但使之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
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
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乎兩
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朱子之言可
謂善發中庸九經與周公告伯禽之旨者矣親親之
次便是敬故故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任大臣之
次便當器使羣材故曰無求備於一人夫隆親親敬
故之恩盡任賢使能之道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

至也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於伯禽受封之國又
特以此告之為子孫世守之家法使此意無盡魯豈
有衰也哉

周有八十章

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
感深矣○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春秋繁露
○八士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班固古今人物表似以為文王時人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見危授命章

綱目編

下論六

九

勉齋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
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注以為庶乎其可則固
惡其言之太快矣○或問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
十五章所謂可也者歟朱子曰可之為可則同然曰
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朱子曰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
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
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
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

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注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章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勉齋曰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

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遵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尹氏最為得之范氏以知所亡為知新者猶可也以無忘所能為溫故則不可蓋溫故者慮其遺忘而溫習之無忘所能則其見之之明守之之固無待於溫習而自不能忘矣觀尹氏不失之云云則可見其得失也謝氏謂學非讀書之謂而以體常盡變為言則失之過高矣子夏之言所謂知其所亡者正以其講習問辨而有所益爾豈遽若是之大而無當乎夫日用不窮者雖因於應變然其

理則初未嘗不素定也不得為所亡不離大體固所謂體常然非人之智力所及也不得為所能又曰非為人者能之則是凡讀書者皆為人之學也此蓋懲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推之過於其分不察乎所謂為已為人者蓋以其心而言爾○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問既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或問此章之說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朱子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

紹聞編

下論六

九五

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預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之矣○愚按集注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是四者正明

道所謂鞭辟近裏着已能如此便是心在身上了故曰心不外馳所學所志所問所思皆有其事在人莫大於五達道人能學之博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豈不事皆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此說來則便是實踐而為仁了何以云仁在其中故朱子後改云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只在上說○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如此却便是為仁了非仁在其中的意也或問之言不無傷於太快○朱子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

紹聞編

下論六

本木

言為仁爾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大抵聖人說仁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按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

子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熱盡發以示人矣○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篤志是至誠懇惻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近思者以類而推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同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二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理不是在我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為何事只是理會此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務反求者

紹興編 卷六 子論六 卷七 子論

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近有以博學為非心不外馳之事者殆未知古人所博之學也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古人之博學不止讀書然讀書亦其一事也今人固亦讀書矣仁在其中否德性不懈否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存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須是存心與

讀書為一事始得○集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閒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朱子有讀書法甚詳學者能依其言豈但方是讀書便是仁在其中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者底就着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會看底就着處自虛靜可見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是理會邊事○量方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愚按朱子讀書法猶子夏為學法也朱子以為即此乃操心之要子夏以為即此而仁在其中其意一也○若欲實到須是躬行○克己以去其私反躬以踐其實至於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方是實到處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問集注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

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闕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致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捨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致者極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按管子曰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隴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按學對居肆則兼指學之地與學之事而言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則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貴於學也而學必期於致其道不致其道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爲至也直欲與夫子相從於卓立之地方是致其道○今之學無復先王之

法惟讀誦之存爾而使之作爲文詞以徇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知道者之少也○古者正學外誘猶爲兩途故學則外誘不入而志可篤今設學校而誘之以科舉利祿是爲一途矣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字去聲或曰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按過出無心文出有意曰重其過則見其耻過作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人飾非之罪而深戒夫人也若曰再過則前過過也後文亦過也而反輕之矣○有耻過而文者有遂非而文者耻過而文者內還有悔心其罪在文若遂非而文者全是欺心謂已當然欲他人已從未有不成於惡者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此章先須逐三句理會後須合三句理會逐三句理會者如望之儼然要見得儼然氣象是如何即之也溫要見得溫之意思是如何聽其言也厲要見得如何是厲各認得分明後又須合起來看見得他人儼

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其所以然是如何
又豈見得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
潤而栗然這箇意思是如何元來只是聖人之心全
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於容貌辭氣者自然如
此貌自是而莊也色自是而和也言自是而確也但
自他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即則視其色聽則聞其言
爾儼然在學者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亦此氣象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
盛自然尊嚴溫而厲想其揚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威
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矣溫如謝上蔡

相傳編

論六

卷之四

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
子答范文叔求春風堂記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
是不違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
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為實耶不違仁之影
子此一句最有味嗚呼觀乎賢人則見聖人矣厲當
訓嚴而云確者蓋曰嚴則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確
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胡敬齋
謂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
也得敬齋此言益明此章之意矣此章子夏形容聖
人氣象最親切與溫厲諸章足以相發最宜深味朱

子謂濂溪清和清和二字最好孔經甫祭濂溪之文
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朱子善
其言謂氣象可想矣朱子贊明道像曰揚休山立玉
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
德正中厥施斯普嗚呼明道亦近於聖人氣象矣謝
上蔡曰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
時言後無力○南軒曰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
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
言則為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
須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按南軒以此君子泛
言不指孔子故其言如此非謂聖人亦待成就於禮
樂而後發見如此也禮樂無斯須去身此語最好即
陰陽合德之意聖人中和之至不待說無斯須去在
學者須如此持養

總論編

論六

卷之四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南軒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已
諫君而君以為為謗已是在我乎信未篤而已○君愛
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
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
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或問然則盤庚之

遷比干之諫奈何朱子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爾
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以執
一論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闕章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
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
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
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
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
之權也○勉齋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
皆不踰闕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乃其次也
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
足觀也已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
可不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可也若立心
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者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
者失之矣○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箇字方會得子
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為末其所謂本

者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小學
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
始卒二字替之陸象山嘗謂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
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
常重不為末所累又謂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
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人去今所傳者乃子
夏子張之徒外人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
象山蓋以有女有子者自處其教人無先後之序只
如釋子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子游之意不免
近此殊不知本末只一理教人却有序故子夏以其
所守之定本言之謂君子之道孰則先而傳焉孰則
後而倦焉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
小其類固有別矣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本
根澆灌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壅護事非一
端正猶小子所以養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固其真純而理之遠
者大者固將由是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
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
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合下始終兼備無俟積漸無
不各極其至者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

乎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朱子曰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小大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爾○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有始有卒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

紹開編 四下論六 百五十九

做也○問灑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去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道理灑掃應對必有箇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灑掃應對

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有不合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語極精○或云灑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此語最好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掃應對此語要玩○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問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

紹開編 四下論六 百六十四

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若事上有毫髮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極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爾慎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爾此解程子自灑掃應對○雲峯胡氏曰程子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又曰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

徐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參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人之道更無精粗粗事如灑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兩樣非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也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便是此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如草木之有枝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為兩段事也灑掃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事若可以本末分而之所以然之理則一而已矣不可得而分也其四承之而言明於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此四條皆發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惟其分殊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惟其理一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厭末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凡程子後四條之意大總如此實與首條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

不在故灑掃應對之事雖小而天命之性亦即是
 而在焉故父命呼唯而不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凡
 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_音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_音而扱_音之見父之執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侍坐於先
 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
 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
 非禮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侍坐
 於君子君子久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凡此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禮也豈有所勉而然莊
 生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固天性儀則之所形也只
 看所以然如何便是此等來處也且看如此等應對
 坐起之間至小一節之處必如禮則安失禮則不安
 是心其孰為之必有所以然故然則安不然則不安
 道散在萬事非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非牽得此處補
 得那處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
 故君子只在謹獨自微而顯自小而章由灑掃應對
 上便可到聖人事只是無一處放過○成有遲速質
 有大小草木區以別矣故雨露不能速化根器有淺
 深工夫有生熟學者之材分區以別矣故善教者不

能一律施○朱子曰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不必言
 人去畦分之○按注曰區猶類也此云區是分限非
 人去畦分之而馮厚齋乃謂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
 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躡如此則區是畦分不知
 一區中草木之大小亦自不能齊其說不通矣○精
 義入神四字是程子偶舉來對灑掃應對而言蓋灑
 掃應對只是小者近者由此而上遠者大者至精之
 事非一言可盡故不得已以精義入神四字該之灑
 掃應對以事言而事必有理精義入神以理言而理
 必有事此二者若皆以事言則有大小以理言則原
 無兩樣故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謂不離乎是
 也謂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謂都是一
 箇大本中流出也不可謂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
 體故謂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說到所以然
 處便無遠近精粗之間所謂一以貫之也此便是有
 始有卒之理今講學是見得到此聖人是已做到此
 學者未能便做到此故須循序漸進子夏所以謂教
 之不可誣也○文王一日朝於王季者三灑掃應對
 中便有精義入神處故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
 上者

仕而優則學章

范石湖曰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按學以治心修身非為人也仕則欲行其所學非可以獨善於己也此其事之異也然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其理之同也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自仕者而言必盡其仕之事有餘暇則學其時也誠不廢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矣自學者而言必盡其學之事有餘力則仕其時也誠不廢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矣○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為餘功互相發也○仕優尚不可以不學學之於人大矣則夫學未優而欲仕可乎哉子羔為費宰夫子所以謂賊夫人之子也○象山陸子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嗚呼後之人學未優而仕仕而不復知學者皆是也纔一霍便散至於汨沒漸盡而後已可悼哉○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悅

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

南軒曰喪主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朱子曰子游之言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爾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為說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爾

子游曾子論子張二章

兩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為仁之質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疎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楊氏以莊而難親為子張之病朱子謂莊不害於自持

非仁之病也。以是為病，則夫漫然無廉隅之守，使人皆得狎而易之者，又可以為仁乎？○難與並為仁矣。朱子初說，只主在已難資其輔，而與之並為仁一邊說。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焉。今集注却兼兩邊說。○朴實向裏者，於已有真切之功於人，亦有真切之益，故可輔而為仁，亦能有以輔人之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南軒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乎字有感動人意，欲人自反自盡不自盡之處也。若只說人人能如此，則不見得聖人微意。

孟莊子之孝章

或問鄧氏此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

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謝尹氏得之，但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為事小而不足喜之意，則非也。曾子之意，正以為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爾今日不足，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楊侯氏皆引政散民流為說，亦非也。所謂民散，特以其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爾○按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至。民日遷善遠罪，自不至於刑後世，禮義衰微，教養之具皆蕩而不存。

故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
陷於不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當是時深省所以使
民至此者方哀矜之之不暇而可以為喜乎治獄者
每患不得其情得其情則喜矣不惟不知自反民散
之也且喜則忘哀矜而刻覈之意或溢於法之外矣
哀矜則不喜而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虞廷所謂
欽恤意正如此故陽膚為士師而曾子以此告之

子貢曰紂之為不善章

子貢本意在下兩句紂為不善不但身誅國亡而天
下之惡名皆歸之子貢非欲人監於紂而後知惡之
不可為也要玩下流二字為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
自制眾惡相引而來浸尋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
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
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
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貴謹
之於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
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
諱過而撿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浸尋於下

流者有之矣此章與上章相次意頗若相承夫過而
不改紂之為不善之幾也欲勿居下流則亦速改過
而已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或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未子曰未墜地
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
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
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
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

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
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
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
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郊子師
襄之儔爾○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謂周之文王武
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爾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
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
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

禦爾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朱子曰古人官外只是墻無今人廊屋○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人得譬如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人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南軒曰武叔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朱子曰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多字集注無音蓋只如字讀而注云多與祗同按韻書祗音支詩曰祗自底兮又曰祗攪我心漢書司馬遷傳祗取辱爾鄒陽傳祗結怨而不見德皆為適所以之辭此云多見其不知量者亦曰適所以見其不知量爾

陳子禽謂子貢章

朱子曰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便是動而和處○愚按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道之所謂道之以德投為學校庠序教以人倫之類精神在四箇斯字上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而惟聖人一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播植人也而其遂則天斯立如斂樹天也而植之則人下三句皆以此意看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教也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即工威以征討而猶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緩之斯

來之實也動之斯和集注引於變時雍為釋則亦可以想見其實矣○勉齋曰立之道之絪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雲峰胡氏曰此

章集注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注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之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

子亦三始則喻以宮牆之未易得其門而入次則喻以日月之不可踰今則喻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等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益深矣○按陳亢遊夫子之門矣而所見與叔孫武叔等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豈不信乎○陳亢實子貢弟子疑因子貢而嘗從夫子遊者聞政異聞之問皆鄙俗之見○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自者所共覩夫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智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或問歷數之說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

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錄而為言也曰執中之說如何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名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曰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也○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

紹開編 下論六 頁三三九

告舜只說得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其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成湯既放桀而告諸侯述其初

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討罪任諸已命德聽諸天蓋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張子曰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朱子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此述其請命告詞○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蓋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蔡仲默謂此不但聖人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侯所以奉天脩職之不易也○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孔氏曰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才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愚按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

紹開編 下論六 頁三三九

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注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書者來解此也書云於歷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孔氏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彌無所謂大賚○饒氏說非是○南軒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

紹聞編

卷六

卷六

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隳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一切反之○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同於下矣月令春秋日夜分皆同度量平權衡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齊陳氏以公量收私量貧是末世公量小而私量大也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脩之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脩是三者政之綱也故四方之政行焉興滅繼絕還是兩事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也逸民仁賢之不在位者此三句皆有事證合人心之所欲故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自周有大賚以下皆武王之事○帝王之事何以盡於寬信敏公四字帝王為政雖嚴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為主也寬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說也三代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治

况盡其全者乎

子張問於孔子章

朱子曰謝氏去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人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愚按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此正程子所謂出

紹開編

下論六

百五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南軒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問四惡之說朱子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

成不亦暴乎今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

紹開編

下論六

百六

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尊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愚按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之所以分蓋二者皆刻急之病但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於素蓋功緒業次分任之者各有司存而提挈綱維全在於上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

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
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
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
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
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使人何以趨事哉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命者如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人不失命則
於得喪之際不免容心以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
不顧其枉道失已而為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
非汝求之功如此而不得亦命也益見雖求無益

紹聞編

卷六

五

是不問得不得其於小人皆在彼也故人必知命而
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小人
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得喪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入門第一步聖人為
學者言之若成德之君子則不待言命矣○禮是扶
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
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
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
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

○學而篇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中庸曰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之為急如此而其要
在知言言之是非得失皆心之發故知言則能知人
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主不能知言○按
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只如古人一相見之間相
見而視相見而言各有威儀之則真是耳目所加手
足所指皆有方向如此習成便德性堅定所以能立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
終篇得無意乎此總說此一章之意又曰學者少而
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此

紹聞編

卷六

五

總說讀論語愚謂今人於論語重而習之正以為科
舉之用鮮復能反之身心知其切已而能踐行其一
言一句者非侮聖言而何讀而至此其類有泚一旦
發憤自強可也○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
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
所守而為小人也○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
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
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

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

編之六

孟子上

王樵著

太史公未必深知孔子孟子而朱子取其世家列傳于篇首者以孔孟事實之大槩可考信者此而已○孟子未嘗親受業于思使嘗受業不應七篇中全無所稱述又不當曰予私淑諸人也他書有載子思孟子問答之言者要皆後人所附益也○觀孟子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梁而後至齊不俟他證而可見○齊伐燕事攷見本章○程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按前哲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于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又一○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

其材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此與序說中英氣一段可以參看下同○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趙岐注孟子見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

招聞編

上注

二

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朱子曰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勢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云云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囑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爾○蔡介夫曰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今按韓子此語

紹聞編

上注

三

是字已自有所指已見上文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于吾心○按韓子謂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雖亦知說向身來然要之原不曾實做自己工夫故其言止于如此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實得者其言自別也○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而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

自首末相貫○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于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爾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為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于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于愛或主于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于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

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為
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
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于此則君臣
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
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
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為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
矣然以為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
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
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為之說顧有以為義
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于人情者雖其
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
見利之難言矣○說孟子對梁惠王章曰凡事不可
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
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
利之心○南軒曰以仁義為本是導民于理也以利
為尚是導民于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
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
已也于是篡弑之事與其害有不勝計者仁不遺親
義不後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

紹聞編

上卷

六

三百六

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為國者舍
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
曰利○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待可包四者義者心
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
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
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仁對
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
○叟非句絕當連下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而自愉孟子言賢者而後樂
此出王意外欲有以進之而王不能自勉也○南軒
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
當爾而于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
完矣○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龜山曰世
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
囿之觀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唯
孟子之言常于臺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
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
而其君易行矣○南軒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
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則由

紹聞編

上卷

六

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陳定宇謂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之旨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章

孟子云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段極痛快集注云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此數語極簡盡極警策○楊氏云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先王之

經

孟子

八

道即養民之政是也周禮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發粟賑人之事然非移民間之粟也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是有移民之事○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注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取也○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

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法制未備謂未能盡畫井分田制其宅里教之樹畜天地自然之利謂穀與魚鼈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斧斤時人之類夫天地有自然之利今法制雖未備而樽節愛養則有餘而足以為民之資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此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

經

孟子

九

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以食之衣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知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五峰胡氏嘗以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庠序鄉學

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也○徐氏曰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乎其間又為之庠序以申之○法制品節之詳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設為庠序學校是法制之事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之類是品節之事○田里樹畜亦不出天地自然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為詳爾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相財成之實事不出于孟子所言也○集注云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于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于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此又一章警策處○圈外程子語關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泰伯皆未能達故集注首于此斷破○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寡人願安承教章

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于心則亦速改其以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釋從而不改然

孟子猶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虐政以告之○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此因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語而究言之惠王之不恤其民與鄰國實無百步五十步之異乃自以移民移粟為盡心而怪其民之不加多于鄰國可謂妄矣孟子于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踴跳故名

曰備○作備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記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攻之史惠王敗于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之故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自反觀願比死者一洗之之言其志若壯其實猶將蹈其前日之覆轍而逞于一決也故孟子告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是自強之道不在于興戎所謂如耻之莫如為仁而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若桓文霸諸侯則誰不知之所不道者謂經營霸業之事爾○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語此章綱領○斲下沒反集注音核核有二音○是心足以王矣是心指王見牛之斲斲而不忍殺之心也足以王矣者以此心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也此處引而未發欲王反求而自得其本心故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即王吾不忍其斲 一語而提掇出此二字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實則庶幾所謂足以王矣者可得而語爾上文已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及王問若寡人可以保民乎則曰可乃舉所聞于胡斲者以問而曰是心足以王矣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宣王仁心有素聽德又聰便當于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于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忍之實而無以自解于百姓之言也○宣王不知反求前日之心徒自辯解于百姓之言孟子故設難以爲百姓之言不足異但王若不忍其無罪而死則牛羊何擇王當自識其發念之故爾欲王反求而得其心而王猶不能

然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與韓文董晉行狀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二而字同皆轉語辭○術謂法之巧者謂窮而有以通之也蓋殺牛既所不忍斲鐘又不可廢于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于爲仁之法爲有不通而窮也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易之所謂通也處得恰好便是通此所以爲仁之術也○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于見聞之所及此聖人之達道若釋氏之止殺則非達道矣○所謂見牛未見羊者非必見之而後有是心也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但未感則無自而發爾齊王之事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君子遠庖厨則不必屑屑然斲其所不見易其所見而吾之此心得預養而爲仁之術廣矣○孟子之言曲盡其理故宣王爲之開發感動而前日不忍之意宛然復形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故又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此一問亦緊切正與前是心足以王矣一

句相關應所謂反其本而推之者以愛物言之則仁民為本以仁民言之則親親為本苟無其本即無可推○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極緊切乃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于民切而于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采為爾南軒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夫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者也豈有于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

紹開編

上孟

十六

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于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于掌何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推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

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于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南軒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二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察識之也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欲其擴充之也○老吾老幼吾幼親親也思天下之人皆有老皆有幼推以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仁民也此用恩之序而功之所以

紹開編

上孟

十七

至于百姓者初非外得而有待于強為也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此之謂也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在我施之而已惟不為爾豈有不能者哉○舉斯心加諸彼恩貴于能推推恩則四海雖遠斯心可及如思齊之詩是也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維如唐明皇信讒而一日殺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王此爾史言明皇之友愛也其于兄弟有禮矣而其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為爾○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宣王可謂不善推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一本而其施有序
所謂善推也○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
差差在一物心之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
物其輕重長短莫不有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
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在權度若心之應物
則其輕重長短因物而形者在心而度以本然之權
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權度心尤不可
失其權度故曰心爲甚○恩及禽獸是其愛物之心
重且長功不至于百姓是其仁民之心輕且短王請
度之欲其自稱量而得其所施之乎○抑語辭此與
他處抑爲反語辭不同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
三者王之所習爲也故指其事而問之欲其以此而
度之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所快有甚于殺穀赫之牛者
王豈誠以此爲快特以心有所誘而不能不然爾所
謂有所誘者將以求吾所大欲是也是以其心尚明
于他而獨暗于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
至于百姓者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所
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卽以桓文霸圖爲志意非甲
兵士臣之盛戰勝攻取之力不足以得之而豈知以

若所爲求若所欲必不可得且有後災蓋以力則大
勝小衆勝寡強勝弱所不待言今以一隅之齊欲以
力管天下不勝甚明而王猶不察蓋亦反其本矣發
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
強弱非所論矣請嘗試之宣王有志于施行也于是
爲之備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無常產而無常心而
曰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蓋使民有常產又發政
施仁之本也因又詳言制民常產之法所謂舉斯心
加諸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
以有此道也○制民常產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實事也○凡孟子中大義朱子
每于章末又總提其大旨如首章云此章言仁義根
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
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
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
而明辨也此章云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
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一章
大意數語括盡又云齊王非無此心而奪于功利之
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

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非無此心指不忍也奪于功利之私如求吾所大欲志于桓文之事是也當時之君肥甘已足于口輕暖已足于體采色已足視于目聲音已足聽于耳便嬖已足使令于前復何求哉則又欲闢其土地爾若齊楚大國循其好大之志則不至于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未已也功利蔽固之深蓋如此雖惠王以區區之梁亦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伐趙伐韓再致齊師長子死焉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人之忍自內及外正所謂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者與此章之旨足以相發至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則此章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必有災者于是乎驗而尤足以為深切著明之戒矣宣王不能行孟子之言至其于潛王而孟子之言亦驗嗚呼可不戒哉

南軒曰孟子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至于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

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爾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于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闕之不可不嚴也

莊暴見孟子章

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蓋樂者樂也和心之暢也衆情之通也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此人之常情王之所不能異于人則可以言樂矣今王鼓樂于此兩節一則獨樂者如此一則與人同樂者如彼孰樂哉○管笙也箛如笛而六乳或曰簫也羽旄旌屬析羽為旌王者遊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兩箇孰樂字指點出甚字之意今王鼓樂于此兩節又要見得出箇孰樂之意知與人同樂之為樂乃所謂好之甚也故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初言齊其庶幾者言其近

治而已未有天下歸之之意然未有與民同樂而民不歸之者也故終言則王矣以結之○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人每以同乎常俗者亦曰與民同樂失其旨也○圈外註范楊二氏之說甚發越以其總說一章之意而列于後○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至于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集注以為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然終以為疑見于語錄○南軒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固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爾以芻豢得往知其然也○按南軒之說甚佳

交鄰國有道乎章

戰國日尋干戈豈復知交鄰之有道宣王此問亦其足用為善之一端也仁者寬洪惻怛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湯事葛如使亳眾往為之耕之類文王事昆夷事見大雅言大王初遷於岐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

怒亦不墮墜已之聲問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則已為文王之時矣容之度內矣智者之事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故明義理則識時勢若義理不明迫于一時事勢之不得不然如齊景公之涕泣而女于吳則亦不足以言智矣如越勾踐與太王處心用意亦自不可同日而語孟子姑取其事以為以小事大之一證如夫子稱管仲之仁之意爾○朱子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

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爾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爾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也時云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為畏

天也○按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此因事大恤小而言勇即小忿也不能容小國而下大國以是故也孟子曰王請無好小勇蓋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為疾也王請大之如文武之勇是也○密人侵阮往至于共文王時為方伯而討之密與阮皆國名共地名○怒者勇之發因王赫斯怒一語發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段話○寵之四方言天寵異武王于天下直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指除暴而言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指救民言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故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此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智勇兼之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

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則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仁之字小智之事大天理也不順天而不能恤小事大人欲也文武之勇天理也匹夫之勇人欲也孟子之論每欲分別天理人欲于毫釐之間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

時齊宣王蓋館孟子于雪宮而就見之自以為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以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故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集注云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小注輔氏之說非○人君有宮室之樂民亦欲有居處之安所謂不得此樂及與民同者皆自民之所應有而言非謂民亦欲有雪宮之樂也○賢者亦樂此乎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乎其辭驕前之賢者指君後之賢者指賢人○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君以民之憂為憂則民亦以君之憂為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

六三〇

多其懽忻愉怡痒痲疾痛舉切于吾之身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于不自樂而與民同樂爾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詭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此一截大意已盡後不過引一段故實爾○南軒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于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以告之○天子諸侯巡狩述職始有境外之出然皆無有無事而空行其春秋各循行其郊野必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亦未

紹聞編

卷七

二十六

有無事而近出者故夏諺以爲王者一游一豫皆有恩惠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是先王時天子諸侯皆不敢無事慢游以病民也○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

行糧食自所不免使出以正何病之有惟是後來諸侯每好慢游使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民始不勝其勞而起怨謗方命虐民民不堪也言其徵求之多則飲食若流言其慢遊之事非一則流連荒亡爲其縣邑附庸之憂也○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轉附朝儻之觀不復行而大戒于國出舍于郊始與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出舍自責以省民是二意○樂有五聲

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詩名徵招角招者取義于民與事也晏子所告景公所行皆勤民之事也詩中述之故名徵招角招也○自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至畜君何尤皆述當時之言臨了孟子只一句○畜勅六反止也易卦大小畜皆取止爲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詩言畜君何尤而孟子釋之言畜君者愛君也則從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李林甫之于明皇是也然而多欲之君子于忠臣之言不以爲愛已而反尤之者多矣于姦佞阿意之言不惟不之尤而反以爲愛者多矣

紹聞編

卷七

二十七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漢書郊祀志云泰山東北趾古有明堂處趙氏注朱子取之○朱子有明堂說按禮記月令爲說○文王治岐之政萬世之所當法○滕文公問爲國章曰夫世祿勝固行之矣集注曰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于民者無制爾蓋世祿者授之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

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今按助法即所謂九一也○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關市有征非王政也○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使以時取非禁其取也言澤梁則山林之屬皆無禁可知○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天心也○文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謂有以收恤之書言文王不侮鰥寡又言惠鮮鰥寡是其加志于是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矧獨是言其

系星編

上孟

卷八

紹開編

上孟

卷九

所以當先之意也○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言使公劉之民居無積行無賫則不能與之俱遷于幽也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故其民富如此○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如朝步自周之例姜女厥妃也胥宇共居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者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章

齊王于羣臣視其進退甚輕不知其任用當謹因孟

子王無親臣之問欲自解于今日不知其亡之責故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夫亡者誠不才而君宜不以其去為意顧始所以不知而誤用之者誰邪夫國君進賢其心蓋如不得已非輕加之也謹之至是以所進惟賢蓋尊尊親親乃禮之常使所進而尊者未必賢則必進疏者之賢以易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雖其人之賢不賢有以當之而豈禮之常乎故不可不謹也以古言之知人官人堯舜猶難其難其慎伊尹陳戒皆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也是以湯之舉伊尹高宗之舉傅說皆拔自踈遠一旦踰其尊戚之舊臣而人無間言及其既見用之後伊傅之尊戚與商始終且伊陟巫賢世臣繼出則以成湯高宗之謹于其進有以為之先也○再曰未可也曰然後察之曰見賢焉曰然後用之歷見其難其慎之意所謂如不得已○左右皆曰不可亦是今日所欲進者于國人則論公矣猶必察之者以人有衆好之而未必非同俗者有衆惡之而未必非詭時不逢者此其是非之衡賢否之實亦在乎君之察而自見之爾○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章

二節相承只一直意首以為巨室必求大木譬為國必任賢人賢人所學者大而王乃欲其姑舍所學而從我因又以琢玉譬雖萬鎰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至于治國家則曰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愛國不如愛玉矣○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言欲賢者舍所學而從我無異于教匠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于教賢人自有所學當使盡其用而惟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昔呂晦叔薦張子于朝神宗召見問治道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初懼不能任事願求助于子何如張子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彫琢則亦固有所不能○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今按魏牟尺帛之譬即孟子琢玉之

譬也

齊人代燕勝之章

齊王欲取燕托天以文其說孟子曉以欲知天命當觀人心人心所向即天意所在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故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是為宣王謀者如此下兩言古之人有行之者以其取不取之理則一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文武取不取之義則張子論之至矣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文王所以不取也當日命絕則為獨夫武王所以取之也見得文王武王俱無一毫利天下之心亦順天之命而不敢違焉爾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此即孟子之意

齊人伐燕取之章

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略無所利于燕庶幾湯誅

君弔民非富天下之意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

齊伐燕考

史記燕世家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易王卒子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代為齊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于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為臣二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

紹聞編

上五

二十

七

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平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湣王俱嘗伐燕

六國年表周顯王四十六年乃齊湣王元年慎靚王五年乃齊湣王八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國噲之五年周赧王元年乃齊湣王十年噲及子之皆死噲之七年通鑑慎靚王五年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

蘇代使于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

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傳之于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各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二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赧王元年燕子之為王三年

紹聞編

正五

二十

七

國內大亂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後載孟子此二章及燕人畔一章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朱子語錄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

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取孟子荀子亦云湣王伐燕則非宣王明矣又曰溫公通鑑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

金氏曰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

通鑑綱目後歲下年下注並綱日本文

巳周顯王三十七年燕易王齊宣王○戊四十六年齊湣王元年○丑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寅二年

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

分注載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之語及至齊答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之語

乙五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丁赧王元年

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分注載齊王問于孟子或謂寡人勿取與諸侯將謀救燕及燕人畔答陳賈等語按朱子于孟

畔下云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為王則此燕人畔答陳賈語當在三年燕人立太子平

孟軻去齊

戊二年齊湣王元年○巳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分注載昭王即位後弔死問孤及樂毅自魏往等事

乙二十九年齊滅宋○丙三十年齊殺孤咺陳舉

燕使亞卿樂毅如趙○丁三十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自齊伐燕取之至今三十一年

按綱目用通鑑之年而並存史記之說蓋以傳疑也赧王元年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

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黃氏曰抄以齊伐燕有二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

之取十城此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宣王者也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齊湣王伐燕

此即公孫丑篇所載湣王以其私問燕可伐與者也前稱宣王此止稱王曰時湣王尚在未有

謚也○按黃氏之說亦似有理但史記載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因蘇秦說而復歸之與五旬

而舉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事似不相協熟

玩孟子之書孟子于宣王時已去齊矣觀三宿

而出晝諸章王猶足用為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其去于宣王之時無可疑者孟子未嘗

與湣王共事史記孟子之不合斷不能兩通姑

如綱目傳疑可也

滕小國也間于齊楚章

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

齊人將築薛吾甚恐章

築薛偪滕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為善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為善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為太王避狄而言太王修德行仁有素一時偪于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然君子凡事造基業于前垂統緒于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而行爾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君之力既無如彼齊何則但彊于為善而已彊為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于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

存言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于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南軒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已私也○上章教以效死必兼民弗去一意此章教以遷國必兼彊為善一意後章總注云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于亡太王之德所謂為善也○上章總注云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此章云言人君當竭力于其所當為不可微幸于其所難必所當為所該者廣如修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也竭力吾之力所謂彊為善也力所不能則天也豈可微幸于其所難必哉○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為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爾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南軒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與不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

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或曰爲自有人來君之非命以從已也蔡介夫曰太王豈委其民于狄哉曰我將去之卽爲有君也○按何患乎無君語意雍容南軒之說得之○賀醫問曰周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言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意尤好蓋不漠然捨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而這意思便遺了○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歸之近于岐周之民皆歸之也○朱子謂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勝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太山之壓雞卵若殺他粗成次第二國必不見容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覩他故日漸盛大若勝則實是難保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春秋時紀亦偏于齊避而去書于春秋曰紀侯大去其國胡氏謂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太王責之吾以

爲太王之事非所以望之人人孟子以勝文公可南爲故特以語之而始終以效死勿去爲正意蓋可見矣○效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有曲折至于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豈必遽亡

魯平公將出章

前以士後以大夫謂葬禮也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謂祭禮也此則上下有制所謂不得不可爲悅者也棺槨衣衾之美則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于人心孟子自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者也其前喪非薄也喪具稱家之有無也其後喪非踰也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故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龜山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于人君則當尊賢下士信行其道不當諉之天也

公孫丑篇

夫子當路於

真氏曰齊宣旣慕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

說深入人心已久攻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已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材美質不過溺于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艱有二音音勃者怒色也音佛者淺色也艱然之艱宜單音勃○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爾集注潤色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爾○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人十正所以獲禽使孔子遇明王而行其道則天下不足平治子路曾西所學者孔子之道其視管仲之功正猶王良與嬖奚乘乃其所羞為也○孟子叙商家一段有力○馬遷曰置步遷曰郵○德之流行即是人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苟無其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王伯厚曰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朱子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于當時如財用與甲之類盡付與他學投國之師長六○又曰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
紹興編 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按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不動此處姑借告子以淺說爾○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黜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黜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因公孫丑以過孟責贊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孟施舍取必于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黜取必于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

孟施舍守其在我為得其所守之要爾○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

朱子曰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于自反而繙下文詳之○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于此乃一章大旨所繫不可失也○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愚按孟子歷言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都不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不

紹聞編

上五

四十二

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而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下條注曰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北宮黝孟施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失者在此○集注于北宮黝曰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于孟施舍曰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以應不動心之有道至于曾子獨不點出者不動心之由孟子下文自詳孟子之不動心其原出于曾子此處自不須說也○

孟施舍之所守乃一身之氣未嘗反之于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略點○朱子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爾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思足

右為一節

告子之學只是先守得一箇心不動而于凡言之出于心有是非得失氣之聽命于心而當養皆以為不

紹聞編

下五

四十三

必求故其言曰言有所不達則舍其言而勿求于心心有所不安則制其心而勿求于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即其言而斷之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蓋以言出于心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正所當反諸心以精察而明辨之乃曰勿求于心其不可必矣若心之于氣有本末之分而彼于本末之間有所緩急固為僅可然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于身而為志之卒徒是志固第一義而氣即次之非志為可先而氣為可後也故曰人固當

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此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問氣體之充朱子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愚按朱子此言最微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母子謂氣也○體之充如耳聰目明做事有力處俱是人無精神雖有志願亦做不得○體之充即浩然者所出朱子謂非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于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問志至焉氣次焉朱子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志乾氣坤○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問志與氣如何分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麓暴了便是暴其氣○持其志只是輕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之○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上文孟子發明志氣當交養之意已盡公孫丑不喻志至氣次之義故又有問○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是以志固不可以不持而氣亦不可以不養二者交盡則志常帥氣而無復交動之患矣○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蓋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靜則清明動則循軌何動之可言纔曰動氣則氣已不得其平矣凝冰焦火皆志使然也○程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如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又曰氣壹動志非獨蹶趨藥也酒也亦是然志動氣多氣動志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愚按志壹動氣氣有勇怯人蓋有平居若不勝衣而一旦感慨白刃可蹈者志動氣也然謂之動則不能久也故氣貴乎養而志貴乎持○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明之○公孫丑疑只就志上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

西銘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卽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宜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鬼鬼大聰明大力量人覓盛鬼強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擡出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浩然矣

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使公孫丑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又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帥之定然而

紹聞編

上孟

四六

士卒有驚何也亦未善也以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欲無暴其氣也

右爲二節

朱子曰公孫丑旣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氣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告子不務知言亦不務

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問知言養氣之說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于胸中而熊虎豺豕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

紹聞編

上孟

四七

猶勇夫悍卒初無料敵制勝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又曰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卽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分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行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

都不解有所立作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氣無欠闕○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爾○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

認開編

上孟

聖八

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問伊川于以直處點句先生却于剛字下點句曰若于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以直字代縮字蓋自反而縮是會子語此是孟子自下語○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程子曰帥氣在志養氣在直

天下莫強于道義道者理之當然而義者心之裁制也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君有過臣諫之義也有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惡縮不發便是

餒便是歔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世有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氣爾譬如利刃可以斷割須是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為○人之氣當于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氣足以助其道義而行若于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既直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其為小人而不敢去只是氣衰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胡亂開口使出性氣只是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此氣所以

認開編

上孟

聖九

養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乾配坤必以乾為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主以氣配道義畢竟以道義為主氣常隨着道義而行○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是說氣○氣由道義而有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襯貼義理不起○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袞發出來思之一袞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按無是氣則道義孤單故下箇配字本是借用字

只爲沒字形容得故也延平襯貼字亦是借用字
氣與道義非二物而以配言當得其意而不當泥
其辭也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或言剛大是氣之體段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曰要處只在集

紹聞編

卷七

五十一

義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集字對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于中非行義而襲取之于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爾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

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爾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指陸氏也

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工夫只是集義二字此爲世人用工有二種病不

紹聞編

卷七

五十二

是間斷而忘了即是預期其效而助之長故言○朱子曰事正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

其氣未至于浩然便作起令張謂已剛毅無所
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

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節度如丹家火法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焉
以下是集義之火法○時時用必有事焉底工夫
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用必
有事焉底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即是助了
即須勿助此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必有事全在
集義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
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

即不須更說勿助

合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

此是忘底病

握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

此是正助底病

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

助長之為害甚于忘

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也上文也暗合此意矣
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長是說無害○

集義所生者故必有事焉而勿忘惟非義襲而取
之也故勿正勿助長

如告子不能集義

以其外義知其不能集義

而欲強制其心

以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知

其只是強制

則必不免于正助之病

強制便是正助此于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

心知其必不免于正助之病下文于告子不得于

言勿求于心至為義外之說知其自不免于四者

之病

其于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孟子件件與告子相反此見聖賢為學煞用工夫

不動心非難當知所以不動者○孟子于養氣說

二種病于知言說四種病不指告子而實暗指告

子故朱子註中節節證破○南軒曰或曰二程多

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于集義有

異乎曰無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也非持其志

其能集義乎

朱子曰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誠淫邪遁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則其病之源也四者之病起于蔽心有所蔽乃陷而離離而窮蔽形為諛乃淫而邪邪而遁如肝病而見于目隨淺深為證也故知言者即外以知中而又知其害于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是其患不特在不得于言而已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亂天下有必然者○非心通乎道而無疑于天下之理其孰能之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是也

○朱子曰諛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諛而不平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淫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輔氏曰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諛淫邪遁是病證所蔽等是病源○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

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于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問孟子知言處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于其心害于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

後章注云事所行政大體也此兩處但言目無大無小無不有害爾不必拘先後也

按事自有自大綱壞起者有自微而至著者朱子曰此一章專以知言養氣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

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諛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

右為三節○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見矣○陳定宇謂此章要旨此帖盡之

又按告子不得于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二言字雖所指不同然知言則在已在一也告子不得于已不求于心又安能知天下之言哉

公孫丑以孟子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言語指知言德行指養氣知言則在已在一也豈不長于言語乎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

孟子所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與論語相表裏子貢所謂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正公西華所謂弟子不能學者也凡人之于學所以易厭者正緣于此理

未曾實見得故不見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合下見得徹自是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不厭也智之所以自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仁之及物又可見矣○仁智各有體用自智為體仁為用而言則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自仁為體克己復禮智為用周萬物而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

朱子曰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步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南軒曰可仕可止可久可速非度其可而為之也蓋無不當其可也

朱子曰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心之正不肯將小處害了那大處

又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于人觀之可見矣此所謂行一不義可以得天下不為者

子貢言古人德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于後世者猶可考而知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

以力假仁者霸章

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我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

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于濟斷食餽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干譬喻也○愚按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以力假仁正如一匡天下之類集注所謂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最為盡之以德行仁則仁得于心而所行皆由此出無適而非仁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章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饒氏說是或謂賢者有德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使之在職而任事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使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哉

閒暇無事之時及猶汲汲也不可失之意政刑內治之實明者講求修舉之意必及閒暇之時者當時列國兵爭應敵無虛日當其閒隙則可以有為之時也○人情安肆則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一說蠱弊既積禍亂既起則不可為矣當其未有事則所謂閒暇而可以有為之時也故及是時明其政刑孰所當興孰所當革功罪必明而情偽

不消賞罰必當而是非不亂此所謂逾天之未陰雨徹彼乘土綢繆牖戶者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章

俊傑指賢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市謂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之形畫為九區中一區為公宮前一區為外朝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後一區為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而不征其貨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雖廛賦亦

紹聞編

上孟

卷九

不取之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廛無夫里之布按周禮載師之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不種桑麻也民無職事鄭氏謂即閒民無常職者彼猶在九職之一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亦其職也豈得又罰之此民無職事者直謂游惰爾夫已授之田宅而不毛不耕與游惰無常業者罰之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布即其里之所當出也粟即其田之所當輸也夫征即其職事之所當供也里布屋粟其輕重

之數未詳鄭氏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似太重恐難行也此三者先王本以罰游惰若市宅之民則已賦其廩矣夫里之布非所當有也戰國時一切取之不問其業之有常與否是民之所以重困也○蔡介夫以上節之廩為市廩此之廩為民廩非也觀上注曰廩市宅也下不別解而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廩則為一廩明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于此可見萬物從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此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朱子曰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

之腔出來○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按集注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陳定宇謂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

說得精○朱子曰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

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會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

紹聞編

上孟

六十二

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廣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如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打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打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弟子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恁地○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後面兼四端

亦是仁包四者否曰然○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也其又兼言禮智者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按孟子亦有專言之仁如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

紹聞編

上孟

六十三

也合而言之道也此類是也○四德爲體四端爲用又以仁義相爲體用如仁人心義人路之類又以仁智相爲體用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之類禮是仁之著如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智是義之藏處物爲義義所裁制不出是與非是非之鑑在中爲智處物爲義故曰智是義之藏非以義爲在外也○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此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是綱領因言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不待擴而充之而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其他則在察識而擴充之也因示

人以察識之處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
備言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
此正欲學者于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也故遂言凡
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言其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
能由此而遂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古帝王之德至于光宅天下不冒海隅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後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
悅其親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于黜其配殺其子
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此可以監矣○問

經義編

上孟

本中

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朱子曰不能擴充者正為不
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
馬放下水船相似○按集注云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此二句正起一知字發見而不能知則何自而能擴
充既知而不能擴而充之則此心亦徒發而已故惟
知皆擴而充之者則其勢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
能遂充之則四海可保蓋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
地兼利萬物推得去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在能推
而已○知皆擴而充之為始得其本心而欲擴充之
者言苟能充之為既有事于推廣而未滿其量者

言也

矢人豈不仁于函人章

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
集注只以孟子之意解孔子之言故與論語小異○
擇術亦是借言引起人當擇仁而處之爾○問仁天
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
何是得之最先生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
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此章以尊爵安宅
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
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
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于
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爾故孟子先言是
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
之莫如為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經義編

上孟

本五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子路自治甚勇其有過定是無心之失夫已既不知
人又不言則此過遂成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
得聞而改之也周子曰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夫有喜聞過之心而後
有改過不吝之勇故程子以子路為百世之師○人

之愛身也絀續因時几席異宜有人曰爾寒暑易矣頓置垂矣函謝而更之乃于其心則不若是周子所謂諱疾而忘醫誠切喻也故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上為舜為禹由此而下為桀為紂常人徇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集注云禹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體察得甚密○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人之間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于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已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虚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于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爾○按舜之取人以為善初無意于與人也而彼之樂于見取者未嘗不益勸于為善是吾與之也與人為善是善以天下

以君子之善莫大于此○總注聖賢樂善之誠兼舜禹子路言之末二句單說舜此章本意只言取人而與人為善為孟子再疊一意以盡其理爾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朱子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于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免我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于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天時不如地利章

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得道者順乎理而已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

孟子將朝王章

問莫是以齊王不谷託疾否朱子曰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彼國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幣

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夫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

紹聞編

上孟

六十八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于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于心充于身刑于家推于鄉黨而達于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以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

地說

陳臻問章

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辭則皆辭受則皆

受而不知理各有當也豈可哉

孟子之平陸章

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朱子曰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于岐祭文王則于豐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

孟子謂蚘蠹章

紹聞編

上孟

六十九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不受祿之意見後章當參看有官守言責者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孟子無官守言責故得從容諷導其間而因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及誠意備至啟告已盡而王終莫悟也則有去而已然三宿出晝其所以處乎決去之際者又如是之寬裕忠厚而不迫也豈時人所能知哉

孟子為卿于齊章

王驩為輔行齊王之意陽欲借孟子以為重而陰以寵驩也公孫丑不喻孟子不與驩言之意而問焉孟

子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言有司已治之矣有司不指王驩

孟子自齊蒞于魯章

上古棺槨未有厚薄尺寸中古始為定制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皆然豈欲為人觀美蓋如是然後于人心為盡爾不得得之泛指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翬之飾之類此則上下有等而不可借若棺槨七寸之制欲其堅厚久遠不使土親膚則上下所同苟得之而又為有財何為不用之不用之是以天下儉其親而不求盡于人心也以天下儉其親如王

緜聞編

上孟

七十

三

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

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

沈同以其私問章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此二句燕可伐之斷案也○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若論其極則天子亦不能以天下與人

齊人伐燕章

朱子曰燕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

燕人畔章

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乃由于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也其過有所不免矣乃所謂聖人之不幸也與他人之不宜有過而有過者固不同也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順之遂非也又從而為之辭文過也自愛者必以古人自處而愛君者不當使效今之人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得侍請同朝甚喜○集注云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又引程子云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若不同

緜聞編

上孟

七十

三

何也蓋以道不行而去者君子之本心也其次則苟猶有向道之誠心孔子固亦嘗際可公養于衛而不遽絕矣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耳

孟子去齊四章

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爾無人乎子思之側與無人乎繆公之側當看二人字使在乎子思之側者非其人雖朝夕候伺道達誠意豈能安子思使在乎繆公之側者非其人二子豈肯藉其維持調護之力而

苟容乎

君子憂則違之之情所謂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惓惓之餘意猶如此若荷蕢則果而已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其具又在我者謂天意回則有用我者矣

南軒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蓋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久于齊非我忘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終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

紹興編

卷二

祿姑留以觀其感悟之機豈苟留哉此篇載孟子于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宜深玩焉○饒氏曰孟子見王于崇即有不合處難于委質為臣故止為際可之仕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故終不受祿○陳定宇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

滕文公篇

滕文公為世子章

朱子玉山講義○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

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

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

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

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

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

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

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

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

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

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

紹興編

卷三

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

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

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

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

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

之可學聞是說者非唯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

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

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于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

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

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

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必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朱子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孔子

紹聞編

上孟

七十四

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躡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于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謂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子能得幾時子○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于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愚按此章之旨朱子盡之天道一而已矣人鮮得其語意正為世子疑孟子言性善為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一箇道只

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爾別無兩箇道則安容有兩般說話○世子疑吾言乎其以道之在聖人者為高遠而難行乎夫道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道道無兩箇故我今亦只得以堯舜之所能為者望世子安得兩般說話○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二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

紹聞編

上孟

七十五

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只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于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

入理于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為無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則不可

滕定公薨章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朱子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于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紆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紆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于戰國分爭之際不

紹聞編

上孟

七十六

三十七元

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于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踈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于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真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春秋之世此禮廢墜于是宰予欲短喪而孔

子責其不仁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眾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

滕文公問為國章

知是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者以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知此是文公親問孟子也文公不可越國而見孟子固知是以禮聘而

紹聞編

上孟

七十七

三十八元

孟子至滕也○詩言民之趨于農功自然如此之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意○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有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主于行助法而已○朱子謂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于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于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所能知哉朱子之論孟子善矣但終以其田制為疑謂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

是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
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
只是傳聞如此愚按朱子此疑頗與前所謂疏通簡
易經綸活法之意相背程子與張子論井地謂地形
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
民又謂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此疏通簡
易之活法也孟子之意亦猶是爾先王授民之田雖
有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墾則無禁焉故夏時地
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非故欲如此因其
時力之可墾而爲之數也至商時土漸墾于是平原

經綸編

上五

七十八

廣野地可畫井處次第畫爲井疆中公外私田有定
分賦有定法聖人制度于是爲密然其限以七十畝
者亦因時力之可墾而爲之數也至其崎嶇不可井
處勢必因夏之貢豈可謂商能盡天下之地而悉爲
之井哉貢之不變自商已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
商時以助爲主故賦法名助助有徹義故周又名徹
墾田益多故進而爲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
是爲限爾非盡更易其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
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
乃里而井井九百畝中間畝澮溝洫各有數度此周

之井法爾商人蓋不可攷也疑其時田有公私之界
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有更易
其已定之疆畔改七十而爲百畝如朱子之所疑乎
○貢助徹本無二田于民所受田中而取其租則謂
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
其入則謂之助徹卽是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
殷之諸侯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已謂助爲
徹矣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助官有常田而租無
常額○春秋魯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始履畝而稅
也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也自是而後助

經綸編

上五

七十九

法盡廢貢亦不止什一矣○夏之盛時而行貢法法
制未備故也爲民之公心也周之衰世而變助法財
用不足故也利國之私心也○禹時九州之賦有錯
法以通融又因游豫視豐凶而補助周制鄉遂用貢
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欵法
則豈有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凶年必取盈之事哉
龍子所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爾○饒氏曰孟
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
以教之告齊滕之君皆如此小民親于下者蓋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相親父

與子相親長與幼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瀆瀆則離是別所以親也○按小民親于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有道德仕而歸者為之師民春夏出田坐于里門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皆入學庠于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于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民中俊秀不復歸農升于國學以士養之而講修已治人之道即今郡邑之學是也人生斯時出

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于民最近而無學士與農判常輕去土着而事遠游行之修竅無所于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度孟子來勝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溝所以通水塗道塗封土墪植植木為界也此其水陸古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止侵爭時蓄泄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為仁政必自是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修則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并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

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豈虛語哉○助法以平原野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于同其間水道隘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于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言尺寸所謂遂徑川路者姑約略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溝溝之下為田爾後世拘于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

之一語此一語誠得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為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故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于今學者誠能熟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自不同而果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其故有二一則國中近而豐凶易察故使自賦野遠而難稽故行九一以別公私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他

無與焉助對自賦而言助者助耕而已公田之入官
自收之其一則以國中自五家爲比至五黨爲州五
人爲伍至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所以行不得那九
一之法只得什一使自賦此皆朱子之說若論地則
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哉

朱子曰圭田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
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
無征○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
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又曰各受田百畝六十

終開編

上孟

小孟

三節

歲傳于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
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者田之官○何
休曰多于五口名曰餘夫○陳祥道曰餘夫之田四
分農夫之一○死徙無出鄉以一鄉言鄉田同井以
一井言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言同
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井至于鄉比鄉皆然則百
姓親睦○潤澤之非文飾之謂乃是不執定箇硬局
子故朱子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
失乎先王之意此是孟子手段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價之說
何而朱子曰程子之言盡矣見集注然以易考之三者

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
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于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
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
乃欲以是而行于戰國之時乎○天生人而授之職
使之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職治教于上濟人也
而非厲人也四民各有其職通功易事于下相濟也
而非相厲也許行乃以並耕而食爲賢者之能事而
以有倉廩府庫病滕君之未賢然則制祿分田孟子

終開編

上孟

小孟

三節

所以別野人于君子者非與其不然矣孟子于是而
遽斥其非則彼說未窮吾義不白故先從而詰之曰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夫許子匹夫而自食其
力可矣然粟可以自種而食也布不可以自織而衣
也冠不可以自織而冠也械器不可以自爲而爨且
耕也其不能兼者已見于此矣而孟子姑置之也詰
其織而衣則否而衣褐也詰其冠則冠而冠素也詰
以自織則易以粟也詰以奚不自織則曰害于耕然
則與民並耕豈不害于治乎而孟子猶未言也窮其
說至于以釜甌爨以鐵耕皆不能自爲而以粟易之

也然後謂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奈之何君有倉廩府庫則為厲民以自養乎且如許子之意不欲以自養者而煩人則許子何不自為陶冶而械器止取諸宮中何必與百工交易而紛紛不憚煩乎于是陳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一句孟子折得極有力○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耕織陶冶小人之事也小人之事尚難相兼况欲以大人兼為乎小人之事哉一人之身所需百工所為皆備無一可闕如必自為而後用則道敝而無成爾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治于人也治于人者則食人而治人者則食于人也小人賴君子以治君子賴小人以養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理天實為之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初未有耕且為者當堯之時以下至亦不用于耕爾俱是發明此意○後面幾箇憂字是應勞心字提出幾箇耕字是應治人者食于人治天下不可耕且為之意

勞心治人大人之事治人者食于人乃分之宜豈必並耕哉

勞力者小人之事治于人而食人亦分之宜豈厲彼以自養哉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恐人只以或勞心二句為古語而以下文為孟子之言故云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使禹疏九河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皆受命于堯舜者也上文舜使二字不必拘其實須兼堯舜說為是觀下文命契引放勳曰可見矣○九河集注分簡潔為二書傳

合簡潔為一吳氏程謂南皮縣明有潔河不聞與簡河合集注良是

陳定宇曰堯獨憂之舉舜禹益而用之禹且不暇耕况堯舜乎應前獨可耕且為與此一繳也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聖人憂民之心無窮如此○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句句字字不失孟子本意集注之密如此○人之

有道也即所謂父子有親等是也雖秉彝本乎天性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以教之其勤于此者勞之以作其勤也其向于此者來之以

其勤于此者勞之以作其勤也其向于此者來之以

其勤于此者勞之以作其勤也其向于此者來之以

誘其進也其背乎此而邪者匡之以正其趨也其不順乎此而枉者直之以矯其非也弱者輔以立之退者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教之如此庶不至于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矣乎得之失之指有親等項○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只承聖人有憂之說

陳定宇曰此再繳也

聖人憂民之心誠無窮然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堯之憂在不得乎舜舜之憂在不得乎禹皋陶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紹聞編

卷五

卷五

陳定宇曰接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若百畝之不易則農夫之憂爾許行欲聖人憂農夫之憂可乎○按上文叙事此下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天下之大蓋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非爲一身計也爲天下得人也爲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

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大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其耕爾

陳定宇曰至此三提撥耕事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爲與開闢反復痛快以上闢倒許行下文乃責

陳相之背師也

陳良楚人而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學于陳良而爲許行所變是變于夷也

有若言行氣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

紹聞編

卷五

卷五

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未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者也程子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王仲淹不知此又欲于夫子之言行氣象一一而比擬之豈知本者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情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容心哉許行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

小若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徒使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爾○今人多言莊子齊物莊子齊物論爾非齊物也

墨者夷之章

夷子學于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此其可入之機也孟子將有以接引之故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責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所以所賤事親也夷子于此若伸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今者之厚

又無謂也乃為兩救之說曰儒者之道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之心是施由親始我之厚葬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倍于愛無差等之教邪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爾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亦人心之自然正以一本故也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于路人但其施之之

序姑自此始非二本而何哉然夷子于先後之間猶知所擇是即一本之萌芽也既有先後安得無差等乎因明以通其所蔽此孟子所以終能使之受命而反正也○朱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爾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爾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一節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以深明一本之意若為他人豈有是泚哉中心達于面目正為吾親也所謂一本者于此見之豈不尤為親切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章

南軒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于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又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于死故上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

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既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因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和靖先生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于枉尋而直尺矣此二語最簡盡○枉尺直尋以利言也不知人一有計利之心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終則惟利是趨而枉多伸少亦以為可為而為之矣曰亦

紹聞編

上五

九十一

可為與言其不可也不可之意須連枉尺直尋說枉尋直尺始于枉尺直尋○南軒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公孫衍張儀章

公孫衍張儀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衛者○妾婦之說孟子姑因問而答明其不得為大丈夫爾而于儀衍之立心行事有未及深論者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容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彛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于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于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

紹聞編

上五

九十一

而屈其節哉此其視儀衍之以睚眦側媚得志于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又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妾子不當于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于禮及推而見于事更無妾子不合于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

小着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
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
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如欲授孟子室養弟子
以萬鍾孟子若去那裏立便不是正位○南軒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齟齬惟其私意
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于正
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
志此道未嘗不即于已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
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
以貳之也

紹開編

上孟

九十二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耕助助即籍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冕而青紘紘纓
也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夫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古
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季春朔君
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
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使露以食之乃以世婦
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服受
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云云三
盆手者三淹也凡纁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

○諸侯失國家則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雖
諸侯不敢以祭者禮也士先位無田則亦不祭者牲
殺器皿衣服亦皆不備故也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弔其不得祭非弔其無君也

彭更問章

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朱子曰食志而
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
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
矣○當時溺于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
子所至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

紹開編

上孟

九十三

三五六元

其非泰及言士無事而食則明賢者之有功而已畢
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
夫食功天下之通義明于梓匠輪輿而不明于為仁
義者非尊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
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今章當參看○始言士無
事而食不可是食功矣因孟子論士之功又有志將
求食之疑既曰食志又終不食無功者之志故曰然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
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宋小國章

或問湯爲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朱子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陽貨歸豚事亦類此

修德無小暴慢無彊趙岐注中語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古者不爲臣不見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然亦不可爲已甚如段干木泄柳雖未爲臣而魏文侯魯穆公求見之切乃一則踰垣而辟之一則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而非義也于理迫斯可以見矣如孔子之見陽貨則其節也陽貨矚亡歸豚故孔子亦矚亡往拜當是時使貨先加禮如魏文侯之欲見段干木則豈得不見是所謂不爲已甚非有所詘也若不當往見而往見則是苟賤以求合而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無以異矣奚其可哉○不見諸侯之義答萬章一章最詳須合而觀之

戴盈之章

南軒曰君子之惡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飢

渴之于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于遷善改過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于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于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有聖賢出焉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于治焉爾○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于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于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于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朱子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

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洙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予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洪水乃治世之

禹反其亂治之此禹之不得已于有為者也
一節

自古亂世有暴行則有邪說有邪說則有暴行二者相因而有相附合而行者也○趙氏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于有為者也

二節

胡氏解天子之事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為言者與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當賞罰一奉乎天命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周子曰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知我罪我皆在乎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其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為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

在是宜矣○未經孔子筆削之前晉之乘楚之檣杪魯之春秋一也既經孔子筆削之後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唐太史云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存之心也消其勃然敢動于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于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孺之于隱然而存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存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按唐公發懼字甚好○唐公之論見得孔子作春秋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耶○春秋孔子之刑書刑者使人不敢犯也○此一治又純乎人事雖氣化不應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明天理正人心致治之法垂于萬世則與得位者雖異用而實同功矣○此孔子之不得已于有言也

三節

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于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益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減于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問孟子欲息邪距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雖謝安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于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于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晉范甯嘗曰王何之罪甚于桀紂或以爲太過甯曰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爲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

楊朱爲我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故斷之曰無君墨翟兼愛是視其親無異路人非二本而何故斷之曰無父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夫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即彼之道便能如此非謂流弊也○程子謂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此自程子之時言爾論其源流佛老之教即楊墨之教孟子闢楊墨即闢佛老也今老氏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之說即爲我也佛氏有慈悲平等之說即兼愛也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得此誠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

于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
 得已而然爾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
 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
 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為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集注云言苟有能為
 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
 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
 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
 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
 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
 之黨可知矣○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
 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
 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
 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

此章于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孟子此
 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
 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
 衰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
 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

孟子亦于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
 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也○朱子曰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又曰楊朱
 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
 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又曰
 孟之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
 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禪家
 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者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
 非類我却有愛人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
 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
 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
 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
 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為因報之說云
 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
 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
 身曾殺我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章

朱子曰温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
 之下為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

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夷狄禽獸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闢仲子之本意

聞編之八

王樵著

孟子下

離婁篇

離婁之明章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爾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製方員其器之不至于苦窳者幾希矣

輔氏曰規矩準繩為方圓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

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于聖人之身而已不能
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
下之為方員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
勝用而仁覆天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
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
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按集注云耳目
心思之方是心思亦可以言力凡精神所及處皆曰
力心力耳力目力是也○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
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
然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紹開編

下孟

二十一

右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
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
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
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
姦便是不信度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
朱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
位者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
亡無日矣

右責其君

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
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
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
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
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右責其臣

規矩方員之至章

朱子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
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
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

紹開編

下孟

三十一

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
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
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
乎其間則蔽于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
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
不審其幾也○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
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
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于人倫有未盡處以
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
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

凡是事事做得盡○陳定宇曰君臣之倫于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也○按此章亦承上章責其君責其臣而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故欲爲君盡君道法堯而已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惟責難于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故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仁與不仁亦兼君臣而言暴其民甚一節則專指君而言上章仁者宜在高位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意亦歸重于君也○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仁則入乎不仁舍堯舜而不由則由乎幽厲矣李斯說秦二世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戰國君臣以堯舜爲不必法者大率如是言也二世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所謂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于是又驗嗚呼

可不戒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承上章道二仁與不仁而言○自天子至于士庶人不仁者不保其有皆言必死亡也○真氏曰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朱子曰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按此章三自反與下篇

紹聞編

十五

五

三十四

三自反當參看○自治益詳詳字貼皆字○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趨向上去不退後來則天理益明○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己工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工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多福本乎自求此言可以深玩深體○永言配命頃刻不可忘此心○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非外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章亦承上章而言蓋爲當時之有國者而言觀天下歸之之語可見然此章工夫細密于學者最切○人情施而不報則輟責人

自治不勇其身之不能正如人何苟正其身矣
入下歸之矧邇與親者乎

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章

承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

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章

身不正而取怨怒用前兩章意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本在身

○林氏之說是孟子正意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

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

勢則亡必然之理也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

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

巽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

其萎蕪自棄之罪未暇議也○陳定宇曰不師大國

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

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

反為吾役矣○饒氏曰賢德以理言大小強弱以勢

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了這勢如文王自小至

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見德足以

時勢處

曰商之孫子其數以億計可謂眾矣而不能存

者以周之仁雖眾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者

好仁則天下無敵歎當時之不然也前後三章三取

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

也其警世主也深矣○朱子曰仁不可為眾猶言難

為兄難為弟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

敵難做眾去抵當他○愚按篇首至此及後二章皆

為當時君臣而言反覆於仁與不仁之間而以反身

為本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痛切讀者當得其心也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

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

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

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

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耄而能聽田

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

至于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章

南軒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

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為得也○又曰非利人之為

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爾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其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毆隋為唐毆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毆哀哉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章

朱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是他恁地自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不可與有為○真氏曰仁

紹聞編

卷八

五

者心之德心存于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于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于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托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途此聖賢之所深哀也○朱子曰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饒氏曰前而論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論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為底只是為之不勇爾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陳定宇曰自暴者不詆天理既不

可與言故絕望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為美特甘心于不能故以本有者闡示之復哀憫以警聳之猶致望之之意焉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要看兩在字其意在下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則凡舍此而他求者皆遠且難而反失之者也

居下位不獲于上章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

伯夷辟紂章

聞文王作興曰○輔氏曰集注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為有求仕之意故云來就其養非求仕也眾父二字出老子集注借用之○南軒曰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亦庶幾為當時之老者其所繫輕重固如此

求也為季氏宰章

率獸食人率驅也率土地而食人肉率由也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章

南軒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揜矣○按集注云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深得孟子言外之意○言與眸子皆心術之所形言猶可偽而眸子不可偽故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矐以目語也則目亦言也然是有意者此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自然之符如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

恭者不侮人章

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然無故而加兵于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則其所謂恭儉者特聲音笑貌而已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而侮奪其鄰至于築淮堰納侯景不仁甚矣然所謂恭儉者不但不侮奪人之君而已其待下亦然故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

男女授受不親章

朱子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章

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

則鯉所未學必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南軒曰養恩于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王氏得孟子言外之意

事孰為大章

南軒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子之法○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子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喻之使合于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陳定宇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蓋觀曾子之養志如此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則其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養

忘之事者最為得之○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以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人不足與適也章

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南軒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已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于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

有求全之毀章

毀譽已自非真況修已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于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于失人集注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于人已兩有所益

不孝有三章

趙氏之說必見于古傳記奉順孝也阿意曲從陷親

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可非其禮不娶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可○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詔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爾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全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于天下萬世矣故集注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是未免于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權出于不得已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發明言外之意以嚴大防而立世教此集注之精意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朱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

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南軒曰智者知此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真氏曰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為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于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生意油然敷暢條達自不容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按集注云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人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知事親從兄亦用也但用中之實爾實字與本字相近而微不同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以其莫切於此故為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以其莫先於此故為義之實此即所謂親者我

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也惟先見而尤切此所以為仁義之實也但有子之仁乃專言之仁故孝弟皆愛心之發而為為仁之本孟子仁義乃偏言之仁故親主愛兄主敬而為仁義之實此所以不同爾○樂則生矣生者心之道凡把捉安排者纔忘記又斷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四體不言而喻也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諭父母于道此所謂順親也惟有以諭之于道然後能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工夫在諭之於道上○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是以瞽瞍至難事者而終於感至是而底於豫焉則舜不惟得乎親而且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爾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于

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格君心之非與諭親於道皆非大人不能○論取人爲善便到與人爲善論盡事親之道便到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舜生於諸馮章

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佛家所

紹聞編

下孟

十六

三十五

謂心印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印第二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南軒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皆然○象山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朱子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

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乎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
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
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

而結其驩

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

已不免於有所遺矣况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備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

紹聞編

下孟

十七

三八五

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爾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將必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日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孟子告齊宣王曰章

直氏曰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祿苟從無復事君之義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漆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繆公者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無罪而殺士章

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

非禮之禮章

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則為非禮義矣

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

中也養不中章

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養如天地之養萬物其材質之美惡遲速不齊而生生之意涵育流行初無間斷而物各以遂焉父兄之養子弟盡其在我而引其善幾豈無有萌焉卒從而變養之功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變則曰吾末如之何是棄之也棄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材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仲尼不為已甚者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聖人固天

則之所存汎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為已甚也○
按如見行可而斯仕交以道而斯受人潔已而與進
先加禮而與見皆不為已甚之事然靈公問陳則明
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循其所以處乎
不可之際者又若是其決自當時不知者視之亦或
有疑聖人之已甚者矣而不知皆義理之當然聖人
初無所容心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觀曰惟義所在則信果在義而不先期爾兩不必字
正起下意故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
信果則不必合義朱子最善此說集注實本之而以
必為期又為有補於孟子之語意孟子之言又出於
孔子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所謂
主於信果而不必合義者也孔孟之言互相發然孔
子以必信必果猶得為士之又次者則非以信果為
不善也故集注又引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
果則妄人爾○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
人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者雖不得為大人
而不失為自守者也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
人而已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衆人之初莫不皆然但衆人既
有所知則雜於私意人欲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
其與日俱長者俱習染之小慧而非本來之德慧便
成箇小底人了大人之心知誘他不得物化他不得
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或曰赤子之
心即所得於天地者本來自全大人全之而為大人
集注似多了擴而充之一句吾曰非也朱子曰着箇
不失字便是不同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爾矣○王德修云親闈和靖說唯送
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
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
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
曰亦說得好○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
唯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

定宇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
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
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爾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朱子曰學
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
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
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之不深者
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
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

紹開編

十五

十五

十五

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
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
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則固無可居
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
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
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未得其所居
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
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
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
其出而不見其盡也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

淺者則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
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取諸其身之左而左焉值
其所資之本也如取諸其身之右而右焉值其所資
之本也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
夜或沂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
之也○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
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如為仁而克己復禮
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
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
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這一句又

紹開編

十五

十五

十五

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
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衮衮地出來無窮
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原頭
水來注滿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
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
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
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
道理如資之深那原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
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
面節次自是如此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南軒曰天下之理常存於至約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之乎稽之前古考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明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將以反之於已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焉而已矣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爾非所謂學也○朱子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

紹聞編

下五

子四

三百

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纔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時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見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

以善服人章

前篇德力猶是大槩說此則直以其心而言以善服人如齊桓公會首止定王世子晉文公盟踐土率諸侯朝王之類是取當時諸侯所不能為者為之以壓

人其享雖善其心則私以善養人如湯事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其心欲其同歸於善而已○未有能服人者心不服也然後能服天下服其心也服天下之心可以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心之公私小異謂同為善事而用心有殊人之向背頓殊謂一則不能服人一則能服天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有本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之間也集注有實行實行二字是因聲聞過情上體貼來

紹聞編

下五

主五

三百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人與禽獸同有血氣則有情欲如饑食渴飲之類無不同特人於形氣中獨得其正其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漸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中間只有一兩路明其他便都不通便推不去其所以異者只爭這些子然這些子却正是人物分別處衆人不能存而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朱子曰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則昏人若以私欲蔽其虛靈即是禽獸矣人與禽獸不同惟此而已○

問君子存之朱子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
 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爾飢食渴飲
 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
 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
 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
 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爾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
 元不會存得○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
 者也○愚按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
 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
 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
 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
 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
 謂之君子此君子知而存之事也○荀子曰水火
 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
 有氣有生有知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愚謂人與
 禽獸同於有氣有生有知其所以別者在有義無義

此正孟子之所謂幾希也人但恃其貴於物而不
 知其所以貴者幾希而已是以倏忽不存陷於禽獸
 而不自知故孟子發此章其警人尤切至○戰兢惕
 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能以
 髮出乎此則入乎彼特在此心操舍之間而已凡日
 用之間反觀密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主乎理而不
 徇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徇物以天命為不足
 畏戀人欲而不忍割則去之者也
 因君子存之而言聖人之事聖人於君子之所存者
 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此聖人所以立人極而與天地
 參故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者庶物皆此理之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
 本也舜聰明睿智周乎萬物故明於庶物物有本
 末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舜於
 庶物宜人倫厚者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由此
 出也仁者心之德而其施曰愛義者心之制而於事
 曰宜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存者不待勉而能
 勉而能者行仁義者也存之之事也盡其所以為人
 而不負於天地之性必若舜而後可也○南軒曰行

仁義猶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未至于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

紹聞編

卷八

手八

三

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四聖人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惡旨酒而好善言者禹也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皆惡旨酒之類也舍己從人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皆好善言之類也執中立賢無方者湯也執中堯舜之心法禹以是傳之

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昧爽丕顯懋敬厥德檢身若不及是所以執中者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旁招俊又是立賢之所以無方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者文王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寡孤獨皆窮民之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則其視民如傷也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則其望道如未見之心可想矣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有未能焉其心亦若此而已矣不泄邇不忘遠者武王也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

紹聞編

卷八

手九

三

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卽不泄邇之意也有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卽不忘遠之意也蓋聖人之心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人當於四事上真見得四聖人之心乃得○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又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按集注

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人易誤認兩事字為一不知上四事有何不合哉以時異勢殊而有不合者乃四事之外如井田封建取士建官財賦兵刑禮樂之屬監於前代至周大備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畫欲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以未得之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見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得則如三王之授也而急於行之其精誠如此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朱子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南軒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爾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

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饒氏謂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非是○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何以見莫大於春秋曰聖人之用備見此書何以孔子獨言其用曰孔子不得位故以用言猶中庸以答哀公問政之言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也

君子之澤章

親也服也澤也皆五世而窮實相因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四章相承意實相接學者更當通好辯章及盡心之末章而觀之

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

惠死爲傷勇何哉朱子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爾○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

程子曰使斯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爾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章

朱子曰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南軒曰就下者水之性也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

於水則智不亦大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朱子曰鄙王驪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章

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爾君子則

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按集注云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說存字重語錄只作處心看與集注異○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而不復勉於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

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為言爾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見法爾曰楊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矣○陳定宇曰存心

不苟四字收拾約而盡○趙氏曰集注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按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開闔關鎖得極有精神有終身之憂是指三自反注中存心不苟是貼此意無一朝之患是存心不苟之效注中故無後憂是貼此句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父頑母嚚象傲一家之中所謂此物奚宜至者何所不有而舜一惟至誠反已起敬起孝以諧和其間卒至感頑嚚而為慈孝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於今稱之不衰也

反身者以不若舜為耻一毫未盡不肯自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故曰有終身之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何也仁禮之存於心者既有常愛敬之孚於人者又有素如有一朝之患則非君子所患矣君子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之道苟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為妄人動其心哉

禹稷當平世章

南軒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遽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闕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闕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爾非取其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陳定宇曰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

恩而將至於難然則從父之令乎曰幾諫熟諫夫子與內則有明文矣舜事瞽瞍能致允若特患不能如舜爾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章

尹氏謂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尹氏釋經每簡而盡而意味深長○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理而已不當

紹聞編

下孟

三十一

避而避焉固私也不當預而預亦非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委質為臣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臣之義當然也曾子子思何殊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南軒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此語有深味宜充其類

萬章篇

舜往于田章

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然怨其在親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懼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陳定宇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按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都是說孝子之心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不能若是怨然不知所省憂必曰我之所為不過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紹聞編

下孟

三十七

三十一

尚當承順父母得其懼心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以致之是果於我有何罪而然哉自責而自省之辭也竭力耕田承舜往於田說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於昊天之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惟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然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也然在已則慕在親矣○朱子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

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令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不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此子未盡爾○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愛於此猶慕焉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所以為終身慕也○按五十舜攝政之時也言五十以見終身者蓋於常情因物有遷之境皆經歷之矣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聖人安而行之事也在人則亦勉之而已故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嗚呼為人子者三復斯言則愛日之誠自不容已而終身之慕不敢不如舜矣

娶妻如之何章

南軒曰象之憂疾舜而欲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

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也哉○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言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按舜德升聞之時瞽瞍既死若矣知謨蓋都君之事為必無則不告而娶亦謬傳矣但此言象與瞽瞍之事故孟子不辯下章言舜臣堯臣瞽瞍故孟子辯之要之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數言者聖人之心天理人情之至也聖人而有是變處之困如此吾人或不幸而遇是變此心人皆有之其可不知所以自勉也哉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一第 9 6 0 升 貴 多 日 集 入 書 第 4 二 三 日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爲此其意猶有在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羈亦源源而來故古書云不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此之謂也曰以政接者雖不及貢而象亦非無事而來帝亦非無事而見亦以政接之爾蓋寓教誨之道不止爲親愛之私而已或曰象旣不得有爲於國何政之預而以政接乎曰象雖不得有爲於國帝豈姑使之食焉而已乎而不使之有如漢之諸侯王

有清狂不慧不辨菽麥者邪封之一國必有以教之則以政接之又何疑哉

朱子曰封之有庠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章以意逆志意者吾之意志者詩人之志逆者其至否不敢必而聽於彼也以吾之意迎詩人之志詩人之

志不出於辭中虛心涵泳而其理自形義理之在人又非外得此吾之意與詩人之志合一處也所謂自得之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由匹夫而有天下者其尊親不過以天下養而已漢人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高帝於是尊太公爲太上皇此禮前古未之有前哲未之論○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雖有故事然彼乃追尊也生尊自高帝始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章

南軒曰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有我之所得爲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爲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天下而薦之於天爾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爲之玩此章則聖人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殆可得而究矣○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朱子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問百神享之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南軒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得以遂其終避之意猶夫益也故曰其心一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曰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法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久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替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按孟子又言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正命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君子修身以俟不以人為害之謂之立命非正命如人不謹身而致疾病夭死刑戮此以人為害之而命不立矣朱子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

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然雖非正命亦不得不謂之命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吉凶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比干之死皆順受其正西銘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所謂不亡者非精神不滅之謂也謂沒吾寧者也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者也夫形氣貴乎抑心性貴乎修短者形氣爾形氣有盡人與萬物天地俱不能違也惟全而歸之者不以形氣所受為加損富貴壽夭皆形氣所受爾人游大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長者得尺短者得寸彼宇宙之大觀又豈以尺寸為欣愠此君子所以歿壽不貳也知此則知顏子比干皆不亡也仲尼非不遇也天不帝王仲尼太唐虞春秋爾而其道日月照而四時行則堯舜孔子一而已如此則厚薄修短之命與昏明賢不肖之命豈有二哉○如為此官而能盡職雖受祿至薄歷歲月不久而無愧於其職矣謂之賢於高位重祿久據其地者可也若其不職則享祿愈厚造罪愈深在官愈久為害愈甚此豈可與前人論久近哉此賢愚厚薄修短之譬也○羅文莊公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

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陳安卿曰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以理言之謂之天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吉凶禍福未有人受如何見得是命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亦以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爲非○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伊尹非其義非其道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見理而不見物故也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亦見理而不見物故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不以小者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爲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

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爲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朱子曰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爲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正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身爲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污其身其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爲而謂尹爲之乎○陳定宇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注引以爲

證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進以禮退以義禮義分屬進退者徐氏所謂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朱子曰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

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

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按不悅於魯衛一句包去魯去衛許多事論語序說云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按司城宋官孔子在陳何為主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或謂臣指孔子非是他國未嘗臣亦無與陳侯語者○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有命觀之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之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陳定宇曰呂氏所謂無義無命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非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何加焉惟合於禮義而已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何損焉無嫌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而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

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
贖之號五殺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殺大夫
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
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
矛盾蓋得之好事者○按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
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
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
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必不自賣以干主
其為人飯牛殆如傅說版築膠鬲魚鹽之類爾○按
左氏勝秦穆姬者乃并伯非百里奚也

紹聞編

下五

四八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陳定宇曰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
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
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故以風言夷則風之
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
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
之也○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
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子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朱
子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
元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之

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
其所以異於伊尹者何也○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
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
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
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
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
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
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
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
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

紹聞編

下五

四九

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爾若更
加之力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
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
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始條理
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線頭故許多條絲
都在這裏三子者則只是各拈得一邊爾○金聲玉
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
聲訕然而止○金玉備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
博文而約以禮竭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
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完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

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
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
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進未可量
也惜不及見其成爾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
又密於夷惠矣

周室頒爵祿也如之何章

畿內受地之制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
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不同
爾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皆受
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
以為差降非必蓋如之也此說甚是○朱子曰王制
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
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之末失爾○君
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
貢賦祭祀賓客朝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
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
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
者蓋卿而上其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
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薄復為之殺則臣之養不
能自給也○按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不惟有以

養之而待之且與士同人孰有肯自棄者哉○君以
下皆食助法公田之入下士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
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耕者之所獲一節又言庶
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士想下士之祿無五等
只等上農夫爾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 中士倍之百 上士

又倍之百 大夫又倍之大次小國皆同八百畝 君十卿祿三萬二千畝

次國卿祿三大夫三萬八千畝 君十卿祿二萬四千畝

小國卿祿二大夫二萬八千畝 君十卿祿一萬六千畝

古人制用量入為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

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大國

立三卿次止二卿小國止一卿皆因國事繁簡視

國大小此量入為出之道也

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視耕有勤惰而制其祿之

差 上農一 上次二 中三 中次四 下五

食必稱事故以是為差○問此等差別是地有肥

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朱子曰皆人力之不同爾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

五等○按周禮注曰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疏曰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太宰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此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曰辟召則亦選於良民之中身既在官雖除其課役宜別有代耕之祿古今不相遠也府主藏史作文書此二項稍貴胥為什長徒給從役此二項身役於官恐亦有以養之但周禮府史胥徒之數甚多一一養於官則冗費亦甚矣疑其數未必盡用姑定大約爾○此外有居肆之百工亦養於官者○如糞多力勤為上農之說則先王授民以田豈不皆欲其糞多力勤乃聽其勤惰不齊有是五者之等乎近時說者有謂力能全耕百畝者上農夫也可食九人或八人力能耕七十五畝者中農夫也可食七人或六人力能耕五十畝者下農夫也可食五人此三等農夫是為正夫又有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二十五畝即四分百畝之一如中農夫受田七十五畝餘二十五畝則授餘夫如下農夫受田五十畝餘五十畝或更授一下農夫或分授兩餘夫皆無不可此說似可通但異於朱子爾姑記以俟知者○周書分土惟三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注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為定論

敢問友章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也

敢問交際何心章

恭也言恭者交際之心也○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也今有樂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樂與萬章此一問亦其中肯綮足以發孟子精義然後孟子為言今之諸侯雖取諸民者多不義然有王者作而治其罪必不與樂人同科樂人與取非其有固皆不義然必樂人乃為真盜其謂取非其有為盜者乃推不義之類以至於盡而言之者也是律今之諸侯可乎子以為猶樂過矣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魯之習俗必獵較而祭孔子仕魯而不之革非不革也蓋已先正其本矣俎豆之事有簿書存以故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其四方難繼之物非簿書所有者不登於俎夫器有常數而不得多實有常品而

不在異則獵較奚用哉將不久而自廢矣萬章又以孔子之同俗非其本心則奚不去而不知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亦欲小試其端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此其所以不遽去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論孔子之仕有三者有見行可之仕謂見其道之可行如於季桓子是也有際可之仕謂接遇以禮若於衛靈公是也有公養之仕謂就其養賢之禮若於衛孝公是也此其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於衛

紹興編 下孟 卷四

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不曰於魯定公而曰於季桓子說者曰桓子寔執魯國之柄故也此說非也言夫子道行於桓子也以桓子而能革心以聽夫子是聖人於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夫行道夫子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順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則豈夫子周旋於衛之意也哉朱子嘗以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

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嗚呼觀乎明道則知聖人矣道行乎季孫此仕之上也際可公養亦曰仕者受其禮際問餽則亦有仕之情分矣

仕非為貧也章

南軒曰此章言為貧而仕之義夫仕者豈為貧乎哉蓋將以行道也而亦有為貧者焉是猶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為養者焉然則為貧而仕與為養而娶是亦皆義也雖然既曰為貧矣則不當處夫尊與富居夫卑且貧者可也若處其尊與富則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也處其尊與富則當任其責可也此豈為貧之地哉是則非義矣故抱關擊柝亦以為宜者本為貧故也孔子嘗為委吏與乘田矣聖人篤誠雖居下位必敬其事曰會計當而已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以其職在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然則高位重祿非所以養貧也後世不明此義假為貧之名安享寵利而恬然曾不以為愧此可勝罪哉必不得已為貧而仕

紹興編 下孟 卷五

其抱關擊柝之爲宜則可矣嗟夫觀夫子爲委吏而曰會計當爲乘田而曰牛羊茁壯長則孔子得政於天下其所當爲者如何哉事有大小而心則一也曰止其所而已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爲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此與爲貧而仕不同爲貧而仕所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者也此託於諸侯者是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是爲不恭故不敢也然君餽之粟則受之何也居其國爲其民

君以其飢餓而餽之有可受之義也周之與賜所以異者卹其空乏無常數曰周予之祿有常數曰賜此

君所以待在職之臣也非無常職者所可當也故以爲不恭而不敢也然此士之所以自處者當然也在國君則有養賢之禮焉故舉子思之事以告之子思受繆公之餽者周之則受之義也而繆公不知養賢之禮乃亟問亟餽肉使賢者僕僕爾亟拜故子思不悅而有犬馬畜役之言非餽不可常繼而繼不以禮故也以禮云者其初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矣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爾不以君命將之不使

賢者有亟拜之勞此則養賢之道也繆公雖因子思之言自是臺無餽然所貴乎國君之悅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爲能養而肯久居其國哉必若堯之於舜始可爲王公之尊賢爾堯於舜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後世之所當法也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章

庶人不傳贊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了下因萬章問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答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夫義路也禮門也正應前

萬章以往役之可而疑夫往見之亦可孟子詰之曰君召之役爲役之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如是則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矣多聞而咨訪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賢而就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魯繆公亟見乎子思不臣之而願友之方自以爲得待士之禮乃子思則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其不悅之意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賢聖之爲高我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當事

我者也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奚可以與我友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况乎欲召之豈可哉○南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由可以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迷於物欲而君子存其良心故也○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義

一鄉之善士章

已之善蓋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名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狹也要看蓋字與盡字其進善也而取善蓋有地其取善也而進善蓋無窮故

口隨其高下以為廣狹高下以進善言廣狹以取善言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交修以進寧有窮乎故尤不可不親仁取友以盡一鄉之善者自以為足而不資之人則止於一鄉之士而已安能有進乎一國亦然至於為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已儘高然猶以為未足者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

齊宣王問知章

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爾世或疑

此言有以啟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若三仁之專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

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真氏專為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此是朱子解性字非告子之所謂性也○義猶杞柳也上脫一仁字朱子謂杞柳似今卷杉胎子○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始得○杞柳必待矯揉而後為栝櫟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如荀子性惡之說

按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為亦會意字也荀子偽字即以人性為仁義之意

性猶湍水章

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爾此其為小變也○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按楊

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司馬公主楊子之說其言曰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嫻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

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愚按温公蓋未悟性即理也故有是言其所引喻皆氣也非性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就其湍水之喻從容發出至理明快之甚數言便了決了一場大疑難然此皆以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一邊說其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一邊不說破又未盡故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理始為盡司馬公平日不信孟子使能熟復乎斯言則豈復為前者之言以附揚子之說乎○搏激因他兩決字而說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此勢也非性也性則就下而已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可使為不善非人之本性矣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此一語理雖差認而言其簡奧凡佛家之說皆包括於此朱子謂此乃告子前後論性諸章之大指愚以為奚獨告子也荀揚佛氏之流其誤皆在於此○朱子云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二語斷得明盡○生活也活則有知覺能運動佛氏謂作用是性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此言極相似○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集注云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

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按朱子此處若與中庸章句所謂人物之生各得夫所賦之理以為德順五常之德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意小異而實無異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具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四語包盡曲折然則中庸以其一原言之也孟子以其具體者言之也羅文莊公亦嘗言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而犬之

性不可以為牛之性牛之性不可以為人之性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按佛氏所謂性不出於告子之所謂生作用即生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彼謂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為生魂即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為死靈知即彼之所謂性也所

謂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彼何嘗見得○饒氏曰人言孟子論性不論氣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食色性也章

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左○爾○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

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惡知仁之所以為仁哉○羅文莊公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為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服也

何以謂義內章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此八字斷盡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云此亦食色性也之

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朱子曰胡氏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其尊無對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總老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總之言本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

紹聞編

下孟

李本

來既以善為贊歎之詞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辯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爾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如天命不圓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天理人欲同類皆用之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注云此即湍水之說也

知言論性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亦湍水之說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注云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

紹聞編

下孟

李本

三六

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愚按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為性則所謂三品者非氣而何韓子但欠道出爾○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亦以性之本善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此難說殺孔子不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天下果有生而不善者乎瞽亦允若是亦因其天性有可入而感之可通也

桀紂越椒豈無之哉感機未通而已
今曰性善則彼皆非與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情者性之動性不可說情却可說人

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如四端是已乃我之所謂善也謂因情可以知性也夫性既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爲善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乃若發語辭先儒訓若爲順不知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下文若夫正與此相對○若大爲不善人皆歸咎於其才不知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其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徒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惻隱羞惡者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不能盡其才謂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真氏曰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才如所謂良能也○愚按惻隱之心八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意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應非其才之罪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惻隱而不可以爲殘忍本但可以爲羞惡而不可以爲無耻本但可

以爲恭敬而不可以爲傲慢本但可以爲是非而不能以爲昏昧用八箇字形容出四般心此正所謂情之善處也着箇可以爲字卽見情字裏便含得有箇才字在了可以爲是者非才而何所以上文卽繼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以其惻隱知其有仁以其羞惡知其有義以其恭敬知其有禮以其是非知其有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緣當時人雖略知有仁義禮智之名然皆以爲強爲於外而不知其爲吾性之所固有使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無前三者之說矣○用四箇皆有字說情之同用一箇固有字結性之善既是固有人却乃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弗思爾矣弗思二字包括了多少正所謂陷溺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皆弗思故爾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徒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者也豈其才之罪哉

烝民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脉絡便分明○真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員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

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
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
聰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君當
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為人
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
人矣曩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
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
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
按好是懿德即下章所謂心之所同然理義之悅我
心如芻豢之悅我口者也

朱子曰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
性之辯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
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
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
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是之不齊者至程子
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極有功
於聖門使是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
自不用爭辯故程張之說立諸子之說泯矣○又
曰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

紹興編 下五 朱子

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
由通蔽開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
智愚之別○呂氏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
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
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
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
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崔仲
見曰一性而立二名離之不可一之未能也譬之
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
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豈伊異物哉溫
涼曰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列夏過炎則
秋冒其餘烈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
必涼性善之譬也

富歲子弟多賴章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此即
所謂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上章集注云人之
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章語○布種後
以耨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耨覆種使不露也樹
之時謂出苗時也勃然而生生長也日至之時成熟
之期也種麥二者多同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

紹興編 下五 朱子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故爾以譬降亦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飢寒迫身其為陷溺也淺利欲移心其為陷溺也深此又不可以多賴多暴律之也

朱子曰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

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問口耳目皆天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理只是事物當然底

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愚按理義之悅我心節所謂同然也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猶芻豢之悅我口正言其同也是舉口之有同者一端來以況之結上文引喻許多句○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蔽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已要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同哉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朱子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廣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措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言指夜氣之所存者而言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此章

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日晝所為則枯亡之矣所謂枯者人多謂枯亡其夜氣非也謂枯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日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

紹興編 下五 七十四

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枯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這此清明之氣少間與物接又汨沒了○平旦之氣便是日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人心每日枯於事物

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爾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着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惟日晝之所為有所枯亡然雖有所枯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枯亡之餘生長得些子至日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枯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見此心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纔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

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
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問夜氣一章曰這
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
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
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此
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
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心操之則存也○問夜
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
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歛在此便是日
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
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
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存若只管兀然守在這
裏驀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
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
而已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因操舍而有存亡出
入○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着了
即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在此者是本心浮念斷便
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爾○見得
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閒處可以安頓○孔子此

紹聞編

卷八

孟子

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人不可不
操爾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
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
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出者亡也入者存
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
如何爾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
所不備○南軒曰心非有出入因操舍而言也
朱子曰此章前面譬喻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
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愚按歸宿處指
操存○操存無間旦晝之所為不至梏亡則夜氣
愈清夜之所息愈有所養則旦晝所為無非良心
之發見矣○平旦未與物接安有好惡此要看得
活雖未有事而此心了然是與不是瞞他不得取
舍斷不與人相背今是昨非一一是人心之同何
嘗不相近如睡一覺心下打不過處蹶然而形此
時誰人喚醒誰人着得力但此心發見於既放之
後其端甚微故曰幾希○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
心之所同然也集注亦用上章語○以為未嘗有
材焉材木之材以為未嘗有才焉天之降才之才
二字不同○史記云山居千章之材○此豈山之

紹聞編

孟子

卷八

性也哉是豈人之情也哉後情字即代性字用○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氣與義理相依善養氣則足以配義與道而其始所以生者集義也夜氣清明則足以存仁義之良心而其根在日夜之所息其致力在旦晝之所為使無所格亡者操存也○南軒曰息有二義訓休息亦訓生息所以生也○朱子曰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羅文莊公曰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撥此心勿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

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無惑乎王之不智章

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煥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彜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愚按此章與上章意脉相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

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諛諛雜進惑之於外○二節一意程子為講官一條天下第一義范氏謂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以此後之君臣苟有願治之心者當以此為急不然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魚我所欲章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又曰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

緇聞編

朱子

義也○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愚按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朱子曰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文信公曰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所欲有甚於生謂義所惡有甚於死謂不義孟子此處提撥得天理極分明指點出人心極警切夫以人情而言生死之事重矣而乃有重於生死者謂生不若死之安而不為苟得死不若不義之辱而不為苟免此心何心也乃其秉彜義理之良心人皆

有之者也彼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可謂危迫而不暇擇之時然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使充其不屑之心以至於義之盡則豈特賢者能勿喪哉奈何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萬鍾於我何加焉豈非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德我與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向爲身死猶弗受嗚蹴之食今爲是三者而受不義之萬鍾是亦不可以已乎昔程子之論邢恕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卽至此爾人之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無他亦以義理不能勝利欲故爾故孟子以爲失其本心而朱子以爲當無時而不省察也

論語

卷八

十一

三十五

以辟患者何不爲相欺相背相爭相奪相戕相賊莫能禁止聖人教法何所依以立而德世道一墜也耶

仁人心也章

問仁人心也朱子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爾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問以心之德爲仁則可指人心卽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卽人之有知識者路卽賢愚之所共由者○問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由爾○愚按論各義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處乃孟子指而示之近欲人知其切於己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集注所謂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酬酢萬變之主這句極有力這句中又是那主字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做主不得當其應事也其用事者非其所以酬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夫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之謂酬酢萬變之主○不可須臾失失即放字靜時昏怠動時擾亂皆是放了○心既存乃克有

細問編

下孟

全三

制未有心不在而能由是路者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兩其字即上兩人字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朱子曰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纔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裏了○人心才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三字亦自剩了○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

放心○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陸子靜曰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焰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愚按陸子之言其警發然意頗異於朱子細詳聖學工夫及孟子本文語意朱子得之○學問之事非一端而道

細問編

下孟

全三

孟子本文語意朱子得之○學問之事非一端而道

在求放心而已○集注字字秤量停當而後下而錄文集二條又極簡明學者宜深玩而自得之○家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只是求放心便休○朱子曰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塗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

或問心與仁何異程子曰譬如穀種生之性是仁陽和發處乃情也真氏謂程子此語最精切且兼盡心性之妙○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

紹聞編

下孟

全四

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按植物無心其仁即心也皆其生理所完具也人為萬物之靈故其心獨能為形氣之主宰而醉萬變與天地參○或問上蔡之說與程子孰為親切曰程子為切蓋桃仁杏仁中亦必其生之性始為仁程子以穀種譬心以生之性譬仁見得心性無二而又有辨所以為精○放心良心兩章語多相通人之所以放其良心前章發明已極痛切此章則直指仁義而包舉工夫在求放心而已○君子曰心

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此意實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

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今學者須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耻處○心不若人使能自知而自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方又不待外求而得拱把之桐梓章

紹聞編

下孟

全五

三言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其事亦廣理義以養其心乃其大者爾內外有養動息有養雖養生之事聖賢蓋不以為可忽惟專養小體則不可爾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

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章耳目有用而無思故蔽於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也不難矣引之而去謂耳目從乎聲色也凡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未受也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能別其是非應得

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是非莫辨應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雖各有其官而心者形之君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心為大也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不為小者所奪此所謂從其大體為大人也謂之立者朱子曰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朱子看得立字重謂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撥立字而曰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思亦有妄故心立而後能思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朱子曰佛家有所謂流注想此即荀子偷則自行之心也

程子曰人心便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善則謀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自由便放去偷則自行也○愚按以心使心謂自作主宰

有天爵者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朱子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之意問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問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爾○

軒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夫天理是以人材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妄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材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可見此章亦接上章而言○曰天爵曰良貴皆是孟子始道出○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用兩箇不願字見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之意○邵子曰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真氏曰按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修而不美於富貴可也有驕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無求於王公可也有輕之心亦非矣必如程子之言則無病矣

仁之勝不仁也章

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

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
理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
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
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
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
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此章為為仁
而不力者發仁不仁以兩人言非理欲消長之說也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曰種之美則非有慕乎萑稗曰不如萑稗則不可徒
恃其種之美○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此章亦
為為仁之不力者言為之力如種斯穫由已而由人
乎哉○克己最難而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熟矣○
朱子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稗稗之熟者也儒
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
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稗稗

弄之教人章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如射者舍穀而言中匠者舍規
矩而言巧皆誣而已故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弄
不為拙射變其穀率者正以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
是無以學故也

任人有問於屋廬子章

食色雖出於性然有禮焉惡無禮有寧死而不受嗾
爾之食者矣非性乎况於終奪於兄乎此禮與食色
之輕重實出乎天非人之所能為也其大分如金之
重於羽非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也帶鈞小而一
輿多則重者反輕而輕者反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
岑樓矣不揣其下而齊其上故也此豈所以論輕重
高卑之常也哉若取禮之輕者較之飢而死與廢人
倫則食色奚翅重而已要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
而不失爾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章

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嘗便道堯舜更
不假修為○真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
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而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
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歉夫聖人
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
為堯舜獨患其不為爾且以負重譬之能勝鳥獲之
任是亦鳥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
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
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疾徐明之夫長幼之序天

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
 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
 不能以其不為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
 之當為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特在於為不為爾
 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
 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陳定宇曰為之
 一字為此章之要○鮑若雨劉安世諸人言太學謁
 告來洛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
 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嘗曰未也請往問
 之諸公遂來見和靖以此為問和靖曰堯舜之道止
 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
 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
 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
 川伊川曰極是○愚按尹子之言極其明盡雖使程
 子自言亦如是而已○孝弟人之良知良能而天之
 性也堯舜之聖不能加毫末於是特知之至行之盡
 爾是雖推之而為平天下之道亦不過曰使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也是雖傳之以俟後之學者亦不過曰
 入則孝出則弟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

為之乃在於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
 所以為之四字甚可玩○陸象山曰不成在長者後
 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
 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
 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
 弟之近所謂日用而不知其警發人尤切○朱子於
 或問云尹氏推說堯舜孝弟之意亦佳而集義未之
 載也按集義未載故集注未入○崔仲見曰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所謂人皆可以
 為堯舜亦為之而已者也若夫所造之域則在其自
 強何如爾○王伯厚曰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
 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
 為氏者

小弁小人之詩章

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蓋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
 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
 子以為仁人之詩者又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
 所謂親親仁也者孝子處人倫之變當親而疎則我
 罪伊何其心不能若是慈者乃親親之情而未可以
 為非也若凱風之不然則親之過猶小焉爾幽王廢

黜正嫡其危將及宗社非凱風事在一身者比也謂之愈疏者有間既疏而視之怒是愈疏也○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亦不同但當哀之而原其情焉如高子非之則不可

宋徑將之楚章

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徑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愚按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道人於利則

紹聞編

卷八

九十一

三六十九

人將惟利之趨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易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嗜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爲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尸不忍不爲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爲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宋徑欠了問當曰請問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奈何則孟子必有以告之

孟子居鄒章

或問諸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朱子曰始交未容逆

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孟子之去齊必有所爲而難於言淳于髡以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爲未仁是議其迹也孟子以三子之或去或不去爲皆仁以明已之去就亦如是而已髡又以無功於齊爲無賢孟子又引孔子去魯之事以明賢者所爲人未易識而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蓋髡不知仁亦未識賢而孟子之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又豈易爲人言哉○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其迹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楊氏詳之

紹聞編

卷八

九十二

三十九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此孔子去魯之因也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此孔子所托而去之故也所以然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則已之行既有故而彼之失又不顯其用意忠厚又如此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潘子善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朱子答曰自謂見大全集語類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

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爾○蔡虛齋謂以細故去國為微罪欲以微罪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為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

此章即春秋之大指○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民之命也國之本也次高年次賢才民之望也國之楨也為國莫先於三者也○巡狩述職慶讓討伐王者所以統馭諸侯平壹天下之道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用兵無合此義者○據諸

紹周編

卷五

本四 三六元

侯以伐諸侯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能無誅乎故曰三王之罪人也○自王道衰人惟知五伯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蓋孔子所謂其義則其竊取之者亦如此○五命以壹明天子之禁在當時五霸亦不得為無功又如攘楚尊周定王世子之類皆其功之大者取其功不掩其罪誅其罪不掩其功固春秋之義也在天子之禁兵無擅興乃禁之大者而五霸身自犯之其餘以有所礙於已而不能推明者固多矣犯此五禁當時之諸侯已有而五伯不能正者亦不少也但以比戰國

之諸侯又不堪着眼人又追思五霸非其罪人而何○南軒曰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按此逢君之惡所以其罪為尤大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當時講武之法必不闕但教以禮義為本使其平日知所以事其父兄長上則臨事自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可用以戰不然而強驅之是棄之而已非殃民而何○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不

紹周編

卷五

本五 三六元

可之故在下陳定宇謂未必能勝且不免敗非也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正指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之說也○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觀此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天子取足以待諸侯諸侯取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巳此外不少越以生後人之侈心○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皆不在內少則不足大則踰制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

班固所謂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
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
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亦非矣○儉於百
里儉字最可玩先王有深意以文武全有萬國以周
公太公之大功雖封以五百里三百里不為過而止
於百里者以制不可過也制所以不可過者欲使人
有定分分各適均各守宗廟之典籍足以自立而傳
之子孫也此意失然後大小得以相兼獨勢足以相
併矣○使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寧得晏然而已乎
魯之禍自是始矣孟子姑以正理論之正理既明利
害亦自在其中○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况於殺人以求之乎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君子
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直氏曰孟
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
之身心當道謂動合於理也志仁則心在於仁也君
之所行皆合於理而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
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
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
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讐人役也○按聖
不教之民圖不當得之地志不仁而事背理莫甚焉

紹聞編 卷八 九十六 三卷五

君子之事君以引之當道志仁為急舍此而求為之
強戰是民賊而已

今之事君者章

南軒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輔君
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
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向道不志
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
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
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欲以其居積致富之術施之於國故以二十而
取一為足孟子以國家自有經常之用理財自有正
大之體什一而取中正之法自堯舜以來莫之有改
欲重之於此者是大桀小桀欲輕之於此者是大貊
小貊桀道固殃民而貊道亦不可行於中國也貊無
君臣祭祀交際之禮無百官有司君子之養故二十
取一而足今居中國不能去人倫無君子則不能闕
經常之費既不能闕經常之費則二十而取一必不
足用猶以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必不可也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紹聞編 卷八 九十七 三卷五

當時諸侯有小水曰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趙氏之說以孟子而知之○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為一國自利逆水之性而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害也不仁甚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

說文古無亮字與諒通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君子而諒不必信惡音烏乎執執固滯也言君子不此程子說○君子不諒不必信惡音烏乎執執固滯也言君子不此張子說○

朱子以為諒雖有二訓而執字從前但為持守之意未有以為固滯而可病者故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強與有智慮多聞識當世之所尚何以知皆樂正子之所短以孟子三曰否而知之樂正子不以此自見而其為人也好善則其根於心者深而受於人者虛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聞義能徙不善能改孜孜焉若不及皆其好善之心也好善不專為好人之善好善故善無不入而改過遷善取人納人皆好善之實也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朱子以為先儒解此二字甚有味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聞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踈遠卑賤之人乎○有訑訑之心於中則有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人皆知之而不樂就之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原陳臻發問之意蓋見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如此又不肯仕如彼又不肯仕疑若有坐索高價之心如宋人之譏朱子者故問如何則仕意亦知君子

非不仕者但不知何如則足以滿君子願行之志而仕也孟子答以三者之就三者之去蓋君子之志固欲行其道爾有尊德樂道之實委國而授之政則仕矣其次則道雖不行而禮貌未衰餽養有禮君子猶不輕舍君子所以接引斯人者亦可謂厚矣何疑其難仕哉○所就三一即見行可之仕二即際可之仕三即公養之仕○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

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陳定宇曰舜聖人且君也故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南軒曰天將大任之於後而先憂患之以成其德此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其所遭若是而所成就若是乃夫也此六人者雖有賢聖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舜之生知非待處憂患以成其德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爾若在他入則因憂患以成其德如下文所云也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廬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聖人性無偏只是忍其氣稟食色之性是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日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夫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欲改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此與集注少異然○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亦說宜並存之○張思叔詒曾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

性○陳定宇曰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纒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之性恒過即所謂不能謹於平日燭於幾微作與喻即改過之事○困心衡慮者其改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者其改過得之人○謹於平日者前定不困不待事勢窮蹙而後作也燭於幾微者不見是圖不待事理暴著而後喻也○困於心衡於慮者理自內出徵於色發於聲者罪自外至○上智之人困於外而心亨舜以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是也中材之人內外俱困而後能亨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是也○行拂亂其所爲者心不得而亂也困於心衡於慮者則因所爲之拂亂而心慮俱困因而竦動奮發是困之能進人也○徵於色發於聲者有二一則尤自外至一則其事理形見之在人者探本亦實在我而失於早圖待見於聲色而後喻不已晚乎○既言上智中人之事又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拂士有所畏憚於內敵國外患有所畏憚於外內外有所畏憚則不敢

驕縱而可以保其國不然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
安樂必戒即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
即死於安樂也○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
境不知生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
情欲而存其戒慎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
而滋其怠肆之意此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
為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乎此

教亦多術矣章

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無非教也孔子於孺悲

紹開編

下五

二百一 三百三十五

孟子於滕更是也

盡心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
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此處解得
極精要看所以字所具字所從出字○此處釋心字
與大學釋明德其不同在所以字與以字上神明即
所謂虛靈這箇虛靈不昧處即眾理所具而萬事無
不應蓋合心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處則心未便是

性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而性則心之所具之
理云爾別心性於數字間甚分明○人有是心莫非
全體然不窮理則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而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
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
從出亦不外是矣楊子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
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言天惟神明故照知
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之神明精粹亦天也有
所蔽則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揚
子欲養之於潛以培其本孟子則欲窮之於致知格

紹開編

下五

二百三

物以盡其量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曰此
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性者吾心之
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知者有漸之辭盡
者無餘之義○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盡字大知字零星○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
論以知性則能盡心之說為舛逆心性之序著作郎
李道傳辯之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
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為得知與盡
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者是失其先後之
倫也集注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條理明白指趣

分明而史官顧謂其舛逆心性之序何哉○朱子曰
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
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存心便性得所養○存得父
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
義之性○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
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乎性敬以存之則性
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也○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
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
是違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
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
○羅文莊公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
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
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
養即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自有
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
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又曰理之所
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
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性非不分明學
者往往至於錯認何也○又曰如理有未窮此心雖

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者其盡與不盡反
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自欺而已
按此數條乃羅公體驗有得之言甚於孟子此章
之旨有所發明宜深玩之
朱子曰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
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
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教事事是當自家有一
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
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寂滅為
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
會○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
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輔氏曰
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
愚按心性雖有三者之名其實只是天命之謂性
而具於心爾大抵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具
此性乃天之所以與我而貴乎物者若不能知便與
物之有生而無知者相去不遠知而不能存便與物
之有知而無義者相去不遠知而存之而不至於盡
同為棄天故君子之學知天事天而已天不外於性
性不外於心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知天事天者猶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又言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是理也西銘備矣○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雖不幸短命而死如顏子可謂順受其正矣所謂立命也立命謂不以人為害之所謂盡其道而死也堯舜百年孔子七十顏子三十二同為盡其所得於天也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所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

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略可見矣○程子曰天之付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謂之性○朱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峰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虛只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章

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朱子曰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來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墻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上章立命之立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墻之下也○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

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朱子曰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此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或有異矣明道程邵公誌謂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說得

紹聞編 下五 頁八
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醜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聖賢皆壽且富貴以下反是○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蓋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未免參差而人之受之隨其所值亦各不齊然其所以然蓋非人力所與故亦謂天所命不審是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

求則得之章
得失繫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富

貫利達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朱子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

紹聞編 下五 頁八
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南軒曰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已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朱子曰未至於反身而誠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更好仔細看這般處○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問強恕而行曰此

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萬物皆備於我下而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蓋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陳定宇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忤形容方見樂之味集注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

程子編

下孟

百十一

者也

行之而不著章

行與習是行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習非時習之習乃稔習之習謂行之既久而慣熟了猶不識其所以然如禘自既灌而往其儀文則魯之君臣能行之其度數則魯之祝史能習之至其著察則所謂明乎禘嘗之義知禘之說者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寧一事已哉夫日用而不知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

人不可以無耻章

輔氏曰耻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耻為耻則思去其耻而耻可無矣

耻之於人大矣章

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為機變之巧者無所不為者也雖其本心未嘗無耻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其耻矣○程子是用後說耻不能而為之則可能是以貴夫耻也耻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充其耻也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南軒曰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其尊賢不若是則見且不得亟而况得臣之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孟子謂宋句踐章

輔氏曰游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人之所以不能譽賢者以其內無所得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

於已者焉則不慕乎人矣守之正曰義而吾之所樂樂其慊於心者焉則不誘於外矣故士可窮可達而尊德樂義之心一而已窮知有義而不知有貧賤豈其所能移達知有道而不知有富貴豈其所能蕩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不失義於窮則有以敦士節而道亨於已不離道於達則有以副民望而道行於人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離之義而得已者即民不失望之本民不失望即得已之推也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則所謂得已者不但不隕獲於貧賤而已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使民不失望也是時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遇雖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章

此章勉人自立也降衷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為之自我當如是者吾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興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寔由人作

霸者之民章

楊氏謂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盡霸者之情○豐氏說殺之而不怨一段甚佳○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化者無意而及物神則誠於此動於彼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是此理○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才露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

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按朱子嘗謂過不必為經行之地此謂在吾化中者皆是過說得甚好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章

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偽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獨言知者知常在先也○愚按孟子此章之意以愛親敬長明仁義為人之所固有也凡學而能慮而知者人也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者天也名曰良知良能良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故朱子釋之曰本然之善也孩提之童一節正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以是知親親者仁也敬長者義也此無他正以達之天下無不同故爾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舉

孩提者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所以驗其為良知良能而指其為仁義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惟仁義為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其此心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鑠我也○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朱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愚按孟子語仁義之端有二曰惻隱羞惡者驗於其情也曰愛親敬長者驗於其發見之最先而尤切者也其於惻隱也則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驗之其於愛親也則以孩提之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驗之○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天下同此心則是乃天之理所謂心之所同然而民之秉彝也所以為仁義也○達非推而達之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心此心即仁義無別道理○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人之心感而遂通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入矣方其無所蔽時善惡本心自明有觸即見好惡本心自

直有感即應如水行而無阻亦何嘗不沛然哉及一
有蔽焉則有私主以量而容擇合而受感之以其所
有則通感之以其所無則窒極而至於桀紂之讐善
言殺諫士止因私意為主於中善不能入而已然本
心非無也有蔽則若此理與吾不相入及覺悟則又
皆在我非從外得之也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
咸備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所以有
江河之喻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朱子
爲之詩曰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
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
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
順肯同波夫可欲之善與聽德之聰初非在外惟無
蔽則有感必通而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也語曰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人之學爲聖人自虛已受人勉
於從善始勉之不已如江河之必東湯武所以反之
而聖也足已自用惡聞其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此
桀紂所以亡也千載之下祖述堯舜者一仲尼而已
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朱子所以深歎之也其警
後學者深矣

無爲所不爲章

朱子曰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
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人之有德慧術智章

問德慧術智朱子曰德慧純粹術智明須有朴實
工夫方磨得出○南軒曰疾疾謂憂也蓋人平居
無事之時漠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疾疾加焉則動心
忍性有所感發故德慧術智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
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
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有所
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智蓋有小大所謂達者亦有
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
地者誦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
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機而自勉
勵乎

有事君人者章

南軒曰事是君爲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
社稷爲悅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爲容悅者固不
同然未及乎道義也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
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爲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
不敢徇也此至言也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
 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
 民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為天民出而佐商則為大人
 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極於以安社稷為悅
 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則鮮矣○愚按南軒以天民
 大人為一與朱子四等之說不同據孟子本文四箇
 有字則朱子為是朱子曰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
 可行於天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
 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者何
 如哉○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
 下其力量固有所不能也伊呂之流非兆民允殖四
 海永清則不出其道固如是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觀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孔子
 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氣象自又不同聖
 人直是所過者化又何所在之拘雷一震而萬物皆
 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為只是已正於
 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纔需着些便化正
 已無工夫○容悅荀子之所謂態臣也有功臣有

臣與孟子之言相似又曰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安苟容以之持祿
 養交而已爾國賊也噫始為容悅者未有不終為國
 賊者也孟荀之言有足相發者故取焉

君子有三樂章

南軒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
 視王天下之事如大虛中浮雲爾果何與於我而況其
 他哉○愚按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
 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
 不及弟有不時嗚呼讀曾子此言而不愴然感動者
 非人子也吾以為知此而後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之所以為樂者矣為人子而幸遇乎此者可不汲汲
 焉求以自盡於心如揚子之所謂愛日者乎人之生
 其不可復者多矣年不可復壯已逝之日不可復來
 而事生之日有失於吾親者不可復補也故君子思
 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無使日有不及不時之憾
 則於俱存無故之日正所當竭力之時也不然則天
 下之幸而遇乎此者亦不少矣烏知所謂樂而樂之

哉○第二節本文無克己之意程子推本以示人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所樂乎已指不愧不忤○陳定宇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恐未足以當此孟子沒而不得其傳則孟子於此樂未之得也○南軒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忤其本與蓋不愧不忤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忤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忤者也自不能無愧忤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按南軒之言甚切而可深玩令人惕然感勵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章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事○由也千乘之國治其賦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使民足子游爲武城宰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聖門致用之實事也小則由求之所以治一國大則堯舜事業亦不出此孟子志於堯舜事業者也故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在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分明是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得時行道之極君子樂之

經聞緒 卷八 三十五 四十五

者樂無一物不得其所○前章以三樂對王天下則三樂爲內而重也此章以性對所欲所樂則所性又爲內而重也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卽王天下者事上章王天下不與存而此章定天下以爲樂何也蓋王天下言得位而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其道之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也要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與此君子樂之是一箇心事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惟其如此故得位則欲爲此不得位則欲爲彼皆性分內事旣皆性分內事則皆性分之真樂也而又以爲所性不存何哉蓋所性之蘊在已而性分之樂及物以及物對在已則又有內外矣○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朱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畝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

經聞緒 卷八 三十五 四十五

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此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此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君子是通聖人言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幾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泛言聖人之道聖人不必專指孔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都是借說朱子謂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瀾

容光比也此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與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孟子此章只用比興形容而意在言外若索言之則中庸所謂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之所以為大則知聖人之所以為大矣聖人之所以為大即所謂有本者也所以大以有本故也○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有

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按呂氏嘗云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於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積之不已也○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朱子曰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愚按輔氏之說極確實貫以朱子二語則成章後達之義瞭然○

如樂正子地位纔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地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注云學之者必以其漸漸字可見程子以成章為篤實而有光輝此非漸積何由能至呂氏語更可玩味

雞鳴而起章

朱子曰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為善者鮮矣○愚按程子前一說學者所當力行後一說學者所當精察雖未接物而人心纔無事便易昏怠此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迨應接時此敬益當致其精明而不亂則有以察於利善之間而無隱微之累矣

楊子取為我章

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則其所執者無權之中而已○執中非執一也執中而無權則猶執一也楊墨之執一易知而子莫之為執一難知也

饑者其食章

朱子曰饑渴害其知味之性則於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真氏曰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而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眾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眾矣此不義之甚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當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當常在乎義則大人之事備○按大人之事由保一國而至於可以保天下不過充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為之心而已是心固有未當事則明既當事則昧功利爭強之習有以移之爾尚志則有以預養此心而廣仁義之端大人之事豈不已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南軒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則不受謂斯人也一旦而遇萬鍾之祿苟為不義則



ZW

21181880772542

S
Z121-5
156 (940)

必不受也可乎蓋人之難知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辟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為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必不受也孟子以為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飾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按南軒以信其大者指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不足以為賢也蓋人莫大於人倫天下可無仲子之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下此乃百行之原綱常之首苟有憾於此則雖一介不取亦何益乎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章

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先生曰刺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

○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爾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問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南軒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

○按南軒之言有味

食而弗愛章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儀不及物是恭敬而無實也

形色天性章

如洪範五事統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踐形也○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朱子曰一顰一笑皆有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齊宣王欲短喪章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緋緣既葬除

下原缺